

近代中國史料叢刊續編第十八輯  
沈雲龍主編

# 張伯苓先生紀念集

郭榮生·張源編

(附：年譜)

文海出版社

有限公司

印行

中華民國六十四年六月影印版

近代中國史料叢刊續編 第十八輯

精裝：九冊  
定價：新台幣



主編者：沈雲龍

發行人：李振華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有限公司  
臺北縣永和鎮中興街99巷8號

郵政劃撥戶第二七八四號  
電話：九二一二六五九號

印刷者：東南印製廠有限公司

臺北市西園路294巷15弄17號

經銷者：全省各大書局

本社登記證字號：行政院新聞局局版台業字第〇四四九號

張伯苓先生逝世紀念專輯

# 哀張伯苓先生

張 羣

據合衆社傳來共匪新華社報道，張伯苓先生於二月二十三日在天津逝世，新華社所發表的死因是腦溢血，從另一個可靠方面的消息、共黨強迫張氏擔任抗美援朝會的會長，張氏峻拒不肯接受遂遭殺害。死後共匪並代為發表了一個遺囑。這個噩耗傳出，居在自由中國人士，無不憤慨哀悼。

上壽不過百年，伯苓先生今年業已七十有六。他的死，原不是一件意外的事，但是張氏在一年多以來，始則遭受共產黨的精神迫害，繼則遭受共產黨的毒手。而在身死之後，共產黨還為他代寫了一篇遺囑，污辱張氏的志節於其身死之後。他的晚年遭遇，可以說極人世之至酷。古人云：「難無老成人，猶有典型」，共黨不獨殺害了老成，並其典型也不使殘留一點，這不是一個人生命修短的問題，而是一個民族文

而淪陷在中國大陸，曾經親炙私淑或仰慕張先生的士子學人，身處黑暗壓迫的環境，對於張氏之死，正所謂「既悲逝者，行自念也」其心情的難堪，較之我們更不可以比倫。人生

化存亡絕續的問題，我們哀張先生的死，而尤其痛心

# 守正不屈多 士所宗

## 伯苓先生千古

## 蔣中正



蔣總統 誄詞

張氏的志節於其身死之後。他的晚年遭遇，可以說極人世之至酷。古人云：「難無老成人，猶有典型」，共黨不獨殺害了老成，並其典型也不使殘留一點，這不是一個人生命修短的問題，而是一個民族文

於他所以致死的原因。

張伯苓先生畢生的志願和事業都在教育，他創辦的南開，從最初的五個學生，到抗戰前夕的三千個學生，從最初的私人家塾，到抗戰前夕包括大中小學以及研究院的完備學校，這都是他四十多年來精誠專注的收穫，四十多年之中的事業，有形象可見的是一個規模宏大的南開，無形象可見的，更建立了南開的精神，就是他自己所說的「長進與創造的精神」。七七之役，天津南開校址，被日本炸燬，但南開的精神，却屹然存在，抗戰勝利後，先生因病，赴美就醫，病癒回國，表示今後將努力於發展南開，提倡體育，和從事中美文化合作。不料時局日劣，大陸淪陷，南開所遭受到底的摧殘，比較對日戰時所受於日本的摧殘更為徹底。日本只能摧殘南開校舍，而共匪所蓄意摧毀的却是南開的精神，共黨猶以為未足，更對於這個七十六高齡的衰翁，強迫變更其所守，他主張的中美文化合作，一反而為「抗美援朝」，不從就置之於死地，並偽造遺囑以污辱其身後，這應是先生當初所夢想不到的。

張伯苓先生之死，使中國的士子學人得到一種事實的教訓，就是在赤色統治之下，是沒有任何人可以

## 懷念伯苓先生

在上月中旬，我曾經風聞伯苓先生受共匪脅迫被害的消息，當時不知消息的來源，不敢相信。不料未

保持清白的。中國歷史上無論在如何動亂黑暗的時代，總有許多賢哲之士，抱璞守真，不為新政權所屈服，也不與時俗合流，却仍然可以授徒著書，日行其是。滿清以異族入主中華，專制的徹底，法網的嚴密，為從古所未有。但黃黎洲、顧亭林、王船山等人，仍然可以明代遺民自命，保持他自己的主張和清白，滿清政府並沒有殺害他們，但今天中國一遭到以蘇俄勢力為靠山的共黨統治，情形便完全不同，共黨以暴力和陰謀，脅迫所有的人跟着他走，跟着他叫，在這種統治之下，不獨沒有言論的自由，亦復沒有言論的自由，王船山會說：「存黃農虞夏於盜賊禽獸之中」然而在共產統治之下，便是以盜賊禽獸之道變造一切的人，不許有一個人自居於盜賊禽獸之外。張伯苓先生的死，是一個最顯明的事例，這個事例，可喚醒所有對共黨還抱有一點幻想的人們，這是民族文化的謀害，其禍更慘於亡國，然而這也正是共匪惡貫滿盈，自促覆亡的原因。中華民族不是這樣容易征服的，中國智識階級，也不是這樣容易欺騙的。在反共抗俄的鬥爭中，張伯苓先生的死，實有一種啓示的力量，以幫助中華民國的新生，仍是富有積極意義的。敬撰此文，以待未來歷史的作證。

時子周

隔數日，果在臺北各報上，證實伯苓先生的死訊，無論伯苓先生的親友或學生都不勝悼念之情。

伯苓先生是國民黨黨員，生前受共匪脅迫絕未變節，死後還由共匪代立一紙遺囑，意圖欺騙國人，凡是深悉共匪在大陸上毒辣無恥一貫作風的人，自然是絕無驚奇之感。但是對於伯苓先生致死之因，與逝世的經過，迄今倒還是一個謎，以當代一位老教育家，竟如此不明不白的去世，使我們真是無限感憤與懷念。

伯苓先生平生的道德學問，以及畢生致力教育事業的成就，舉世共睹，無庸我再贅述。我與伯苓先生相識有五十年之久，當滿清末年，伯苓先生應嚴範菴先生之邀，創辦南開學堂之初，我適在大學畢業，即來南開任教，並參加該校附設之高級師範班，聽伯苓先生講授力學。隨後我在該校擔任教務主任，中學部主任，如此與伯苓先生朝夕共處達十五年。直到民國八年，我響應五四運動與伯苓先生當時觀點不同，因而分開，但是爲了天津市的公益事務，接洽還是很頻繁。此後伯苓先生受總統的精神感召，逐漸重視政治，終於抗戰期間，加入國民黨。我與伯苓先生由於同事同鄉，且有師生之誼，加以數十年來的交往，因之對伯苓先生之爲人，知之較深，受伯苓先生的教益，也最多。

伯苓先生極精明，善談，胸襟宏宏，從不批評任何人的缺點，而只宣揚其優長。伯苓先生平生不談自己，很能適應環境，這都是伯苓先生的所長；而他勇

於改過的精神，更值得我們推崇。記得伯苓先生本有吸食紙烟的習慣，不只吸紙烟，且喜歡吸雪茄烟。在民國二、三年的時候，他曾發覺有一個吸烟的學生，手指薰黃，他覺得一個學生這樣嗜烟，極不應當，遂召到辦公室中，大加訓斥，學生於是指着伯苓先生辦公桌上的香烟，加以反辯，先生立將香烟丟入痰盂，從此不再吸烟。按戒烟之事雖小，而這種勇於改過，和立志不移的精神，却極值得我們欽佩。

伯苓先生的處事，也很有長處，他認爲人須要有熱情冷頭腦。在處事的態度上，他畢生很少談過去的事，確是實實在在的注意現在與將來。在處事的方法上，絕不造成僵局，遇有可能陷於僵持的時候，也必預留轉圜的餘地，他決心終生辦教育，而尤善爲興辦教育而捐款，而且不嚴格選擇捐款的對象，他曾說：「芬芳美艷的花，不妨是用糞水澆出來的」。由於伯苓先生的捐款精神，南開學校方有不斷發展和擴充的機會。在遇有困難的時候，伯苓先生每以基督教的信仰安慰自己。

關於伯苓先生的生平言行事業，國人多能道出，我今日所述的，只是由我與伯苓先生過去長期相處中，所體會的一些瑣小細節。伯苓先生事業之成就，自非偶然。今後反共抗俄軍事勝利之後，國家建設在在需人，應將伯苓先生創辦事業的精神普遍的發揚，人人效法，我們懷念伯苓先生者實即在此。

# 紀念張校長伯苓先生

沈鴻烈

民國四十年春二月，張校長伯苓見斃於共產黨人。病逝天津，朝野重其賢，哀其遇，設奠公祭於臺北。知友屬為文以誌其事。公一代宗師，萬流景仰，嘉言懿行，炳若日星，史實昭垂，毋庸詞費。鴻烈受知於公垂三十年

十八年秋，東北中俄戰起，予率艦拒敵於三江口，敵輕視我軍炮小不為備，予隱設炮於口門叢草中，俟敵艦開隊，隱炮齊發，毀其旗艦及主帥等十餘人，士卒傷亡甚眾，戰局為之改觀。公雖節稱嘆，數被

伯苓先生千古

## 匪改弘毅子載業

篤，蓋殺敵報國之心與甲午時正同也。

公與烈幼年同習海軍，甲午戰時，公適畢業北洋水師學堂，會我海軍敗退威海，提督丁汝昌殉節，公為官舍，日本海陸軍進逼該島，陳兵水師提督衙門，憑弔提督故居。我國商戰利外人戰勝之餘，撥貨競售，所至如市，罔知羞恥，公目睹神傷，謂國勢岌危，資由國民失政所致，乃以革新教育為己任，遂集數十年奮鬥之基。

## 樹人長仰百年心

### 張君公敬挽

予奉命主持青島市政，感於德日時代教育之餘毒未除，思得良佐，以振刷之。適子任隸業南開，前往省視，得見雷法章先生，雖向未識其人，而深知其賢，乃欲請於公，而未便直陳，公親知其隱，謂君如有托，固不同意，因以雷君事為言，公躊躇久之，終以允諾。蓋雷君時為公左右手，事實上不可離，而論言在前，亦遂安之。厥後青市教育稍具績效，實「南開精神」

所親炙之道聞軼事，有足稱道者，謹述一一，以誌哀思。

之賜，其愛人以德如此。

青島為避暑盛地，全國文化界按時集會者甚多，公每夏必往相與研討作育人才之旨，幸多吻合。惟某次體育會議中，予主提倡國術，公以為未可，時青市體育專家郝更生先生主持，成效頗著，國術由國術館推動發展亦速。翌日予請公及體育界同仁茶會，預集男女兒童數十人，衣錦衣，佩玉劍，紫衣束帶，表演國術，以佐餘興，進有度，退有禮，脫如狡兔，矯如游龍，公與同仁頷而樂之，曩為觀止，自此，各屆運動會中，乃有國術比賽科目。公之從善如流又如此。

公素不喜談政治。但三十二、三年間，敵愾尙張，而共匪叛形益著，國家多難，每相與論列是非，發為憂思。公謂：「蔣公燭照萬物，定有辦法」。又公每於出席參政會後，述及派系纏結，軍政困難，恒於嗟嘆之餘，謂：「蔣公在，吾等無憂」其信仰領袖之心，出於至誠。而凡事主進取，主樂觀，其於領袖之堅忍卓絕，贊嘆弗置。與之連席共話，如坐化雨春風，不知為日之永，蓋其蓬勃雄渾之氣，能引人入勝也。

七七事變，南開大學燬於兵，先生三十年心血廢

## 倡導力行教育的張師伯苓

記得四年前的冬天，西半球傳來一個不幸的消息，美國前哥倫比亞大學校長巴特勒先生 (Nicolaus M.

於一旦，總統蔣公嘗慰之曰：「南開為中國而犧牲，有中國必有南開」，先生中懷感激，籌策既後，鴻烈曾於某次校董談話會中，以南開未來計劃奉詢，承示：「天津兩校首須恢復，次則東北兩廣，地處衝要，望能分建中學及南六分校，以宏造就」。追時局急變，其事遂廢，嗚呼！言猶在耳，我輩後死者，能忘其責歟？

三十八年十一月，予第二度飛重慶，與公長談者三次，別時默無一言，如萬斛心思未能出諸口者，詎料此即為永訣耶？嗚呼痛哉！

昔東坡祭歐陽文忠公文云：「公之沒也，赤子無所仰效，胡庭無所稽疑，斯文化為異端，而學者至於用夷，譬如深淵大澤，龍亡而虎逝，則變怪雜出，舞鱗鱗而號狐狸」。方今夷狄亂華，猛獸橫行，四維不張，賢士云亡，吾哭伯公思往昔，何古今遭遇之相同若是哉。嗚呼！精神不死，正義永存，立德立言，公已垂萬世而不朽，彼盜賊能危公之身，其能損此精神正義於毫末乎。公其有知，則死者形骸，而不死者無窮盡矣，吾人復何悲，嗚呼哀哉！

鄭 通 和

Butler) 於繼續任職四十四年後而離開了人間。當時中國許多曾在哥大讀書的同學聽到這消息，都引起了



無限的悼思。教育通訊會有一篇「一顆彗星的殞落」文章，紀念他對於哥大和國際教育事業的偉大貢獻。最近隔海的大陸又傳來一個不幸的消息，我國南開大學校長張伯苓先生於繼續服務四十七年後，同樣爲教育盡瘁而離開了人間。這顆東方慧星的殞落，正值大陸沉淪，長天未曉的時候，我們無論及門和未及門的愛國人士，都不禁同聲一哭。這不是爲私人的感情而哭，而是爲中國失了一位力行教育家而哭。

今天，我們自由中國的同胞在此熱烈的舉行公祭。我們雖不能親見着他最後的遺容，聽着他最後的遺言，然而，他偉大的人格，他力行身教的教育典型，是永遠的活在人間。筆者謹就身受的教誨，舉出數點以誌悼思，並致最崇高的敬禮。

張師伯苓於民國紀元前七年創辦南開中學。他辦學的動機，純粹出於育才救國的志願。他因爲看到清廷的腐頹，尤其甲午之後，國勢搖搖欲墜，最初投身北洋，學習水師，原想重振中國海軍，一雪黃海失敗的恥辱，後來覺得欲救國家，不能單靠船堅砲利、最根本的辦法，還是培養切實有用的人才。所以翻然改圖，創辦南開，當時環境的惡劣，經濟的困難，不特不足以阻止他辦學的決心，反而更堅定他刻苦奮鬥的志願。民國初年，南開的成就，既已贏得全國社會的

重視。迨後，伯苓師復到美國考察教育，八年返國，復增設大學。並陸續成立經濟研究所和應用化學研究所，成績都斐然可觀。不僅物質上的發展，內容上的擴充，南開在全國私立大學中是沒有能比擬它的；尤其精神上的收穫——南開篤實履踐的校風所表現於畢業校友爲國服務的成績——是最值得重視的。抗戰勝利後，政府爲嘉獎南開的成就並扶助南開的重建，特改爲國立。然而，伯苓師始終是南開的導師。他是一籌路藍縷，以問山林」的教育開墾者，他是「深耕易耨」，「朝乾夕惕」的教育實踐者，他更是「春風風之，時雨化之」的教育感化者。

伯苓師爲貫徹他力行救國的目的而辦學，他更有他辦學的一貫方針。第一，他注重實學的培養。無論教學和訓練，都從腳踏實地上做工夫。從中國教育史上看，明末清初時，顧炎武、黃宗羲反對當時空虛無用的科學教育，而提倡實學救國。但徒有言論，而沒有事功。後來顏習齋也主張以實學教弟子，並極力提倡體育，以勞動來鍛鍊身體。他說：「食身莫善於勞動，夙興夜寐，振作精神，雜事去做，行之有常，並不困我，日益精壯」。並說：「生在一日，當爲君民辦事一日」，這種力行和務實的先賢教訓，在當時沒有發生很大的影響，可說是直到了張師伯苓才把它發揚

光大起來。他不僅師法古人，而且重視近代科學。學校的一切設備，無論圖書儀器，都力求充實，使學生能在做中去學，從生活實踐裏去體驗和印證。記得民國十二年南開接受美國羅氏基金的補助，即先成立科學館。十六年組設東北研究會，提倡實地調查研究東北的情形，為將來工農建國的準備。結果，竟遭日本軍閥的妒忌。抗戰發生後，南開受敵機轟炸最甚，這也是一個重要的原因。伯苓師的注重實學，即此可見一斑。

其次，伯苓師以身示範的偉大人格，更是全校師生所共同崇仰的，他不特對於大事必先領導，就是日常生活，也處處樹立良好的楷模。記得他從前是愛吸紙烟的，後來為鼓勵青年革除不良的嗜好，他自己就首先戒絕烟酒以為倡導。他對全校教職員同事更能和衷共濟，把自己的精神儲蓄於整個學校的大社會中。每星期定期和教職員聚餐一次，就在席間商談校事。在和諧愉快的氣氛中彼此懇切的交換意見，討決進行的方法。所以事決必行，行必能徹底。人稱南開是最富有活力而具民主精神的大家庭，這自有它的原因的。最後，伯苓師對於體育和課外活動的重視，也值得紀念。他以為中國貧弱的病根，固由於科學的落後，但體力的萎靡，民族的衰老，也是重要原因之一。

故他在校極力倡導體育，延聘專家，充實設備，鼓勵學生參加種種健身運動和體育競賽。對全國體育亦同樣重視，除組織全國體育協進會及各地區體育團體外，凡舉行全國運動會或體育活動他均擔任總裁判等重要職務。這在清末民初時，是確實發生了「開具先河」的作用。英國的劍橋牛津是以學術研究聞名於世的大學，可是，同時並沒有忘記每年一度泰晤士河上的划船競技。南開也一樣有「讀書不忘運動」的校風。此外，南開的學生是活力充沛而更富有團體精神的。課外的組織，無論是關於自治研究和康樂各方面，都能隨各人的興趣與能力自由的發展。這也是張師伯苓重視群育以完成德智體三育的一種偉大的成就。

總之，伯苓師是為民族國家而獻身教育。他始終愛護國家，更愛護後起的青年，他有極崇高的教育理想，他有極偉大的教育人格，他有最真摯的教育熱誠，他更有貫徹教育主張的精神。他的處境比哥大的巴特勒先生艱難百倍，他的成就却可和巴特勒先生東西輝映。他今天在夜幕沉沉中竟然長逝像彗星般的殞落了！但他的精神是永遠活在人們的心裏。

「王師北定中原日，家祭毋忘告乃翁」我相信不久的將來，我們就可回到天津的大家庭——南開，再舉行一次盛大的家祭！

## 伯苓先生的愛國精神

崔書琴

伯苓先生逝世的消息最初是由新華社傳出來的。

由這個報導的內容，可以看出共產黨人對於這位老教育家是貶多於褒。他們只輕描淡寫的說他對教育「有所貢獻」，而將他的晚年參加政治活動，看做站在「反對政權」方面的「藉口行爲」。這種論斷本來沒有駁斥的價值。但是難免還有人認爲伯苓先生專心致力於教育事業數十年，成績蔚然可觀，本來可以在歷史上保持一個清白的成功的大教育家的地位，竟於晚年參加其結果是失敗的政治，究竟是一件可惜的事情。我覺得這種看法却有糾正的必要。我們可以設想伯苓先生始終在辦教育，一點也未過問政治，更未積極參加，這當然不會影響近十餘年來中國政治的演變。但他在今天將會怎樣呢？還不是像現在大陸上許多大學校長和教授們一樣受共產黨的壓迫，發表擁護它的宣言，響應它的號召嗎？

我國有些文人喜歡自鳴清高或愛惜羽毛。這自然未可厚非。但若說文人都應如此，那便錯了。反之，我深信伯苓先生的做法倒是對的。他看到國家民族處

於危亡的境地，毅然不計成敗，挺身而出，參加政治，這正是極度愛國心的表現。

我在南開中學大學讀書，前後共有九年。在校的時候，平均起來，每星期總要聽伯苓先生一次精神講話。我想同學們都還記得，他在講話時最常強調的就是要我們愛國。他自青年時代就矢志於教育救國的事業。迨至看見三民主義，知道那是救國的主義，便熱烈的表示贊成。等到國家遭遇接二連三的危難，他更毅然加入中山先生創立的政黨，並且對國家貢獻出他的力量，實不能不令人欽佩。

伯苓先生在晚年最常勸告世人的一句話就是要關心政治。他說你不關心政治，政治會來管你。這話真是一針見血。這次我們大陸淪陷，全國同胞受苦受難，不能不說是大多數人民不關心政治的結果。我們要建設一個民主的國家，便應關心政治，因爲所謂政治不是別的，乃是「衆人之事」啊，說到這裡，在今天追悼伯苓先生的時候，我希望大家從此以後都能學習伯苓先生的愛國精神。

# 偉大的教育家張伯苓先生

雷法章

## 一、先生的事略

伯苓先生，天津市人，生於公元一八七六年，卒年七十六歲。清季卒業於北洋水師學堂，後得上海聖約翰大學，及美國哥倫比亞大學名譽博士學位，甲午戰役，我以堂堂大國竟敗於蕞爾島國日本之手，因感於國勢岌岌，乃毅然獻身教育事業，期以教育之力，救國家危亡。光緒三十年間，先生以天津嚴範孫先生家館為基礎，首創敬業中學，光緒三十三年更名為南開學校。民國八年創辦南開大學，嗣相繼添設女子中學部，附屬小學及經濟研究所化學研究所。勝利復員後大學部改為國立，中學部則分設於天津及重慶兩地。迄三十七年秋，先生被提名為考試院長止，先後主校凡四十四年，作育英才，桃李滿天下，為我國近代教育史上不可多見之人物。

三十八年冬先生正養病渝郊，時共匪已逼近山城，先生以年老體弱，艱於遠行，終於在取得極峯的諒解之下，毅然辭去了考試院長職務，留居重慶南開學校內斯時先生曾以極沉重之心情對友人表示：「願見國軍早日重光故土，誓不屈服於共軍暴力之下，如能天假以年，當仍繼續獻身於教育報效國家」，言下對共黨之叛國，及大陸崩潰情形，不勝慨。

一年一還，共匪對於陷區忠貞人士極盡迫害之能事；我們對於先生的安危，却一直寄以深切的關懷。前不久，我們在報章雜誌上，看到一些有關先生在渝津受迫害的記載，同時自天津匪區逃出來的人士對報載各節亦予以證實，却沒有想到，事隔未久，竟傳來先生逝世於天津的噩耗，不勝痛悼之至。

## 二、偉大的人格——視教育如生命

自從民國十三年我在南京出席中華教育改進社年會，認識了先生，迄今三十年來，先生一直是我的良師。我會兩度在先生直接領導下工作：第一次在「南開」，第二次是在考試院，先後達十年之久，以我所知先生的辦學做人作事，尤其是他那堅苦奮鬥的服務精神，和領導青年獎掖後進的熱心，都充分地表現了他人格的偉大。

伯苓先生有許多特點，是值得世人稱道的，凡是談到先生的人，總不會忘記他是一個畢生致力於育教事業的烈士。他那一手所創辦的「南開」，從最初的五個學生開始，而中學，而大學，到今天直接間接地受過南開精神所薰染的校友青年，是多得不可勝數。數十年來，先生的大部份時間和精力，都是貢獻於南開的發展，就先生個人而言，南開是他的第二家

庭，同時也是他的第二生命。儘管一般人也許會羨慕世俗的榮華富貴權勢和虛名；但是在先生眼裡，如果拿這些東西來和南開相比較，它們都是不值介意的，因為他深深地知道「南開」就是他的生命之花。

### 三、提倡「公」「能」注重力行的教育家

南開在短短的幾十年中間，居然能由默默無聞的一個私立學校，而終至於譽滿中外，是自有其獨特的教育精神的。這一種精神可以從幾方面去看：我們可以稱之為愛國教育，民主教育，實用教育，或者說是科學教育。但是在本質上，這幾個名詞並沒有什麼顯著的差異，它們共同的特質就是先生畢生所倡導的「公」「能」教育，「公」「能」的教育內容可以說是社會教育與個人教育於一爐的教育。前者是一種社會道德的培養，而後者則是一種個人能力的鍛鍊，因此它的宗旨是：不僅要求受教者能充實個體，同時它還進一步的要求個體的充實。不為己用，而應該是為公為國，為人群服務。在以往，一般人常常指責政治風氣貪污腐化，如果我們稍加分析，就不難了解貪污的由來，是不知有「公」，腐化的原因，不外無「能」，如果我們以往的教育都能切實注意到「公」「能」並重觀念的培養，那麼，或許社會上貪污腐化的風氣，將可日見肅清。在「公」「能」的教育宗旨之下

，先生對於教育的方法會不斷的改進，在校收的措施上，也都本着這個原則去努力。他特別注意那些優秀貧寒的青年子弟。他深信，教育的對象應該是不分貧富的，祇要我們能給以受教育的机会，和適當的訓練，每個青年都不難成為社會上有用的人。在平時，他希望他的學生們都養成獨立不移的人格，並且是合群服公者，他勉勵他們求實學戒空談，而希望學校教育不致與社會脫節。基於這一個觀念，所以先生在校收上的若干措施，也都和一般學校不盡相同。南開學校的科學圖書儀器及體育器具特別完備，這都是因為先生注重科學教育，提倡體育的緣故。譬如說，為了使學生在校的時候就能了解社會的組織，因此南開的學生每年都有參觀觀察的活動。為了培養民主政治的基礎，學校裏更特別注重學生們對集合組織的訓練，為了培養學生的自立精神，他從不肯為他們輕易地寫一封謀事的介紹信。以上這些事都是他提倡「公」「能」教育的種種措施。

### 四、革新的思想家

先生不僅是一位教育家，他還是一個哲人，因為他不僅具有誠敬篤信的毅力，他更有開明進步的思想。雖然在表現上，他彷彿祇是一個實事求是的實踐者，但是實質上，他却是一個銳意求新的理想追求者。他的精神永遠充滿着少壯氣，他曾認為：「一個人要

忠實於其生命，就必須要能吸收新知識，發揮新思想，並能予以實行」。所以在他的字典裏面，我們很難找到落伍和腐化的字樣。他常對年青的朋友們說：「我們要創造，要努力奮鬥，要繼續不斷的求改進」。又說：「一個人祇有到死的時候，才會腐化，活人是不應當腐化的」。正因為先生具有這種日新又新的進步思想，因此他從不對現狀或既得的成就，感到滿足，而總是向人生的更高峯去探尋，對於成千萬繼起的青年，他將永遠像一盞明燈，指引他走走向人生的極峯。

## 五、理想的現代領袖人物

先生對於他的僚屬，不僅能親愛相處，而且信任不疑。他能於工作中賦與他的僚屬們以充分的權責，他知道怎樣去鼓勵他們努力工作，並給以明確而扼要的指示，同時，他也常常願意從旁協助僚屬們，去完成他們的任務；但是他卻從不直接地去干預他們的工作，或是希望把決策和執行的大權攬於一身。他既不掩人之美，更不揚己之功。當然凡是和先生共事的人，他們並不是毫無缺欠的，然而先生却能有方法利用各人的優點，使其有適當的表現。在工作中，他從不

會公開地指責某一個屬員的過錯，或是對着這一群人批評另一群人，相反地他願意尊重每個人的自尊心，而盡量讓他能發揮其個人的才能。因此，他不僅贏得了人們對他的衷心擁戴，同時在工作的推進上也充分地獲得了同事們中合作無間的效能。

## 六、赤誠的愛國志士

凡是認識先生的人，都知道他是一個赤誠的愛國者。他曾希望用他對教育的努力，來使祖國日漸強大，這信念是他終身奉信不渝的。他辦教育的目的就在改造國家，使國家富強，為國家雪恥。當「九一八」事變發生以前，先生已經開始注意到，在日俄觀戰下的我國東北邊疆問題。當時他曾特赴東北視察，返校後，鼓勵南開的師生組織「東北問題研究會」，並派人去東北實地考察，搜集有關的資料，編成教材，以授學生。希望藉此喚起國人對東北問題的注意，先生並特別規定於南開每年招生時必須招收東北籍的青年百分之九，希望這些受過南開精神洗禮的青年，能於回到故鄉之後，發生一種安定的向心力。其眼光之遠大，及先天下之憂而憂的愛國精神，實在不是一般人

所能望其項背的。

三十七年夏天，中樞邀先生出任行憲後的第一任考試院長，當時先生已逾古稀高齡，以畢生致力教育，缺少行政經驗，恐有隕越之故。曾再三請辭。但以總統蔣公屬望殷切，（當時陳布雷先生敦促先生之電有云：「我公不出，將置介公於萬難之地」。先生復電則曰：「介公爲救國者，我爲愛國者，救國者之命，愛國者不敢亦不忍不從」），終允就職。其後，又以限於法令，不得不辭去其畢生心血所經營之南開大學校長職務。就先生而言，實非本意，但因中樞勉以國事爲重，遂毅然從公而捨私。這個不計個人利害犧牲，爲國的精神，相信後世的歷史家們，自將有其公正的一頁。

### 七、虔誠的基督信徒

先生嘗謂：其一生事業主要得力於兩個因素，一個是宗教的信仰，另一個則是他的夫人。先生早年信奉基督教，對於教會事業無不熱心相助。晚年信仰尤篤，當其任職考試院時，每晨起身後，必先以一小時左右時間，閱讀聖經，以鑒其向道之慾望，每逢星期日，他必到 總統捐獻的福音堂去做禮拜，祈禱上

帝。由於宗教的信仰，才使得先生有一種百折不迴，不計毀譽之精神。他的那種豁達大度，沉着堅毅的性情，也多少受益於宗教的洗禮。另一方面，宗教的信仰也使他獲得了苦行者的樂趣，而能使先生高瞻遠矚，淡泊名利，不論物質享受，不計眼前的成敗。他的夫人則是一個標準東方型的賢妻良母，她不僅使先生沒有家庭的後顧之憂，同時她對於他的生活起居，照料得無微不至，是以先生的夫人是他的私生活中，精神上最大的安慰和鼓勵。當然，先生對他的夫人也真做到了相親如友，相敬如賓的地步。

### 八、先生精神不死

先生逝矣！在大陸上血飄遍地的今日，就先生個人而言，該是一種解脫，但是從另一方面看，先生的逝世，却更會加深我們對大陸同胞的懷念。今天在大陸上，有多少善良的父老兄弟，正在水深火熱中，期望着國軍反共。走筆至此，不期然地想起先生最後在重慶所說的：「願國軍早日重光故土」。

先生逝矣！但是先生的人格和精神將永遠垂鑒後世，永遠活在我們心裏，我們將以重光故土，發揚南開的「公」「能」精神，以慰先生在天之靈。

## 懷憶伯苓校長

花 奎 著

我們在天津南開中學讀書的期間——民國二年到六年，好像一群孩子生活在樂園裏，無論暑假寒假，同學們也不願離開，仍然住在學校，每逢過年過節，總要舉行師生同樂會，校長亦必親自參加，使得學校環境，儼然變成一個美滿快樂的「大家庭」，同學們每星期三在修身班上，聽到他熱烈而嚴正的教導，在校長辦公室裏或是體操場上，看到他和藹而親切的風度，早已把他當作一位最可尊敬的「家長」了。畢業的時候，同學們全都留戀不捨，而終於不得不離開。以後就常常思念那個優美的「大家庭」同那位最可親敬的「家長」，南開校友，均有同感。抗日戰起，遷校重慶，許多南開師生校友們，又集居在沙坪壩了，不想我亦很幸運的，在離校廿五年以後，得以重溫舊夢。

民國卅年一月初旬，我忙亂着交卸了甘肅民政廳的職務，帶着眷屬，趕到蘭州飛機場，坐進機位，才鬆了一口氣，總算三年以來這繁重的責任，告一段落。那架歐亞航空公司逾齡的飛機，慢慢的飛向成都，經過華家嶺六盤山上空，看見底下雪峰起伏，我的思潮茫然，想着這次去到重慶，需要解決的：有生活問題，有工作問題，還有最困難的，是居住問題，因為

連年的空襲轟炸，重慶的房子，難得租到，我不得不把眷屬留在舉目無親的成都。

我懷着一顆孤寂而疲倦的心情到了重慶，先去沙坪壩看望老校長伯苓先生，他的身體很康健，精神非常好，談了些西北情形後，他很親切的對我說：「南開學校是你們校友的家，你向各地跑了幾年，應該回來休息休息了，快把眷屬接來，住在津南村罷，休息些時，再出去為國效力。」我立刻感覺到一片家庭的溫暖，就這樣很容易的解決了我以為最困難的問題，後來我才知道，老校長安置了許多校友們的眷屬在那裏，使得他們好安心去到各省各地，為國家抗戰而工作。

津南村是南開教職員宿舍的一部，在那裏，彷彿真的回家團聚了。沙坪壩的環境是優美的，校園的花木非常秀麗。我留心觀察老校長的日常生活，是寧靜而規律的，每天清晨，當濃霧罩着大地的時候，他早已在校園散步了。八時左右，用過一頓豐富的早餐，上午全部時間在辦公室裏，處理校務，下午四時以後，許多師生校友，陸續不斷的去他家裏，不拘形跡的同他討論各種問題。由國際形勢，國內政聞，社會事件，以至個人問題，全部去請教他，他從來沒有厭



倦。晚飯以後，他家裏更熱鬧了，那是消遣的時間，男女校友們，帶着太太先生孩子們，源源而來，那完全像一個「家庭」的團聚，老校長同師母常常玩着骨牌「頂牛」，聽着無線電的新聞報告，校友們土地下的閒談着，磁器口的焦鹽花生、橘柑、香片茶，吃着喝着，老校長和羈慈群的有說有笑，使人忘記師生的分際，幾幾乎是天天如此。若是到星期六星期日兩天，城內的校友，一批一批的，此來彼往，應接不暇，老校長的午覺亦睡不成了，但是他仍然是精神飽滿，滔滔不絕的談論着許多問題，給他們個別的鼓勵與慰藉。當他們離去的時候，每個人臉上現出了興奮的光彩，我才明白，大教育家之所以為大教育家，自有其獨到之處，這是可意會而不可言傳的。

那年，我在經濟部工作了半年，就被派往湖南辰谿去主辦華中水泥廠，彼時因供應盟軍建築機場，湘桂鐵路，湘江大橋，以及國防工事等需要，任務緊急，必須早日起程，適趙光宸校友也到桂林就任工合湘桂區辦事處主任，我們兩家便同車南下。起身的那天清晨，老校長很早的就來了，坐在靈天的竹椅上，眼看着我們的行李一件一件的搬上卡車，默然不語，一種惜別情緒，使我終生難忘，直坐了兩小時之久，才同

我們的眷屬一一握別。當我們的卡車開出很遠的時候，我回頭看見老校長仍然佇立，我衷心感動，只有為他默禱祝福。

勝利來臨，那年九月九日，我代表河北省政府隨同第十一戰區前進指揮所先到北平，工作了三個多月，十二月底返渝復命，我知道老校長這些年來想吃平津的土產，我帶着些藕葫蘆、小白梨、醬羊肉、醬蘿蔔、炒紅菜、碗豆黃等食品，坐了七小時飛機，回到重慶，當晚送到沙坪壩。老校長出乎意外，非常歡喜，不知先嚐那一樣好。我又告訴他，今晚北平有很好的義務戲，他立刻派工友請來幾位校友，每人分給一支糖葫蘆，吃着，開開無線電收音機，聽北平義務戲。那是他最愉快的一個晚上，他笑着對我說：「你又回來了，好極啦，這次大家一齊回到我們的故鄉去團聚罷」。

老校長永遠是那樣的樂觀，親切，和藹，慈祥，他的聲音笑貌，深深的印在每一個南開校友的腦海裏。當我聽見他的逝世消息傳來，我立刻感覺到我們是失去一位最親敬的導師了，但是，他五十多年教育出來的這一大群南開校友們是永遠不會忘記他的，他們將要更堅強，更努力的繼續他的精神，為祖國為自由而效力。

## 追念張校長伯苓老師

顧如

張校長伯苓先生，南開學生精神上的慈父，死了，已經在二月廿三日黃昏時刻在天津與世長辭。一代的教育家，民族的導師，人格的典型如今喪失了，可以說是大衆的損失。

據口訊：校長曾爲担任「抗美援朝天津分會」會長事大傷精神，校長的死完全被共黨所迫害。這更足見校長風骨凜然，祇是使做學生的和所有友好，以及認識校長的人們，爲了這種遭遇，尤其感到哀痛悲傷。今天追念校長，雍容慈祥的容貌猶在目前，我我不禁想起校長一生做人做事，和生活習慣的一初的可親可敬，却反映出一個傑出的人格，這般地使人景仰，這般的崇高和偉大！

校長是先知先覺的教育家。

校長的事業由水師而家館，而中學，大學以至研究所，漸漸脫長，在表面上看來很類似匠工的堆砌，不過經年累月，蓋起了一個「塔尖」罷了。

但時代已給證明了：校長不僅是完成那個塔尖的匠師，而且是先知先覺的教育家。

校長生在中國外患口急，動盪轉變的六時代，看到滿清末年，那些象徵着一般中國人民的，又瘦又小，既無意識，又無能力的水兵，使深知救亡之道，非

從人的改造着手不可，校長的人格教育觀胚胎於這時候，歸納起來祇有二字：「公」和「能」。這兩字後來作爲南開的校訓，和胡適之先生所提倡的好國民好政府運動的意義相仿，也和去年美國艾遜豪華將軍就任哥倫比亞大學校長時所提出的新教育觀的主旨相類。去年轟動一時的艾氏新教育觀，主張高等教育不當僅以造就出衆的物理學家，出衆的化學家，出衆的工程師爲任務，應以養成出衆的美國人爲目的，恰同校長在中國五十年來爲培植對國家社會有用的公民——尤公允能，配合新中國的人——所努力的目標，遙遙呼應。

在中國過去一般社會，認爲讀書是個人的出路，獲全一己富貴尊榮的法門，但校長把教育的重點有意識地放在個人的發展與團體相聯的關係上。這種鮮明的倡導，在傳統的意識上是具着革命性的。校長爲救國而從事教育，所以南開學校發揮着濃厚的樂群精神。儘管學生中有無用的，大體上講，校長所主持的南開教育，達到了相當成效的，不但爲大部份國內人士所公認，也爲國外知名南開的人們所讚譽。校長七十歲時，在美國的友好刊印紀念冊爲校長祝壽，題名：The Other China「另有表現的中國」。

在中國創辦學校的人很多，終身從事教育的人更

多，德學超群尊爲大師的也不少，認清目標，體驗身教，歷五十年如一日的祇校長一人。

校長實驗新人格教育的功勳，將在中國教育史上佔着永久的一頁。

校長是「學不厭教不倦」的師表。

校長的兩個博士學位，一爲上海聖約翰大學，一爲美國哥倫比亞大學所頒贈，誰都知道，並不是在燈光下熬出來的，但很少人知道校長和美國教育家杜威與萊泊屈力克等是學問上的知友，對近代教育學、心理學確實下過研究工夫的。民國五年校長第二次出國，正在哥倫比亞大學師範學院上課，做學生。校長相信在天進步與創造的新世界中，人們的旅程猶如逆水行舟，不進則退，常常用「幹」字來說明這個觀念。校長一生的事蹟也可概括在這一個「幹」字裏邊。

在中學部，校長領導教員組織讀書會多年，便是提倡不斷求學的例子。

校長所特別研究的是教育，但對員生講演的題材大部份是國內外大勢的觀察，和國家社會正確動向的指示。東北沒有成爲報紙上時常見到的問題時校長已在學校設立東北研究會；日本還沒有進攻華北，摧毀南開時，校長已先在重慶建設分校，作爲萬一後退的準備，不斷研討，不斷觀察的精神助長了校長的睿智

，所以校長見人所未見，知人所未知。

校長長考試院時，曾發表表示：「對考試院的業務向不熟悉，我學」。校長虛心到如此。

校長「教不倦」。我們做學生的在學校當然在校長管教範圍之內。但出了學校也還一樣地受到校長精神上的領導和啓迪，與慈父般的關注。例如，校長勸某一位抽上大煙的畢業生抽香煙，一時校友們引爲談資。校長的申說是：「我勸抽香煙的不抽煙，抽大煙改抽香煙——一步一步的來」。

我個人方面承校長諄諄教誨的地方不知有多少，在哀傷中話從那裏講起？

校長是儒家哲學理想的實踐者。

記得從前有一次張學良以少帥的身份到天津，特地拜訪校長——地方上的第一位居民。聽說他的汽車和隨從在南開附近一條泥石路面的街頭，便是校長所居住的地方轉來轉去找不到校長的「公館」。原來校長所住用的祇有向南的幾間平房，左側靠着大門門樓，還有一條廳房，不成三合的院子，（右側兩間後來添的）。兩扇大門也很小，我想祇開一扇的話，魁梧的房主人會擠不過去。張學良震於南開校長的聲望，怎樣也想像不到那個小院子便是校長的「公館」。要是他走進去的話，一定會看到室內室外的清潔整齊，

但也一定會花錢內外一切的簡單。

當此一般社會崇尚奢靡享樂，爭權爭利，不惜巧取豪奪的風氣盛行的時候，校長所體驗的是如何無所欲。

南開是一個私立學校，（大學部在戰後才國立）

原可像上海「學店」一樣，大可作為生財之道。但南開學校經費完全公開：每年的帳目放在圖書館，歡迎查看和指數。校長所取於學校的酬報祇是一份校長職務的硬薪水。在抗戰前，環境比較順利的時候，校長曾為學校建築宏偉大廈做教室、試驗室、圖書館、禮堂；安排舒適合用的半西式房屋做大學教職員的住宅；種花植木，把荒僻的八里台在幾年裡變成津郊的風景區；但從沒有計劃支配學校的經費替自己建一所校長「公館」。

校長安貧樂道，自奉最薄。家庭裏，師母也五十年如一日躬親烹調，經常配三四只簡單可口的家常菜，省油省煤，從沒有放鬆過；偶然包饺子，那是喜好吃奢侈東西了！校長對這種永恒不變的簡單生活，不但抗讓，而且非如此不合胃口似的。

校長在工作餘暇最喜歡聽平劇，欣賞的程度很高，但也偶爾上戲院而且多半被約的；在家裏有時同師母玩骨牌，有時一個人弄骨牌錢付，校長在南京長考

試院時，師母沒有同去，骨牌也帶着。校長在晚年每晨餐前必讀遼經一段。

校長的生活習慣和教育事業，正是一個相反的對照：事業方面校長必次緊跟時代，日新又日新，但私人的生活方面是絕對保守而且刻板的，校長的寡欲的修養，無我的精神，是超越的。我記得抗戰前，南開中學部種着許多名貴的菊花，每秋展覽一次，以供社會同好的共賞。八里台大學部養着幾百條奇形色的金魚，魚池經常開放，是社會的公產。我從沒有見過校長搬一盆特種可愛的花放在自己的家裏，或是捉幾條美麗的魚養在自己院子的缸裏。當我在南開時，一次做學生，一次學習做教師，對這些事業沒有什麼感覺，如今我在社會歷久了，回憶起來，却覺得那也是種難能的事。

「貨惡其棄於地也，不必藏諸己；力惡其不出於身也，不必為己」。這原為幾千百年來中講學 所憧憬的社會哲學理想的美境，校長在平淡無形的人格修養中實踐了。

在人格的創造上校長是超人。

「高山仰止；景行行止」。校長的形骸雖已物化，校長的人格將是垂久的模範。校長的肅穆瀟灑的德化，將永遠給着人生的啓示和慈祥的溫暖。

## 敬悼張伯苓先生

郝更生

當老教育家張伯苓先生在天津逝世的消息傳到臺灣，各界人士，同聲悲悼。本人和張先生有三十年的道義之交，噩耗傳來，更覺萬分沉痛。張先生一生致力教育，忠貞爲國，對於體育事業，尤其遠見卓識，實令人敬佩。

張先生當年學海軍，後來毅然放棄海軍而從事教育工作，他的主要動機，就是鑒於中國青年體格的衰弱，必須從教育上着手挽救。他認爲教育精神，應以體育爲骨幹。他常說：「不認識體育的人，不應該做學校校長。」可謂語重心長。

中國近五十年來的體育史，和張先生有不可分離的關係。他主張以體育的精神，使散漫變爲組織團結，使自私變爲合作互助。張先生提倡體育，不但抱着增強國民的體格的目的，而且想以體育精神和方法，來組織國民，團結國民，挽救國民道德的淪亡。

記得在前清末年，國人尚不知近代體育爲何物，而先生獨具遠見，攘臂高呼，提倡體育，第一屆全國運動會在南京舉行，以及北平天壇舉行之第二屆全國

運動會，先生爲主要領導人之一，自第三屆以後，幾乎每屆均由先生擔任大會總裁判。

抗戰勝利後，本人於三十七年在上海籌辦第七屆全國運動會，規模最大，而發生的困難問題亦最多，當時對全運的舉行，獨具信心而全力支持的，就是這位長者，在大會開幕時，他因這屆全運雖經種種挫折而終獲成功，極感欣慰，情緒至爲興奮，要求參加繞場一週的遊行，終以代表總就宣讀訓詞，且恐其過分疲勞，婉言勸止，當時對先生熱愛體育的精神，實衷心感佩不已，沒有想到第七屆全運，竟是先生參加的最後一次。

數十年來，先生提倡體育的熱忱，始終不懈，其精神感召和領導作用，對我國體育不可沒滅的影響，我國體育能有今日的基礎，先生之功甚大。

今日我們追悼張先生，不僅是哀感和景慕，我們要認識張先生提倡教育的動機，我們要效法張先生提倡體育挺身領導的精神，我們要把張先生推行教育而以體育爲骨幹的見解，發揚光大。

年譜

張伯苓先生年譜

趙光家

一歲——清光緒二年，丙子，  
四元一八七六年。

先生於是四月五日生於天津，  
名壽溍，字伯苓，雁序行五。

七歲——前清光緒八年，壬午  
四元一八八二年。

入塾，習經書。

十六歲——前清光緒十七年，  
辛卯，四元一八九一年。

考入北洋水師學堂。

十九歲——前清光緒二十年，  
甲午，四元一八九四年。

北洋水師學堂畢業，參加中日  
戰爭，在通濟輪船服務，目觀中國軍  
艦圍旗被迫降落，改懸外旗，深受  
刺激。因感悟：國不强無以圖存，  
強國之道以興辦教育為本。

二十三歲——前清光緒二十四  
年，戊戌，四元一八九八年。

值戊戌變法維新，天津嚴修先  
生倡辦新教育，請先生設塾教學，

號「嚴館」，時僅學生五人。

二十五歲——前清光緒二十六  
年，庚子，四元一九〇〇年。

津王奎章先生亦聘先生教學，  
學生六人，稱「王館」。自是，上  
午課嚴館，下午課王館。

二十九歲——前清光緒三十年  
，乙己，四元一九〇四年。

與嚴修先生赴日，考察教育。  
認為中學為培育救國幹部人才之重  
要階段，決定先辦中學，徐圖擴充

。歸國後，合併嚴王兩館，招收新  
生，於嚴宅偏院設中學。時有學生  
七十餘人，教員四。初名「私立中  
學堂」，繼稱「敬業中學堂」，復  
改「私立第一中學堂」，是為「南  
開學校」之前身。後之紀念南開，

恒自是年始。

三十三歲——前清光緒三十四  
年，戊申，四元一九〇八年。

學生人數遂增，原址不能容，  
鄭菊如先生於天津西南郊，捐地十  
畝，建築校舍，是秋遷入，因地名

「南開」，遂改稱南「南開中學」

。是年，先生首次赴美研究教  
育。

三十六歲——前清宣統三年，  
辛亥，四元一九一一年。

天津客籍學堂與長蘆中學堂併  
入南開中學，學生增至五百人。

三十八歲——民國二年，丙元  
一九一三年。

先生是年兼任清華學校教務長  
，從此清華南開兩校關係日趨密  
切。

三十九歲——民國三年，丙元  
一九一四年。

是年十月十七日為南開十週年  
紀念。直隸工業專門學校及北洋法  
政學校兩附屬中學，亦同時併入，

學生人數益衆。

四十歲——民國四年，西元一九一五年。

由中學畢業生之請，增設英語專門班。

四十一歲——民國五年，西元一九一六年。

復增設專門部及高等師範科各一班，因經費困難，人才缺乏，以上各班與英語專門班，先後停辦。

四十二歲——民國六年，西元一九一七年。

南開學生滿千人，曾舉行千人紀念。

是春，上海聖約翰大學授先生名譽博士學位。

同年秋，先生第二次赴美，入哥倫比亞大學師範學院研究，並考察美國私立大學之組織及發展途徑，以爲興辦高等教育之借鏡。

四十三歲——民國七年，西元一九一八年。

是年，美國哥倫比亞大學授先生名譽博士學位。旋借嚴修、范源廉諸先生返國，竭力充實中學，並開始籌辦大學。

十一月，歐戰停止，先生領導學生慶祝公理戰勝。並舉辦庚子拳匪暴亂，聯軍入津殺害慘狀模型展覽，警惕國人。

四十四歲——民國八年，西元一九一九年。

是春，建大學講堂於中學南端陳地，秋季落成，設文、理、商三科，招生百餘人，大學開學。

五四運動是年發生，先生代表教育界參加天津各界聯合會，指導社會活動。

四十五歲——民國九年，西元一九二〇年。

江蘇督軍李純捐遺產五十萬元爲大學基金，計劃擴建校舍。

四十六歲——民國十年，西元一九二一年。

募請李組紳先生捐助礦科經費，南開大學增設礦科。

四十七歲——民國十一年，西元一九二二年。

在天津南鄉八里台得地七百餘畝，起建大學新校舍。

上課。是年，由天津各小學畢業女生之請，添設女中部，招生八十餘人。至是，南開學校分爲：中學，女中，大學三部，全校學生二千人。

四十九歲——民國十三年，西元一九二四年。

是年十月十七日爲南開二十週年紀念。

五十二歲——民國十六年，西元一九二七年。

先生以口人覬覦東北甚急，特赴東北視察。返校後，組織東北研究會，並派員前往實地調查，搜集資料，藉供研究，自是南開學校深受日人嫉視。

五十三歲——民國十七年，西元一九二八年。

增設小學部，聘美人阮芝儀博士爲實驗導師，從事設計教學法之實驗。

是年，先生第三次赴美研究教育。

同年，南開校友會創立，並定每年四月五日爲先生壽辰爲校友春季集會日期，十月十七日爲秋季集會日期。

五十五歲——民國十九年，四元一九三〇年。

先生始謁今 總統蔣公，深蒙推重。

五十六歲——民國二十年，四元一九三一年。

獲美國羅氏基金團資助，南開大學增設經濟研究所。

五十七歲——民國二十一年，四元一九三二年。

大學增設化學研究所。至是，南開學校擴為五部：小學部、中學部、女中部、大學部、研究所、學生達三千人。

五十九歲——民國二十三年，四元一九三四年。

是年十月十七日為南開三十週年紀念。

先生積卅年之教育經驗，定「公」、「能」為南開學校校訓。

六十歲——民國二十四年，四元一九三五年。

就任全國禁烟委員會委員。是冬，赴四川考察教育時，華北局勢危急，先生高瞻遠矚，決在川設立南開分校，以為應變之計。

六十一歲——民國二十五年，

四元一九三六年。

設川分校於重慶沙坪壩，定名「南渝中學」，秋季校舍落成開學。

今 總統蔣公會首捐巨額開辦費。

六十二歲——民國二十六年，四元一九三七年。

七七變作，平津首先淪為戰區，七月二十九、三十兩日，南開大門校舍被敵機輪番炸焚，是為國內教育文化機關之首遭摧殘者。先生適因公在京，聞耗大慟。今 總統蔣公慰之曰：「南開為中國而犧牲，有中國即有南開」。先生深受感動，益自奮勉。

南開大學被燬後，教育部命與北京大學及清華大學合併遷長沙，稱「臨時大學」，後遷昆明，改稱「西南聯大」，先生與北大校長蔣夢麟先生及南開校友清華大學校長梅貽琦先生共任校務委員。

六十三歲——民國二十七年，四元一九三八年。

先生加入中國國民黨。並出任第一屆國民參政會副議長。是年，南開校友總會建議南渝中學更名南開中學，以示南開學校之生命並未中斷。時，重慶南開中學學生已增

至千五百餘人。

六十四歲——民國二十八年，四元一九三九年。

南開大學經濟研究所在重慶復課。

六十五歲——民國二十九年，四元一九四〇年。

先生任第二屆國民參政會主席。重慶南開臨時小學在敵機空襲下成立。

六十六歲——民國三十年，四元一九四一年。

南開校友總會以先生年近古稀，創校將及四稔，因發起「伯苓四七獎助基金」運動，為先生壽。共集六百萬元，清寒優秀學生獲助良多。

敵機空襲益厲，南開校舍屢為轟炸目標。是年，被投炸彈三十餘枚，損失最巨，但旋毀旋復，絃歌不輟。

六十七歲——民國三十一年，四元一九四二年。

先生任第三屆國民參政會主席團主席。

六十九歲——民國三十三年，四元一九四四年。



十月十七日爲南開四十週年紀  
念。是夏，敵寇、湘、桂、黔，軍  
至獨山一擊而潰，各報競誌慶，  
稱中共新華報漢置之。先生諭周恩  
來曰：「新華報俄國報紙乎，何漢  
視勝利新聞若此耶！」周語塞，從  
此沙坪壩津南村先生寓所，周足跡  
日疎矣。

七十歲——民國三十四年，西  
元一九四五年。

五月，中國國民黨舉行六全大  
會，先生被推爲天津市代表，並當  
選中央監察委員。

七十一歲——民國三十五年，  
西元一九四六年。

先生任第四屆國民參政會主席  
團主席。

抗戰勝利後，先生赴美醫宿疾  
。先生於抗戰之次年病泌尿，以國  
事校務叢雜，宵旰憂勤，不遑詳療  
。力疾從公八年如一日。茲幸敵降  
戰息，乃得暫卸仔肩，渡洋根治。  
先生年屆古稀，嘗以再服務教育十  
五年自期，此行益有自也。是夏，  
先生由美返津，市民赴車站歡迎者  
逾三萬人。

同年，南開男女中學、大學及

經濟、化學兩研究所均在津復課，  
大學改爲國立。

七十二歲——民國三十六年，  
西元一九四七年。

先生鼓勵校友及社會人士參加  
政治，因在津創立「公能學會」，  
與胡適先生在北平所組之「市民治  
促進會」互爲聲援。

是年，先生當選天津市行憲國  
民大會代表。

七十三歲——民國三十七年，  
西元一九四八年。

三月二十八日，先生出席首屆  
行憲國民大會。六月，蒙總統蔣公  
提任爲行憲首屆考試院院長。旋，  
返津料理南開校務。十一月，共匪  
進迫津沽，先生遂返京。自茲深慮  
津校又將重受摧殘，精神刺激過甚  
，體力不支，乃赴渝校體養。

七十四歲——民國三十八年，  
西元一九四九年。

是年十一月，重慶告警，總統  
蔣公躬促先生來臺，先生以衰老多  
病，不利遠道飛航，致未成行。乃辭  
去考試院院長，免爲共匪假藉利用。

七十五歲——民國三十九年，  
西元一九五〇年。

匪陷陪都，先生迭遭苛擾，未  
幾被迫去津。

七十六歲——民國四十年，西  
元一九五一年。

先生於二月二十三日以腦溢血  
病逝津寓。

先生影息家居，但匪慮其爲人  
望所繫，曾百般威逼出山，先生守  
正不阿，均予峻拒。年初卽有被害  
之說，今則以「腦溢血逝世」一  
語日偽造遺囑，謠言欺世焉。

嗚呼先生獻身教育凡五十三年  
，桃李盈門，中外馳譽，親服務黨  
國，夙沐甄陶者，實繁有徒。樹人  
之德，可謂與天地同流。茲以耄老  
之年，竟不獲終其所終，聞喪良師  
，遐邇震悼，而共匪暴行，益足警  
世矣！

附記：筆者於民國六年春，考  
入南開中學，追隨先生三十四年。  
茲年譜所載，歷時凡七十六年，於  
先生童年時代敘述，容有遺闕，當  
俟光復大陸，就數鄉賢，再爲補正。  
受業天津市趙光宸民國四十年  
三月九日記於臺北市，時爲先生逝  
世後之十四日。

## 祭文

### 蔣總統祭文

維中華民國四十年三月三十一日總統蔣中正謹以  
香花酒禮果品之儀致祭於

前考試院院長張伯苓先生之位前曰：嗚呼！世事陵夷，天地方閉，老成凋謝，能無隕涕。賦體張公，志存匡濟，百年樹人，邦國至計。規模開創，日新又新，一時俊彥，多出其門。河朔告罄，虜騎雲屯，蒲輪遠駛，嘉陵之濱。棟宇粗完，弦誦不輟，敵何能為，不可奪節。遂主議壇，爲民喉舌，繼典文衡，玉尺在列。群魔亂舞，宇內凋竄，公居巴蜀，默爾自傷。疾疫在躬，未可飛翔，義不從賊，耳猶能詳。甫燒賊圍，復拒僞命，公則泰然，曰死吾分。換公生平，可傳可信，一代人師，天胡不怒。嗚呼！芳猷永謝，躬修足徵，會殯醜類，用慰九京。載陳時齊，載薦庶馨，雲車風馬，祇迎公靈。尙鑒！

### 國民大會代表全國聯誼會祭文

維中華民國四十年三月三十一日第一屆國民大會  
代表全國聯誼會謹以香花酒禮致祭於

張故代表伯苓先生之靈曰：堅維先生，恭儉溫勤，善誘善導，訊愛親仁。如何長穹，竟喪斯文，微言絕絕，來者曷聞。念昔同心，行憲治國，聚首一堂，議論是則。豈意暫別，遽失明德，命不可贖，哀何有極。嗚呼哀哉，存榮莫衰，死而不朽，哲人既往，流澤彌厚。謹陳奠饋，以抒悲忱，魂兮有靈，來蒞來歆。尙鑒！

### 考試院祭文

維中華民國四十年三月三十一日，實爲臺北各界  
公祭

故院長張伯苓先生之期，鍾永建率同考試院院考  
選銓敘兩部同人，謹以清茗鮮花致奠於

先生之靈而告曰：嗚呼！維邦之道，教化爲先，官人之法，試典昭然。士不廢學，用惟其賢，匯而一之，先生有焉。公年始冠，嶽立嚴學，擢秀州閭，遂依嚴武。用赫渾天，誨厥子女。志切樹人，識非泥古。薄游東海，濯足扶桑，觀其文物，究其典章。他山

攻王，揜短孝長，歸建養舍，敬業一堂。嗣創南開，規模益偉，汲取新知，回瀆歐美。風采嶄軒，材儲杞梓，五十年間，人才蔚起。卓爾多士，並爲國華，中遭倭患，北塞雲遮。公燭幾先，曰徙於巴，建校沙坪，桃李再花。惟此梁益，雲集英舊，樞府禮羅，式參庶政。食貨興革，郡國利病，公爲之魁，備杼忠藎。頑寇既蕩，南都凱旋，百度更始，邦憲聿宣。煌煌考政，彙列五權，誰其尸之，食謂公賢。爰以邁齡，入典選銓，兼領大庠，席不暇暖。取士育才，事無或舛，相輔相成，期歸至善。世運復否，昊天降瘡，黃巾猖獗，道不勝魔。公以積率，臥病巖阿，乃辭軒冕，自適絃歌。我遷臺陽，公滯於蜀，旋返折津，妖塵蔽目。鴻飛冥冥，弋者四伏，義不帝秦，葆其高躅。邪蒿作柱，喬不爲薪，一隕不視，九域無存。橫流待挽，正氣誰申，典型渺矣，我思哲人。屬我三軍，驅彼群醜，伐罪弔民，濼瑕除垢。公靈在天，公名不朽，北定燕雲，再陳獨酒。尙饗！

### 天津市旅臺鄉友祭文

維中華民國四十年三月三十一日天津同鄉等致祭

於張公伯苓之靈曰：繁維先生，磅礪名譽，懋文碩學，名重德高。學通訓典，文振雅騷，公能宏道，永翊神阜。奪我耆宿，德音是昭，撫膺支仰，悲增鬱陶。用

夏變夷，殷憂孔畏，躬際斯時，迺圖邦治。一渡東瀛，曰游西美，探頤親奧，維新曰最。垂教勸學，啓迪民智，師道寶彰，功垂不替。泊乎世變，席暖不遑，絃歌弗輟，君子自強。良木美璞，切磋無方，濟濟多士，皆成優良。洪流砥柱，國亂蠲蠲，故爲不懣，竟隕風霜！感深逝川，哀繫津樹，爲位追懷，薦飭縞素。山川紆迴，英靈戀慕，鑿茲悃誠，冥冥泉路。酌酒告虔，靈其來赴。尙饗！

### 南開校友會臺灣分會祭文

維中華民國四十年三月三十一日南開校友會臺灣分會校友時子周等謹以清酌香花致祭於

故母校校長張伯苓先生之靈曰：嗚呼！龍蛇值歲，天不愍遺。緬維夫子，高關莫追，殫精教育，畢世孜孜。南開手創，丕建崇規，廣植楨幹，教澤宏施。市誠感格，煦若媚慈，汪江德量，千頃之陂。力倡體育，振恤說衰，問參政議，匡弼是責。斗山重望，麟鳳殊姿，茫茫區夏，共仰宗師。掄材重任，舍公其誰。運丁陽九，赤餒方滋，渝州瀰滯，狼虎紛馳，時窮見節，志決忘危。津沽靈伏，鬼賊時孽，魯運蹈海，義憤徒賚。終完大節，涅而不緇，云胡捐館，道梗群疑。山頽不壞，杳矣絳幘，艱虞未艾，昭勉焉辭。鼎新國步，曙旭初曠，弔民伐罪，舉世攸期。艾芬是薦，肅告神祇，燕雲收復，再奠清卮。尙饗！

# 誄詞

一 于右任

盡瘁教育。

二 鈕永建

河汾澤永。

三 陳誠

宏學優道。

四 王世杰

威武不能屈，道義爲之根。

五 蔣廷黻

世失師表。

六 張道藩

痛失良師。

七 程天放

伯苓先生手創南開

，堅苦卓絕，五十年如一日，故其及門弟子多能秉承師訓，身體力行

，實事求是，所貢獻於國家者至大，此伯苓先生教育之效也。

八 嚴家淦

山頹木壞。

九 谷正綱

哲人其萎。

十 雷震

遺澤長存。

十一 高信

典型安仰。

十二 賈景德

北學尊香宿，南開著上庠，著義餘教澤，碩果失靈光。憶昔收京日，

從公選佛場，華林今茂草，回首總堪傷。

十三 皮作瓊

於休先生，抱寶懷珍，蘭蕙遍樹，杞梓輝輝，功參造化，大莫與京。

胡天不弔。赤禍蔓延，中原叛蕩，收府播遷。公以衰病，卸夫仔肩，陪都惜別，感慨萬千。年餘以來，音問未通，噩耗忽降，憂心忡忡。爰綴哀諒，用表私衷。

十四 萬心權

斯文日淪亡，大道嗟久喪，慨張夫子，蔚爲天下望。龍門高百尺，時流孰與抗，屹立鎮駭流，百川此東障。多士賴甄陶，文化日敷暢，何圖豺虎穴，痛毒及宗匠。公存士氣伸，公殁群情愴，萬方同一嘔，山頹吾安仰。

十五 梅公任

寬柔厲性，和氣北方，熱心教育，毅魄剛強。

南開創辦，作育優良，平民締造，困苦備嘗。宣傳教會，協力贊襄，功施社會，國際名揚。潔身自好，表正賢庠，桑梓澤厚，邦家之光。

十六 燕中師範中國教育學會全體會員

嗚呼先生，教界香英，校創南開，中外聞聲。陶鑄後進，名揚業精，耄年不倦，期臻壽彭。狂飈捲地，疾首冠穢，津沽陷晦，一本風清。胡天不弔，遘赴九京，噩耗傳來，多士心驚。翹首北望，淚如雨傾，惟仗公靈，殲茲凶孽。大軍奏凱，再奠邱壟。

輓

聯

一 盜乃無道，竟殺北海。  
國如不亡，必復南開！

二

卓爾不群，夫惟大雅。  
突然而逝，那有遺言！

三

衰病處柴桑，三經不會汗偽命。  
流風比溘泗，四海猶能憶老成。

四

正學播清芬，留得寒松後凋節。  
黃流澗明月，照見汗泥不染心。

五

茂績著南開，危邦我正懷光伯。  
大名高北海，故里誰爲拜鄭公。

六

大風沉津沽，三春風雨聽鶉啼。

陶希聖

張知本

陳誠

張厲生

閻錫山

王寵惠

小別感滄桑，一代賢豪驚蝶化。

七

謝冠生

言行爲百世楷模，看桃李盈門，共仰高明動靡耶。  
教育畢一生精力，痛靈符遍地，那堪耆舊悵凋零。

八

鈕永建

一生精力付南開，願善教相承，締造毋忘藍草史。  
萬重河山終北定，正中興在望，典型彌念老成人。

九

黃少谷

弦誦有餘思，愴懷汾水源頭，莫話春冰虎尾。  
風濤暗令節，愁絕天津橋畔，徒留殘照鵲聲。

十

葉公超

投戈講藝，囊筆課徒，半世紀，庠序兼興，定讖已枯  
心血。

由義居仁，黜邪崇正，一刹那，音塵頓斷，何堪再見  
門墻！

十一

鄭道儒

德望兼崇，一代人師懷馬帳。  
堅貞自勵，千秋道範懷津門。

十二

吳國楨

星隕北辰，鯨騎東海，狂瀾沉九域，萬方多難哭先  
生。

望降中夏，續著南開，數澤足千秋，一代完人崇碩  
果。

十三

憶當年，立雪津門，閉關追隨，一代宗師推北海。  
痛此日，鸞傳惡耗，河山變色，萬方多難哭先生。

田燭錦

十四

廿載黍深知，記講舍相從，曾從北國栽桃李。  
九州猶未定，痛道山歸返，凄絕東風咽鼓聲。

雷法章

十五

公真教育名家，泰斗同尊，萬里總關勞北顧。  
我亦感懷知遇，晉容雖渺，千秋聲望重南開。

馬國琳

十六

得多士以爲之師，孤抱寄陶鈞，洙泗河汾並千古。  
居危邦猶行其志，眞光在天壤，須臾造化見平生。

孫立人

十七

挺身陷賊圍，獨憑道力勝橫逆。  
一代宗師表，萬古綱常付仔肩。

桂永清

十八

大樹飄零，人留炬燭。  
老成凋謝，歲值龍蛇。

王叔銘

十九

教孝教忠，爲兩門存此正氣。  
有猷有守，斯千古傳之令名。

黃鎮球

二十

爲國育才，公門多桃李。  
哲人其萎，蓬島歟英靈。

白崇禧

二十一

儒林香宿，學府宗師。  
文星忽隕，溥海同悲。

吳鐵城

二十二

遺屬固難誣，忠憤填膺，臨危肯奪平生志。  
化身如可信，精誠一貫，再世仍爲教育家。

錢大鈞

二十三

興學作人，桃李共看天下滿。  
在家愛國，松筠誰信雪中彫。

黃伯度 曹聖芬

二十四

教士啓宏規，萬派洪流趨學海。  
著書多絕詣，千秋盛業壯名山。

高耀煥

二十五

學生作育英才，卒成偉業。  
至死尙留正氣，共仰高風。

時子周

二十六

是大教育家，爲國儲才，可謂志同道合。  
有眞氣節者，以身則聽，能令懦立頑廉。

徐博霖

二十七

河朔起風雲，生膺何疾，殞遺何言，此事實難置信。  
公能見勛業，誨人不倦，論政不阿，舍公共誰與歸。

莫德惠

二十八

大道濟弱，直養難容，公歸不復。  
戶歌無聞，寢哭已遠，賜來何遲。

崔書琴

二十九

鄭彥秉 李樸生

師暴秦坑儒故技，賊真可殺。  
昔百年樹人大業，公尙何求。

三十

鄭通和

以身教爲天下倡。  
有亮節作士林師。

三十一

查良鑑 查曹雲先

正學紹四銘，教育彌宏，猶記官塘沾化雨。

大名齊北斗，光輝無限，那堪寥廓墜晨星。

三十二

施奎齡

兩字記薪傳，獨許公能爲國用。  
百年垂懋德，群悲鐘鼓失人師。

三十三

錢思亮

塵迷故國，誰辨華車，大義久昭然，千古艱難唯一  
死。

望重津門，功存教育，成材知甚重，三年廬墓告中  
興。

三十四

艾偉

上會蔚群英，桃李共沾時雨化。  
危邦全大節，柏松無改歲寒姿。

三十五

張廷休 劉季洪

深思力踐，蔚成名賢，志自山昔稱多士。  
高才博洽，世尊通儒，扶風而後更何人。

三十六

孔德成

爲國育英才，共仰七二沾流，三千桃李。  
書空懷舊雨，憑輸萬行珠淚，一瓣心香。

三十七

吳瀚濤

心力盡南開，直以教育終，所成者大。  
門墻難北面，蓋爲天下痛，且哭其私。

三十八

張廷諤

論交在師友之間，歡風雨同舟，回首不堪思往事。  
舉目有河山之異，正櫻花無際，就事誰與話中原。

三十九

葉叶琴

五載坐春風，問世方知持正義。  
七星失北斗，闕民何處覓南針。

四十

胡家鳳

造士更掄才，儼有勳名垂黨國。  
耆年逢厄運，遙從海島弔英靈。

四十一

馬珠官 李毓萬

琴尊憶昔年，南開桃李芳菲，東海櫓矣三千士盛。  
風雨悲此日，北望燕雲縹渺，西州淚灑七二沾寒。

四十二

王宜

畢生教育事業，中外咸欽，乃竟被迫死，益徵匪幫兇

氣。  
舉國哀風潮，人仰共憤，如今賦招魂，更壯天地正

四十三

袁紹瑜

舉揮憶清標，及時春風，盡繞門墻栽桃李。  
掩經痛噩耗，盈掬客淚，欲憑渤海寄津沽。

四十四

齊崧

五十年餘，勸學治，垂範坊壇，樂育長思沾化雨。  
數千里外，弔儒宗，連天烽火，心喪無語咽滄波。

四十五

施季言

黨國仰耆英，德業事功永不朽。  
鐵幕傳惡耗，人亡邦瘁世同悲。

四十六

中國教育學會

亮節儼群魔，正氣崢嶸撐兩極。  
育才輕萬死，高風清冽起吾徒。

四十七

天津旅臺鄉友

三津文星隕，翹企雲天空惆悵。  
桑梓患難多，軫念鄉耆徒傷悲！

四十八

南開校友會臺灣分校友

畢生爲教育辛勞，隻手創南開，冊載晉莪沾化雨。

大地正生靈塗炭，歸心沉北斗，三春桃李泣東風。

四十九

立法院南開校友

興學教育天下英才，名存國史。  
無人禁毀先生薪木，駕返道山。

五十

臺灣大學南開校友

校長乃一代大宗師，平生事業在津沽，最後死難在故  
都，始終持有信心，國家必興，南開必存，非暴力所  
能毀。

我們是一群小同學，昔受董陶於神州，今續學業於海  
上，相與結成誓約，先生之志後死之責，惟皓首以爲  
期。

五十一

臺灣省立工學院南開校友

教人以名節爲先，藻鑒洞群倫，夷甫早知誅石勒。  
臨難則忠貞自矢，老懷謬孤憤，黃巾何必拜康成。

五十二

李墨元 瞿紹華 劉畏吾  
王藍 白子謙

晚歲掌文衡，一代宗師瞻北斗。  
畢生勤作育，千秋事業耀南開。

五十三

趙光宸 邢大鵬

入世荷箴言，忝列師門，願我枵材慚報國。  
撫時留劍痛，損身賦愈，失茲楨幹哭經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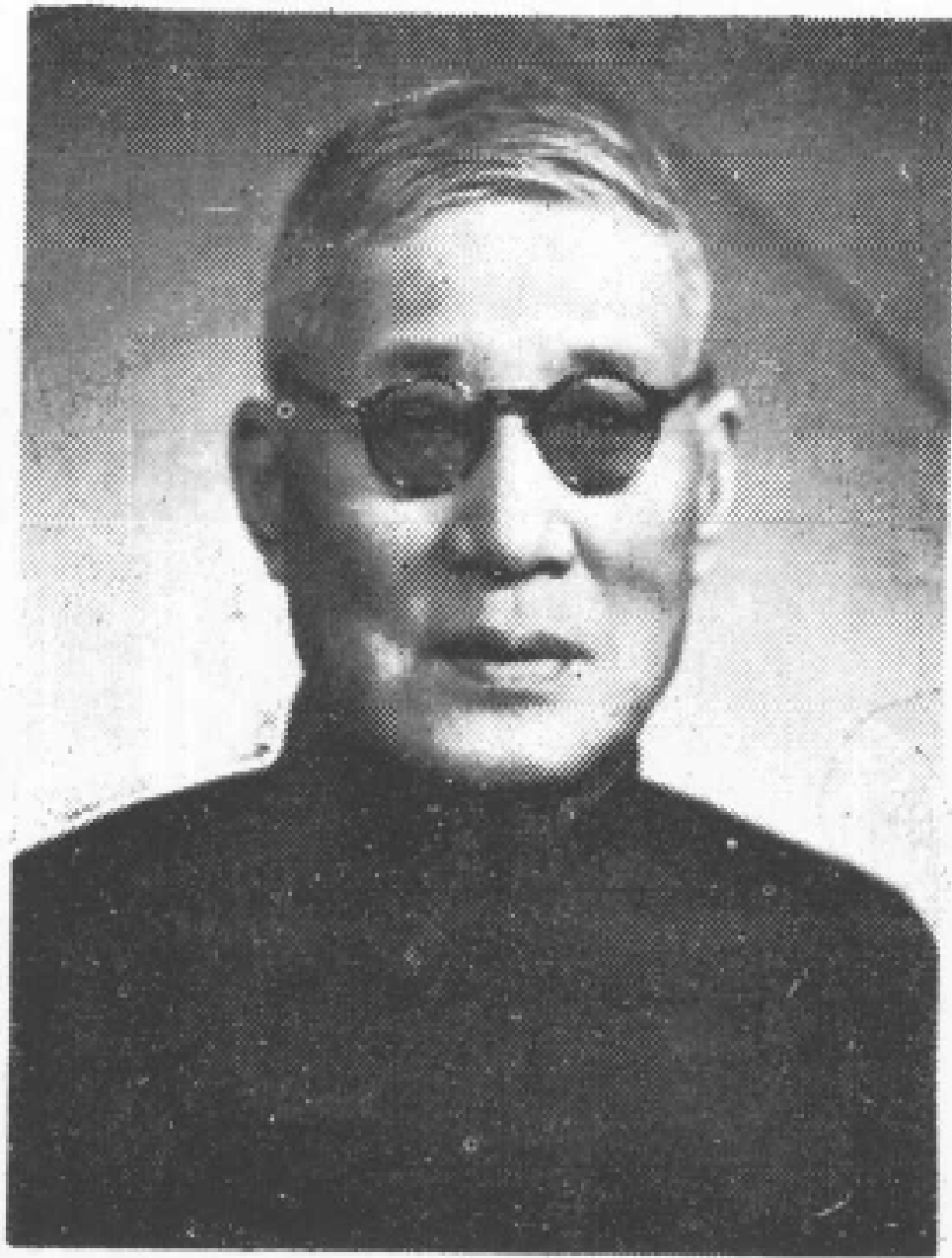


八旬誕辰紀念冊

---

「張伯苓，教育家，南開大學創建人及校長；設立學校，作育人才，全國景仰，舉世推尊；五十年來，獻身於教育事業，培植青年，改造中國，一心一德，始終不渝；實乃民族信念的象徵；余茲欣然准允閣下，獲得本大學名譽文學博士學位，並授予閣下所應享有之一切權利與特權」——摘譯哥倫比亞大學代理校長法肯塞於一九四六年六月四日授予張伯苓先生文學博士學位時之

頌詞。



張伯苓校長遺像



張校長演說之時儀容

# 目次

- 一、張伯苓校長遺照二幀
- 二、哥大授張校長博士學位頌詞
- 三、提倡公能教育的張伯苓先生………潘仰山
- 四、張伯苓傳………胡適
- 五、張伯苓先生的生平………姚漁叔
- 六、我所認識的張伯苓先生………雷法章
- 七、回憶嚴館追念伯苓師………嚴智鐘
- 八、偉大的伯苓先生………祝步唐
- 九、懷憶伯苓校長………施奎齡
- 十、追思伯苓校長………柳博我

- 十一、萬世師表……………公孫燧
- 十二、伯苓夫子嘉言錄……………宗良圮
- 十三、忘不了校長……………劉珍
- 十四、張伯苓先生事蹟……………周立中
- 十五、伯師追憶……………尹讓轍
- 十六、「教育救國」與「允公允能」……………查良釗
- 十七、介紹中外學人祝壽論文集……………唐際清
- 十八、生命力的淵泉……………斐溥言
- 十九、張伯苓先生年譜……………趙光宸

附錄

民國四十年三月三十一日  
台北公祭張伯苓先生紀事

趙北宸

# 提倡公能教育的

張伯苓先生

潘仰山

——為校友會刊行 先生八十誕辰 紀念冊而作——

伯苓先生，畢生致力教育，五十年如一日，為我國罕有的偉大教育家。手創的南開大中小學，非但設備完善，而且教學認真。尤足稱道的，是他「公能」教育的成功。

伯苓先生作育青年的目的，就是「公能」。「公」是禮記禮運篇所說的：「大道之行也，天下為公，」的「公」；有大我而無小我，犧牲小我來成全大我，從仁愛極則發展到真正的「公」。他要每一個青年為國家為人群服務，都應該一秉至公。「能」就是才能。惟有才能的人方可為國家人群服務；因此他要每一個青年都要養成德智兼備的才能，並且一秉至公的為國家人群去服務，那末，才能對國家人群有貢獻。因此 伯苓先生就拿「公能」兩字做南開的校訓，像這樣崇高偉大的教育目標，可以說是永恆的真理。

今天在反共抗俄的陣營中，有若千的南開校友公忠體國，才能軼群，還不能不歸功「公能」教育的成功。在反攻復國艱鉅的途中，南開校友，必能秉承師訓，發揮高度的「公能」精神，克盡其自己應盡的職責。

伯苓先生辦學，固然具備了遠大崇高的目標，另一方面由於他一切以身作則，以他個人的高尚道德作為全校的模範，尤其融洽同人，愛護學子，幾乎無微不至。舉一個例子來說，每週他與教職員要聚餐一次全體師生聚會一次，很虛心的接受師生的建議，作為全校改進的參攷。因此學校成為具有民

主精神的大家庭，精誠團結，上下一心。在五十年前偏重師道尊嚴的時代，這樣民主精神，可以說是難能可貴的。

伯苓先生致力教育，五育兼重，南開學生幾乎個個體格健壯，活力充沛，實由於伯苓先生提倡體育所致，另一方面南開學生每年至少舉行一次參觀和考察，把學校教育與實際工作，互相來驗證，使學生所學不至於與社會脫節，以達到鍛鍊個人能力與培養社會道德合而為一。

伯苓先生畢生致力教育，功在國家，道德言行，國人知之甚諗，茲篇所述，僅及其萬一，所幸南開校友會為紀念先生八十壽辰，印行紀念冊，承校友及先生生前友好惠賜宏文，紀述先生一生做人做事的偉大的精神與事功，俾垂後世而不朽，特此代表校友會敬致謝忱。



# 張伯苓傳

胡適著  
昂若譯

---

本文係昂若先生譯自一九四六年美國哥倫比亞大學爲慶祝張伯苓先生七十華誕出版之「There is another China」一書中胡適先生所寫的一篇英文「張伯苓傳」Chang Poling: Educator 載於民國四十年四月五日至九日台北之民族報，特轉載本刊以資紀念，並誌謝忱。

---

「我既無天才，又無特長，我終身努力小小的成就，無非因爲我對於教育有信仰有興趣而已。」這句話是張伯苓的自述。他還常常喜歡引用一位朝鮮朋友的評語：「張伯苓是一個極其簡單的人，不能跟同時代的傑出人物爭一日之長短，但是他腳踏實地的苦幹，在他的工作範圍裡，成就非凡。」

他二十歲就從事於教育，第一期學生不過五個人，一九一七年，他四十一歲，南開中學已有一個學生。到了一九三六年，他六十大壽的時候，南開大中小學共有學生三千名。一九三七年，天津校舍被燬於日軍，其時他早已在重慶設立南渝中學，不到幾年，學生增至一千多人，又成爲全國首屈一指的中學。

## 嚴修的學生

張伯苓以一八七六年四月五日生於天津。其父博學多能，愛好音樂，尤善琵琶和騎馬射箭，惜以溺於逸樂，以致家產蕩然，續絃生伯苓時，已甚窮困，授徒以自給，深痛自己的不能振作，乃決計

令伯苓受良好教育，嚴格的修身。

伯苓年十三，以家學淵源致入北洋海軍學校，該校係嚴修，伍光建等三五留英學生主持，伯苓每屆放試必列前茅。該校教師中有蘇格蘭人麥克禮者，講解透澈，更佐以日常人格的熏陶，受業諸生獲益匪淺，其於伯苓亦留下深刻難忘的印象。伯苓於一八九四年以第一名畢業，時年還不過十八歲。

### 威海衛的刺激

是年，中國海軍於第一次中日戰爭中大敗，幾於全軍覆沒，甚至於不留一艦可供海軍學校畢業生實習之用。伯苓於是不得不回家靜候一年，然後得入海軍實習艦通濟號內見習軍官三年。伯苓即在該艦遭遇他終身不忘的國恥，決心脫離海軍，從事教育救國事業。

緣自中國敗於日本之後，歐洲帝國主義者，在中國競相爭奪勢力範圍，伯苓即於其時在威海衛親身經歷到中國所受恥辱的深刻，威海衛原為中國海軍軍港，中日之戰失敗後，即被日軍佔領，旋由三國干涉交還中國，轉租於英。通濟號係奉命開往威海衛自日軍方面接收，然後於翌日移交英軍，伯苓目擊心傷，喟然嘆曰：「我在那裡親眼目覩兩日之間三次易幟，取下太陽旗，掛起黃龍旗，第二次，我又看見取了黃龍旗，掛起米字旗。當時說不出的悲憤交集，乃深深覺得，我國欲在現代世界求生存，全靠新式教育，創造一代新人，我乃決計獻身於教育救國事業。」

### 南開的濫觴

張氏此種覺悟，此種決心，足以反映當時普及全國的革新運動，戊戌政變就是這種運動的高潮，

可惜這種革新運動不敵慈禧太后的反動勢力而失敗了。伯苓時年廿二歲，欣然應嚴修之聘住宅設私塾教授西學。嚴氏私塾名「嚴館」，學童爲嚴修之子等五人，此爲張氏一生從事開端。

伯苓結識嚴修，於後來南開的開辦與發展的影響很大。嚴修字範孫，爲北方學術界重倡新思潮新學說，不遺餘力，而且德高望重，極受津人的景仰，伯苓得其贊助，爲南開奠基。伯苓當時的教授法已極新穎，堪稱爲現代教育而無愧色。所受課程且有英文、數學、的基本學識，尤注重學生的體育。伯苓且與學生混在一起共同作戶外運動，如騎腳踏車、和足球之類。同時注重科學和體育，師生共同學習，共同遊戲，張氏於此實爲中國現代教一。

一九〇三年 張氏和嚴修赴日考察大中學教育制度，帶回許多教育和科學的儀器。以日本教育發達，深受感動，回國後，即以嚴氏一部份房屋，將私塾改爲正式中學，名曰學，一九〇四年開學，學生七十三人，每月經費銀二百兩，由嚴張兩家平均負擔。一九富友（編者按係指鄭菊如先生）捐贈天津近郊基地名「南開」者作新校校址。從此南開與名字，在中國教育史上永佔光榮的一頁。

## 七十三到三千

南開在此後三十年中，進步一日千里，其發展和進步且是有計劃的。一九二〇年，江原籍天津，自殺身死，留下遺囑，指定他一部份財產，計值五十萬元捐助南開經費，中

委員會和中英庚子賠款基金委員會，也以英美退還的賠款一部份撥捐南開。紐約洛克斐爾基金委員會更捐助大宗款項，建造南開大學校舍及其他設備，並資助該校的經濟研究所。

南開開辦之初，基地不過兩畝，不到幾年，即在附近添購一百畝以上，以供擴充。南開大學係於一九一九年正式開學，設文、理、商三科，翌年增設礦科。經濟研究所則係於一九三一年設立。下一年又增設化學研究所，南開中學女子部則係於一九二三年設立，並於一九二八年設立實驗小學，到了一九三二年，南開已完成了五個部門，即大學部、研究院、男子中學、女子中學，及小學。在毀於日軍的前幾年，學生總數已達三千人。

### 欠債辦學新理論

南開之有此成績，須歸功於張伯苓先生之領導，這是盡人皆知的事實。他常對友人說，一個教育機關應當常常欠債。任何學校的經費，如在年終，在銀行裡還有存款，那就是守財奴，失去了用錢做事的機會。他開辦學校可說是白手起家，他不怕支出超過預算。他常是不息的籌謀發展的新計劃，不因缺少經費而阻斷他謀發展的美夢。他對前途常是樂觀的。他說：「我有方法自騙自。」其實即謂船到橋頭自然直。結果呢，確是常常有人幫助他實行新計劃。

張氏在他的自傳裡說：「南開學校誕生於國難，所以當以改革舊習慣，教導青年救國為宗旨。」他還說中國的弱點有五：即一、體弱多病，二、迷信，缺乏科學智識，三、貧窮，四、不能團結，五、自私自利。

張氏為改良中國的弱點，因而提出五項教育改革方針。他主張新教育第一必須改善個人的體格，

使宜於作事。第二必須以現代科學的結果和方法訓練青年，第三必須使學生能組織起來，積極參加各種團體生活，共同合作，第四必須有活潑的道德修養，第五，必須感化每一個人都有爲國宣勞的精神。

由今日視之，這些不免是老生常談，然而張氏使這些精神貫注於其學校的生活，成爲不可分離的部份，實在是張氏辦教育的極大成就。

### 校長先生演話劇

此外，除教會學校之外，南開在中國人自辦的學校中間，以體育最出名最有成績，無論在全國運動會或遠東運動會，南開的運動選手成績都很好，自一九一〇年來，張氏在迭次全國運動會中被聘爲裁判長。這些都得力於他終身提倡體育及在各種運動比賽中着重運動道德的緣故。南開還以訓練團體生活共同合作著稱。南開最有名的學生活動，就是他的新劇社。早在一九〇九年，張氏即以鼓勵學生演劇了。他還親自爲他們寫作劇本。指導他們表演。他還以校長身份不惜擔任劇中主要角色，使外界觀之驚駭不置，認爲有失體統。後來，他的胞弟張彭春先生在哥倫比亞大學研究文學和戲劇歸國，接受他的衣鉢，導演幾本新劇，公演成績非常可觀。易卜生的「傀儡家庭」和「人民的公敵」，由張氏導演，極得一般的好評。

### 受洗為基督徒

關於張氏教育方針中的着重道德修養和愛國觀念，張氏以身作則，收效甚宏，尤其是開辦最初數

年，學生人數較少，耳濡目染，人格薰陶之功甚大。他在每星期三下午必召集全校學生，共同討論人生問題，國家大事和國際關係，他差不多對於每一個學生都叫得出他的名字，不彈煩地親身對他們講解。

一九〇八年，他首次訪問英美考察教育。他自己對於道德修養的熱忱，與他長時期和基督徒的交往，最後根據他親身在英美兩個社會生活的閱歷，使他深信基督教實為勸人為善的偉大力量，於是他就於在英美考察歸國的一年（一九〇九年）正式受洗禮為基督徒。其時他年卅三歲。

張氏為一熱心愛國的人，他以教育救國為終身事業，他的教育學說歸納為「公能」兩字，他就以此為南開校訓，張氏既以教育救國為職志，對於日本在東北的野心，常常覺得憂懼，一九二七年，他親自到東北去調查，回來後即在南開大學組織東北問題研究會，並且還派遣教授數人赴東北考察。

九一八事變果然爆發，七七事變後，平津相隨淪陷，南開大學中學也就因為平常愛國抗日的緣故，於一九三七年七月廿九、卅兩日給日軍以轟炸機炸毀。其時張校長在南京，蔣委員長聞訊，即安慰他說：「南開為國家犧牲了，『有中國即有南開』」。

### 愛子為國捐軀

南開被毀不久，他的愛子錫祐即在空軍中駕駛轟炸機赴前線作戰，不幸在江西山中失事殞命，錫祐係於三年前畢業於航空學校，在行畢業禮的時候，張氏曾代表空軍畢業生家長發表激勵的演說，當他聽到愛子噩耗，靜默一分鐘後，就說：「我把這個兒子為國犧牲，他已經盡了他的責任了。」

## 炸不毀的南開

南開的遭遇日軍炸毀，在張氏及其同僚原屬意料中事，一九三五年，張氏早已到川西各地查勘適宜的地址，俾作遷校之計，數個月後，他又派南開中學校務長到華西去考察是否有設立華西分校的可能，不久決定在重慶近郊興建校舍，一九三六年的九月新校開學，名南渝中學，一九三八年，應南開同學會的建議，改稱南開重慶分校，南開大學則從教育部建議，與清華大學和北京大學合併，在長沙開學，校名聯合大學。迄至一九三七年，長沙被敵機轟炸，聯大奉命遷往昆明校名改稱為國立西南聯合大學。

當其時，張氏大部份時間留在重慶分校，經濟研究所亦於一九三九年在重慶恢復，南開小學亦於一九四〇年在渝開學，南開新校舍又被日機轟炸，一九四〇年八月，南開新校舍落下巨型炸彈卅枚，但是被毀校舍旋即修復，絃歌始終未曾中輟。

張氏愛國，對於國家政治的發展自然極爲注意，惟政府屢欲畀以要職，且曾邀其出任教育部長及天津市長，均被婉辭謝絕，以便有機會以全副精神實現南開的教育理想，及至戰時，國家處於危急存亡之秋，乃投身政治，一九三八年，國民參政會成立，張氏當選副議長，迭次出席會議，不常發表議論，其力量則在駐會委員會發揮之，張氏希望教他每個學生都有政治的覺醒，雖則不一定人人參加政府。

愛國，愛校，南開夢

八年抗戰期內，南開大學雖受政府津貼，但是南開中學始終保持私立性質，今後亦然，戰時聯大的三個主體；清華大學、北京大學，和南開大學均已復校，仍由政府資助，但張氏始終主張教育應由私人辦理，今後將繼續爲此努力。南開重慶分校今後亦繼續辦理，以保持其戰時成績。

張伯苓先生今年七十歲，白髮老翁，新近自美國療養歸來，仍將大做其「南開夢」，某日，張氏對南開教職員及同學會說：「回顧南開以往的戰亂史，展望未來復校的艱巨專功，我見前途充滿光明的希望。南開的工作無止境，南開的發展無窮盡，願以同樣勇氣，同樣堅韌，共同前進，俾使南開在復興國家的時期佔一更重要地位。」

## 校長嘉言錄

清 輯

「南開精神就是長進和創造的精神」

× × ×

「蔣公在，吾等無憂」

× × ×

「我們要關心政治，你不管政治，政治會來管你」

× × ×

「一個人祇有到死的時候，才會腐化，活人是應該不腐化的」

× × ×

「有我在，中國不亡」

× × ×

「一個人要忠實於其生命，就必須能吸收新智識，發揮新思想，並能予以實行」

× × ×

「介公爲救國者，我爲愛國者，救國者之命，愛國者不敢」（亦不忍不從覆陳布雷允就任考試院長職電中語）

× × ×

「不認識體育的人，不應該做學校校長」



# 張伯苓先生的生平

姚漁湘

伯苓先生，名壽春，以字行，天津人。乙亥生（清光緒元年）。清季畢業于北洋水師學堂。甲午（清光緒廿年）中日戰爭，先生適供職于北洋水師，目睹旅大威海諸港，相繼爲列強分據，深感國勢之阽危，乃決以創辦新教育，救垂危之中國爲職志。戊戌（光緒廿四年）應天津嚴範孫（修）之聘，以算術理化諸科，教其子姪五人，取名「嚴館」。辛丑（光緒廿七年）邑紳王奎章亦聘先生教其子弟六人，名爲「王館」。先生每日上下午分授兩館。甲辰（光緒卅年）四月先生與嚴範孫赴日考察教育，八月回國，深覺欲達教育救國目的，必須有正式學校的組織。乃于九月創辦敬業中學。後更名「私立第一中學堂」，先生任校長，校舍卽借用嚴宅之偏院，經費亦由嚴氏負擔。丙午（光緒卅二年）天津邑紳鄭菊如以南開水閘旁隙地十餘畝，捐爲校址，改建新校舍。

。次年遷入，名爲南開學校，仍由先生任校長。已酉（宣統元年）先生赴歐美考察教育。

民國四年，先生循中學畢業生的請求，增設英語專門科。五年復設專門部和商業師範各一科。卒因經費困難，教授缺乏，先後停辦。六年中學更形發達，學生逾千人。先生以辦理高等教育兩次失敗，雖感辦學的困難，但創立大學的志願甚堅。乃于是年秋第二次赴美國入哥倫比亞師範科研究教育，由其弟彭春暫代南開校長職務，並考察彼邦私立大學教育的組織和其發展，爲將來重辦大學的借鏡。

七年由歐美回國，一志籌辦大學，獲徐世昌、黎元洪、李純諸先生的贊助，于八年春建大學講室于中學的南端隙地。秋天校舍落成，招生百餘人，設文、理、商三科，于是大學部正式成立。

九年李純捐遺產五十萬元爲大學基金。十年李組紳捐助經費，增設礦科。十一年購地于天津南郊八里台七百餘畝，興建講堂樓房一座，教員學生宿舍十一所。十二年三月又得美國羅氏基金團及袁述之捐款，添建科學館。九月遷入新址。十月講堂落成，題名曰「秀山堂」，表示紀念李純捐款意。十四年八月十日，經教育部核准立案。十月科學館竣工，顏曰思源堂。十六年先生組織東北研究會，爲日人所嫉視。十七年盧木齊捐建圖書館落成。是年先生第三次赴歐美考察教育，回國後，對南開學校益加擴充，學生人數，達兩千餘人。

十八年赴日本出席太平洋國交討論會。廿年大學部設經濟研究所。廿一年設應用化學研究所。是年春被聘爲國難會議委員。又曾任東北政務委員會委員，行政院駐平政務整理委員會委員，華北戰區救濟委員會常務委員兼農農組主任。

廿一年華北運動會在天津舉行（據羅元鯤中

國近百年史附錄民國成立以來中外大事年表，華北運動會爲廿二年七月在青島舉行。）南開大中學數百人，着有色制服，在運動會看台上排演「收復失地」四字，觀衆大受激動。日本駐津總領事認南開此種行爲，不啻作「仇日」宣傳，提出口頭抗議！先生嚴詞表示：「中國人有愛國的自由，外人不得干預！」日領雖無可如何，南開已被日本軍閥視爲眼中釘了。

先生對於體育提倡甚力，其在嚴氏私塾中，卽指導諸生練習運動，用一椅架以毛帚，卽爲跳高之練習；由一人曲身，一人躍過，卽爲木馬之練習。先生曾屢充遠東運動會的職員，全國代表之領隊、全國華北等運動會的總裁判及全國華北體聯會的常務委員，全國體育協會的副主席。

先生信基督教，曾任天津青年會總幹事。兼任內政部華北水利委員會委員、國立北平故宮博物院理事、中華教育文化基金會副董事長、太平洋問題調查會中國代表、河北省教育廳教育

設計委員會高等教育委員，體育委員會常務委員等職。

廿四年華北局勢危急，先生赴四川考察教育後，決定在重慶設立南開分校，定名南渝中學（後仍改爲南開中學），蔣總統曾首捐巨款，于廿五年秋季開學。果然廿六年七七事變起，華北淪陷，足徵先生的遠見與創造精神。

廿六年盧溝橋事變起，平津淪陷，南開大學于七月廿九日及卅日被敵機輪番轟炸焚燬。是爲國內教育文化機關首遭犧牲者。其時先生在京聞訊，異常悲憤，發表談話說：「敵人能摧毀的只是南開的物質，南開的精神是摧毀不了的。」當時蔣總統特安慰先生說：「南開爲中國而犧牲，有中國必有南開。」先生深受感動，愈加奮勉。

南開大學被燬後，教育部令與北京大學及清華大學合併遷往長沙，定名爲「臨時大學」。廿七年復遷至昆明，改名「西南聯合大學」。是年

國民參政會成立，先生被選爲副議長，又被任爲三民主義青年團中央監察會常務監察。廿八年經濟研究所在重慶南渝中學繼續工作。

卅四年五月中國國民黨第六次全國代表大會選先生爲第六屆監察委員。卅五年南開大學改爲國立，仍任先生爲校長，于十月在天津復校。卅六年先生鼓勵南開校友參加政治，在津創立「公能學會」。卅七年接受蔣總統的敦促，出任行憲後第一任考試院長。覆陳布雷電中有這麼一段話：「介公爲救國者，我爲愛國者，救國者之命，愛國者不敢亦不忍不從。」卅八年大陸淪陷，未曾逃出，于四十年二月廿三日遭共匪精神上之迫害，患腦溢血不治逝世天津，享年七十有六。

先生平常不尚空談，說到做到。所以他注意實學的培養，無論教學與訓練，都是腳踏實地的做工夫。也可以說盡量發揮「學以致用」「身體力行」的精神。先生積卅年教育的經驗，一方面感覺到個人能力鍛鍊的重要；另一方面尤感個人

人格培養的重要。故于南開卅週年紀念日，宣布「公」「能」為校訓。先生的宗旨，不僅要求受教者能充實個體，同時它還進一步要求個體的充實不為己用，而應該是為公，為國，為人群服務，以改變社會政治上貪污無能的風氣。

參考資料

民國名人圖鑑——張伯苓 楊家駱編著 廿六年出版

中華民國大學誌 唐際清編南開大學 四十二年

中國新聞出版公司版

第二次中國教育年鑑 教育部編 卅七年上海商務印書館版

中國要覽 楊紀編 卅四年成都出版

民國卅年實用國民年鑑 卅年桂林文化供應社版

民國卅年實用國民年鑑 卅年桂林文化供應社版

\*\*\*\*\*

一四

## 紀校長軼事一則

●清●

校長本有吸紙煙的習慣，不只吸紙煙，且喜歡吸雪茄。在民國二三年的時候，他曾發覺有一個吸煙的學生。手指薰黃，他覺得一個學生這樣嗜煙，極不應當，遂召到辦公室中，大加訓斥，學生於是指着校長辦公室桌上的香煙，加以反駁。先生立將香煙丟入痰盂，從此不再吸煙，按戒煙事情雖小，可見先生立志不移的精神。

\*\*\*\*\*

# 我所認識的張伯苓先生

雷法章

## 一、一代完人

美國前任駐華大使司徒雷登博士於張伯苓先生七十壽誕時，曾撰專文紀念之，其結語曰：「自從我第一次認識他，由於他的清逸的風度，敏銳的觀察，永恆不息的熱心，與毫無污點的完整人格，他的生命就成了我的啓示。」這一段話，

頗足代表一般南開校友對張伯苓先生的印象，我認識先生是在民國十三年（西元一九二四年），那時正是 國父北上，革命思想也隨着 國父傳到華北的時候，其後我在先生指導之下，服務於南開中學，直到民國二十一年，纔到青島市去主持教育行政。在這八年當中，我追隨先生工作，深深覺得先生是一個偉大的教育家，他的一生言行，堪作我們這一群後來者的榜樣。同時這八年正是中國政治上的轉換期，在歷史上是一個重要

的階段。南開在此階段內所表現的，頗有幾件可以稱道的事。茲值先生八十冥壽，願就個人記憶所及，把那一段時期內先生的事業與成就，加以簡單的敘述，好讓景仰先生的人們，多一點追懷之思吧！

## 二、偉大的教育改革家

伯苓先生創辦南開，目的是在救國，所以一切教育措施，莫不以救國二字爲出發點。南開的教育方針，與當時一般私立學校迥不相同，完全是伯苓先生於深研國家社會病態之後，謀求解決方法而擬定的。先生在自傳中寫道：「南開在國家困厄中出生，故南開之目的，卽爲改革舊日生活習慣，並訓練青年挽救國家於危亡。」他將中國衰弱之原因歸納爲五點：（一）國民體格孱弱，（二）缺乏科學知識，（三）經濟窘困，（四

(四)不重視團體生活與活動，(五)自私。針對這五種原因，他決定推行五大教育改革。新教育的目標如下：改進學生體格，使學生接受現代科學訓練，鼓勵學生組織團體活動，加強學生道德意識，發展青年為國家工作之能力。爲了使這五大教育改革得以實現，伯苓先生在民國十六年，也就是國民革命軍北伐的那一年，召開學校教育改革討論會，決定將這幾項原則正式付諸實施，先後舉辦的有以下幾種措施。

(一)實施文武合一教育 先生以爲我國國民文弱的體質，是促使民族衰老的主因，所以力主辦童子軍與軍訓，並加強體育課程，在童子軍的訓練方面，除注重體格之鍛鍊外，並採用「即做即學」的教育方法，授與青年實用技能，養成青年合群的習慣。在加強體育方面，他更延聘專家，充實設備，鼓勵學生參加各種健身運動及體育競賽，並且他經常擔

任全國體育協進會理事長或常務理事及全國運動會會長或裁判長，以資提倡國民體育。在實施軍訓方面，他注重紀律訓練及國民雪恥圖強，抗暴禦侮的教育。

(二)組織東北研究會 先生認爲東北是我國的寶庫，如善爲利用，必成富強之源，如不善爲利用，難免爲野心國家所覬覦。所以在民國十六年，先生特親赴東北視察，返校後，組織東北研究會，派遣教授前往實地調查，對東北的資源、工業、貿易、鐵路、移民等問題，廣泛搜集資料，藉供研究。等到民國二十年九一八事變起，證明先生早有洞燭機先之眼光。

(三)盡力推行實用教育 實用教育就是科學教育。先生鑒於我國科學之落後，知道如不提倡實用的科學教育，迎頭趕上，

將永遠無法躋入現代強國之林，所以他對於校內科學圖書儀器的充實，一向不遺餘力。他決不考慮學校的經費預算是否許可，當他認為擴充圖書儀器是一個必要而正確的計劃時，學校資金的短絀並不能將他阻止。結果他是對的。民國二十年南開終於獲得了美國洛氏基金會的資助，設立了經濟研究所，民國二十一年跟着又增設了化學研究所，造就了許多經濟與化學方面的專才。伯苓先生說：「我有一種自信之道。」他這句話的涵意，事實證明確是如此。

(四)創辦學生社會視察 先生從事教育事業，有一種新的看法，就是他不以課堂教育書本教育為滿足，他認為教育不能與社會脫節，求學應與實際的日常生活連結起來才有意義，才是真正的學問。因此學生必須先瞭解社會組織，從實際生

活中去體驗和印證，然後纔能明白學識的實用價值，將來畢業以後，所學纔能有所用。本於此種思想，先生乃發動南開的高中學生，到社會各階層去做團體參觀視察的活動。例如天津有許多工廠，有的是手工業，有的是機器工業，學生們就依照排定的日程，分別去集體參觀，提出詢問，並將答案帶回學校，加以整理分析。這樣，他們對於許多現實問題，如勞工問題、住宅問題、物價問題、租稅問題、工商機構、市場組織與管理，甚至政府行政組織等，至少都有了一個基本的概念。這一種活的教育，在當時的中國教育界，可以說是南開所獨創的。

(五)注重團體訓練 先生覺得要革除國人一盤散沙的習性，必須要在學生時代，就養成團體生活的習慣，所以他特別鼓勵

學生的課外組織，無論是自治集會，或康樂活動各方面，都儘量隨各人的興趣與能力去自由發展。其中最著名的，是南開的新劇社。伯苓先生非常愛好戲劇，過去他曾自己寫過劇本，後來由他的弟弟張彭春先生負責這方面的工作。在彭春先生指導之下，幾部西洋名劇，如易卜生的「傀儡家庭」、「國民公敵」等，都譯成國語而上演了。由於成績良好，南開新劇社在校外也很受歡迎。

### 三、理想的實踐者

伯苓先生最初卒業於北洋水師學堂，本來是想做海軍的。他的改變初衷，獻身教育，是在他十九歲那年，於通濟輪上，親眼看到威海衛海軍基地的中國國旗（清廷之黃龍旗）被迫降落，改懸英國國旗，深受刺激，因此感悟到，國如不強，無法生存於世界，要想強國，祇有造就新人才

，而新人才的養成，必須有賴於興辦新教育。這一套理論，可以說就是伯苓先生理想的基礎。

先生所提倡的新教育，是一方面培養青年「公爾忘私」、「捨己爲人」的服務道德觀念，一方面訓練青年「文武雙全」、「智勇兼備」爲國勤勞的能力。這種新的教育宗旨，先生積三十年的經驗，曾簡單的歸納爲「公」、「能」兩個字。一個青年，具備了這兩個條件，纔能成爲有用的公民。大多數的青年，具備了這兩個條件，纔能達到救國的目的。

不過先生的過人之處，尚不在他能發現這種理想，而在有了理想之後，還能立即毅然決然，不顧一切求其實踐。他由興辦教育培養人材的理想，而創設南開。有了南開以後，他又生出一「公」、「能」教育的理想，而實行種種新的教育措施。前面所敘述的五大教育改革措施，無一不是根據「公」、「能」的精神，推行出來的。「力行不懈」，「篤實踐履」，是先生的一貫作風，也



可以說是南開能有後日成果的原動力。

#### 四、青年的導師

先生對青年的愛護，真是無以復加。先生畢生心血在南開，南開等於他的第二生命，所以他對於南開的學生，都看作自己的子弟一樣。對於成績優秀家境貧寒的學生，他更是特別關注。他深信，教育是有教無類的，青年人不分貧富，都應給予同等受教育的機會。

九一八以後，華北各地學校常起學潮，不時罷課遊行，呼口號，貼標語；表面上看來，似是學生的愛國表現，但常不免被奸人從中操縱利用，先生認爲這種風氣浮而不實，深不以爲然，常訓誡學生說：「青年應前進，時時吸收新知識，繼續不斷求改進；但必須重實際，戒空談，要認清目標，腳踏實地，一步一步去做，萬不可操之過急，好高騖遠，曠廢學業。一旦走錯道路，終生後悔無窮。」蓋先生早已看出共匪處心積慮，

製造亂源，而利用純真無邪的學生爲其工具。先生的思想，永遠站在時代的最前端，領導着時代。對於任何一件將要發生的事，先生總能於事先發覺，且能防患於未然。凡認識先生的人，沒有不佩服先生之具有遠見的。

先生另一個做人的特點，就是提携青年，獎掖後進。以我自己的例子來說，南開在民國十六年國民革命軍北伐時，爲中國本土最大的學府，其大學、男中、女中、小學四部，學生總人數達三千人，其中男中部人數最多，約有二千人。當時我僅有二十五歲，承先生之命，初擔任男中部的訓導主任，繼後兼任男中女中兩部教務主任，這可說是從未曾有的事。天津青年會美國幹事羅賓生說：「南開過去的教務訓導主任，從來沒有在四十歲以下的。」這樣多學生的教務訓導工作，交給一個不滿三十歲的青年去負責，普通的校長決沒有這樣的魄力。由此可見先生之真能重用其部下，信任其部下。這又是他的過人處，偉大處。

## 五、感言

先生雖然已經逝世，但是他的精神，他的遺訓，依然存在我們中間。先生已替我們建立了一個理想學校的軌範，指示我們辦理教育的南針。他又告訴了我們，救國之道，唯有培育人材。制度無論如何良好，計劃無論如何精密，沒有優秀的人材去推動，去執行，始終是空的制度，空的計劃，甚至於弄到適得其反。古人有「我願天公齊抖擻，不拘一格降人材」之歎。事實上，先生已經告訴我們，人材不是降的，而是訓練出來的。不僅是學生應當訓練，若要學校辦理完善，教員和職員都應當接受訓練。推而廣之，若要政府效率提高，公務員也應當接受訓練，這種訓練應由政府最高訓練機構辦理，訓練的內容，應以符合「公」「能」的精神為主，使每一個公務員，都能發揮高度的熱誠，竭盡自己的心智，為國家，為人群服務。

## 高級師範班

子周

南開中學的前身敬業中學是由嚴王兩館合併而來，仍設在嚴範孫先生宅內，除設有中學班外，並附有高級師範班一班，當時該班學生有陶孟和，韓誦裳，嚴約敏，林次和，武問泉，孟琴襄，周紹溪等人，此後又有當時已在中學乙班擔任教員之鄧蔭卿及時子周二入加入上課，鄧氏係北洋水師學堂畢業生，時氏亦已在直隸保定大學堂畢業。

高級師範班教員中，有伯苓先生教力學，吳芷洲先生教大代數，胡玉蓀先生講中國文學，尚有美籍教員及日籍教員數人授課。當時聘請外人教學者尚不多見。

高級師範班原定兩年畢業，當報直隸提學司轉呈學部備案，但敬業中學所辦高級師範班則僅此一班，此班結束後則專辦中學班。

# 回憶嚴館，追念

## 伯苓師

嚴智鍾

在抗戰前記得有一年在首都開南開同學會，伯苓夫子適亦在京，我雖未曾在南開學校註過冊，一向被認為同學之一分子出席參加，當時伯苓師會特賜介紹說「老五是南開學校史前時代的學生」，所謂史前時代係指嚴館學生而言，亦可以說是南開的胚胎時代，今年清明節適值伯師八旬誕辰，回憶童稚期瑣事草此拙文以誌追懷，惟時日久遠，年月姓名之舛訛或所難免，尙希識者之糾正。

所謂嚴館時代，自民國前十三年起至民前八年敬業中學正式成立嚴館解散時止，先後祇有五年，民前十三卽光緒廿五年己亥，計爲五十七年前之掌故，這一年係十九世紀之最末一年——公元一八九九，亦係戊戌政變之後一年，又爲庚子拳匪變亂之前一年，亦正是甲午中日戰爭之後五年。

紀念南開正式成立爲民前八年甲辰（公元一九〇四），則爲日俄開仗和日英締盟之一年。嚴館之開始與結束，都在所謂國家多事之秋，甲午戰役我國北洋海軍全滅，伯苓師畢業北洋水師學堂，賦閑在鄉，當時科舉雖尙未廢，而所謂變法維新，以求富強之要求，已成爲一般有志青年之願望。伯苓師在庚子前一年接受，先君禮聘來館教學，實爲新教育之開始。（尙不是真正的「洋學堂」，祇不過是上「洋書房」，半日讀中國書，半日讀洋書而已），當時學生祇余兄弟五人，我最年幼（那一年祇有十歲），開始讀英文，事實上有些勉強，次年庚子義和團之變起，口號是「扶清滅洋」，所以不但洋書房不能上，一切有洋文之書籍文件均被禁閉或焚燒以避招意外之禍。當然嚴館亦停課了，直到戰事停頓地方秩序恢復後，方再度開學。至於課程內容，最初祇英

文及算學兩科，庚子年後社會風氣日開，附讀學生亦逐年增加，至一九四〇年春間爲止，計先後加入嚴館者，除基本學生五人外，有韓直夫孟芹香王虎忱周少溪陶孟和韓誦裳武問泉林次和楊冠三諸君。課程內容除英文讀本，文法外，算學則由幾何代數三角最後教到立體幾何，物理則由力學光學教到電磁學，又有操身一課，柔軟體操之外，跳高角力啞鈴棍棒，亦都輪流學習。但是在 一九〇三年底，嚴館學生曾經一度遭到失學之恐慌。

因爲當時政府正在提倡辦學堂並準備廢科舉，各處小學成立了不少，在北平正籌辦一個京滬五城中學（卽後來之師大附中）有意請伯苓師去擔任總教習，同學們紛紛打聽當時在天津現有各學堂以備萬一不已而轉學。除了家立所主持之北洋大學外有成立多年之北洋醫學堂和新立的軍醫學堂（現國防醫學院前身）。都會爲考慮之對象，後來張師決意不就五城之約，決意自己辦中學

，於民前八年二月到日本考察教育並購買儀器標本，同行者先君及張師外尚有張建塘先生，我亦隨行到東京入學。張先生和先君當年夏天回國後，秋天卽正式成立中學堂，最初爲敬業以後新校址決定，改名南開，胚胎已成熟，正式歷史開始了。

嚴館時代，張師設宿舍于教室後，除半日上課外，我有許多課外時間追隨左右，伯苓師曾學團棋其進步之速頗可驚人。此外旗語，攝影術，以及現在「橋戲」之前身「WHIST」打法，都是我從張師學過的。我國人對學科的印象，因爲我幼年不肯用功，所以當時最怕英文課——尤其是讀本之背誦，數學一門則未感到十分困難。回憶五十餘年往事，如在夢境，追念先師遺訓，不勝感慨系之。」

# 偉大的伯苓先生

祝步唐

民國三年春，步唐考入南開中學，民六冬畢業。又於民國八年夏，升入初創之南開大學，民十二夏畢業。前後在南開讀書共有八年之久，故對伯苓先生之爲人，知之綦詳。同時，當在中學時期，同學不過二百餘人，親領教誨機會較多；尤以在大學時期，吾商科同學最後僅餘八人，關於做人做事，以及社會國家世界諸問題，先生經常有所訓示和啓發；因此，對於先生之爲人，不惟知之綦詳，抑且知之綦深。就步唐所知，先生之偉大處，既足爲當今青年導師，復可爲萬世楷模。茲因文稿限期迫近，願就所知，其犖犖大者，略述於左，用申追思。

## 一、事必躬親

先生主持校務，兢兢業業。凡教學方法，訓導南針，體育訓練，課外活動，食宿衛生等，莫不親自主持，或檢討，或垂詢，或視察或採決師生建議，務求校務推行順利，日有進步。同時，先生主持校務未嘗一日怠忽。雖在家住宿，而每晨亦必早起步行到校。即在冬令，經常於天未明時來校，巡視一週。往往親到同學聚讀處（經常有數百人），含笑點頭，緩行而過。其親愛之過，其鼓勵之意，口雖不言，而同學莫不爲之感奮。人皆稱吾南開同學成績好，學校聲譽高，其來有自，非偶然也。此外，先生課餘之暇，對於校園亦頗費心力。諸如修路栽樹，種花養魚，造渠引水，建設亭榭等，莫不是先生親自擘畫，督導，日積月累而成。凡到南開參觀者，對吾們綠化和美化的校園，莫不交口讚佩。尤令社會人士讚佩不止者，爲每年秋季之菊花展覽。不取分文任人參觀。菊花品種約二百餘，花色亦至新奇。高達丈餘者有之，低僅尺餘者有之；花朵之大者如盤，其小者不及棋子；幹枝有挺立如蕨者，有垂如楊柳者；形樣之多，花色之

美，每使參觀者賞心悅目，嘆爲觀止。先生常說：人生是藝術。若此種設施，非惟能陶冶青年性情，抑且能轉移社會風氣，其功效之大，有非數字可以估量。

## 二、持身節儉

諺曰，儉可養廉。俗語，儉則有餘。總之儉爲美德，先生當之無愧。論其飲食，每日三餐。早餐經常用煎餅燒餅豆漿油條等；午晚兩餐，菜亦不過二三樣。當步唐在大學尤其臨畢業前一年中，先生幾乎每隔一二週，便約吾商科同學全體到家便餐，至多備菜五六樣。但均由師母張夫人親手調製，且量多味厚（如天津熬魚燉肉等），食了十分開胃。論其住處，毗隣貧民住宅區，人皆稱之爲貧民窟。先生住宅亦係簡陋平房，光線空氣以及設備等，距現代化住宅何啻霄壤。但先生數十年居之安之。論其衣着，整潔而樸素。在家在校每着布衣。當宴客或貴賓來校參觀時，始着洋服或綢緞中服。但每遇遠途公幹，如往來平津之間，當坐火車時，必罩以布衣或粗呢大氅，蓋恐沾污或傷損耳。論其行，初時，校備有洋車，俾便出外洽事或酬應。但先生不肯專用。凡有公事洽辦，任何同仁均可使用。後來學校發展由幼稚園到大學研究院，校務日繁，內外接洽頻仍，不已始用汽車，但隨用隨僱，亦未曾購買專車備用。根據上述情形，先生對於食衣住行日常生活素持節儉，從未講求。但先生未嘗對此抱怨，且亦未曾以此驕矜。

## 三、提倡體育

先生出身於前清北洋水師學校。體格可稱魁梧奇偉，令人敬慕。鑑於民族體弱，恥爲東亞病夫，終其身提倡體育，不遺餘力。在校常聽先生說，健全精神寓於健全身體。又說健康爲成功之母。一個人或一個民族，如體格軟弱，必被淘汰的。強種必先強身。所以先生對於體育訓練，力求普及，訓練標準，嚴格規定。每個學生體育分數必須及格，否則不許畢業。因此一般健康水準日益提高，同時先生還鼓勵選手運動，如田徑賽和各種

球類比賽，校內的，校外的及全國性的。先生擔任全國體育協會會長者數十年。先生之提倡競賽，其目的不在爭強鬪勝，奪取錦標，而在於增進健康，表現精神，並藉此獲得觀摩鼓勵之效。先生對於吾校選手，事先事後常告囑曰：比賽固然要求勝利，但體育道德和精神，較之勝利尤為重要。如勝利得來不以其道，雖勝利亦可恥。民初時，學校一般惡習，在比賽場中，態度不好，動作野蠻。罵對方，打裁判等等不幸事件，時常有之，向為先生所痛斥。所以先生懇切叮囑吾校選手曰：即對方不守規則，吾們必要守規則，即裁判不公，吾們亦要服從裁判。否則雖勝不武。如再比賽，誰不服從，我不准其參加等語。因此吾校選手往往吃屈而不敢言。然而由於繼續努力求進，後來比賽，南開總居前列。同時精神表現從來博得好評。此外尚有一點，先生藉體育訓練精神之處，使我受益甚大，迄今不能忘者，先生常說吾南開精神在最後五分鐘，意思就是說，當最後比賽激烈時，要不屈不撓且要愈戰愈勇，始終不偷，一拼到底。如此勝固自豪，敗亦有榮。

#### 四、教育救國

先生於甲午戰爭失敗後，痛心國事，決志挽救。而挽救之道多端，究應從何作起，以先生體驗所得認為國家之所以失敗者，由於缺乏人才。因此決志辦教育。當日號召教育救國。擬以教育培植人才。但所欲培植者是何等人才呢？此則從吾南開校訓「允公允能」四個字可以想見。先生心目中所欲培植者，乃是德能兼備的人才。先生平素於修身班中（今日名曰週會）或小組研討會中或私人談話中，經常不斷的針對時病，痛切陳詞，指明中國致命之病首在自私自利。一般假公濟私，因私而害公。但公如無法，私何能為。國與家互依為命，國破家亦不保。所以先生終其生，以身作則，倡導公德，公而忘私，校而忘家。凡屬公款，一文不浪費，既稱公物，一物不妄用。一切為公節用，向不為己着想。先生每談為公時，曾慨乎言曰，在社

會上，主張公道，提倡公德，不是一件容易事，一定會遇見困難的，甚至危險的。吾人不怕困難，不怕危險，要做到一個「頂」字。意思就是勇往直前，奮鬥到底。先生痛恨軍閥禍國殃民，爲反對內戰，曾參加反內戰大同盟，奔走呼號，民心嚮之。當時雖曾遭遇橫阻詆毀。而仍然直前，個人利害，在所弗計。此則有助於全國統一者非常之大。迨七七事變，抗戰軍興後，先生擔任國民參政會副會長。凡遇有防碍抗戰建國綱領，或不利於政府和領袖的言行，先生往往不顧一切拼力排除之。所以對於團結禦侮，爭取最後勝利，先生貢獻實多，可謂功在國家，永垂不朽。茲再談到校訓「公能」二字。先生曰，一個人，除必須好之外，還必須有能。卽所謂有用。一個人好而有用，然後方可以有爲。如此，窮可獨善其身，達可兼善天下。同時立國於二十世紀，第一要能自衛，第二要能自足自給。然而吾國在物質文明方面，一切落後，既不能自衛，亦不能自足自給。凡現代化軍需民用的物資，莫不仰賴外人，真是危險萬分。如長此下去，不急起直追，卽令無敵國外患，而吾們國家亦必因破產而亡國的。埃及印度前車可鑑。所以先生與同學談話時，有時痛切而熱烈的說，「吾們要，長，長，長，」要日新又新。在物質文明方面，吾們要效法其他先進國家，要趕上他們。如果吾們有長進的話，而且要超越他們。先生是言顧行，行顧言的。僅就吾南開而言，年年在長，日日在新。初辦學時，不遇十數人，後來發展到二千餘人。校舍之日見增多，規模之日見宏大，全國數之，不多睹焉。記得先生於提倡「能」的教育中，有段佳話，願引述於此。吾南大成立之初，一切措施與設備等，自不及國外各有名大學。於是回國的教授中，有人不免多所挑剔。甚且有時還要露骨的說，這不如外國，那不如外國等語。先生答回，我深知吾們不如外國遠甚，但是吾們要知道，好是人家的。不是吾們自己的，有本領的要自己有，要自己創造，否則一切儘說人家好，所有儘用人家的，不惟可恥，而且危險，吾們辦



學教學就是要迎頭趕上人家，一切最好能自己創造，俾能自衛，自足自給，這是吾們的責任，大家應先苦幹，促其實現，不應怨天尤人，不負責任啊——這位教授聽到這段話後，頗覺汗顏。但他非特不表示敵對而且深為折服。一時傳為佳話。

關於先生的偉大處，步唐拙於筆，既未能一一詳述，而所能述者，又未能精盡，引為憾事。惟尚有一點，尤其值得吾珍貴，效法，仰望而不能已者，先生至誠耳。夫子曰吾道一以貫之。步唐今亦謂伯苓先生之道誠以貫之。先生之一生所言所行，內外如一，始終不變。誠如先賢所說至誠不貳；天地之道也。易曰，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先生一生朝乾夕惕，未嘗寧息，四十年如一日。殆所謂至誠無息者歟。古聖先賢論為人之道，莫不主張人要盡倫盡職。所謂盡人道是也。先生一生對於家庭社會國家民族，無一不克盡其道。非至誠曷克臻此！先生真乃一代完人，當不愧為青年導師萬世楷模也。

## 紀念故張校長八旬壽

空軍  
上校 楊景曾

抗戰勝利後一月，南開校友假重慶中央宣傳部大禮堂歡迎故張校長時，筆者曾趨前問候，校長云：南開學生均能各自奮鬥，為社會服務，為國家効勞，衷心彌覺快慰等語，此實係張校長平日，對學生訓勉之故，所以南開學生在社會各階層中，為優秀份子，回憶在校之日，每星期三下午召集全校師生訓話，激發學生愛國心，對於求學做人做事循循善誘，終生從事教育不倦，由嚴氏家塾而南開中學，大學，及女子中學，桃李滿天下，為吾國近代大教育家，功績永垂不朽。

# 懷憶伯苓校長

施奎齡

二八

今年四月五日，是張伯苓先生八旬誕辰，使我回憶民國五六年間，我們在天津南開中學讀書的時候，好像一群孩子生活在樂園裏，無論暑假寒假，住校同學都不願回家，仍然留在學校，每逢過年過節，總要舉行師生同樂會，校長亦必親自參加，使得學校環境，儼然變成一個美滿快樂的「大家庭」，同學們每星期三在修身班上，聽到他熱誠而嚴正的教導，在校長辦公室裏或是體操場上，看到他和藹而親切的風度，早已把他當作一位最可尊敬的「家長」了。畢業的時候，同學們全部留戀不捨，離開後就常常思念那個優美的「大家庭」，同那位最可親敬的「家長」，南開校友，均有同感。抗日戰起，遷校重慶，許多南開師生校友們，又集居在沙坪壩了，不想我亦很幸運的，在離校廿多年以後，得以重溫舊夢。

民國卅年一月初旬，我忙亂着交卸了甘肅民政廳長的職務，帶着眷屬，趕到蘭州飛機場，坐進機位，才鬆了一口氣，總算三年以來這繁重的責任，告一段落，那架歐亞航空公司逾齡的飛機，緩慢的飛向成都，經過秦嶺上空，看見底下雪峰起伏，我的思潮茫然，想着這次去到重慶，需要解決的：有工作問題，有生活問題，還有最困難的，是居住問題，因為連年的空襲轟炸，重慶的房子，很難租到，我不得不把眷屬暫留在舉目無親的成都。

我懷着一顆疲倦而孤寂的心情到了重慶，先去沙坪壩看望老校長，他的身體康健，精神極佳，談了些西北情形後，他很親切的對我說：「南開學校是你們校友的家，你去各地跑了幾年，應該回來休息休息了，快把眷屬接來，就住在津南村罷，休息些時，再出去為國効力。」我立刻感覺到一片家庭

的溫暖，就這樣很容易的解決了我以為最困難的問題，後來我才知道，老校長安置了許多校友們的眷屬在那裏，使得他們好安心去到各省各地，為國家抗戰而工作。

津南村是南開教職員宿舍的一部，住在那裏，彷彿真的回家團聚了，沙坪壩的環境優美，校園的花木秀麗，我留心觀察老校長的日常生活，是寧靜而規律的，每天清晨，當濃霧罩着大地的時候，他早在校園散步了，八時左右，用過一頓豐富的早餐，上午全部時間在辦公室裏，處理校務，下午四時以後，許多師生校友，陸續不斷的去到他家，不拘形跡的同他討論各種問題。由國際形勢，國內政聞，社會事件，以至個人問題，全都去請教他，他從來沒有厭倦過。晚飯以後，他家裏更熱鬧了，那是消遣的時間，男女校友們，帶着太太先生孩子們，源源而來，那完全像一個「家庭」的團聚，老校長同師母常常玩着骨牌「頂牛」，聽着無線電的新聞報告，校友們天上地下的閒談着，磁器口的焦鹽花生，橘柑，香片茶，吃着喝着，老校長和藹慈祥的有說有笑，使人忘記師生的分際，幾幾乎是天天如此，若是到星期六星期日兩天，城內的校友們，一批一批的，此來彼往，應接不暇，老校長的午覺亦睡不成了，但是他仍然是精神飽滿，滔滔不絕的談論着許多問題，給校友們個別慰勉與鼓勵，當他們離去的時候，每個人的臉上現出了興奮的光彩，我才明白，大教育家之所以為大教育家，自有其獨到之處，這是可意會而不可言傳的。

那年，我任職經濟部不久，就被派往湖南辰谿去主辦華中水泥廠，彼時因供應盟軍建築機場，湘桂鐵路，湘江大橋，以及國防工事等需要，任務緊急，必須早日起程，適趙光宸校友亦去桂林就任工合職務，我們兩家便同車南下，動身的那天清晨，老校長很早的就來了，坐在露天的竹椅上，看着我們的行李一件一件的搬上卡車，默然不語，一種惜別情緒，使我終生難忘，直坐了兩小時之久，才同

我們的眷屬一一握別，當我們的卡車開出很遠的時候，我回頭看見老校長仍然佇立遙望，使我衷心感動，只有爲他默禱祝福。

勝利來臨，那年九月九日，我代表河北省政府隨同第十一戰區前進指揮所光到北平，工作了三個多月，十二月底返渝述職，我知道這些年來，老校長想吃平津的土產，我帶着些糖葫蘆，小白梨，醬羊肉，醬蘿蔔，炒紅菓，碗豆黃等食品，坐了七小時的飛機，回到重慶，當晚送到沙坪壩，老校長出乎意外，非常歡喜，不知先嚐那一樣好，我又告訴他，今晚北平有很好的義務戲，他立刻派工友請來幾位校友，每人分給一支糖葫蘆，吃着談着，開開無線電收音機，聽北平的義務戲，那是他最愉快的。一個晚上，他笑着對我說：「你又回來了，好極啦，這次大家一齊回到我們的故鄉去團聚罷」。

老校長永遠是那樣的樂觀，親切，和藹，慈祥，他的聲音笑貌，深深的印在每一個南開校友的腦海裏，今天我們雖然已失去了這位最親敬的導師，但是，他六十年來，教育出來的這一大群南開校友們是永遠不會忘記他的，他們將要更堅強，更努力的繼續他的精神，爲祖國爲自由而奮鬥，相信不久的將來，光復大陸的時候，南開校友要重整他們的「家園」南開學校。

# 追思張伯苓校長

柳博我

四月五日爲南開校長張伯苓先師八十壽誕。先生終身致力教育，鞠躬盡瘁，不知老之將至。晚年養病重慶，共匪陷渝時，未能離境，卒受強逼回津而遭迫害，悲耗傳來，神人共憤。今則瞬已五年，適逢八十冥壽追思昔日親炙教誨，孺慕之殷，時縈於懷，謹記先生生平二三事，以誌紀念。

張伯苓先生名壽春，以字行，在其兄弟姊妹中行五，親友多稱之爲張五爺。初習水師，中日甲午之役，北洋艦隊在威海衛一戰覆敗，先生跳海生還。深悟維新之道在學西洋文化之精神，僅抄襲他人皮毛，不足以富國強兵；而挽救國家危亡在從教育入手。迨日俄戰後，親赴東北各地及旅順之舊戰場實地參觀，以爲日本之所以戰勝暴俄，實得力於其教育。於是先生主張教育救國之決心更爲堅定，遂以教育爲其終身事業。嗣借嚴範孫先生東渡日本，考察教育，收穫甚多，並確立南開教育之精神與作風。第一次大戰後，又赴美國入哥倫比亞教育學院，從孟祿博士習教育。歸國後創辦南開大學部，繼之南開女中及小學部亦相繼成立。

先生體格魁梧，精神過人，恢廓豪邁，談吐風生，從先生游，如坐春風中，意趣盎盎。篤信基督教，爲中國教會社團之中堅。提倡體育不遺餘力，「中華體協」之創立與發展，先生居首功。自奉樸薄，家居天津南開貧民窟，與小販苦力爲鄰，平房數間，小院方丈，簡樸無華，不知者決不信其爲一代名人居。

教育學生以「公、能」爲歸，先生常言中國之貧弱由於「自私」及「無知」兩病源，所以揭「公能」二字爲校訓。南開中學每星期有修身班一次，即現行之週會，先生必親臨訓話。訓詞之最足發人

深省者，有「頂」，「幹」，「堅持最後五分鐘」，「最後一舉」幾句警惕語，講時拳頭用力前伸，表示全身力量打出這最後一拳，此情此景，今日思之，猶能使懦夫有立志。

先生強記力，民國六七年，南開學生已達千人，在當時全國所僅有。先生每週必二三晚宿於校內，召學生個別談話，或巡視學生自修，對大部分學生能喚出其姓名。先生真視學校如家庭，視學生如子女；所以南開學生對老校長不僅尊之爲師，更親之若父；而彼此間亦親愛精誠，如手如足。有人稱南開爲家庭學校，確屬不虛。

雅好戲劇，學校內出演平劇，南開實爲首先倡導。而對話劇之提倡尤具熱心，民初幾年，南開新劇團已掃除文明戲之陳套，別創新格；並能運用燈光，設計立體型之佈景。歷次公演之成就，在中國話劇初期史上應佔重要之一頁。

國民革命北伐前，先生不欲過問政治，但是並非不關心國事，先生卻是一真愛國者。記得五四運動之後，駐津日本陸軍因我學生倡導抵制日貨運動，常在南開附近，甚至課室窗外作野外演習，騷擾示威；先生每利用這現實之事例，警告學生勿忘雪恥復仇，打倒「小鬼」。至於對國內政治，雖與當時北洋政要俱有往還（多半是爲學校籌款事），先生總是以超然態度，不介於派系，不參與宦途。軍閥內鬪，國家多難，而先生對國運前途始終抱樂觀。每遇一次政變或內戰，必在修身班爲學生分析時局，不必悲觀。並以英法革命之幾經變患的史例，以證我多難必能興邦。常說，「中國在變，這個變固然是慢的，但是卻萬急不得，譬如烤麪包，中國是一大塊生酵麪，須慢慢地，長時間地烘烤，才可逐漸熟透；若用急火，結果外邊烏焦了，而裏面還是生的。」先生之洞燭時務者如此。

九一八事變前後，日本在東北不斷地製造事故，整個華北局面俱有風雨欲來之勢，先生思想因之

大變，以爲國家危機亟亟不可終日，決不能再事置身政治之外。於是南下謁今總統 蔣公，蔣論國是。並送其幼子投效空軍，鼓舞南開師生起而從政，以盡匹夫之責。因爲與領袖之接近，對國家前途之信心更爲興奮，遂加入中國國民黨，擁護領袖協助政府，抗戰初起南開大學首遭日寇摧毀，實緣於此。

不畏難，不中廢，是先生成功之要訣；「希望」是須臾不離於懷之金丹。抗戰正緊張時，汪精衛變節，投降日寇，當時人心惶惑，莫名其妙。先生時在昆明，有一南開校友問汪逆之出走是否一苦肉計，先生憤慨曰：「國家大事豈可以兒戲出之？你信這關於國家生死存亡的搏鬥會有中途妥協的一天嗎？我們以前在天津身受日關的侮辱，你忘記了嗎？絕無妥協。妥協就是投降。汪精衛一生都是玩弄小聰明，他終將爲小聰明誤到死無葬身之地」。最後喟然歎道，「經不起考驗的終必跌倒！」

抗戰勝利後，先生赴美醫病，回國時，適逢共匪倡亂，政府進行戡亂之際，舉國惶惶，企求和平之聲甚囂塵上，先生第一次對國人談話，提醒國人，「和平應向共產黨去要求，因爲破壞和平的是共產黨；至於政府無日不在祈禱和平」，簡明數語，確爲當時之空谷足音。

三十七年冬，共匪迫近天津，先生念甫經復員之南開，又將陷於摧殘之中，怛傷痛惜，心身交悴，乃赴渝校休養。抵渝後，身體日見衰弱，卽在三伏夏天，仍於長衫之外加披夾坎肩。不講話，不應酬，杜門校園。唯一賞心樂事卽青年學生生趣洋溢之日常活動。先生雖在病魔纏身之際，仍對民族前途寄有希望，有校友進謁視病者，老人常以「我們下一代大有希望」，自慰並策勵門人。

南開學校發展之經過卽先生克難奮鬥而永不磨滅之一頁信史；南開有種事蹟，不僅是張先生個人之成就，而更由其偉大精神之感召，所以有人以近四十年來在中國教育文化方面，影響力最大者，當推蔡子民與張伯苓二先生，信非過譽！

# 萬世師表

公孫熾

## · 伯苓校長八十誕辰紀念 ·

兩年來前線作戰，整日風沙中打轉，在野外陣地上奔忙，只有夜晚可以坐在礮堡內，傍着油燈看一看過時的台灣報紙；這是一種安慰，似乎家國維繫，還能生出一點親切，就愈感荒島上歲月之匆匆了。

今夜看到三月二十號的「中央日報」，在第一版的下面，有一則「旅台南開校友會爲紀念故張校長伯苓八十誕辰徵文啓事」，在砲火中養成鎮定與平靜的心湖，此刻難免有一點兒激動。儘管我自己是先師 伯苓公最不成器的學生，當年曾列門牆，總算是經老人家一手栽培出來。緬懷先師，我想我這個大兵弟子，也可以掬誠恭奠先師在天之靈的。

勉強講，我也可以算是「南開」的科班出身

。雖然讀的不是「南開小學」，而是天津的「浙江公學」。那時候正趕上日本軍閥浪人搗亂鬧「津變」一批南開的寄宿生，便遷到租界裡去「躲反」，法租界的浙江公學，就是他們暫借住着的。地方。白天我們一批小學生上課，晚上他們就拿教室當寢室。我認識了許多大朋友，因此我也就體會出了南開的偉大精神。我於是立志，畢業之後一定要考南開。

家中對於我有志「南開」，是非常嘉許的。因爲先祖父與伯苓校長原是三十年前的老朋友。所以我對於未曾見過面的 伯苓校長敬佩仰慕之忱，不亞於對我爺爺的的恭敬。我們都曉得南開不好考，在小學畢業後，我就先攀上南開的門檻，入了暑期補習班。



爺爺對我鼓勵很大，每天上半日課，由家中專派當差的以包車接送。我記得很清楚——教室在中樓，教師們都是南開大學肄業生。那一暑假。爲我拉補過來三年的小學教育（我讀私塾三年），二十五年前我很幸運的邁進南開的大門。

我的家庭是保守的，我相信自那時起，我便把南開的革命精神帶了回去，爲老一輩人的思想攪起一陣旋渦。我的哥哥和弟弟，在學齡上各差一歲，他們讀的是「天津公學」——英國租界納稅人的子弟學校。以後改爲「耀華中學」，是天津最貴族的學校，他們倆都是打小學念到高中畢業。只有我特別，我愛南開，南開教育了我。我依稀記得，也是爺爺和母親的決定，不管奶奶的反對，在十二歲讀初中一年級時，楞讓我搬到學校裡去住——我住的是二齋，當時的舍監是朱星樵和傅鶴仁二位先生。

我第一次看到 伯苓校長，還是在舊禮堂中；那時瑞庭禮堂還沒有大興土木。他老人家留在

我腦海中的第一個印像是——偉大崇高、和氣、也相當的嚴肅。他有許多地方像我爺爺的作派，但是更偉大一些。在身截體格上看來，他比爺爺健壯高大多了。

也許自己的個子太矮，我夾雜在成千的男女學生中，仰望台上的校長，發覺他的光芒四溢，在低聲親切的訓話中，直覺的感到他非常愛他的學生。我的看法沒錯，我們的校長是偉大的，我已在接受南開精神的培育，已接受他老人家能變換青年們氣質的熏陶了。

這次印象很模糊，第一是我們離着太遠，第二是我太小，第三是我禁受不在那種神光的震懾。我記得那時校長不常在家，經常離開天津到遙遠的南方去。隨時與我們見面的，是教務主任喻傳鑑先生。我們也偷着向老學長看齊，管喻先生喊作「臭魚」。這不是污蔑而是親切，南開起「外號」之風極爲盛行。比如那時已入航空學校的校長長公子張錫祐，叫「陸怪」，在第十八屆華

北運動會中，帶着我們當啦啦隊的嚴仁穎叫「海怪」。大名震南開的徐傳甲叫「躑子」，胡祖望叫「豆包」；劉志聰叫「劉四歪脖」……凡是有頭有臉的人物，都有一個外號，上下皆然，師生一體。

校長是忙人，常年風塵僕僕。他和學生講話，多半是集合男女校高初中，逢到有課便停課。魚貫的到大禮堂聽訓，在南開學生心目中認爲是件光榮的大事。連工役都搶着參加，門戶爲穿，窗角牆根都擠滿了人，校長是南開的精神堡，於茲可見。

有一次最深刻的印像，那是在瑞庭禮堂剛落成不久，校長才從廬山開會回來，爲了抗日問題，他老人家一再的提到「蔣先生」。校長管我們的蔣總統尊稱先生，推崇備至。南開學生民族意識之熾盛，爲黨國效命熱忱之高漲，爲民族復興大計之培育英才，以及獻身追隨領袖之誠摯，這都是校長 伯苓先生打的基礎，培植下的種

籽。

在我記憶裡，很少看到老人家穿西服。他總是端正的長袍馬褂，留着背頭式的長平頭，頭髮濃密花白。西裝長褲，黑亮皮鞋。個子很高大，就像天地間一根支柱。站在台上四平八穩，好似他週身放射的正氣，充塞了空間。他平常總愛戴上一付深黃色的墨鏡養目，逢到講話的時要看什麼紙張文件，必從懷裡掏出另一付白色玻片的花鏡換上，動作斯文雅靜，令人難忘。他那天津衛口音的話，在最初講時聲調低沉，那個年頭還沒有「麥克風」，慢慢的就昇揚起來，但絕不帶激昂的火氣，高亢沉重，每句話都深深打入聽衆的心底。和他令弟彭春先生恰恰相反，彭春先生手脚愛比劃，聲音尖銳，講究辭令，善加比喻詞句。伯苓校長是端莊淳樸的，說話淺顯而實深刻，不止言教而實心育，他是位最偉大的教育家。在這些地方，都能見出身教對教育的功效，與其感動人心的無形力量。

從南開初中念到高中那些年，我聽老先生講話的次數太多了。總括起來，有幾點一直是我今天處世做人的南針；我一生中受 伯苓校長潛移默化的影響最大。甚至我的思想，也敢自認爲是南開的傳統思想。雖說南開的校友們在工業與商業方面的成就較大，政治與教育次之，像我這樣當了大兵的，就稀少得可憐了。不過我們承襲 伯苓校長的恩育教訓總是一樣，文彥和武夫是沒有多大區別的。

伯苓校長告訴我們一個「幹」字的真諦。實際上也就是我們 總統倡導「力行哲學」的同一含意。在南開求學時，他每次講話都語誠我們腳踏實地去「幹」。對於別人的影響我無法知道，對於我個人來講，今天就竟然身披戎裝，作爲國之干城，這還是遵循老校長的一字箴言。抗戰軍興，離開北平的大學堂，坐而言——光貼標語喊口號，不如立而行，不如扛槍桿去「幹」，於是 我當了兵。「幹」到了少校官階，因爲缺少正式

學歷，我再入軍校二十期當一等兵再接再厲的從頭「幹」，又幹到了「少校」。這回負起領帶部隊的責任，以一個野戰砲兵軍官的身份，站在小金門最前線用大砲彈去「幹」共匪了。這二十五年來，我沒有一天忘掉立住腳跟，拼命去「幹」，我這學生雖不爭氣，但對校長訓示的遵奉，我想老先生長眠中也會含笑的。這裡我又想起二十年前在南開高中讀書時，我還刻了一幅大木刻畫，在校刊上發表，題目也是一個「幹」字。從那時，這個字已然由木板上鏤刻入我的心底。

另外 伯苓校長告訴我們人類頑愚，就壞在「自私」之上。以後我更明白這便是 總理「天下爲公」的「公」字的歸納。他深惡痛絕人們自私之心，每次講話一定勸導學生們剷除自私。這就是今天能有許多南開校友們，毅然獻身革命無求於名利，無顧及個身，只問耕耘不問收穫那種磊落光明態度的造因。「公而忘私」是等而下之的， 伯苓先生是積極的，他是革命的先驅，所

以他倡導的不僅是「公不及私」，乾脆的要「公而絕私」。這是件最上品的法寶，有了這種胸襟，天地正氣盡入我懷，不光能踢開人情的冷淡起伏波及，簡直連富貴生死的羈絆都打開了。我爲國家、民族、主義、領袖而生，就能爲國家、民族、主義、領袖而死。宇宙是大公的，自我是屬於歷史的，嬗續人類的生命才是我們的責任——自私是文明的污點，是無上的恥辱。

我在南開攻讀期間，適逢三十校慶。那時會印行了一本精緻的紀念冊，其中有許多老校長在年輕時的照片，以及南開如何由嚴範孫氏的家塾，擴展發達的經過。那上面記得還有很多幀校長在美國拍攝的西裝照片，以他高大壯碩的身裁，真是瀟灑脫俗之至。那時我感到 伯苓校長之偉大，並不僅在「今天」，「過去」還是偉大的。二十年之後他老人家已經作古，他的偉大一直延伸到無限久遠的「未來」。他是隨着永恒存在着的，他的偉大精神則貫通古今。

那時爲了「抗日」問題，南開常有學潮。有一批不肖學生犯了左傾的幼稚病，少小不懂事，我也跟着亂吵。爺爺爲了我的胡鬧，把我關在家裡，學校已經停了課，我還會要「打倒資本主義」的爺爺哩。彷彿 伯苓校長和爺爺講過他的孫子不好好讀書，詳細經過已不復憶了。

我愛「南開」的紫白校色，愛NK兩字拼成的圖案。我忘不了南樓大操場的運動會，更記得牆子河旁巍然的女中大樓，以及女同學的淺紫色長袍制服。隨着年級班次，到範孫樓作化學生物實驗，到中樓上課，再昇格到東樓北樓聽講。住宿由二三齋住到六七齋，我的一段最燦爛的年華，便在牆子河長年放射的氣味中消失了。

南開高中學生的嚴格軍訓，才是我生命的轉捩點。我忘不了穿上双排亮扣的制服，打了帆布綁腿時的神氣，也就爲了追求童年記憶中的「神氣」，幾年之後，我就下部隊當了大兵——這也是南開精神。同一時期的同學，如今只找到有一

位「小老法」段昌義學長，還在扛槍桿，我對他的印像也相當深刻。我們總算是南開精神的旁支

在世界上的有生之年，我願爲 伯苓校長萬世師表致最崇高的敬意！

（四十五年三月廿一日於金門前線上）

， 伯苓校長的特殊學生了。  
因此，在無數次猛烈砲戰後，趁我還能屹立

## 伯苓先生八旬誕辰紀念

# 教育救國

莫德惠敬題



## 張常委伯苓夫子的嘉言

宗良 記

民國二十八年秋，余負笈昆明國立西南聯合大學。是為對日抗戰期間，北京、清華、南開三大學播遷雲南，三位一體之聯合學府也。行政上設校務委員會，以原校三校長分任常務委員。

某日，張常委伯苓先生對諸生訓話曰：『本人因身體關係，到校時少。校務多由蔣孟麟，梅月涵兩先生偏勞。孟麟先生係我的老朋友，我的錶給他帶（註：意指他是我的代表），月涵與南開關係密切。所以我非常放心。我原先學海軍，出身海軍軍官學校；後來看到國家的根本在教育，所以我改辦學校，南開中學大學，替國家造就不少人材。此次抗戰，敵人雖然摧毀我們的學校，却毀不少我們復校的決心。』

行行出狀元，你們各人所學不盡相同。有的念經濟系，有的念歷史，……只要你在學校，以及將來服務社會時，將你所學的這一門做到一百分，做到滿分，那就算是成功。

各位同學，今天在這裏有繼續求學的機會，但願努力以赴，勿搗亂！我今天是這樣的向大家宣佈了。如果你們有些人不聽我的話怎麼辦呢？我打你！』那一天，苓伯先生戴黑眼鏡，具有北方人的魁梧身材，語氣誠摯嚴厲，如同家長之於子女。以之與蔣梅兩位常委的訓話比較則先後輝映。例如民國三十年秋季始業，在大操場召集新生訓話時，夢齡先生說：『你們來此求學，如果成績不好的，刷下去（註：意指淘汰掉）！』貽琦先生說：『操行方面，大家要遵守校規。如果要犯規，你先寫了悔過書再去犯規吧！』

今年，民國四十五年，一月二十日，蔣孟麟先生七十壽慶，梅校長貽琦，和現任教育部張部長其

均在場祝賀。如果伯苓先生猶健在，三位一體，當有一番佳話。如果伯苓先生猶健在，在台灣可能再出現一座西南聯合大學，聯合合作，一直到光復大陸，打回平津，使三個母校恢復開學而後已。

——完——

## 忘不了校長

劉 珍

我雖然僅在南中一九三六年班續過二年，至今已二十三年不會領受校長的教誨；但校長的堅毅的面影和卓絕的人格却老是展現在我的眼前。我相信：雖然我在事業上和他走的是一條路（教育）而未能企及他的成就的萬一，但在做人作事精神上我却仍不愧為他的學生，他所給我的我始終未予放棄。

校長給我，我又固執不渝的是些什麼呢？

### 辦學救國

誰都知道，校長原來是學海軍的，甲午戰段曾經參加豐島海戰。如果他不在甲午戰後脫下海

軍中尉制服，他也許老早就做了我國的海軍領袖。但是，甲午戰爭一結束，他就在「幹海軍救不了國，要救國必從教育下手」的認識下毅然脫下了海軍中尉制度，回到天津去和嚴範孫先生辦南開塾。南開塾終於步步發展成南開中學，南開女中，南開大學，南開小學，創我國教育界的奇蹟，他用二十四年時間成了這四部一段的校長，終於至於桃李滿天下。

### 不貪一文

誰都知道，南開四校在抗口戰爭前是純私立的，不拿國家一文補助，其費用的主要來源是校

長親身到美國去募捐。他募捐不空手，常是帶幾條他當年挨餓時親手養起的金魚（二十九週年校慶時，我曾在南大偷着摸過那些金魚，每條都在一斤以上），每捐款一萬美元的送他一尾紀念。他在學校賬上支出十尾金魚，回頭總是補上十萬美金。那種包辦式的募捐，自然伸縮性很大，他留下三萬兩萬根本就無人過問。但是，他未曾一度這樣做過。其證明是什麼？

我會在二年中到他家裡去過三次，三次的印象都是「中學教員的家庭」。房間裡陳設簡單，夫人的衣着樸素，每餐二菜一湯，沒有用人。

他經常坐的車是學校專為他預備的洋車，那洋車の後堵板在二十一年暑假被我和鄭福山（此人被日本殺了）偷拉跌破，車伕和王老趕（齋務長的綽號）都主張換新的，他却笑着說：「不必換，還未到把我漏下去的程度；況且這是兩個失掉家鄉的孩子玩破的，是個很好的紀念品！」

他的四兒子「陸怪」張錫祐，是教我打排球

的同學老師，他的鞋校長給規定一年定製四双，沒有校長的條子千祥便不能給他做。因此，他每年有四個月時間穿漏底鞋。老四是他的小兒子，生得二米開外名揚全國體育界，校長有粉不往老四臉上抹，便是他不富裕的最好證明。

校長的深灰長衫一共有兩件，夏天單穿，秋天單夾袍，冬天單棉袍，兩年不變。

校長的頭留的是「伯苓式」平頭（額上一片不過三分長的髮，四圍推光），理一次一角二分，每理一次必說一次「貴！」。我入校時留的分髮，理一次二角，「九一八」第二天我化一角推成光頭到他家去掉眼淚，他安慰道：「家鄉丟了還留什麼髮，你推光頭對了，最低你比我強，因為你每月比我少化二分！」二分錢他都介意，可見他不富裕。

今天的許多人，把頭削成尖鑽錢，張伯苓錢順手而不拿，誰能說他不偉大！



## 是非分明

誰都知道，校長當官的機會自民國四十二年以後一直不斷，段祺瑞要他當官，他不肯；張作霖給他教育總長做，他不肯；「七七」事變發生後日本派人說他留在天津出任華北政府首領，他不肯。但他却允任行憲後的第一任考試院長。可見他不是反對當官，而是是非分明不亂當官。

誰都知道，南開是自由教育的學府，同學們誰愛信什麼就信什麼；但校長從未庇護過鬧事的共匪學生。譬如二十一年的「南中學生」事件（主編南中學生半月刊的共匪份子，用馬克斯的英文字母組成南中學生四字，被國民政府查出，下令停刊，共匪份子乃發動罷課請願的事件），我因為個子小無力氣，糊裏糊塗被人潮擁至校長辦公室門口。共匪份子原想用我們的手推開校長的門，但我在前邊首先用手抵牆向後反推，僵持一分多鐘，眼看要支持不住，忽然失腳踢開了門，隨即跌進門限。我嚇得慌張爬起，我們中學部的

主任張彭春也嚇得由後窗跳出，但校長却石像似的坐在椅上，溫和地對我說：「沒有你的關係，你叫負責的來！」我逃出門外亂罵一氣，六個共匪份子終於出頭，經過辯論經過校長對全校同學講演，終於把六個共匪職業學生開除了。那是民國二十一年的事，江西的偽「中華蘇維埃共和國」正是兇焰萬丈的時候，而校長竟為是非分明不惜開罪於他們。這和今天的某些不管是非亂庇護學生的「教育家」來比，真使人有霄壤之感！

我接受校長教導的時間很短，所知於他的不多；但僅就上述三點來講，他也够得上一位身言並教的教育家了。

我們能重視教育，國家必有前途。

我們能人人不貪分文，國家前途必然光明。

我們能是非分明，反共抗俄必能早成功。

因此，我忘不了校長。他七十大壽時我如此寫，他八十冥壽時我如此寫，他九十，一百冥壽時我也將如此寫。

# 「有我在，中國不亡」

錢汝侃

## ——想起伯苓先生兩句名言——

民國二十五年四月，南開大學張校長伯苓發表一篇「有我在，中國不亡」的大作。這篇文章和這兩句口號，當時很能激勵民心士氣，造成一股愛國熱流，發出同仇敵愾的情緒，對其後長期抗戰，發生極大精神支持，其功誠不可沒。

張校長為何要於當時發表這篇文章提出這兩句口號呢？因為自九一八事變以來，日本帝國主義者企圖滅亡我國之野心，日益暴露。張校長有鑒及此，深感中日戰爭，遲早必不可免，一旦衝突爆發，華北必不能保，勢將形成長期抗戰，故於二十四年秋不辭跋涉，前赴重慶，籌集鉅款創設「南渝中學」。一面大聲疾呼「有我在，中國不亡」之口號以期喚起國人之醒覺，確立每個人深感「有我在，中國不亡」之自尊心。即此兩點

以對以後抗戰期間之教育建設以及心理建設，影響至深。更無庸筆者贅言。

後以勝利驟臨，朝野興奮過度，造成許多弱點，以致予共匪在政治，經濟，軍事上以可乘之機，在大陸上全面失敗，不得已而退守台灣徐圖光復。數年以來，在最高當局領導之下，發奮圖強，在軍事上具有極大進步，行政，教育各方面亦有很多改進。惟在社會風氣國民精神及道德觀念上有今不如昔之現象，令人不勝隱憂。回想張校長喊出「有我在，中國不亡」之雄壯口號，迄今剛巧二十週年，今復適張故校長八十誕辰紀念。不期然使筆者油然想起張校長的口號，在今日實有重加高呼之必要，藉以振奮士氣民心，改變社會風氣，提高民族精神，早日光復大陸。

# 我所知道的張伯苓先生事蹟

周立中

我非張先生親友，也非南開校友，所知張先生嘉言懿行不多。但在我的心目中，他是近代稀有而值得士林共仰的人物：學問淵博、眼光遠大，見解精闢，志節高超，尤富愛國熱情與救世宏願。當此反共抗俄時期，恭逢張先生八十冥辰，盱衡現勢，緬懷賢哲，不勝老成凋謝痛失導師之感。謹將個人所知張先生事蹟追述如下，以誌不忘。

民國二十五年，張先生前往四川路過宜昌，因為私立宜昌女子中學校長安夢華君正是南大高材生，所以留他小住。當時我還年輕，也在該校任教，鑒於張先生為教界耆宿而又提倡體育甚力，特請他發表一點關於教育與體育的高見。他告訴我：「體育無論在學校與社會，必須德習體羣四育並重，不可偏於求知的智育；而且更應注意學用相長，不可再像科舉時代去讀死書。若專就體育而言，則當力求普遍均衡發展，目前大家只知着力培植選手，仍然不能達到促進國民健康的目的，無法取消東亞病夫的惡名。」至理名言，語重心長，令人肅然起敬，使我覺得「聞名不如見面」這句格言，確有價值，更增加了問難質疑於名流尊長的勇氣。

這一次，他曾向宜昌女中全體學生訓話，談了許多關於婦女教育的問題，可惜我已不復記憶了。只記得當他步上禮堂的講台，經安校長作過例行的介紹以後，他們首先向學生說：「你們的校長，是我的學生，所以你們也就是我的學生的學生。」逗得滿堂大笑，氣氛也就隨之特別輕鬆，直到散場，大家仍是興高采烈，說不出到底是感到親切，或是覺得光榮。

那時候，日本軍閥蠢蠢欲動，民間反日情緒高昂。宜昌地方當局大概因為張先生來自北方，特請

他作一次公開演講，在一個曠場舉行，各界民衆到會者達數千人。他的演詞：一面指出戰爭無法避免，一面強調團結之重要。談到團結時他說：「有一個很淺近的譬喻——筷子是大家常用的東西，若是一根一根地分開來，可以很快折斷，數歲小孩都能辦到，但將多數筷子合成一捆，大力士也無可奈何。」聽者莫不動容。雖然會場並無擴音設備，而最後一排也能一字不遺的聽到，因爲他嗓子本來異常嘹亮，這次演講又特別憤激。

現在，張先生已與我們分手多年了。而我們正面對另一敵人，朝着救國救世的目標邁進。我們與張先生的精神是一致的。未列門牆，已承衣鉢，我們應該引以自豪。張先生九泉有知，也必喜其遺志繼承有人，而默佑我們早日成功。

# 伯師追憶

尹讓 輯

在反攻復國基地的自由中國來追憶故考試院長張伯苓先生——母校校長——我們的心情倍加沉重，我們對反共抗俄的敵愾心倍加激昂，原因就是張校長早歲即從事愛國與救國運動，他所苦心孤詣，慘淡經營全國最高學府之一的南開大學；——南開學校便是它的前身——就是為愛國救國而創辦的，他在教育界領導了幾十年，晚年為最高當局所推重而為新中國的人望，但，終因張先生年高體弱，未及來台而為萬惡共匪所迫害，這不僅是我們千萬校友的損失，更是自由中國最大的損失！

我在張先生就任行憲第一屆考試院長的前後，曾數度面聆張先生的訓誨，覺得他公忠體國，祇做大事而不願做大官。他曾對我們說他對於服務政界，不大習慣——“Not quite at home.”——用張先生語——他「淡泊以明志，寧靜以致遠」的風度，「用之則行，舍之則藏」的偉大人格，值得我們及天下後世效法。

人們都知道張校長是舉世聞名的教育家，他辦學認真，為教育而教育，桃李滿天下，足跡遍五洲，栖栖皇皇，席不暇暖，以自己獨力創辦成績斐然的南開大學，獻奉於國家——民國二十四年後私立南開大學改為國立南開大學，此種「公而忘私」，「大公無我」的偉大胸襟，視以前之「學閥」為何如？視今日「開學店」者又為何如？張先生素所服膺的「公」——「天下為公」與「能」——「選賢與能」，（禮運大同篇）的基本精神，垂為南開學校的校訓，筆者曾於民國三十五年在京撰文題為「——公能政治與國家建設」刊登南京「和平日報」專論，以為「公」和「能」就是民主政治的基本精神，就是摧毀極權政治和一切邪說暴行的原子武器。

不僅這樣，伯師在學術上的修養和造詣，更值得我們崇敬效法，他接受過中國和美國著名大學的名譽博士學位，決非偶然。即以英語而論，伯師發音百分之百的準確，真是「字正腔圓」（他早年爲著名的英語教師）無懈可擊，筆者民國八年在母校就讀時，即深深敬佩而衷心嚮往，他英語的流利，態度的親切，誠實，和他魄力的雄偉，就能贏得熱心教育的美國人士（如羅氏基金團等）的踴躍捐助，使南開學校和南開大學成爲國際著名的學校他成功的基本要素便是「言行一致」，以卓越的語言天才，配合其輝煌成就，自能博得友邦人士的信仰而樂於協助，這更非偶然。他對於科學教育，素極重視，遠在民國六七年，南開學校舊制中學三四年級所用課本，除國文外，悉用英文原本，所以南開學校的學生，不但英文水準很高，科學的根柢也很好，其後南開大學礦科和經濟研究所等，更是蜚聲全國，這其間由於張校長之積極主張科學救國，和他積極創設以科學爲中心的最高學府，造就的人才很多，在南開擔任過課的教授，現在就有很多是國際著名人物，如梅貽琦校長，徐謨法官，和蔣廷黻代表，查良鑑次長，張平群總領事等，是大家所熟知的。可惜伯師受共匪的迫害而與世長辭，不然以他精神的豐饒，必能壽登耄耋，如果能在台灣參與中興偉業，相信對於原子能的高深研究，必有鉅大貢獻。

伯師老而彌健，精力充沛，無異青年，在他七十三屆壽辰之日，旅京校友由唐際清，樂水慶等發起慶祝，伯師齒牙健全，精神飽滿，談及共匪暴行，熱淚盈眶，屢握拳表示憤恨，其反共之堅決，似納於言而敏於行。記得民國八、九年在天津南開學校就讀時，伯師每次訓話，必強調一「長」字，往往智體，群各方面俱欲其「長」；此即「自強不息」；其時南開學校在天津「南開」，校旁有污水塘甚多，吾人每日呼吸於惡濁空氣中，「鼻子受過嚴格的訓練」，伯師每以克服萬難訓勉，此即最早之

「克難」。故吾人受南開的教育，數十年來各校友俱能「自強不息」，「堅苦卓絕」而「克服萬難」，姑無論成敗利鈍，而此種「樂觀奮鬥」的精神，殆受伯師的熏陶。詩云：「人之云亡，邦國殄瘁」，我們在伯師八旬冥誕之日，撫今追昔，感慨萬千！伯師雖返道山，而其精神的偉大，事業的輝煌，志節的高超，與其對國家民族貢獻之鉅大悠久，將歷萬世而不磨，億萬載而常新！至於有關伯師言行的更具體充實的資料，其他校友所記述者，琳瑯滿目，今茲所述，僅就記憶所及，追記其一鱗半爪而已！

四五年三月廿五日於汐止「最新漢英大辭典編譯所」

## 『教育救國』與『允公允能』

查良釗

為紀念張伯苓先生八十誕辰而作

### (一)

『教育救國！』『教育救國！』

這句話，聽在社會上有些人的耳朵裏，或者以為不過僅僅是人們常聽到的許多『口號』之一，並未能引起多少新奇的感覺。

但事有不盡然者。在距今約六十年前，有一位愛國青年，他對『教育救國』這四個字的意義看得非常重大。他沒有把『教育救國』作口號去空喊。他却把『教育救國』當作需要用生命去實踐的一個理想。

這位青年就是創辦南開學校的張校長，他既不是一位大學教育學系的畢業生，亦不是一位師範學校的高才生。他乃是一位曾經學習海軍的覺悟青年。他生在滿清末年，親眼看見政治腐敗，國勢衰危，自己又體驗到海軍被敵摧毀的國恥創傷。『國家興亡，匹夫有責。』雪恥救亡，從何做起？國家衰弱的原由雖多；救國的途徑也不止一端，但是沒有『够格』的國民，一切救國工作無從着手。要救國必須先有够格的國民。要有够格的國民，必須首先興辦教育。才能變換國民氣質，使其成爲合乎國家需要能够擔負起救亡圖存責任的國民。

『教育救國』是張伯苓先生的信念，也是他的志願。這個信念和志願是覺悟和深思的結果，所以他能够爲信念而奮鬥，爲志願而犧牲。救國是目標，教育是手段。伯苓先生有了教育救國信念，故能立定獻身教育的志願。他的教育事業雖然發端甚微，但五十餘年繼續努力的影響却不可限量。他爲國家培植了不在少數的愛國青年，分佈在各界爲國家服務。教育工作不是一種轟轟烈烈的事業，教育影響也不是限於眼所能見的。南開學校的各級教育事業雖然代表着一個教育救國信念所產生的事功，但其影響在今天却尙難估計。六十年來，中華民族飽經憂患，國難重重正是時代所給予的考驗。當前的難關如何度過，要看全體國民有無能力經得起考驗，同時也要看大家的覺醒與努力。張先生以一海軍青年，激於愛國熱忱與時代覺悟起了這『教育救國』的信念。他最初去學海軍本來也是爲了愛國和救國。爲了求中國強盛所以去學海軍。後來因爲更進一步，知道好的海軍，好的政治，好的社會都要以好的國民爲基礎。好的國民却需要教育來培植。因而他建起了教育救國的信念；他立志用畢生的精力去實現這個理想。他一生所辦的教育事業和他六十年來對中國現代化途中所有的貢獻都證明教育救國信志的偉大和力量。



教育萬能——在天津南開中學愛過教育的青年，每個人必一定能够記得張校長在星期三修身班上所給他的印像和影響。基於教育救國的信念，張校長深信教育對於社會或個人改造的功效。修身班上所講的不是一些空洞的理論，也不是些刻板式的教條。學生們所聽到的雖然祇是些有關日常生活和國家社會的問題與事項，但他們在不知不覺中，對於做人處世的道理和立身愛國的精神已得到啓示。張校長是位實踐理想注重身教的教育家。他相信教育事業是神聖的，同時教育影響是萬能的。他個人對於教育的信念啓發了他的學生對於教育的興趣。教育果真是萬能嗎？所謂萬能，究竟作何解釋？下面有一個小小的事件可以顯示張校長的教育精神和他對教育萬能的想法。

環境對於個人的關係和影響是重大的。教育的效果常須通過環境始能有所表現。在民國十六年春有一個北平某校的學生因犯過而被開除。有個南開校友認為這個不幸的學生如果能到南開環境中求學可以遷善上進。如果轉到一個缺乏教育精神的學校去，這個青年對於自己或者竟至失去信心而墮落下去。但是介紹一個開除處分的學生轉學母校（尤其是在第二學期開始的時候），却也不是一件容易事。他專誠去拜見張校長並請教關於教育萬能的見解。

教育萬能的意思是不是說：『教育可以改造個人，使好的更好，壞的也改好。還是祇能使好的份子好，壞的份子認為不可救藥，祇好屏諸門牆之外呢？』

『當然是使好的更好，壞的也改好。』張校長毫不猶豫的回答。這個校友立刻陳述來意，希望母校能准那個被旁校開除的青年來南開受教。因為南開學校有好的教育環境可以使那個同學改過自新，

同時也可證明教育萬能的真諦。這位有教無類的教育家對於那個青年受處罰的經過事實加以詢問後，立刻予以同情的考慮。其後這個轉學南開的青年果然順利完成學業並出國深造，不僅作了個社會積極份子，而且成了一個化學工程師。

教育萬能果真是如此簡單嗎？所謂『教育萬能』並不是說，『學校萬能』。教育萬能與否，要看辦學校的人是否對教育有真切的認識和堅定的信念。

### (三)

『公』與『能』是南開教育的重點。『貧，弱，愚，私』是國家衰弱的一些社會病象。教育救國必須從消除社會病象着手。公能的提倡正是教育上一種積極的對策。

『允公允能』雖然是南開的校訓。但在星期三修身班中却很少聽到張校長以『公』與『能』為教義的說法。救國的教育必須具有改造社會和改造個人的力量。這種力量是在環境與活動中表現。遠在民國初年南開中學已不止於課程認真，同時也注重課外活動。當年的學生團體如『自治勵學會』，『敬業樂群會』等，無形中供給了同學間公能的訓練。『公』與『能』形成了學校風氣中的重要因素。南開的教職員同其他學校的教職員一樣，南開的學生也與其他學校的學生並無二致。所不同的，南開的師生受了張伯苓先生教育救國信念的感召。每位教職員都奮勉的負責做事和任教；每個進入南開學校的青年都在努力勤學。認真教；認真學。認真做事；認真做人。南開環境中似乎流動着一種氣氛，那就是為公的精神與辦事的能力。

南開教育事業的發展就是張伯苓先生教育救國理想的實踐過程。從教育五個青年的私塾開端，創

辦了中學，大學，小學，研究所種種教育機構。這是中國教育史上的一個奇蹟。十年前有些位美國的學者和教育界人士寫了若干篇論文，出了一本書，紀念張伯苓先生七十誕辰書中所討論的是中國半個世紀中文化改造與社會進步的事態。他們公認張校長是中國近代傑出的教育家。

張校長五十餘年所創辦的教育事業可以值得紀念的固然很多，但最值得紀念的乃是他創辦這些教育事業的原動力。這個原動力就是他的教育救國信念。他有了教育救國信念所以能百折不回的用生命去實踐這個理想。張先生領導教育救國運動的影響可以從七七事變後敵人用大炮轟炸南開大學校舍得着證明。

蔣總統說：『有中國即有南開』。這句話在抗戰時期已有事實的證明。六年前大陸陷匪，南開的校舍同時也陷在鐵幕之中，基於教育救國信念而有的南開精神又在接受時代的考驗。吾人今天在中華民國的台北紀念張校長八十誕辰，願全世界的南開校友本着校長的教育救國信念和允公允能校訓發揮愛國救國的精神，立定復國復校的宏願。大家要團結一致努力參加反共抗俄工作，每人應各就崗位和專門學識貢獻自己的力量，使我們國家現代化早日完成復國與建國的大業。

# 伯苓校長七旬華誕時

唐際清

## 中外學人曾著文為壽

### 介紹一本哥大出版論文集

民國三十七年（西歷一九四六年）的今天，適逢伯苓校長七旬滿壽，前燕京大學校長司徒雷登先生，前北京大學校長胡適先生和許多位美國學人，教育家為敬仰伯師偉大的人格，崇高的理想，和他一生對時代思潮的傳播及教育事業的成就，特著專文，備加讚揚，由司徒先生彙編，哥倫比亞大學刊行專冊以“*There is Another China*”為書名（見圖）封面上並印南開校訓「公能」二字。藉以表示伯師的教育理想為允公允能。亦即是建設富強康樂新中國必需具備的精神，尤具有重大意義。

全書計序言一篇論文十一篇。茲將篇目作者簡介如次：

（一） Introduction (J. Leighton Stuart) 序言 司徒雷登 前燕京大學校長

（二） Chang Paling: Educator 張伯苓傳 胡適 前北京大學校長

（三） Fifty Years of History (Harold M. Vinacke) 五十年來中國與世界 美國辛辛那底大學政治學教授

（四） The Development of the Chinese Republic 中華民國之演進 美國哈佛大學政治學教授

Arthur N. Holcombe

治學教授

- |      |                                      |                                       |            |                          |
|------|--------------------------------------|---------------------------------------|------------|--------------------------|
| (五)  |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 Quincy Wright                         | 國際關係       | 美國芝加哥大學及清華大學教授           |
| (六)  | The Nankai Institute of Economics    | J. B. Condliffe                       | 南開經濟研究所    | 太平洋學會國際研究會主席             |
| (七)  | An Economy in Transition             | John E. Orchard<br>Dorothy J. Orchard | 過渡時期的中國經濟  | 哥倫比亞大學經濟地理教授<br>美國遠東經濟專家 |
| (八)  | Aspects of Science Education         | Roger S. Greene                       | 科學教育的趨勢    | 洛氏基金會遠東辦事處副主席            |
| (九)  | Contributions to Western Agriculture | John Lossing Buick                    | 南開對西方農業之貢獻 | 聯合國糧食農業專家                |
| (十)  | Doctors Old and New                  | Edward H. Hume, M. D.                 | 中西醫學的比較    | 長沙湘雅醫學校校長                |
| (十一) | Portrait of A Scholar                | Asthur W. Hummel                      | 一位學者的浮彫    | 美國東方學會主席                 |
| (十二) | Old and New in Moral Philosophy      | William Ernest Hocking                | 論新舊道德哲學    | 哈佛大學哲學教授                 |

公能

There Is  
Another China

*ESSAYS AND ARTICLES FOR  
CHANG POLING OF NANKAI*

JOHN LOSSING BUCK  
J. B. CONDLIFFE  
ROGER S. GREENE  
WILLIAM E. HOCKING  
ARTHUR N. HOLCOMBE  
EDWARD H. HUMB

ARTHUR W. HUMMEL  
JOHN E. ORCHARD  
DOROTHY J. ORCHARD  
HU SHIH  
J. LEIGHTON STUART  
HAROLD M. VINACKE

QUINCY WRIGHT

# 張伯苓先生年譜

趙光宸

一歲——前清光緒二年，丙子，西元一八七六年。

先生於是年四月五日生於天津，名壽春，字伯苓，雁序行五。

，深受刺激。因感悟：國不強無以圖存，強國之道以興辦教育為本。

與嚴修先生赴日，考察教育。認為中學為培育救國幹部人才之重要階段，決定先辦中學，徐圖擴充。歸國後，合併嚴王兩館

津，名壽春，字伯苓，雁序行五。

二十三歲——前清光緒二十年，戊戌，西元一八九八年。

招收新生，於嚴宅偏院設中學

七歲——前清光緒八年，壬午，西元一八八二年。

值戊戌變法維新，天津嚴修先生倡辦新教育，請先生設塾教學，號「嚴館」，時僅學生五人

。時有學生七十餘人，教員四。初名「私立中學堂」，繼稱「敬業中學堂」，復改「私立第一中學堂」，是為「南開學校」之前身。後之紀念南開，恒自是年始

入塾，習經書。

學，號「嚴館」，時僅學生五人

業中學堂」，復改「私立第一中學堂」，是為「南開學校」之前身。後之紀念南開，恒自是年始

十六歲——前清光緒十七年。

。二十五歲——前清光緒二十年，庚子，西元一九〇〇年。

身。後之紀念南開，恒自是年始

，辛卯，西元一八九一年。

六年，庚子，西元一九〇〇年。

身。後之紀念南開，恒自是年始

考入北洋水師學堂。

六年，庚子，西元一九〇〇年。

身。後之紀念南開，恒自是年始

十九歲——前清光緒二十年。

津王奎章先生亦聘先生教學

三十三歲——前清光緒三十

，甲午，西元一八九四年。

，學生六人，稱「王館」自是，

四年，戊申，西元一九〇八年。

北洋水師學堂畢業，參加中

上午課嚴館，

學生人數遂增，原址不能容

日戰爭，在通濟輪服務，目觀中

二十九歲——前清光緒三十

，鄭菊如先生於天津西南郊，捐

國軍艦國旗被迫降落，改懸外旗

年，乙巳，西元一九〇四年。

地十畝，建築校舍，是秋遷入，

因地名「南開」，遂改稱「南開中學」

洋法政學校兩附屬中學，亦同時併入，學生人數益衆。

同年秋，先生第二次赴美，入哥倫比亞大學師範學院研究，

是年，先生首次赴美研究教育。

四十歲——民國四年，西元一九一五年。

並考察美國私立大學之組織及發展途徑，以爲興辦高等教育之借鏡。

三十六歲——前清宣統三年，辛亥，西元一九一一年。

天津客籍學堂與長蘆中學堂併入南開中學，學生增至五百人。

復增設專門部及高等師範科各一班，因經費困難，人才缺乏，以上各班與英語專門班，先後停辦。

三十八歲——民國二年，西元一九一三年。

先生是年兼任清華學校教務長，從此清華南開兩校關係日趨密切。

四十一歲——民國五年，西元一九一六年。

三十九歲——民國三年，西元一九一四年。

南開學生滿千人，曾舉行千人紀念。

四十二歲——民國六年，西元一九一七年。

是年十月十七日爲南開十週年紀念。直隸工業專門學校及北

是春，上海聖約翰大學授先生名譽博士學位。

是春，建大學講室於中學南端隙地，秋季落成，設文，理，

是年冬先生同嚴修、范源廉

十一月，歐戰停止，先生領導學生慶祝公理戰勝。並舉辦庚子拳匪肇亂，聯軍入津殺害慘狀模型展覽，警惕國人。

四十四歲——民國八年，西元一九一九年。

是春，建大學講室於中學南

端隙地，秋季落成，設文，理，

是春，建大學講室於中學南



商三科，招生百餘人，大

五四運動是年發生，表教育界參加天津各界聯指導社會活動。

四十五歲——民國九年一九二〇年。

江蘇督軍李純捐遺產元爲大學基金，計劃擴建校  
四十六歲——民國十年一九二一年。

募請李組紳先生捐助礦費，南開大學增設礦科。

四十七歲——民國十一年西元一九二二年。

在天津南鄉八里台得地餘畝，起建大學新校舍。

四十八歲——民國十

開大學增設經濟研究所。

五十七歲——民國二十一年，西元一九三二年。

大學增設化學研究所。至是，南開學校擴為五部：小學部、中學部、女中部、大學部、研究所、學生達三千人。

五十九歲——民國二十三年，西元一九三四年。

是年十月十七日為南開三十週年紀念。

先生積卅年之教育經驗，定「公」、「罷」為南開學校校訓。

六十歲——民國二十四年，西元一九三五年。

就任全國禁烟委員會委員。是冬，赴四川考察教育時，華北

局勢危急，先生高瞻遠矚，決在川設立南開分校，以為應變之計。

六十一歲——民國二十五年，西元一九三六年。

設川分校於重慶沙坪壩，定名「南渝中學」，秋季校舍落成開學。今總統蔣公會首捐巨額開辦費。

六十二歲——民國二十六年，西元一九三七年。

七七變作，平津首先淪為戰區，七月二十九、三十兩日，南開大學校舍被敵機輪番炸焚，是為國內教育文化機關之首遭摧殘者。先生適因公在京，聞耗大慟！今總統蔣公慰之曰：「南開為中國而犧牲，有中國即有南開」。

先生深受感動，益自奮勉。

南開大學被燬後，教育部命與北京大學及清華大學合併遷長沙，稱「臨時大學」，後遷昆明，改稱「西南聯大」。先生與北大校長蔣夢麟先生及南開校友清華大學校長梅貽琦先生共任校務委員。

六十三歲——民國二十七年，西元一九三八年。

先生加入中國國民黨。並出任第一屆國民參政會副議長。是年，南開校友總會建議南渝中學更名南開中學，以示南開學校之生命並未中斷。時，重慶南開中學學生已增至千五百餘人。

六十四歲——民國二十八年，西元一九三九年。

南開大學經濟研究所在重慶復課。

六十五歲——民國二十九年，西元一九四〇年。

先生任第二屆國民參政會主席。重慶南開臨時小學在敵機空襲下成立。

六十六歲——民國三十年，西元一九四一年。

南開校友總會以先生年近古稀，創校將及四十年，因發起「伯苓四七獎助基金」運動，為先生壽。共集六百萬元，清寒優秀學生獲助良多。

敵機空襲益厲，南開校舍屢為轟炸目標。是年，被投炸彈三十餘枚，損失最巨，但旋毀旋復，絃歌不輟。

六十七歲——民國三十一年，西元一九四二年。

先生任第三屆國民參政會主席團主席。

六十九歲——民國三十三年，西元一九四四年。

十月十七日為南開四十週年紀念。是夏，敵窺、湘、桂、黔，侵至獨山一擊而潰，各報競載誌慶，獨中共新華報漠然置之。

先生論周恩來曰：「新華報俄國報紙乎，何漠視勝利新聞若是耶！」周語塞，從此沙坪壩津南村先生寓所，周足跡日疎矣。

七十歲——民國三十四年，西元一九四五年。五月，中國國民黨舉行六全大會，先生被推為天津市代表，

並當選中央監察委員。七十一歲——民國三十五年

，西元一九四六年。先生任第四屆國民參政會主席團主席。

抗戰勝利後，先生赴美醫宿疾。先生於抗戰之次年病泌尿，以國事校務叢脞，宵旰憂勤，不遑診療，力疾從公，八年如一日。效幸敵降戰息，乃得暫卸仔肩，渡洋根治。先生年屆古稀。嘗以再服務教育十五年自期，此行蓋有自也。是年六月四日美國哥倫比亞大學授先生以名譽博士學位，其後先生由美返津市民赴車站歡迎者逾三萬人。

同年，南開男女中學、大學及經濟、化學兩研究所均在津復

課，大學改爲國立。

七十二歲——民國三十六年

，西元一九四七年。

先生鼓勵校友及社會人士參

加政治，因在津創立「公能學會

」，與胡適先生在北平所組之「

市民治促進會」互爲聲援。

是年。先生當選天津市行憲

國民大會代表。

七十三歲——民國三十七年

，西元一九四八年。

三月二十八日，先生出席首

屆行憲國民大會。六月，蒙總統

蔣公提任爲行憲首屆考試院院長

。旋返津料理南開校務。十一月

，共匪進迫津沽，先生遂返京。

自效深慮津校又將重受摧殘，精

神刺激過甚，體力不支，乃赴渝

校休養。

七十四歲——民國三十八年

。西元一九四九年。

是年十一月，重慶告警，總

統蔣公躬促先生來台，先生以衰

老多病，不利遠道飛航，致未成

行。乃辭去考試院院長，免爲共

匪假藉利用。

七十五歲——民國三十九年

，西元一九五〇年。

匪陷陪都，先生迭遭苛擾，

未幾被迫去津，身體日益衰弱。

七十六歲——民國四十年，

西元一九五一年。

先生於二月二十三日以腦溢

血病逝津寓。

先生影息家居，但匪慮其爲

人望所繫，會百般威逼出山，先

生守正不阿，均予峻拒。年初即有被害之說，今則以「腦溢血逝世」聞。匪且偽造遺囑，謊言欺世焉。

先生獻身教育凡五十三年，

桃李盈門，中外馳譽，現服務黨

國，夙沐甄陶者，實繁有徒。樹

人之德，可謂與天地同流。茲逢

先生八十冥壽校友會發行紀念專

冊：筆者於民國六年春，考入南

開中學，追隨先生三十四年。茲

編年譜，歷時凡七十六年，於先

生童年時代敘述，容有遺闕，當

俟光復大陸，就教鄉賢，再爲補

正。

受業天津市趙光宸記於台北

市。

# 生命力的淵泉

斐溥言

## 紀念張校長八十冥壽

報載南開校友會徵文，以紀念張故校長的八十冥壽，本來，我自到台灣後，一直就沒參加過南開校友會，因為我是最不喜歡開會的一個人；而且沒有拿到一張正式的南開文憑，總覺得不大够資格去參加校友會。可是讀到了報紙上這短短的幾行字，却勾起我多少如煙的往事；更爲了對這位偉大的教育家表示一點崇敬之意，所以我也來寫一點校長生前的軼事，以作紀念。

自我離開南開女中，屈指一算，已經二十個年頭了。二十年的時間不算短，可是那南開生活的一點一滴，至至今仍然清晰地刻印在我的腦際。雖然我只做了兩年的南開學生，可是就這兩年的南開生活，已足够滋潤我的心田；就這兩年的南開教育，已足够陶融我的品性。因爲當我被戰爭逼返轉入他校後，一直就覺得失去了生機，沒有了樂趣。惟一能使我努力不懈的，還是那兩年的南開生活在做原動力，也就是我們的張校長偉大的感召力，在促使着我向前邁進不息。

一提起張校長，我們就會立刻想起那有着魁梧的身軀，黝黑的面孔，一位和藹可親的溫厚長者。說起話來，一口道地的天津腔。每到校慶時，他總要爲我們講述一遍南開創立的經過：最初是三間小茅屋，後來有了男中部又有了女中部，又有了大學、小學、幼稚園等。所以他說：「如今在南開，有的是幾代同學的；也有的是全家同學的……」言下雖頗沾沾自喜，可是話裡却隱藏着他老人家所忍受的多少辛酸艱苦……。

記得七七事變前一年，校到重慶公佈置南渝中學的設立，回來爲我們講述他入川的經過時說：「四川多山路，所以常常要以轎子做交通工具。我第一次坐轎子是娶媳婦的時候，沒想到到四川又有坐轎子的機會……」於是引得我們哄堂大笑……。

這就是我們的校長，他永遠是一團和氣地和他的學生們談說各種事情，從來沒有板起嚴肅的面孔。擺出道學先生的神氣教訓我們的時候。而同學們却都對他心悅誠服，衷心敬愛。

如今張校長雖已作古數載，可是他崇高的人格，却永遠銘刻在他每個學子的心坎上，作着每個學子的人生指針；他那偉大的感召力也將永遠放射着燦爛的光輝，傳之千古，照耀着中國教育的前途。

台北公祭張伯苓先生紀事（民國四十五年三月三十一日）

趙光宸

蔣總統曾親臨致祭

並題「守正不阿多士所宗」誄詞

在台北連日春雨中，放晴的一天——民國四十年三月三十一日，台北各界假台灣省立台北第一女

中禮堂，公祭張伯苓先生。

二月二十八日台北各報紙登載中央社消息：伯苓先生因受共匪迫害深受刺激，以腦溢血症於二十三日病逝天津。（見後）我和施念遠兄計議：召集南開校友會幹事會，商討悼伯苓先生。數度集會，公推鄭西谷，雷法章兩校友和光宸接洽進行。與總統府秘書長王雪艇先生三次磋商，並請示總統蔣公後，決定由中國國民黨中央改造委員會，中國教育學會，中華全國體育協進會，國民大會代表全國

守正不屈多

士所宗

伯苓先生千古

蔣中正



聯誼會，南開校友會五團體發起公祭。分由中央改造委員會譚忠幹先生，教育學會劉真先生，體協會郝更生先生，國代聯誼會林尹先生，南開校友會鄧西谷，雷法章，顧如，郭榮生和光宸等五校友擔任籌備工作，由譚忠幹，郭榮生兩先生任事務，顧如校友負責招待，光宸主編紀念特刊，（見三月三十一日中華日報第六版及第五版）。

公祭時間爲是日上午十時至下午二時。與祭約有六百四十一人，團體十餘單位。上午十時，先由總統蔣公率中央改造委員及文武百僚致祭，並題贈「守正不阿多士所宗」諫詞其他團體參與公祭的爲：國民大會代表聯誼會（莫代表德惠主祭），考試院同人（張委員默君主祭），河北同鄉會（王理事長秉鈞主祭），天津同鄉（嚴智鐘先生主祭），台灣大學（錢校長思亮主祭），南開校友會（時校友子周主祭），中國青年黨中央黨部（王師曾先生等），清華同學會（程會長樹仁主祭），中華全國體育協進會（沈監事鴻烈主祭），教育部同人（高次長信主祭），台灣省立台北第一女中同人（江校長學珠主祭）。

所有之公祭題名錄，遺像，題字，祭文，紀念文，輓聯，諫詞，以及贈送花圈之名款，報紙刊載之新聞，統由郭榮生，蘇宗哲，趙純孝及光宸四校長整理，並由郭榮生校友保存，以便反攻大陸勝利，運回天津母校。

#### 四）、三、三十一、記於台北市。

（附記）經整理後，光宸編有「張伯苓先生逝世紀念專冊」，計收有，壹、張伯苓先生遺像（銅板印刷），貳、台北公祭張伯苓先生紀事，參、公祭題名錄，肆、題字十三則，伍、祭文五篇，陸、紀念文十篇，柒、諫詞十則，捌、錄輓聯八十三則，玖、花圈題名錄（六十一款），拾、剪場四則



，由光宸保存。此外，並將遺像，總統題字，祭文，紀念文，誄詞，輓聯會選輯送登中央改造委員會之改造半月刊，（第十六期，四十年四月十六日出版）。又四月三日至七日之民族報會譯登胡適之先生之英文「張伯苓傳」，民主評論登任泰校友等之輓詩，均未及採存。四〇、四、十六、補記。

## 張伯苓先生逝世前 遭受共匪迫害情形

### 中央社之正確報道

（中央社訊）關於張氏被共匪迫害情形，頃據甫自大陸逃出人士談述如下：

「張氏係於前年冬天（按即三十八年）向總統陳明，以年老體弱，艱於跋涉，暫不能隨政府同行，乃辭院長職養病重慶。匪陷西南以後，以張氏曾任政府官職，誣為「反動」，會派偽「勝利公債」一萬份，為張氏所拒。共匪乃百般壓迫，且擬將姓予以「保護」，幸因南開員生的憤慨聲援，群情激昂，始未果，其後被迫移居天津，周匪恩來曾迭次邀氏出任偽中央研究院院長職。韓戰發生後，匪又迫氏出面主持「抗美援朝」運動，但均為氏所峻拒。匪以攏絡利用之計不售。遂不時予以苛擾，故張之死，實由於共匪所逼害。共匪曾於張氏逝世後捏造張氏遺囑，公諸報端，然大陸同胞均知此為共匪一貫欺騙手段，不予置信，且氏既係患腦溢血逝世，事實上亦不容許有時間能留遺囑，其出於共匪偽造，極為明顯」。

張伯苓先生百年誕辰紀念冊

中華民國六十四年

張羣敬題



張伯苓先生百年誕辰紀念冊目錄

張校長伯苓遺像

南開校歌

題 字

蔣總統

嚴副總統

張資政羣

立法院倪院長文亞

考試院楊院長亮功

中央研究院錢院長思亮

司法院田院長炯錦

監察院余院長俊賢

教育部蔣部長彥士

紀念文 (以作者姓名筆畫爲序)

「南開先生」張伯苓

南開瑣憶

懷念張校長

丁履進

公孫熾

王祖祥

一五

七

憶恩師·····	朱先栽·····	一七
略記伯苓校長如何興學救國·····	吳瀚濤·····	一九
回憶中華民國十四至十八年間的南開大學·····	宋作楠·····	二二
恭祝校長百年冥誕·····	李修能·····	二五
偉大的校長·····	李國幹·····	三〇
伯苓先生之教育哲學及施教方針·····	李清濂·····	三二
一樁重大事故的處理·····	汪 丰·····	四二
懷念張伯苓校長·····	周兆元·····	四五
懷念伯苓先生·····	查良釗·····	四九
育才救國 德望永存·····	查良鑑·····	五五
偉大的張校長伯苓先生·····	段昌義·····	六四
處世圭臬·····	段茂瀾·····	六七
我所知的張伯苓校長·····	胡光廙·····	六八
我的五舅父·····	馬珠官·····	七一
從小事看南開·····	張 源·····	七五
回念四位老師·····	張效園·····	八四

敢說敢做的張伯苓校長·····	張煥龍·····	八八
回憶南開新劇團·····	張德萊·····	八九
懷念南開與伯苓先生·····	章輯五·····	九二
平凡的偉人·····	郭旭明·····	九六
張伯苓校長的「公」「能」教育·····	郭榮生·····	一〇〇
南開與我——紀念張伯苓先生百年冥誕——	彭善承·····	一〇六
一位戴墨晶眼鏡的老人·····	黃仰山·····	一一二
中國現代偉大的教育家張伯苓先生·····	寧恩承·····	一一四
紀念兩位我所敬愛的人物·····	裴溥言·····	一四三
恩師張校長伯公·····	趙金鏞·····	一四五
對老校長的懷感·····	齊崧·····	一四九
憶重慶的南開精神·····	齊邦媛·····	一五一
「張伯苓先生的嘉言懿行」讀後感·····	劉幼峯·····	一五七
詮釋「公能」校訓以紀念老校長百齡冥誕·····	潘仰山·····	一六二
伯苓先生百齡冥誕·····	鄭通和·····	一六四
追念張校長伯苓先生·····	田炯錦·····	一六六

## 附 錄

- 一、張校長所撰「聖經全書彙編序」……………一七三
- 二、張校長所撰「四十年南開學校之回顧」……………一七三
- 三、張校長伯苓先生遺囑……………一九二
- 四、世界書局民國廿六年出版「民國名人圖鑑」所載張校長伯苓之簡歷……………一九三
- 五、張伯苓先生小傳……………張源譯……………一九五
- 六、張伯苓彭春兄倡弟隨……………吳相湘……………二〇二
- 七、張伯苓先生考入與畢業於北洋水師學堂年月考……………郭榮生……………二二四
- 八、南開四十年大事記…………………………二二七

張校長伯苓遺像



# 南開校歌

G 調

3/4

5		<u>1.1</u>	1	2		<u>3.3</u>	3	—		<u>2.3</u>	4	7		<u>2.1</u>	1	5
5		<u>5.5</u>	5	7		<u>1.1</u>	1	—		<u>7.1</u>	2	5		<u>5.5</u>	5	5
.		<u>.</u>	.	.		<u>.</u>	.	.		<u>.</u>	.	.		<u>.</u>	.	.



伯苓先生百齡誕辰紀念

碩學高風

符中正



南開學校「長張伯苓先生百年誕辰紀念冊

8

# 先正典型

嚴家澄



持身至正 謀國至忠  
卓哉君子 德業兼隆  
屬耆戰亂 九域洵洵  
議壇廊廟 羣倫景從  
翰穎之資 鼎彝之重  
興學育才 蔚為國用  
德門鳳麟 燠荒伯仲  
肝膽相期 艱難中共  
天挺賢哲 立教作人  
百年忽屆 道愛猶新  
昭昭簡策 述德紀勳  
千秋萬世 式此儀型

伯苓先生百齡誕辰紀念

張羣敬題

伯苓先生百歲誕辰紀念

伯苓先生百年誕辰紀念

10

碩望士林  
長存宗仰

倪文亞載拜



田炯錦敬題



伯苓先生百齡誕辰

# 士林宗仰

後學  
楊亮功敬題



張伯苓先生百年誕辰紀念

一代儒宗  
千煇士則  
振鐸南開  
菁莪沐馥

余俊賢



唯我校友	乙卯四月	湖迴德教	正誼明道	心力交瘁	試院徵長	渝中聯大	絃歌載道	早防敵覺	汲新融故	藍筆興學	津門毓秀
硯契不捐	師壽百年	肅對雲箋	薪火永傳	舉校復員	掄才濟川	各獲葆全	萬里播遷	識動俱圓	開風氣先	艱鉅一肩	篤生名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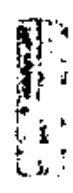
伯苓校長百歲冥誕紀念

生 錢思亮 敬題

張伯苓先生百年誕辰紀念

# 儒林集則

蔣彥士敬題



## 「南開先生」張伯苓

丁履進

民國三十五年春，校長張伯苓先生由重慶飛北平回天津。

有一天晚上施奎齡打電話給我：「咱們老校長明天回來，不願驚動官府，要我們校友去接他。明天上午十點我和金城銀行的韓大哥到你那裡會齊去飛機場。」第二天上午十一點我們三個人到西苑飛機場接校長。同來的有他的秘書仇乃如先生。我已經二十多年未見過這兩位師長，仇先生教過我二年的課，還認識我，向校長說：「這是丁履進。」校長說：「念遠（施奎齡字）給我的信裡說過，他是中央社北平分社的負責人，勝利後第一個到北平的新聞記者，幹得不錯。」我們送校長進城到西皮市胡同銀行公會休息。

那時校長是七十一歲高齡，長途飛行之後，精神奕奕，並無倦容。我們陪他吃過午飯，陪他到休息室，他半坐半倚的靠在床上和我們閒談。幾個小時的談話，由校事到國事，都曾涉及，談得高興的時候，他那敏銳的眼神，隨時由墨晶眼鏡的後面隱若的閃露出來。他說：「北大、清華已經復校，歸還建制，我決定擺脫政治，回來辦理復校的工作，繼續從事教育。」談到國事，他說過幾句話，到現在我還記得：「咱們國家的前途，用望遠鏡看是美麗的，用顯微鏡看，內部有許多腐爛的問題，如何化腐朽為神奇，全靠咱們自己，天真的美國人幫不了多少忙。」那時北平軍調處執行部成立不久，美

國人居間調停國共的爭執，國人對於美國的調處，寄以很大的希望。當時校長的談話，對於美國的調處工作，言外之意，似乎並不樂觀。校長急於要回天津，平津鐵路局長石志仁特別在當天的夜車上給他安排了鋪位，並通知天津方面接車，我們幾個人就送他上火車回天津去了。這是我和他最後的一次會面，也是畢生難忘的一次談話。

抗戰時期由北大、清華、南開所合成的西南聯大，勝利後，北大、清華很快的恢復了建制，我在北平因為職務的關係，和北大的傅斯年、陳雪屏、胡適，清華的梅貽琦，時常見面，對於北大、清華復校後的情形，非常熟悉，對於南開母校復校情形，雖然平津咫尺，却非常隔膜。

「提到南開，就想到張伯苓」，這是世人普遍的印象。張伯苓與南開是不可分的，也可以說，張伯苓就是南開，南開就是張伯苓。

張伯苓先生畢業於天津北洋水師學堂，畢業後，在嚴修（範孫）先生家教私塾，最近在臺北逝世的臺大醫學院教授嚴智鍾就是當時在私塾受業的諸公子之一。由嚴家私塾而南開中學，更發展為舉世聞名，與北大、清華並駕齊驅的南開大學，都是張伯苓先生一手創成，一生心血精神灌溉溶化的碩果。北大、清華都是國家力量所經營，而南開則純為私人創辦，其難易之間相去不可以道里計。

昔人對於道德高尚、學問淵博、志行貞固、傳業廸世的大師碩儒，不論是受業門人或私淑弟子，多仿效古代謚法之義，私謚名號奉獻，表示尊師重道的敬意，如漢之郭有道，宋之張橫渠都稱為「有道先生」「橫渠先生」而不名。近代洋人對於績業卓越之士，亦常以其姓名與事業相連而稱為「某某



先生」，如美國共和黨人塔虎脫之被稱爲「共和黨先生」，卽其一例，與我國私諡之義，若合符節。我建議：凡我南開校友，應以「南開先生」之名，奉獻於張伯苓先生，以垂永久，而表敬意。

我是民國四年考入南開中學，現在臺灣的田炯錦、鄭通和、張平羣是同班或同年級同學，民國八年畢業，讀過大學第一班，民國九年轉學北平。我對於「南開先生」張校長的印象和學校的故事，都以此一時期所目睹感受的爲多。

民國四年秋季始業，第一次上星期三的週會，看見一位方面平頭闊背挺胸，墨晶眼鏡，長衣皮鞋，身體魁偉的先生，站在大禮堂的講臺上，聲音宏亮的對全校師生諄諄訓話，這就是校長張先生給我的第一個印象。以後每星期三都有同樣的聚會。南開是以週三的聚會，代替當時各中等學校所必有的修身課程。這樣的修身課程對於學生的影響最大，收效最宏。每次週會，除了校長對學生講授爲人作事、處世治學的道理之外，亦常請當代名流、專家學者到校演講。四年期間的週會，聽過上百次的演講。現在記憶猶新是胡適講白話文學，胡適的老師美國哲學家杜威博士講「思維術」（杜氏名著 *How We Think*），胡適給他老師作翻譯。北洋軍醫學校校長全紹清講「衛生之道」。這都是連續講演過幾次的，當時在同學間流行了模仿胡適和全紹清的口語，如「白話！」「白話！」「鼻子的衛生！」「眼睛的衛生！」隨處可聞。（胡適講白話文學，常在古詩中舉例，每舉一例必加斷語曰「白話！」每次講演中，「白話」特多。全紹清講演時每到一個段落，常說這是「什麼的衛生」提醒聽衆注意。）印象之深，數十年不忘，三十四年我在北平和胡適之、全希伯兩位先生晤面閒談時，還常以當年的

「口語」相戲語。

「南開先生」常在週會上以「咱們南開」或「南開精神」勉勵學生苦幹實幹。有一次他模仿在天津中等學校聯合運動會得百碼第一名的郭毓彬和二百碼得第一名的王文達最後衝刺的姿態，握拳，督目，昂首前進，說：「噫！到啦！這就是南開精神！」接着他說不怕難，不怕苦，幹！幹！幹！什麼事都會成功的。

「南開先生」深知事業與學問相濟相需的道理。民國六年他的胞弟張彭春（仲述）先生由美學成回國，他將校務交張仲述代理，自己遠赴美國進入哥倫比亞大學師範研究院深造，獲得博士學位後回國，開始擴辦南開大學的計畫。

「南開先生」赴美後，天津發生大水災。一天的夜間，突然大水漫淹了學校，自張仲述以次全校教職員奮力搶救住校的學生脫險。我回到北平的家裡，正想可以無憂無慮的過一個快樂的中秋節，詎意不到五天，接到學校通知，要學生即到天津河北法政專門學校報到上課。學校因南大窪（南開所在地）積水短期難消，商妥河北法專借址上課。我們在那裏讀了一個學期，第二年春季始搬回本校。我提出這件事，是說明南開的教職員確實受張校長的感召，能發揮臨危不亂、處變不驚、苦幹實幹的南開精神。我想當時住宿學校現在臺灣的校友們，當會記得那時學校淹水，夜間倉皇離校的情形。

私人創辦大學不是一件簡單的事，財力人力都要煞費周章。「南開先生」本着宗教家與人為善、愛人以德的精神，向擁有財富、籍隸北方的各省軍政首長苦口婆心，勸善捐資，用他們的非分之財，

辦利國利民之事，如李純、陳光遠、齊燮元、許蘭洲、孟恩遠等都曾大破吝囊，捐出鉅資，贊助南開大學之創辦。大學第一班即於民國八年在南開校本部的旁邊新築校舍中開課，以哲學博士凌冰為大學部主任，以喻傳鑑為中學部主任。以後在八里臺逐漸興建了規模完備的南開大學。

「南開先生」熱愛國家，熱愛民族。平時常以民族氣節訓誨學生。其灌輸學生的南開精神素為野心勃勃蓄意侵略中國的日本人所大忌，日人侵占華北後，張氏即捨棄其畢生精力所寄的南開，率領其幹部華午晴、仇乃如等南走重慶，辦理已創立一年的南渝中學。遠在日軍發動侵略中國戰事的十餘年前，張氏即洞燭日本人的狼子野心。我深切記得張校長旅行東北歸來，在週會上對學生講話，分析日人在東北的情形後，他說：「不到東北，不知中國之大，不到東北，不知中國之險。」十餘年後，吳鐵城先生赴東北斡旋易幟南返，亦說過同樣的話，當時成為名言。在七七事變十餘年前，張氏即有如此透澈之看法，可謂先知先覺。

「南開先生」善用賢能的幹部和延攬高明的師資，是他辦學成功的主要秘訣之一。中學時代像華午晴對學生生活管理的周到和親切，像時子周對學生課業督導的認真和切實，身受其教的校友，大都不會忘懷。就師資而論，亦為當時一般學校所望塵莫及。以我親受教誨的老師為例：教國文的有墨學大師張純一，教文字學的有小學名家陳文波，教數學的有電機專家孫繼丁，教英文課程的前後有李道南、英人穆爾小姐、美人羅德偉，教外國地理的有時子周，教西洋歷史的有余日宣，他們都不是當時一般學校所能延攬、大學教授級的名師。大學時代由凌冰以至徐謨、何廉、方顯廷、梁啓超等都是當

代一流的學者。

德智體羣四育並重，南開實開風氣之先。德智之培育在課堂，體羣之輔導在課外。仍以中學為例：學生課外活動，如社團之組織，普遍而積極。勵志社、青年會、敬業樂羣會，均於課餘之暇，舉辦各種活動，輔導羣育之推行。校風報尤爲出色，每週出版一期，從無脫漏，其編輯發行，均由學生辦理，我和周匪恩來曾被推同時擔任編輯工作一年。張仲述到校後，更於課外推動文藝活動，不遺餘力。如蜚聲華北一帶的南開話劇運動，即於此時開始。周匪恩來以演「一元錢」的孫大小姐，獲得河北女師學生鄧匪穎超的青睞，結成「紅色夫婦」。時子周以演「一元錢」中爲富不仁的孫思富而馳名平津。（時先生北伐後參加黨務工作，任國民黨中央委員，在臺灣逝世。）

民國三十四年十二月北平軍調處執行部成立之初，馬歇爾率周匪恩來飛抵北平，在北京飯店舉行酒會招待各界。我和周匪恩來在酒會中見面，他問我：「你想不到我會穿上將軍服吧！」我笑答：「在我的印象裏，你仍然是一元錢中的孫大小姐，不應該穿莊嚴的軍服。」他也笑了，指着我向採訪新聞的同業說：「他是我南開的同學，校中比賽國文，曾得過第一名。」因爲他提到南開的舊事，我問他：「咱們校長近況好嗎？」他以惋惜的口吻說道：「校長是卓越的教育家，不是政治家，他不應該參加國民參政會這類的政治工作。」我以鄭重的態度回答：「校長是熱愛國家熱愛民族的人，爲了抗戰，爲了團結，他參加參政會，是愛國精神的表現。他的學生都應該效法他這種愛國家愛民族的精神。」

「南開先生」是現代中國的大教育家，他的績業，他的名字，在教育史上，光輝永在。  
「南開先生」和南開學校永垂不朽！

## 南開瑣憶

公孫熾

### (一)

在防地接到「南開校友會」的明信片，和臺北轉來的郭學長榮生的大函，知道六十四年四月五日，乃先師伯苓校長百歲誕辰，校友會爲紀念這位一代偉人，擬編印紀念冊，特向校友徵文。今天特別找出「張故校長伯苓先生八旬誕辰紀念冊」，上面有一篇我寫的短文「萬世師表」，想不到時間真快，一幌又二十年了。

這二十年來可謂風雲際會，不僅國際之間的變化太大，人類歷史因爲地球上的人，居然登陸月球，也揭開了新頁；至於每個人的環境，也勢必有所變遷。時代推進了，一代新人換了舊人，時間與空間儘管變幻莫測，但是也有亘古不移，屹立常新的。比如維繫我們民族傳統的儒家思想，真正中國人

對孔夫子的崇仰；以及我們這些從「南開」大門裏進出，受過南開教育，被先師伯苓校長薰陶過的學生，無論站在任何地方，都會發揚南開精神的光輝，是永遠如日月照射天地的。

校長是位平易而腳踏實地的人，在我作中學生時，聽過他多次訓話，沒有一次是慷慨激昂帶了肝火，總是穩重如泰山，講話斯文而平和。那時覺不出這是高度人格修養的成就，待四十年後自己歷經人生憂患，才體會出這是多麼難能的造詣。作爲一個偉大的教育家，我不曉得在傳道、授業、育德、養心、這些方面，還有哪位能勝過伯苓校長。因爲世界上風氣之轉移，「教」與「育」已經分了家，而且「教育」也變了質。南開學生不光注意學識的教導傳授，更注意「育」。在那個生活天地裏，那種氣氛就有涵泳默化的功能，使學生的氣質先有變化。「教」與「育」的再度結合，便成了南開特具的精神。

南開校友在個人工作崗位上，都發揮出高度的南開精神，這也就是身受校長言行的影響。南開的學生，無論到哪兒，總忘不了：「南開精神萬歲！」

### (II)

現在人們談起南開，偏重於大學。實際上南開是由中學奠定基礎，一系列的向上（大學）、朝下（小學）發展。中學所在地的地名，就是天津的「南開」。此外天津還有「老西開」和「北開」，按道理講，應該也有個「東開」，不過沒聽說過。依照古老的市區範圍來講，那地方已經很偏僻了，

有城牆的時候，其方位屬於西南城角。我小時上學，坐了家中的包車，一定要經過大舞臺，穿過「三不管」。提起「三不管」，在天津或北方住過的，大概都很熟悉。這塊土地是華洋交界，沒人過問的真空地段。是庚子年鬧義和拳以後吧，天津有了各國租界地，英、日、義、法、奧、德、俄、比不一而足。這些租界，自成一個小天地，有自己的法律規章與稅收制度，享受治外法權，工部局司法獨立；洋人更是了不起，有領事裁判權的維護，能爲所欲爲。所謂「三不管」，就是哪邊兒也管不到，誰都懶得管。說穿了，那不過是一片露天廣場，混得好點的，在冬天及夏天搭起一座頂棚來賣東西（包括賣膏藥、賣藝），其餘多半是席地擺攤兒，賣各式各樣的物品，有最便宜的飲食，外帶娛樂場所。跟北平的天橋、以前的臺北萬華，都是一個性質。是小市民們的購買地和消遣地。南開比三不管還要遠離市區，在差不多遠近的同方向，有天津匯文中學和中西女校，都是基督教會辦的。南開還要遠一點，要過了一座洋灰橋，再往前走不短的時間，才能到以南開中學爲中心的一個獨立社區。

與大路成丁字形，南開學校就在橫街上。面對橫街十字路口，左街的頂端是女中部，女中對面是小學。接下來是用磚牆圍住的大操場，一圈有四百多米。靠近操場的是南樓，也就是初中部，係一座高巍的兩層樓。恰在丁字路口的右頂端，「丁」字一出頭，成了「十」字，再朝下走，就是一片荒地了。「丁」字路口的右手邊，位於「十」字的出頭處，是座非常神氣的「校友樓」。從我當初中一年級學生起，就非常嚮往這座樓，因爲凡是南開校友到母校來，都可以住宿其中，重溫一下在校的舊夢。這座樓是校友捐建的，彷彿那時的校友都很有辦法，都是工商教育界的名流，辦什麼事都輕而易舉。

南開校友向來非常團結，實力又非常雄厚，我祇想：什麼時候我也當上南開校友？

校友樓的另一邊是「範孫樓」，也是科學館，物理、化學、生物的實驗及課室，男、女、高初中生，都在這裏。範孫樓面對學校的大鐵門，旁側是條通往後面的大道，在路右便是以校本部各部辦公室爲主的「中樓」，樓上也有課堂，巍然而輝煌，很有氣派。我看過不少中學建築，還沒有這麼宏偉的。中樓的右後方，是新落成的「瑞庭禮堂」，再過去，便是古老的「北樓」了。

閉起眼睛，我尚能在記憶中找尋出每座樓、每條道路的前後方位，這些地方我太熟了，因爲在這些環境中，曾消化了我一段燦爛似錦的年華。

### (三)

在南開初中唸書時，我們都是童子軍。穿童子軍制服，夏天是咔噠布的，冬天是草綠呢的。童子軍大帽是呢毡的，紫白色的領巾，很神氣。從這時起，就培養了學生們的尚武精神。記得是在二年級吧，正碰上十八屆華北運動大會，我曾負責維持會場秩序，覺得自己很了不起，那時的河北省主席是王樹常，大會由他主持。現在時興的在看臺上拼湊花樣或文字，那時我們已經在實施了。凡參加的人，各自訂作白色衣褲一套，和一面雙手執拿的布旗——一面黑色，一面白色，旗的兩方各有旗杆，便於翻動。先在紙上排列劃好了，每個人占據一個方格位置，一些字便如此排出，白底黑字，十分顯明。記得最清楚的，是爲了排出「毋忘國恥」四個字，曾遭到當時非常跋扈的日本鬼子抗議。指揮啦啦



隊的，是學生界名人，「海怪」嚴仁頤，他那時已經就讀南大。還編了許多歌，採用北方小調，在會場上風頭甚健。

那時南開學生很講姿態、儀容、與神氣。甚至於說話，都有一套南開的「口語」。在任何場合中，總如鶴立雞羣，讓人一看就覺得氣宇非凡，知道那是「南開的」。也許當時學生們的入學年齡較長，中學生已很成熟，尤其是差一個年級，就像差了好大的一截。初中二的學生，與初中一的迥然不同，到了初中三，就很有氣派了。南開學生穿制服，草綠色企領的上衣，同色的西服褲；銀白色的扣子，上面印有「南開」二字，嵌在六角圖形中，那是校徽。春夏是布料，秋冬用呢料。祇是草綠的顏色深淺各異，校方並無嚴格規定。到了高中一年級有軍訓，另作一套軍服，是德式的，雙排扣，帆布腰帶，馬褲，帆布綁腿。全校學生的制服都是同一樣式，但由風度上一看就可判知高中或初中。制服或軍服，都是自己花錢去訂製，那條大街上就有不少家服裝店，可供選擇。似乎那時學生的家庭環境，一般來講沒有太壞的，都能達到學校的任何要求。

在南開讀書，對於吃的問題，可以說樣樣皆備。第一第二大食堂，在中樓的後面，六人一桌，饅頭、乾飯、稀飯齊備，四菜一湯，任由挑選。南樓的地下室，有第三食堂，住校生多在那裏包飯，便於飯後散步。走讀生可以吃中午一頓，住校生可以吃兩餐，按月繳費。我是住校的寄宿生，這三座食堂實在吃膩了，幸虧校本部的右後角，在網球場的後面，有一座專為回教學生準備的牛肉館，掌櫃的是個大黑胖子，記得是姓劉。這裏可以吃烙餅、蕃茄蛋、牛肉片湯、牛肉麵或炒飯。油水大，味道濃

，吃起來很過癮。一個夥計叫「圓兒」，一個叫「衛生」，每到吃飯的節骨眼，把他們忙得團團轉，所以有許多事得自己動手，把要吃的東西自行拿齊，擺在碗盤內，放在掌灶的大師傅處去排隊。牛肉餃不錯，就小米稀飯，否則清湯臥果，也是一絕。飯館不大，氣氛熱鬧，尤其是兩個當家夥計的吆喝，聲聞戶外。祇是有一點，誰在牛肉館吃過飯，出門後混身帶着油腥味，久久不散，成了活招牌。

學校前那條畢直長街的對面，有家飯館名叫「義合成」，是有上下的兩層樓，係南開社區內最大的一家。燕席小吃都可以，也辦包飯，當然價格較貴，菜是要高明多了。我們曾湊够人數，在那裏吃包飯甚久。另有一家西餐館，在路拐角，對着仲宜照相館和南開商行，名「寶聚成」。能作一些簡單的西餐，兼賣零食冷飲，地方不大，也是男女中學生的交誼場所，以油炸土司出名。

街上還有幾家零食乾果店，外帶賣水果，生意都不惡。

#### (四)

南開外埠來就讀的學生很多，自然是慕名而來。我們的校長是聞名世界的大教育家，許多名門子弟都不遠千里而來求學。還有華僑子弟，比如來自舊金山的關福納兄弟，以運動選手（打棒球）名震全校。此外有近如北平、冀東、唐山一帶的，遠如南京、青島、煙臺等地來的學生。不像北平的學校，附近有公寓可住。這些學生都住校，有家在天津市（比如我），而住家與學校距離太遠，爲了免除夏天的日曬，冬天的風雪，也祇好住校。從初一起，我就住在二齋，讀了四年多，都住在宿舍內，我

與母校的情感深厚，自然這也是個原因。南開功課釘得緊，如不想留級，祇有拼命唸書。我是貪玩的學生，每年都有一兩門功課不及格，夏天人家放暑假休息，我唯有利用這兩個多月追趕功課，讀暑期補習學校（由校方主辦）。補過考才能升級，尙喜自始至終沒有蹕過班，其緊張也就可想而知了。

南開宿舍，四人一屋，隨了年級日增，管理與屋中的佈置亦稍有不同。到了高三，可以二人一室，儼然就是准大學生了。生活管理很嚴格，舍監的權威很大，初中的朱星樵、傅鶴仁二先生，高中的丁輔仁、王九齡二先生，迄今還令我念念不忘。

我在校就讀時的某秋天，下午第二堂課，忽然傳出：「梅蘭芳來啦！快去看！」梅博士訪美成功，得校長令弟彭春先生之力不少，而且那正當梅蘭芳馳名中外風頭極健時，他到南開先在校友樓坐了坐，後來還參觀了校舍，看了聞名天津衛的「南開菊展」，最後據說還捐了錢。我擠在人羣中，尾隨着博士，轟也轟不開；梅蘭芳個頭並不高，遠看還有點矮蹲蹲的，胳膊鬍子刮出了青鬍碴兒，鼓出了金魚眼，穿了西服，外罩大衣，手中執着灰色呢帽，顯得很斯文，倒沒有娘娘腔。跟身旁穿了長袍馬褂的校長一比，梅博士就渺小得太多了。

不久「南開商行」（照相館）把博士的照片放大，擺在玻璃窗內。那年頭還沒發明五彩照，放大的像片作興染色，不知什麼靈感，怎麼搞的；把梅博士放在胸前的呢帽，染成了天藍色。而且別處都沒上色，唯有這頂大藍帽子，看起來非常可笑，所以幾十年來我還沒忘掉這件事。

嚴格的說，南開的環境並不太理想，因為它擺脫不開那條又臭又髒的牆子河。所謂「牆子河」，

在天津凡是它流過的地方，沒有人不討厭它的。在英租界如此，在舊俄租界小白樓亦如此，到了南開，那就成了它的天下啦！

南開恰恰受了牆子河的包圍，女中部的側方是片荒原，再前面便是綿亘的堤壩，堤下就是爛泥巴臭污水的牆子河。四季都在空氣中飄揚着那種奇臭分子，春夏天隨了大地的復蘇，臭氣更是濃加一等。不習慣此味的人，當真可以被薰跑。有時風大，把風都給感染了，噎得人喘不上氣。夏天躺在床上，午睡，都能一陣陣聞到臭味。

還有，那時正是日本鬼子欺侮我國最厲害的期間，每天自晨至昏，可以清晰聽到海光寺的日本兵，用重機槍打靶的聲音，連續不停，如在耳邊。那槍聲打破了讀書環境的寧靜，南開學生對於日本鬼子的深仇大恨，全是一滴一點凝聚成的，難怪日本鬼最痛恨南開了。

我讀南開初中一年級時，共分七組，年級增高，組數遞減，因為逐漸被淘汰了。唸南開，能按部就班畢業的，實在少之又少。普通現象是多數人都有過「留級」的經驗，而「留級」也成了南開的家常便飯。所以校中有善於說「相聲」的同學云：「人家唸南開六年畢業，我立志非讀八年不可！」

幾十年物轉星移，當時一塊唸書的同學，多半被時代的巨浪給沖跑了。也許有些人已流落四方，大家再想聚首，恐怕今生今世不易了。沒想到自大陸淪陷來臺，我還能在臺灣見到同班同組的同學。而且因當年都住校，大家相當的熟悉，其中有陝西籍的雷頌，山東籍的劉元發，和以前在香港任電懋

公司總經理、搞起電影的老廣鍾啓文，我們都在十五六年前就碰過頭。還有二位當年是不寄宿學校的，是河南籍的劉秦捷（現在曼谷），另一位是前在民航公司任駕駛的東北老鄉張學森。我們在天津南開時，都不過十來歲的孩子，現在頭髮皆已花白了。

不過全班同學雖然如今祇贖下這幾位大員，還是因為各奔衣食，或者說各為國家效命，大家根本沒有相聚的機會，偶而通個電話，依稀能由聲音中，回憶當年情景，而人事全非，撫今追昔，不覺惘然！

## 懷念張校長

王祖祥

今天適逢我最偉大的南開中學校長、也是我生平最敬佩和難忘的教育家張伯苓先生百年冥壽誕辰。張先生精明幹練，辦學極富經驗，對青年學生的心理，更瞭如指掌。玆就追隨張先生瑣憶所及，略誌數端以懷榮思。

一、我是民國二年考入南開中學，踏進校門迎面即見樹立一面大鏡子，使每一個學生先看清自己

的容貌衣帽是否潔淨敞

二、民國六年我鎮亮，全校皆可聞及，鐘

三、在校時每星期同學無不感到獲益自

四、據聞張校長在，學生以校長亦吸水菸身不吸菸。言教濟以身

五、校中常集合全伯先生講個人衛生等等意為學生一開耳福，不得全體同學哄堂大笑；

六、校中學生滿一大紙牌，分別變換，排近，日本軍人常來觀賞人氣量之狹小。

七、抗戰勝利遷都南京，小女投考某大學，費時四天未能完成報考手續，不得已改考他校。回憶小女在重慶南開中學攻讀，全校學生二千餘人，放暑假時，學生等待退還贖餘學雜費等，僅費時半天，即全部辦妥。辦事效率之高，與某大學不啻天淵之別。

八、卅八年我隨政府遷臺前夕，曾過往沙坪壩晉謁張校長，校長說明不忍拋棄二千餘學生而離校南下，終致永別。

上面拉雜談到的幾件小事，可以證明張校長的偉大和成就。爲了紀念張校長永垂不朽的南開精神，特誠摯建議，在寶島的上千同學，集中力量進行復校運動。老同學中如查良劍、查良鑑賢昆仲、張平群、雷法章、潘仰山諸先生等如能登高一呼，定可促其成功也。

## 憶 恩 師

朱 先 哉

追溯到民國二十年的秋季，天津私立南開大學創立工學院，其中化學工程學系，是全國的首創。開課的時候，祇有四個學生：趙竹韻、鹿篤桐、郭保國跟筆者；可是教授却包羅化工、化學、物理、

機械、電機各學系主要的名教授。系主任張子丹教授着實下了一番苦心，以他堅強的毅力，來鼓勵督促我們的學業。雖然中途兩位女同學改選其他學系，贖下我們兩個男生，不但完成其他類似的著名大學化工系五年的課程，還要附選文、法兩學院幾個學點，再加兩個暑假漢沽跟塘沽兩個大工廠中的實習。我們總算幸運，在畢業之前，就是民國二十四年的初夏，已經知道學校方面接到永利化學工業公司的錄用通知。

在畢業考試完竣之後，接到註冊課的通知，要我們兩人去見校長。我們知道這多年在南開受教育期間，除非集會的時候看得到校長，聽得到訓話，難得有機會由校長個別召見，我們兩人認爲一定事非偶然，必有特別緣故，所以當時在去校長室的路上，心理上都有些不太自然的感覺。等我們進到校長室，校長已經站在辦公桌前，笑着等我們，很簡捷的跟我們說以下的話：

「你們倆是化工系第一班畢業生，剛走出學校，永利就要你們去，我覺得很高興。初進社會，對於學習方面，因爲你們已經有從南中到南大的經歷，我不擔心。我所擔心的是心理方面的，你們一定有個『怕』字。社會的陷阱、壞人，處處可以碰到，祇有守住原有南開幹的精神幹下去，沒有可怕的，這是我在你們離開學校之前，送給你們的幾句話。」

以上的幾句訓話，不過十分鐘的光景，兩個小孩子走出來彼此相對地看看，似乎有些莫明其妙。經過四十年來的東奔西跑，出死入生，在最困難的時候，才領悟到恩師在我們離校前訓話的真諦。

這一段事實所引的話，是大概的辭意，已經過去這麼多年，原句自難記憶；且唯一的郭保國同學



已失聯絡，無法求證。茲在恩師百年誕辰之際，忝居門下，寫出此項事實，期與諸校友共勉。

## 略記伯苓校長如何興學救國

吳瀚濤

伯苓校長少懷大志，習海軍，由天津北洋水師學堂畢業。甲午年（清光緒二十年，西元一八九四年）中日第一次戰爭中，我國海軍（清朝艦隊）被日本海軍擊敗。

伯師於清夜自思自問云：中國海軍在艦數與人數上均比日本海軍爲多，何以竟爲戰敗？深思之而得其解答：由於中國人在數量上雖比日本人多出十倍以上，但在質量上就遠不及日本人。如欲將中國人在質量上提高，唯有從事教育一途，別無良策。於是伯師因此下定決心終生從事教育。

由海軍退歸後，經吳芝瑛女士（廉南湖夫人，天津華洋書莊經理）推薦伯師在嚴氏家館（位於天津西北城角）擔任英文及數學（代數、幾何、三角）教師。

嚴氏家館係嚴公範孫（名修，字範孫，清翰林，曾任禮部侍郎——今教育部次長，曾參與康有爲、梁啓超等戊戌變法運動，政變時——清光緒二十四年，西元一八九八年，因與袁世凱有舊，故倖免於難

，旋辭官歸里）獨自設立，初祇學生五人，課程一如中等學堂。伯師到館後，教學管訓，異常認真負責，深獲嚴公器識，旋將全館事務交其主持。

後嚴館學生增至二十餘人，其中將各學科修完者由嚴公保送直隸（今河北）省立優級（後改稱高等）師範學堂肄業，畢業後內有八、九人（如時子周、華午晴、孟琴襄、周紹曦）回館服務，協助伯師。嗣將嚴氏家館改稱「私立敬業中學」，正式擴大招生（第一班——甲班學生中有張彭春——伯師胞弟、金邦正、梅貽琦等），嚴公仍為校董，伯師專任校長（時稱監督）。

時有天津士紳鄭菊如先生自願將其所有天津西南城角一大塊低窪土地（俗稱「南開窪」）捐贈嚴校董興學使用，於是即將私立敬業中學遷建於「南開窪」，同時將校名改稱「私立南開中學」，由時子周擔任主任。甲班於民國二年春季畢業（修業四年）時，曾作一圓井型木牌，刻名留念（第一名金邦正，第二名梅貽琦，張彭春、嚴智鍾二人已於畢業前考入「國立清華學校」第一班）。筆者係於民國二年秋季（南開春季開學），插班考入丁三班（另有丁一、丁二兩班，每班各約六十人），與今在臺校友會會長潘仰山同班。翌年春季添招戊班，在舉行開學典禮時，始攝有五百學生照像紀念。當時校內計有乙、丙、丁、戊等班。以後每年招收新生，每班則依數目字排列之。由於全校教職員工在伯師公明領導之下，同心一德，克苦奮鬥，故校務發展，蒸蒸日上。到民國五年時，全校學生將近千名，一次伯師對筆者云：本校學生未超過千人時，我對每一學生不僅能記起其姓名，而且能瞭解其個性與生活，現在人多不行了。足證伯師對於學生愛護備至。

約在民國四、五年間，母校曾一度試辦德國文學專修班，由德籍教授賴陽（其妻爲中國人）主持，因爲招生不足，乃停辦。

專修班停辦後，民國六年，伯師會同前教育總長范源濂赴美考察教育——特別是大學教育，途經日本東京，筆者（時在東京第一高等學校預科肄業）曾作三日嚮導翻譯。

伯師於民國七年冬自美返國後，即着手籌劃創辦「私立南開大學」於中學之南端隙地。民國十一年在南開中學以南之八里臺（原亦係一大塊水塘窪地，由天津某熱心者捐獻）起建大學新校舍。經費全由軍政界名流及社會熱心人士捐助。建校工程由華午晴一手規劃、施行並監工，終乃建成宏偉而美麗之校園。

民國八年，南大正式開學，先開文、理、商三科，共招收學生九十餘名。由於教師優秀（如徐謨、何廉、蔣廷黻等），管訓嚴格，校務發展迅速。

民國二十六年，抗日軍興，由於日寇素恨南開學生愛國仇日，將南開大學炸爲平地。於平津失陷前，南開大學、北京大學、清華大學三校，都遷校於昆明，合組「國立西南聯合大學」。戰後，南大還校天津，並改爲國立。

私立南開中學亦在抗日戰爭開始時，遷併於重慶沙坪壩之「私立南渝中學」（原爲母校分校）。旋南渝中學正名爲南開中學。

三十四年九月中旬某日，筆者同學友祝步唐（原名瀛洲）、南秉方（原名士豪）向伯師辭行於重

慶南開中學（因將去東北接收），在請訓時，伯師忽慨嘆而言云：「我創辦南開學校，原爲救國，不料今日南開的學生中，一大部分去救國，像你們是的，而有一小部分在禍國（指加入共產黨的）。不幸呀，不幸！」

後來，伯師辭去考試院院長之職而不肯離渝來臺者，實由於患高血壓症，不便乘坐飛機。大陸淪陷後，被共匪脅迫返回天津，正在居家頤養餘年中，不料韓戰時由於拒任共匪之天津「抗美援朝協會」會長，竟被匪幹日夜不休逼迫而逝世，哀哉！

總之，伯師一生盡瘁教育，從不計及個人名利。生活：自奉廉潔，作風：實事求是，五十年如一日。桃李滿天下，對國家，對民族，貢獻宏偉，有口皆碑，稱爲一代之大教育家，誰曰不宜。謹就回憶所及，略記伯師一生興學救國之事蹟，以抒哀念！

## 回憶中華民國十四至十八年間的南開大學

宋作楠

南開大學成立於民國八年。至民國十四年時，已有一、兩批畢業生，在當時已爲國內優良大學之

一。茲將母校當時的狀況，就記憶所及，報導如下：

一、師資——當時南開大學的老師，都是經過校長親自遴選及禮聘的，可以說全部都是飽學之士，而且都有相當抱負。教授人數不多，但是每一系必定有一、二位基本教授，分年開設各種必修的基本課程。全部教授都是專任，而且都住在教員宿舍（百樹村）。所以與學生比較接近。當時大學部學生約為二百人左右，分爲文、理、商、礦四科。教員人數約四十人，專任教員與學生的比例，約爲一比六。教員平均年齡爲三十歲，學生平均年齡爲二十一、二歲，所以打球溜冰，教員與學生都可以玩在一起。學生亦時常被請到教員家裏去。這一批年青教授，在學問上有相當造詣，這由許多南大教授日後在學術上及事業上有很多成就就可以證明。當時南開聘請老師，要與清華、北大、燕京等校競爭。校長如何能以較低的薪水，維持住水準很高的教員，這是一門大學問。校長對這一類事情，對我們學生是不談的。即使我們畢業以後，校長談話，亦很少涉及學校經費。但是他所經過的困難，不難猜想得到。我們老師的來源，大部分係清華舊制學生留美返國的，這與校長之弟仲述先生曾任清華教務長不無關係。一部分係母校畢業生赴美深造後返校任教。因爲老師與學生的年齡相當接近，高班同學返校任教，而低班同學仍是學生的，不乏其人。因此不免有若干小事故發生。民國十四年間，我們有一位學長，指出當時大學畢業生，畢業後出洋深造，返國後教書，教出來的學生又繼續走出洋深造及返國教書的老路。他稱此種現象，爲「輪迴教育」，並將他的大作，登諸校刊。當時曾引起一部分教授們的不快。我們這一位學長，返國後曾否教過書，是否走過輪迴教育的老路，因年代已久，記不清楚

了。但是當時工商業不發達，學有專長之士，要想用其所學，有時爲事實所不許可。所以學校仍有聘到第一流學者的機會，使南開開始即爲第一流的大學。我們懷念我們的老師，不由得不想起母校的衷心人物——校長。

二、設備——圖書館最初附設於思源堂，後來有單獨的建築，即木齋圖書館。南開圖書館的特色，爲十分充實而切合實用。我們的科學館，在當時各大學內是首屈一指的。學生的宿舍，甚爲舒適。自民國七、八年至北伐完成一段時期，天津可以說是處於軍閥割據之下。在那種環境中，南開仍逐年有所建設。因此外來人士參觀南開後，認爲奇蹟，往往想研究其原因。當然這許多建設的經費，大部分靠對南開有認識的社會人士暨若干國外基金團捐助。（例如羅氏基金團 Rockefeller Foundation 在五十年前即開始資助南開）。而學校收到捐款後，善爲運用，以少數的金錢，收預期的效果，則爲南開用錢的特色。我們校長當時對學校的建設及經費，有無永久的打算呢？事後從校長在各種場合的談話來推測，我想是有的。校長對美國私立大學的發展，極爲熟悉。私立大學的捐款，無疑的靠畢業的學生。所以校長認爲南開的前途，靠社會，而社會的財力，靠經濟開發。於是校長鼓勵礦科、商科以及後來化工及電工的同學，要在國家的經濟開發中，有所貢獻。他鼓勵學生經商，尤其是前往東北甚至西北經營貿易、森林、畜牧、開礦。但是他警告同學不要自私。他的哲學是「自私發不了財」。校長常常說：「要有膽量去做夢。」又說：「有識才有膽。」他的夢是建築在真知灼見上面的。

## 恭祝校長百年冥誕

李修能

### 一 在我印象中的校長

我進南開的時候，是在重慶，當時還不叫南開，是叫南渝，就是南開在重慶（簡稱渝）的分校。當然真正的南開是在天津，南渝只是南開的一半而已，因為祇有一個南字。

南渝是校長的長遠看法，校長一向主張教育救國。他在幼年親眼看見我們國家敗在日本之手，立志要從「人」的方面救國。樹人要靠教育，而且也不是朝發夕至，一蹴可得的。所謂百年樹人的教育大業，就和校長結下了不解之緣。

好不容易他老人家在多年的奮鬥之下，才有一個我們國家第一所的完全學校，從小學到學術境界最高的研究機構，應有盡有。不但在量上去追求，在質上，南開所造就的人才，更是衆人皆知，有目共睹。不但如此，由於我國對日戰敗，使校長定下了救國建國強國的南開教育目標。

由於南開教育的成功，我們的東鄰小日本，爲了不使我們成爲一個強大的國家，就藉故把天津的南開大學炸毀了！

天津的南開被炸以後，校長把重慶的南渝改爲南開，當然抱有悲憤和激勵兩種心情：悲憤的，是日本人把他老人家數十年苦心孤詣、慘澹經營的物質方面的建設，一夜之間被日本人毀得蕩然無存了

！激勵的，是使我們悟徹了日本人侵華心狠手辣的野心，激起了教育界和全國同胞的憤慨，繼而化悲憤爲力量，誓死抗戰到底。校長把南渝改爲南開，就表示日本人毀了我們的物質，但毀不了我們南開的精神。因此，在週會上對我們訓示，日本人轟炸學校，犯了天大的錯誤，激發起全民抗戰的決心。他要同學們都要抱「有我中國不會亡」的決心，並告訴我們「有南開就有中國」，這是何等源遠流長的啓示！

校長不但抱負遠大，見解超群，而且身體魁梧，慈祥和愛。他老人家每天都起得很早，在廣大翻山越嶺的校區散步，頭戴博士帽，身穿中國長袍，我沒有看見他穿過別的衣服，天涼時還加馬褂，戴一副黑眼鏡，手裡拿了手杖，走走，停停，看看，慢慢地打量校區，轉轉身，有時校方主管被叫到他身旁，他就用手杖東指指，西點點，有時我們遠遠看去，他又在用手杖在空中劃個圓圈，或是從近處劃到遠處……就這樣，重慶的南開，在他的手杖尖端，壯大了起來，使南開就像在「受形樓」南邊廣場外斜坡上校園中八個字校訓的前四個字所說的「日新月異」一樣，天天都在進步。每當校長在校園遇見學生時，他都是和藹可親，有時還用手摸摸小朋友的頭，理理他的衣領，面上總是帶着笑容，像一個慈祥偉大的父親。

校長身軀高大，至少在我們當時的看法是如此，在我們四川同學的眼睛裡，他是一個名符其實的北洋大漢。校長的德威，盡人皆知，小朋友見到他，當然被他的威望和身軀懾服住了，其實親自受到他撫愛的小朋友，才真正知道偉大的校長平易近人。



## 二 處變不驚

我在南開的時候，校長是國民參政會的副議長，當時的議長是蔣委員長，副議長有時身體不適，積勞成疾，議長和夫人都經常到我們學校來探望，一方面也商量國家大事。後來，日本的飛機經常飛臨重慶大肆濫炸，起初還祇以政治經濟機構為目標，最後又以在戰火中滋長壯大的南開為對象了！

全校男女同學和教職員，有好幾千人，每當有警報來的時候，有時是晚上，我們這些人都要重演一次「中國之怒吼」的那種人民大流徙的偉大場面。我們似乎不以為苦，每次晚飯後散步完畢，收拾起多重奏的三三兩兩、男男女女、嘹亮的合唱歌聲，回到教室上自修以前，總是說：「等會兒跑警報時再見！」因為在這以前，早已在沙坪壩紅廟小街上買好了磁器口又香又脆的花生，以便作夜來的野餐呢！

校長和家屬以及教職員，所用的防空洞，在受形樓西北面翻山越嶺後的一座坐西朝東的山腳底下，依山而鑿，一排有好幾個。背面遠遠的是歌樂山，左面是一條小澗引水至嘉陵江，當男女老幼跑警報經過受形樓去防空洞的途中，如果在風和日暖的陽春三月，或秋高氣爽的九月登高郊遊季節，一定是一個把酒臨風，心胸開朗，各賦情懷的好去處，因為在那裡你可以欣賞到歌樂山的壯麗，北望嘉陵江滾滾而來的江水；可是扶老携幼跑警報的狼狽景象，實在也苦了校中的師長和眷屬！

我從高二起，就自告奮勇加入防護團，是警報期間維護教職員和女生防空洞的人員之一，團長的

外號叫海怪，看來頗有點名符其實，肥頭大耳，又矮又胖，精力充沛，擔任這份額外的工作，倒是最適當的人選。

有一天下午，一大群日本飛機從嘉陵江上游的合川方向，分批繞到歌樂山的西天，很快隆隆的馬達聲，由歌樂山山巔像洶湧的浪濤般一波波地向我們這邊衝了過來，「一批，兩批，三批……一架，兩架，三架……」我和另外的團員，像過去一樣數着敵機，在防空洞口外面的人，也用扇子或斗笠遮住額上的太陽光，準備對醜惡的日本鬼子飛機看個明白。誰知道這回那些鬼兒子竟和往天不一樣，首先一個個黑黢黢的東西，從飛機的屁股後面掉了下來，起初沒有聲音，後來越掉越快，越來越低越近的時候，我們才恍然大悟，那就是炸彈！於是我就站在原來就可以目力控制的幾個防空洞的對面田埂上，一面作手勢一面大聲疾呼：「趕快進去，炸彈來了！」說完那下墜的一堆一堆的東西已經看不見了，我便一蹶步跳過了幾塊很小的梯田，以俯衝的英姿，頭手在先，身腿在後，衝到草屋裡面的稻草堆裡，頭手在草裡，其餘都在外面。當一陣陣的狂風把草屋吹倒，一團團的東西，接連地掉到我祇有一件熱天穿的背心的背上時，我連忙繼續爬動，以便找個更安全的地方，像一條泥鰍在沒有水的濫泥田裡為生命而掙扎一樣。當時如果有人在一旁看見，我一定顯得狼狽可笑，因為我總以為我正在中彈而死去的过程中，眼睛閉着，也金星亂飛！動地的鼗鼓，由遠而近，由近而停，由停而遠了。對面防空洞裡傳來的喧嘩嘈雜聲，把我從另外一個世界的濫泥草堆中驚醒。小女孩的喊媽聲，大人的咳嗽聲，使我金光閃閃的眼睛，睜開了也看不見他們在哪裡。好不容易那種驚恐的聲音才把我真的喚起，我摸摸

背，好像血肉模糊，但是一點也不痛，那大概是已經失去知覺的表示，我不敢看那模糊的血肉，後來大膽起來一看，原來是滿身的泥濘。

背西面東的防空洞的斜坡上，彈痕壘壘，泥土飛揚，洞外的塵土，衝進了洞裡，把洞內的空氣完全污染，加上坡上的鬆土，一堆堆的不時滑下，有把洞口堵住的趨勢。洞內的咳嗽聲、呼叫聲，混成一片，也因充滿塵土，彼此都看不見對方。等我們去校長全家人所在地時，他老人家非常鎮靜地問道：「有人受傷嗎？」我們說「沒有。」他叫大家出去休息，透氣。一場惡夢就此過去。留下的是我們處變不驚的精神，和我們受校長的感召，抗戰到底的決心。

### 三 遙祝校長百齡冥誕

回憶沙坪壩的校園，受形樓、範孫樓、芝琴館、綜合運動場、大禮堂、水塔、圖書館、養魚池，上下課跑教室的匆忙勁，課外活動的熱鬧情境……紅廟，重慶大學內俯瞰嘉陵江……楊公橋畔靜觀魚游，傾聽潺潺的泉水，遠看皚皚的瀑布，歌樂山上的秋淒紅葉……磁器口的五香花生……週末放假的車水馬龍，星期日返校的同學的大包小包……師長們尤其是校長慈祥的笑容，三十多年了，鬍鬚就像昨天，一一呈現眼前，我想再過三十年，我對這一切也不會退色。校長的教育思想呢？再過一百年，一千年也永久常新，因為救國建國強國的原則，日新月異，允公允能的校訓，與日月同光，與山河併壽，這也是我們校長的精神。校長的精神不死，校長的精神永植在我們國人的心中。我們身為南開的

學生，要繼續發揚光大南開的精神、校長的精神，這才是我們為校長祝壽最崇高的意義。

## 偉大的校長

李國幹

今天是伯苓校長百年誕辰，緬懷先賢，至深仰慕！

校長誕生於清光緒二年，即西元一八七六年，在青年時代，目睹滿清政府的腐敗，甲午戰爭的失敗，國難的嚴重，中國隨時有遭列強瓜分的危險，深信國家不強，不能生存於世界。如要國家富強，必先興辦教育，培植人才，所以決心獻身教育救國。廿三歲時，創辦私立中學堂於天津，即是後日斐聲中外的南開學校的前身。

校長抱定教育救國的志願，以百折不回的精神，赤手空拳，由一小型的私塾開始，創辦中學，而大學，而女中，而小學，而研究所。當時軍閥割據，民不聊生，社會道德墜落，故南開教育，首重學生人格的訓練，從私立中學堂開始，就設置修身班，由校長自己任課，教育學生作人處世的道理，使每個學生先明瞭修身、齊家、作人的道理。並在校門內樹立鏡框，標示箴言「面必淨，髮必理，衣必

整，鈕必結，顏容正，肩容平，胸容寬，背容直，氣象勿傲、勿暴、勿怠，顏色宜和、宜靜、宜莊」，作爲學生自立自強的規範。這與日後總統蔣公倡導的新生活運動，意義正好相同。

校長以中國人的大病是「窮」與「弱」，中華民族被外人譏爲「東亞病夫」，要想洗刷此種恥辱，必使每個中國人都有強壯的身體與充分的智能。故提倡文武合一的教育，首先實施軍事訓練，爲全國中等學校開風氣之先。着重紀律與團體習慣的養成，並培植青年雪恥圖強、報國禦侮的民族思想。

校長不僅是一位偉大的教育家，並且是一個忠貞的愛國者。他的處事無不以國家的利害爲準則，隨時隨地流露其對國家忠貞的熱忱。在民國十五、六年，全國青年痛恨列強的壓迫，雪恥圖強的愛國思想，充滿全國每一角落。各個學校當局對於學生的愛國運動多採忽視或制止的態度，而校長對於學生會的組織與愛國行動，却積極鼓勵與支持，對於校內中國國民黨黨員尤表愛護。當時共產黨利用青年學生，假借愛國運動，鼓動風潮，罷課罷教，造成整個社會的不安，這是共產黨造亂的一個公式，先使各學校停課，使得學生家長不安，而後使整個社會不安。回憶大陸淪陷前全國青年輕舉妄動，與南韓前幾年的學潮，及美國前數年學生封閉學校，毆打校長等無法無天的舉動，又何常不是共產黨徒暗中操縱指使？當時我與崔書琴（已逝世）、唐際清（在臺養病）組織天津市學生聯合會，發起天津市學生運動，制止各校共產職業學生鼓動風潮的行動。是時雷法章先生任中學訓導主任，學校中各種集會，多由參加國民黨的學生主持。校長當時雖然無黨無派，但對國民黨深表支持與愛護。

校長臨終時，對國家復興前途甚表樂觀，認爲共產黨最後必定滅亡，對共產偽政權極表憎惡，他

在這場中曾說：「新朝施政，徒仿胡俄，苛暴不仁，殘民以逞……中夜思維，痛心何極！」共匪所有請求，均遭拒絕，為教育界樹立楷模，他的情操真堪激勵濁世！

校長為人樂觀慈祥，不矯揉，不做作，平易近人，謙和溫雅中，有其偉大不凡，不求名利，不慕權貴，以從事教育為其精神生活的最高寄託。獎掖青年的愛心，出於至誠，以無比的信心與毅力，獻身教育。美國哥倫比亞大學校長贊堪藻氏稱他為「全球公認造育人類的領導人物。」他的偉大精神，人神共仰，千秋師表，永垂不朽，與日月同光！他的典型，永遠為世人所崇敬！

## 伯苓先生之教育哲學及施教方針

李清濂  
民國八年至十一年  
南開中學數學教師

南開校長張伯苓先生，實我中華民國最偉大教育家，其在教育上之成功，必有其因素。茲述之於左，以紀念其對吾國教育偉大之貢獻。

### 甲、先生之教育哲學

一、專心辦學：集中精神力量，熱心教育。當其時代，正係中國受列強欺侮之際，而同胞有百分之八十係文盲。其對時局之看法，捨教育，無法救國。在週會時，對學生曰：「政府係人民組織而成。這位總統下任，那個總統上來，而人民仍係文盲。官員幹部，仍缺才德之士，換了多少總統也沒用。」寥寥數語，簡截說明「教育救國」。

二、以從事教育爲樂事：先生一面籌款興學，各方奔走，備極辛勞。但並不以爲難苦，反覺有趣味，時存樂觀之心情。先生在週會謂學生曰：「你們大家繳付的學費，和我在外邊捐來的款項，都不在少數，可是未有一文入了私囊。我雖然有時向人求見，捐款，被其擋駕，有辱於臉面，但我不是乞丐，乃爲興學而作，並不覺難堪。」先生任事之魄力，負責之氣質，辦學之成功，良有以也。先生另一面係以從事教育爲樂事。看四方遠近青年負笈求學，日有長進，於是社會上增加健全份子，使國家前途大有希望，因而覺得興奮快樂。先生之「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的古風，令人讚賞不已。

三、堅定不移之志：先生從事教育之際，除作基督教青年會董事、中美文化基金委員等公家義務之職務外，專心一志發展學校。政府及工商機關雖以高薪重位聘請先生，但均不就，總以興學強國爲終身志願。不但自己堅毅辦學，亦勸他人設教。曾有一留美學耆，回國後，某軍閥欲聘其爲英文秘書，但其亦願從事民衆教育，猶豫不決，請教於先生。答曰：「現正國家紊亂之際，群雄各據一方，上下交征利。此時以從事教育爲強國之上計。」某學者即遵先生之指導而辦定縣民衆教育，甚是成功，

深受國人讚譽。

以上三項乃係先生思想正確，心理健全，先有富國強民之目標，然後以全力熱誠赴之，而能在教育上有偉大之貢獻。

## 乙、教育學生之方法

### 一、接近學生

(1) 與個人談話：孔子教學之成功，即因其接近學生，以人格及才學感化之。先生身為校長，行政繁忙，雖未親自授課，與學生直接來往，但先生是最接近學生者。全校學生自治會或班級正副級長，及任何學生願見校長談話者，校長無不欣悅接見。蓋藉與學生談話可知行政之良窳及教師授課之情形。善的評語，使先生更加興奮，壞的稱述，亦可設法改良。先生亦常邀請學生自治會討論課外活動及宿舍、課室、食堂、運動場等事項，以求改善，增進學生之福利。

(2) 舉行修身班（即現今之週會）：每星期三下午，校長舉行全校修身班一小時，報告校務進行之事及對學生講為學作人之大道。用其愛心，熱誠動人之言詞，有時以幽默的語調，使聽眾哄堂大笑。其演講之如此有趣味，甚使學生高興嚮往着來赴週會。這週會是先生最成功的教育。學生如此衆多，他無法一一接見，祇好藉着週會，發揮其教育哲學、宗旨，及鼓舞教導學生為學與作人之道。同時亦可令學生多體驗多學習先生偉大之人格及仁德之氣質。每次週會先生所講的題目都極有趣味，惟使余



最受感動者，即先生所講的「南開學生要長，要樂，要互助。」蓋先生見中國之衰弱乃由於國民知識進步的太慢，特別在科學上未能速進，不克與列強並駕齊驅，所以他大聲疾呼：「南開的學生要日日長。」先生又是樂觀派，常對學生曰：「我們國家雖處於衰弱困難，各方落後之際，但不要悲觀，咬着後槽牙，快樂着往前幹。南開的學生在工作之中，不要哭喪着臉，皺着眉頭去作，要高高興興帶着趣味往前進。我們要日日樂。」先生又以爲獨自日日長、日日樂，那還不够，要彼此互助，精誠團結，你幫助我，我幫助你，造成大家相親相愛的風氣。先生那段訓話，如當時能錄音下來，其對全國青年及國家之良好影響恐不遜於國父孫中山先生之遺囑遺教。那段熱情奔放、愛護學生的演講，實爲後來南開校友在社會上，認真負責，團結互助，爲國家服務貢獻之總根源。

## 二、注重課外活動，特別提倡體育

(1) 提倡全國體育運動競賽：先生當時觀察國家狀況，係處於貧弱愚私之境，故以長知識去愚拙，以互助去私心，以提倡體育治衰弱，以樂觀的心情、往前幹的精神治貧窮。先生願雪「人稱中國爲東亞病夫」之羞辱，乃極力提倡體育。與社會名流王正廷先生及體育專家郝更生先生、董守義先生等組織城市、全省及全國田徑及各項球類競賽運動大會，喚起國人對體育運動之興趣。每次舉行斯類競賽，先生均被舉爲總裁判。先生與王、郝、董諸君代表中國爲奧林匹克之委員，其熱心提倡體育，於此可知。

(2) 發展本校體育：先生素重實際，腳踏實地去作，既重視體育，乃以本校起始推動，聘請專門體

育教師，訓練同學。衆所週知，南開多次獲天津市田徑賽冠軍，及南開五虎將籃球揚名全國。秋冬季星期六下午之各校足球賽總是奪得決賽之權，多次抱得勝杯而還。

(8) 以身作則：先生提倡體育不僅先以本校開始，且願以身作則。有一次本校教師與學生比賽足球，先生參加教師隊，作看守球門之職。學生聞之，十分興奮，來觀賽者擠滿了球場週圍。勇壯學生曾於右方猛勁踢球，校長用其大長腿一擋，不幸遲一步，球遂穿門落網，校長竟失了一城，衆學生歡聲震天。先生從不服老，仍努力守門，競賽完畢，全校師生皆大歡喜，連堂役們皆稱讚校長之熱愛體育，與師生共同遊戲以健身體而增友誼。如當時校長用長腿阻擋攻球不成功那一幕，照起像來那够多麼寶貴！相信南開校友均將人手一份，以保有此珍貴鏡頭爲樂事。

(4) 注重課外活動：先生甚注意課外活動，課餘之暇讓學生有正當的娛樂，藉機聯絡師生之友誼，及增進作事之能力。如師生合演之「一元錢」話劇，演技之妙轟動了全天津市。星期六晚間，學生所演之平劇，唱工、坐工之美善，余欣賞之下，較觀梅蘭芳和楊小樓所演的還過癮，蓋余在心理上喜愛同學之才華也。他如童子軍之設立、中國古樂晚會、歌詠隊、成績展覽會、宗教討論會等時常舉行，使青年有活潑之朝氣，學校有振奮之精神。

先生甚喜愛平劇，蓋因平劇具有忠孝節義教育之性質，常對學生訓話曰：「我們不要學三花臉所作之醜事，要學長坂坡之趙子龍。」此語深印於學生腦海中。後來畢業生之於北平任事者，每於北平有好戲時，即預先買好了第三、四排座位的戲票且定妥了舒適的旅舍，然後以電話通知先生，請來北

平觀好戲，先生欣然應請而往。校友敬愛校長如是之殷切，若非先生當年熱誠愛護學生，焉能得此優異厚遇？

### 三、善待教師

(1) 厚付薪水：先生重視師資，因此所聘之教師必須才足以勝職，德足以感人。這樣，學生才能得受品學之益。惟求之甚嚴，但待之甚厚。論薪水除主任外，教師每月可得由五十至八十銀元之數額（民國八年至十一年時期），且管吃住（眷屬不在此內），並備堂役伺候。在大城市生活，有地方供給膳宿，也有人伺候，在當時生活的標準就等於薪水的四分之一。先生的看法，欲用其才，必先穩住其心，使其安心無慮於饑寒之苦。且教師宿於學校，為改卷備課，必有其足以自修自守的環境，當勝於住在公寓強多了。先生為學校為教師，顧慮之周詳，於此可見。

(2) 聚餐：每學年完畢，放暑假之時，校長率領主任由學校出名宴請全體教職員，以酬謝大家一年之辛勞，並藉機聯歡而增進友誼。

(3) 尊重教師意見：先生常舉行校務會議請教師出席參加，討論校務之進行。教師之意見可行之，即書於記錄簿上，以便按照施行。其暫時不易施行者，亦婉告俟將來有機會再行辦理。會場氣氛異常融洽，實有教育家君子之風。

(4) 請名人專題演講：為加強教師之學識及意志，先生時請著名學者為教師專題演講，如請梁啟超先生、范源濂先生等演講歷史及教育專題，以鼓舞教師研究學術之興趣並堅定從事教育之意志。

(5) 關懷校友，不忘故舊：世界有兩種人是最有關心的：一種是父母關心其子女，另一種即是師長關懷其學生。先生最關懷校友，每聞校友名成業就，對社會有所貢獻，即非常高興，如同己受。每聞校友任事有失敗者，身苦心憂狀甚淒慘，亦如同己饑已溺，異常同情而關懷，諺云：「師生如父子」，先生其篤行者，亦愛之教育也。

學生雖已畢業，教師雖已離校，但遇之於他鄉，先生仍念故舊之情，異常親熱。有一次余與中美文化協進會幹事孟治先生於一九二九年遇先生於紐約市。先生見了我們非常親熱，與我們一同遊逛紐約動物園，並環抱我們的背，照了幾張寶貴的像片（惜此像已遺大陸）。其對舊日師生之親切、之和藹，於此可知。大哉先生之仁慈也。

一九四八年冬，余膺印尼泗水華僑中學之聘，任校長職位。由北平行至上海停留，待印尼寄入境證之際，忽接泗水移民局來函謂臺端來印執教甚表歡迎，惟須從事教育之證明書及畢業文憑寄來查核，以便批准入境云云。時在四月初，余遂致書重慶南開學校校長，申請在校證明書。承先生不棄，迅即將證明書寄來。蓋先生洞悉時局緊張，證明書倘稍遲寄，則恐余困於滬上矣。其對舊日教師之關切及敏速處理事務之作風，實不愧為大教育家。既願施教於國內青年，復欲培植海外華僑子弟。是以盡力飛寄證書，以速余南洋之行而便從事華僑教育。其承孔聖有教無類之志，實令余且欽且感也。茲將其復函錄下以作紀念。

「清濂先生大鑒：久違 清誨，爲念！頃奉 惠書，藉悉年來佳況，至慰；承索之服務證件

效隨函奉上，即希 台收。先生學識淵博，經驗宏富，此次遠赴泗水，主持華僑中學，深為僑胞教育前途慶！專此奉復敬請 大安

張伯苓敬啓（印章）四月九日

以上所述，先生不忘故舊，及速寄證件，足顯明先生存心仁厚，思想清晰，任事敏捷，樂於助人。先生實不愧為一偉大教育家。

綜上所述，先生之教育哲學，係以培養忠貞國民為宗旨。夫世上的工廠是研究如何製造好貨，供世人享用，而學校是研究如何培養好人，使社會得受其益。先生所謂好人，可以分兩方面來講。一方面是對己的，自己宜有學識本領，身心健全，能自立謀生。另一方面是對人的，能為他人服務，使他人因我而得到幸福。人如具有這兩方面的條件，才算得是好人。南開的教育宗旨，就是要培養這樣的好人、忠貞的國民。

先生施教的方法是多方面的，是要發展學生之全人格。因此對學生施教並非死讀書，乃係智、德、體、群、美五育並重。求智育固然在課室向師長學習，及同學互相切磋以進步，惟其他四育則先生以為需多舉行課外活動了。先生深覺青年人需要學識以廣其知；需要幹才以濟其事；需要道德以修其行；需要朋友以謀互助，需要團結以壯其力；需要美術以調和其性情；需要宗教以培養其正氣。惟欲向此多方面謀平均發展，固宜求之於書籍，然課外活動實為達此目的之最善方法。因事之成效皆由行動而來。蓋坐而言不如起而行，靜而多學不如動而實驗、多練習。是故南開學校之課外活動，實大有

補助於培養學生全人格之發展。

學校乃一小社會，學生與學生及師長之間，常藉課外活動而有來往。彼此有深刻之了解和認識。課餘之暇共同打球唱歌，一方面可使學生自己身心健康愉快，另一方面更建立了親近的友誼而成了朋友。在校讀書可互相切磋，或異日出校作事，可互為關照。彼此既能相互協助，自覺事之衆舉易舉也。

再如各班之選班長，或全校之設學生自治會，辦理各項自治事務。於是可練習辦事能力，由此而獲經驗，養成辦事才能，日後出校任事當能應付裕如。試查南開畢業生在社會事業有成就者，強半為當年在校從事於課外活動。南開之舉行運動大會；舉辦作文演講比賽；以及音樂、平劇晚會，成績展覽；慶祝大會，話劇遊藝之表演，美術宗教之討論；團體旅行，聚餐茶點之聯歡；在在皆可振起學校生活之朝氣，自治自強之精神，培養其身心之健康；鼓舞其前進之志願；陶冶其心情；砥礪其氣質及造成親愛合作之風氣。南開的精神是公與能、是長、樂、互助、是多方面發展的，是要培養好人的。此乃先生偉大思想之目標。

### 丙、先生之言行影響全國

先生自清朝末年至我中華民國政府遷移臺灣，在天津及重慶從事教育達五十年之久。在吾國這段時期，有人為愛國救民而革命流血；有人為爭權奪利而害國擾民；有人安分守己務農營商而求溫飽；

也有人教育英才，培植青年而富強國家及傳揚吾國之文化。日月不留人，一去不復返。那時代的老年人都因受天然壽命之限制而故去了。但他們所作所爲或善或惡都影響了現代及後代的人民。其創下福禍之後果亦皆爲後人所承當接受。

先生一生之言行，興學設教之功績，讓余舉一歷史事實來證明先生對吾國民族之關係及影響。查 Robert College and Turkey (羅伯爾大學與土耳其) 一書，其中一段說：「幾十年前，土耳其內憂外患頻繁，人民不堪其苦。然經凱末爾總統努力建設，銳意圖強，終於使土耳其強盛起來。這固然歸功於凱末爾的雄才大略，然而土耳其當時很幸運的得到許多優秀的公務人員，以爲幹部。這些幹部人員強半是羅伯爾大學的畢業生。這間大學有正確教育宗旨，有適當的施教方法，又輔以各種課外活動。造成崇尚法治，講求公德，師生親愛合作，團結敦睦的校風。培養出許多有才有德、康健樂群的大學士。他們精神活潑，智慮忠貞。凱末爾就賴他們的力量，改造土耳其，收到成功、興盛的良果。」讀畢此段，使余聯想到我國古書上亦有：「國家將興必有禎祥，國家將亡必有妖孽」的話。禎祥就是好人，妖孽就是壞人。好人在世，百廢俱興，惡人當道，正義淪亡。先生之「教育救國，培養好人」實爲吾國當代對證下藥之良劑。夫彼時吾國公私學校良善若羅伯爾者固不少，而先生之南開學校爲其中佼佼之一，當不愧也。

先生從事教育半世紀之久，其教化之動力，人格之偉大，深信影響了當代及後代我們的民族，尤相信其對吾鄉吾國在潛默中有無比正氣的力量。其樹木樹人所結之良果，當永爲同胞所紀念。

值茲先生百齡誕辰，爰書數言以紀念此一代可敬愛的教育家，彰其對吾校友、對吾國家之偉大貢獻，並藉勉來茲。

## 一樁重大事故的處理

汪 平

筆者進入南開大學的初期，同伯苓校長見面談話的次數不多。對他雖然仰慕，但無深刻的認識。直到在校的第三年，校中突然發生了一次學潮。筆者適主持學生會會務，因被捲入漩渦。在調紛解難過程中，得與伯苓校長頻頻接觸。他並不以筆者與學潮牽連，心存芥蒂，反而愛護有加，感人甚深。當時伯苓校長以其磊落的襟胸和超人的理智，應付艱困的處境，使其消滅無存，增加了筆者對伯苓校長之欽敬。今值校友會刊印伯苓校長百歲誕辰紀念冊，筆者以此風潮在母校掌故中頗為稀罕，願就記憶所及，簡敘端委。有人認為學潮是不愉快的事件，應當把牠忘記，筆者則不以爲然，因爲在南開學校已往的歲月中，大家不徒共安樂，亦且共患難，在患難的時際纔真能表現出南開的偉大精神。

南開學校的學生，在伯苓校長訓導下，埋頭苦讀，建立了刻厲務實的風氣。且能相互友愛，發揮



了合作團結的美德。南開與學潮可謂如風馬牛之不相及。五四運動，由北平擴及全國，在文化及思想上發生重大轉變。北平各校在此轉變中，掀起救國熱潮，罷課之風甚熾。南開學校近在津門，並未受若何困擾。學生熱心愛國，但仍努力向學，確實做到救國不忘讀書，讀書不忘救國的地步。筆者正爲傾慕這種高尚的學風，而考進南開大學攻讀。

世事如波譎雲詭，南開大學在民國十三年初夏，竟發生了一次學潮。這學潮既非學生發動，亦與救國運動無關。在發生之日，筆者應伯苓校長之召，到他在秀山堂的辦公室談話。他說據教授方面指出，學生會的刊物上，登載了一篇以「輪迴教育」爲題的文字，對教授橫加諷刺，謂彼等留學歸國後，無能實用其專門學識，爲國盡力，僅知循方便途徑，回校教書。此風不戢將使學生日後率以教書爲出路，形成輪迴式的教育。各教授認此文持論既欠允當，設辭尤極乖張，對師長盡譏毀之能事。彼等受此輕蔑，難以容忍，要求學生會舉出該文作者，予以適當之懲處。筆者答稱，各教授認該文輕蔑師長，想係出於誤解，如對作者施懲，將導致教授與學生間感情破裂，非係學校前途之福。舉發作者一事關係重大，應提交學生會委員會裁決。當日筆者召集該委員會，報告校長召見經過。委員會立即發出通告集合全體同學在大禮堂舉行緊急大會。各同學帶着滿腔氣憤，湧進會場，情緒異常激動。全體一致決議，拒絕舉發作者，並紛紛簽名，願對該文負責，以示堅決。筆者將此項發展報告校長，渠聞悉之下，面容嚴肅，不作一語，心情沉重，顯然可見。

翌日事態發生急遽而嚴重的演變。各同學去到講室，竟無教授到班授課。緊接着校長就召集全體

同學訓話，謂教授所提舉發作者的要求，學生會已予拒絕。雙方各自堅持立場，造成禍起蕭牆。彼自愧調處無方，惟有引退之一途。語罷即離校而去。隨後全體學生舉行大會，決議除派代表敦請校長返校外，以學校停課，係由於教授罷教，而非學生罷課，故學生仍一致按課程表照常到班。同時致函各教授，認事端起於誤會，請彼等切勿介懷，恢復授課，學生等以得沾春風化雨爲幸。此項決議，實際上不過申明學生立場，對於復課並不發生作用，學潮至此陷入僵局。

僵局中校董丁文江蒞校調解，與學生會代表舉行磋商，雙方打了一陣官腔，致無進展。越數日丁校董又鼓着勇氣再度來校與筆者等交換意見。此次他改變作風，態度極爲謙和。他懇摯的舉述，謂南開學校的特質是校長同學校一體。沒有伯苓校長，就沒有今日的南開學校。校長離校，關係學校的興衰存歿。據他的觀察，現時各教授覺得因彼等一時的意氣，引起軒然大波，已深感內疚。南開學校另一特質是學校富有家庭氣氛。校長視學生如家人，學生亦視校長如家長。彼此相親相依。校長離校，學生傍惶無主，心中是何等的焦灼。如果大家再不放棄成見，早日復課，則困難愈加愈深將至不可收拾。這一段言辭，頗足令人感動。此次在成敗所繫的緊要關頭，進行研商，終因急中生智，從解鈴還須繫鈴人的妙諦裏，尋出一個解決方案。依此方案，須向「輪迴教育」作者勸說，請彼顧全大局，爲解除學校面臨的艱危，於公衆場合，挺身而出坦白的自認，校長寬大仁慈，在丁校董保證之下，作者不獨不虞受懲，反能贏得各方面的好感和讚許。如此則學生會不舉發作者的立場得以保持。教授所提出作者的要求將於無形中打消，懲處作者即難下手。校長的困難處境，亦自然的解除無存。學校復

課立即可以實現了。

翌日我們依照預定計畫，召開全體同學大會，丁校董作了一段辭嚴義正、扣人心弦的訓話，要求「輪迴教育」作者勇敢的出面自認。言猶未了，一位操東北口音的同學立即自座中起立，向丁校董喊說「我就是該文的作者，該文引起誤會釀成風波，我深感內疚，我願負完全的責任。」大會至此已達高潮。全場同學以一陣熱烈的掌聲對這位關外好漢表示由衷的讚揚。在這個場合，大家確是合演了一齣精采的好戲。實際上伯苓校長早已曉得作者為誰。他為保持光明磊落的風度，和避免傷害學生的自尊而佯作不知，不肯採取行動。所以最後的這一幕纔成為喜劇的結局。

煙消雲散，學潮就此結束了。南開學校是伯苓校長在千辛萬苦中創建的，在狂風暴雨中成長的。我們紀念伯苓校長百歲誕辰，要想到他那「不畏難」的偉大精神。

## 懷念張伯苓校長

周 兆 元

張伯苓校長早年服務海軍，時值晚清積弱，對外戰役輒遭挫敗，校長痛國勢之陵夷，深察非從教

育以培植人才，無以振衰起敝，轉弱爲強，遂毅然脫離海軍，從事教育工作。最初在天津嚴範孫先生之私宅，設家館講學，從之受業者不過五人。以後逐步擴展，成立南開中學，經過十四年後，學生已達千餘人，經費悉由自籌。嗣更籌設南開大學，數年之後，更添設女中及小學。對日抗戰之前，又在重慶設立南渝中學。

校長辦學，以知行合一爲目標。其在學校，無論對教職員、學生或工友，均視同家人子弟，關切照顧，無微不至，故外人每稱南開似一大家庭。余早年就讀南開，平素愛好運動，常代表母校與其他學校作足球或田徑競賽。當時學校指派一老工友許貴，料理運動員起居飲食及比賽等事，許君對於運動方面，頗有經驗，故參加競賽之同學，多得其照顧。余於暇時，常喜與其閑談，曾記其有一段話云：「我進南開工作，是在南開初辦之時，當時南開作事非常認真且節省，晚上有月亮，就趕快關閉路上電燈，以節省用電。就是我們工友吃飯，那有像今天這樣的食堂，每人每天學校發給十幾個銅子，自己買飯吃。校長常常問我們，發的錢够不够？吃得飽不飽？我們就是不够，也對校長說够啦够啦。」可見當年草創時期艱辛之概況。

南開是私立學校，教職員薪水當不及其他國立大學，或外國教會補助之學校，可是許多南開教職員終身追隨校長，本着「公」與「能」二字之精神來辦學，全體上下一心一德，所以能有今日南開輝煌之成就。南開係逐步擴充，人事非常精簡，然彼此合作無間，人人盡責，辦事效力極高，工作分配合理，管理認真，所以校園、圖書館、教室、宿舍、飯廳、操場等全都整齊清潔，隨處顯示出南開學

校蓬蓬勃勃的氣象。

校長主張學以致用，認為學問應與實際生活相聯繫。南開於學生課業，雖甚嚴格，但絕非僅重視於讀死書。課外並有許多組織及活動，如新舊劇社、音樂會、魔術會、自治勵學會、青年會及其他各種學會，大都由師生共同組成或共同表演。

校長服務海軍時，曾於威海衛親見英國軍艦之士兵，皆身強體健，精神奕奕，反顧我國士兵，大都身體羸弱，精神萎靡，相形之下，無怪西人稱我國為東亞病夫。校長立志一瀦此恥，決心提倡體育以增進國人之體魄。南開體育最重普及，運動場地大，設備亦完備，故傑出運動員特多。每與其他學校競賽，南開必有精采表現。校長常謂競賽之目的，非僅在乎勝敗，乃在培養大家堅韌不屈不撓之精神。故每當競賽至最緊張時，校長亦興高采烈隨觀眾在旁鼓勵，常謂「南開精神是在最後五分鐘。」

校長除重視學生體育活動外，尤注意學生品德之修養，每週必有一次修身班，是日下午全體同學集合大禮堂，聆聽校長講話。校長每以深入淺出之方法，漫談古今中外名人故事，娓娓動聽，皆為啓示為人處事之哲理。

校長具有非常之毅力，而言詞每多風趣。曾記有一次在修身班聞校長報告學校經濟狀況云：「學校經費仍然不夠，南開是私立學校，全校總支出超過學費收入甚多，可是南開要長！長！長！日日新，必須要擴充建築及設備，所以南開之「南」字，也許是困難之難字，不過我總是樂觀，不怕困難，缺乏經費，決不能阻止南開之發展。」另一次在修身班聞校長云：「方才我來大禮堂，聽見有位同學

說：大家肅靜些，校長來啦。我聽了心理有個感想，事事要校長來了才能做好，這南開學校我根本未曾辦好，要校長不在，你們做得更好，南開才算辦得好。」校長往往以輕鬆之語，勸導學生，至今許多同學尚謂，過去所習之功課，多已不能記憶，惟當年校長頗有風趣之訓話，尚宛然猶如昨日。

校長待人和藹而親切，視學生猶其子弟，學生有何問題，校長必平心靜氣予以解答。若有困難之處，則幫同解決。有來自遙遠省區同學，家中接濟忽告中斷，或有家境較為困難者，校長洞悉其情後，或予以支助，或則免其學宿費，俾能完成學業。余在校時，同學人數已達二千餘，其中過半數校長皆能喚出其姓名，且能明瞭其中若干在校情形及其家庭狀況。

南開學校經費多半是由校長捐募而來，校長公私之界限極嚴，凡是校中公款，絕不浪費分文。校中經費完全公開，校長雖兼任大中校長之職，每月薪水祇支中學校長薪水二百餘元，大學部分祇支六十元而已。自奉甚儉，衣服整潔而樸素。南開自草創以來，數十年中賴校長不斷籌措擴展，已成爲國內著名之最高學府之一，校舍亦已夏屋渠渠，美侖美奐，而校長住所，仍是最初在貧民住宅區之簡陋舊屋。蓋校長之志，惟在利國家利社會而已，絕不注意己身之享受。

余於校長之道德學問及其於國家民族之貢獻，一時難以盡述，茲將昔年在校所見，略舉一二，其精神已足永垂不朽矣。

## 懷念伯苓先生

查良釗

中華民國六十四年四月五日，是先師南開學校校長張伯苓先生的百齡誕辰紀念日（西元一八七六——一九七五）。

旅臺南開校友會爲了這個日子編印紀念冊而徵文。良釗是南開的老學生（民國元年一月，由河北省立工業專門學校附中，轉入南開中學二年級丙班肄業；首次與先生晤面。民國三年冬中學畢業，四年春至五年夏在南開英語專修科肄業，其後轉學北平清華留美預備學校。民國六年（一九一七）夏畢業。留校任清華中學教師一年，於一九一八年秋赴美留學，初入葛林奈爾學院三年級肄業，繼轉芝加哥大學教育學院四年級，於一九二〇年夏畢業，在哥倫比亞大學師範學院研究所肄業二年。一九二二年返國，在母校大學部暑期學校任教一夏。其後服務教育界隨時得親教益。抗戰八年，在昆明國立西南聯合大學及重慶沙坪壩南開中學更得時常與先生接近。民國三十八年十一月重慶淪陷前在沙坪壩最後一次謁見先生。

前後三十八年，時間不爲不久，想寫篇短文紀念這位近百年來傑出的中國教育家，但因思潮洶湧，情懷激盪，滿腔話語，不知從何說起。祇好就一時感想所及，略舉二三事，用誌追念之思與景仰之忱。

先生畢生從事教育救國工作，以南開學校爲基礎。他辦教育是有目的。他的目的就是培育青年，誓雪國恥。他是北洋水師學堂航海科第五屆畢業生，在校三年，每試必列前茅。畢業榮獲第一名，時年二十歲（一八九五年）。

甲午中日之戰，北洋海軍慘敗，先生從軍報國之志未達，直至一八九六年始被派到通濟艦見習。在艦服役三年，至一八九八年七月，通濟艦被派自日軍手中接收威海衛，次日再移交給英軍。兩日之內，威海衛換了三次國旗。伯苓先生身臨其境，目覩這種國恥，深感國勢危急，必須喚起民衆，培養一代新的國民，方有挽救希望，乃決心放棄海軍職務，獻身於教育救國事業。

「教育救國」，「教育救國」！在張先生言，既從未成爲標語，也不是口號；它乃是張先生辦學校的終極目標。我在南開學校作了五年的學生，從未聽見誰喊過「教育救國」四個字，但南開學校一切設施確沒有一件不是爲了教育救國而作的。

張先生辦教育既有目的，所以他注重的是教育實質，不是形式，更不是條文。民國初年到過南開中學參觀的人，都注意到校門內一面鏡子。鏡子上邊寫着下面幾句話：

面必淨，髮必理，衣必整，鈕必結；

頭容正，肩容平，胸容寬，背容直。

氣象：勿傲，勿暴，勿怠；

顏色：宜和，宜靜，宜莊。



每個學生進了校門，走到鏡子前面必然照照自己，在不知不覺中作了一點反省工作。

今人提起南開教育精神，都會聯想到星期三的「修身班」。先生親自領導，所講述的話親切動人，都是採自實際生活，或時事擇要。記得某次講到香烟與健康的關係，中間幾句話，大意是說：學生年輕吸烟無益，且易傷肺；何不力戒此惡習。我當時年十六歲從未吸過一支紙烟，既聞此訓，終身未會試過香烟好壞。事隔六十餘年，至今思之，猶有餘味。

先生雖未宣傳「教育救國」，但常常講到「教育萬能」的話。民國六年初，我曾專誠從北平去天津向先生請教「教育萬能」的意義。是否指選擇優良學生施以教誨，其餘的加以淘汰？抑是潛移默化使好的更好，差的也能變好？先生答覆肯定後者的說法。我乃進一步陳明晉謁的主要目的。

在我當時肄業的學校中，有位一年級的幼小同學，因為過失遭到了退學處分。這個同學在知道將受學校決定懲罰之前，深自悔悟；向我說明自己的愧悔心情。我有感於他的悔悟，曾代向學校舍監請求准其留校改過自新，未蒙許可。所以專誠由北平來天津向老師請教，可否准其轉學母校受教，藉收遷善之益。「蓬生麻中，不扶自直。」我以為祇有在南開學校環境之中，該青年纔能得救。

伯苓先生聽我報告該生退學經過之後，毫不遲疑，慨然應允該生在新年放假之後入南開就讀。我常常時有說不出的歡忻，不僅使我感佩伯師對於「教育萬能」意義認識之真切，也啓發了我日後從事教育上作之信念。

這位小同學轉入南開後以優異成績在中學畢業，赴日本深造，更轉至美國大學研究化學，榮獲博

士學位。返國後在華北啓新洋灰公司作了化學工程師。這件事既成全了這位青年同學，也堅定了我日後從事教育工作的決心。

南開學校校訓是「公能」二字。這兩個字原是針對我國早年衰弱的社會通病的一劑良藥。如果人人能够除去「自私」和「無知」，自然會培養出服務社會和忠愛國家的真精神。伯苓先生領導南開學生不是託諸空言，乃是處處以身作則。

民國四年五月九日，因袁世凱承認日本「二十一條」要求所提出之最後通牒，造成「五九國恥」。南開全校師生參加愛國運動。爲了喚起民衆，我也曾到過天津河北公園民衆大會演說臺上高聲疾呼，響應全國發起的愛國捐。在南開學校內，我們同學也發起樂捐，爲的是開辦露天學校，教導學校鄰近的失學兒童。同學們爲了救國須有強健身體，又創辦「廣武學會」。當時個人捐款不肯向家庭索取，乃節省我每天由家至校往返電車費銅元四枚，每月積存一百二十枚左右作爲捐獻之用。這個廣武學會也維持了一段相當長的時間。

屈指算來，這些已是六十年以前的事了！南開學校的創設和存在是爲了消滅國恥，創建新中國。「五九」國恥以後，又有好幾個使我們難忘的日子：(一)五四、(二)三一八、(三)九一八、(四)一二八、(五)七七、(六)八一四。

(一)五四——五四運動是一種完全自發的愛國行動。當年北京大學等校學生反對巴黎和會對於山東問題有喪國權之決定，提出「內除國賊，外抗強權」口號，舉行愛國示威遊行，得到全國各地響應。當

時我們在美國芝加哥大學的中國學生也曾聯合留美其他同學通電表示同情與支援。

(二)三一八——民國十三年三月十八日，北平大中學校師生在天安門集會反對日本陳兵塘沽要求國軍撤防，會後示威遊行，籲請執政府強硬應付，在鐵獅子胡同，發生慘案。傷亡愛國青年多人。我當時擔任北平國立八校教職員代表聯席會主席，目覩此慘案之發生，迄今思之，猶感痛心。

(三)九一八——民國二十年九月十八日，日本關東軍藉口「中村事件」並陰謀製造柳條溝爆破事件，砲擊北大營，襲占瀋陽。引發九一八事變。朱慶瀾字子橋先生是時在滬主持長江水災救濟工作，聞訊震驚，乃聯合上海社會人士共同發起「抗日後援會」救濟東北難民，獲得全球各地僑胞普遍支援。

(四)一三八——民國二十一年一月二十八日在晚日軍突襲我上海駐軍，強占閘北。上海地方人士成立臨時救濟會。朱子橋先生及我個人皆積極參加。

梅貽琦先生（南開中學第一屆畢業生的第一名）適由美返國出任國立清華大學校長，途經上海擬邀我去清華任教職並助理行政工作。師輩某先生認爲從事抗日與救濟工作非個人專業，犧牲未免太大，勸我應聘回母校服務。盛意可感，惟士各有志，歉未接受其勸告。

(五)七七——民國二十六年七月七日，日軍在蘆溝橋附近演習，藉口失蹤兵士一名，夜半砲轟宛平城。我駐軍第二十九軍團長吉星文率部奮起抵抗，八月十三日上海日軍由江灣、閘北進犯市區，我軍奮勇抵抗，於是全面抗戰開始。

七七變作，天津、北平淪爲戰區，南開大學校舍被日機輪番炸焚。先生適因公在京，今總統蔣公

慰之曰：「南開爲中國而犧牲，有中國卽有南開。」

(八)八一四——民國三十四年八月十四日，日本正式宣告無條件投降。八年艱苦抗戰，至此勝利結束。全國上下方期從事建國工作，南開準備復校天津。未及一年，男女中學、大學及經濟、化學兩研究所均在津復課。其校園、校舍不僅恢復舊有基礎，且較抗戰前大加擴建。

三十六年四月二十九日，清華大學在北平清華園舉行復員後第一次校慶，我以畢業三十年校友身份飛平參加。藉此機會，得與隨校復員當時在清華和北大肄業的西南聯大同學們歡聚。一年闊別，親切話舊；有說不盡的情緒。引爲遺憾的是：在那年五月未能抽暇前往天津南開大學與會在西南聯大的同事和同學們晤叙！

民國三十八年一月十五日天津陷匪。南開學校的愛國教育又受挫折。伯苓先生的教育救國理想遭到重大打擊。血壓增高，身體健康日漸衰弱。自是乃在重慶沙坪壩津南村休養。

是年十一月，我奉政府命派赴印度出席聯合國教科文組織所召開的成人教育會議（UNESCO, Adult Education Conference）於十七日由昆明飛重慶至外交部辦理請領護照等出國手續。在該月三十日重慶淪陷之前，我曾設法去沙坪壩謁伯苓先生。承在寢室召見，叙談逾一小時。室內僅有師母陪伴。先生身體雖然衰弱，但仍健談。提及他個人五十年來盡瘁教育工作，至爲興奮，回溯往事，不無成就。方期在抗戰之後，藉全民力量，整理舊山河，建立三民主義新中國；乃不幸又遇挫折。先生深望南開校友在行憲政府領導下，齊心努力再造光明前途。他表示個人年邁，力不從心，惟望同學

共勉。

這是我最後一次親聆先生教言。重慶一別，竟成永訣！音容儀態，時縈腦中。

大陸淪陷後，先生蟄居重慶，身爲楚囚，失去個人行動與說話之自由。三十九年被迫送至北平，延至十月一日以後始准回到天津，但不能進入南開學校一步，更無從參加十月十七日南開校慶。

先生處境若斯，其內心痛苦可以想見；其身體健康日益衰弱，勉強支持，至四十年二月二十三日逝世，嗚呼痛哉！

先生去矣！其從事身教，嘉言懿行，實幹、苦幹的精神，長留人間。今屆百齡誕辰，旅臺同仁集會紀念，爰舉數事，以見先生生平碩德美行之一斑。

## 育才救國 德望永存

查良鑑

今天是張校長伯苓先生百歲冥誕。他雖身歸道山已二十四年，但那春風化雨、作育英才的豐功偉業，却永遠活在人們的心田裏，令人無限懷念！

伯苓先生畢生盡瘁教育，栽培後進。他把愛國家、愛民族的滿腔熱忱，都發揮在教育事業上。這從他立志於教育事業的動機可以看出。因滿清腐敗，備受列強欺凌，尤其一八九五年（光緒二十一年）後，伯苓先生眼看馬關條約中載有割讓遼東半島及臺灣、澎湖，允許日軍占守威海衛等條款；俄、法、德等國則干涉還遼，復向清廷索酬。德占膠州灣；俄占旅順、大連；法占廣州灣；英租九龍、威海衛，皆圖瓜分中國。及一八九八年清廷派艦自日人手中收回威海衛再移交英國。兩天之內，該港竟三易國旗，張校長親臨其境，痛心疾首，深感要雪國恥，必須從事新教育着手；培植下一代，來救國救民。由於伯苓先生有此遠大抱負，才有光耀寰宇的事功。

回憶遠在民國五年，我即已幸運地瞻仰了伯苓先生。記得那是一次南開中學的聯歡晚會，由師生公演話劇「一元錢」。時家兄良釗已由南開中學畢業，繼續在英文專修班肄業。而我尚在天津西門一所小學裏唸書。因早知南開的話劇在張校長的積極提倡下，已名聞遐邇，能有此機會自然不肯放過。乃由家兄陪往南開中學觀賞。正巧張校長亦在親自指導，家兄便同我一起趨謁。當時張校長與其他教職員都在前排靜靜欣賞。當家兄介紹時，只見他慈祥的臉龐，堆滿了笑容，與我親切接談，並不時輕拍我的肩膀。他的手心中，彷彿蘊藏無限的溫情，使我受寵若驚。從此，我便下定決心，等小學畢業後，一定要投考南開中學，希望在這一個教育的搖籃裏，多多充實自己。

民國七年，果然我很倖倖地考入了南開中學，得償夙願；內心的喜悅，自不待言。

當時南開中學的學生已逾千人，是全國最大亦最負盛譽的中學。開學典禮時，全校師生集合操場

上，由張校長主持盛典，訓示學生要努力向學，遵守校規。說話時誠懇謙抑，目光環視每個師生，令人有無限親切之感。會畢並曾攝影留念，那張值得紀念的照片，我非常珍惜，及抗戰時輾轉遷移而遺失，至今思之猶感可惜！

南開中學的讀書風氣非常濃厚。張校長不但要使學生努力學業，而且要求智、德、體、羣四育同時並進。記得南開學校標榜的教育方針是：

(一)重視體育 張校長認為強國必先強身，強種必先強身。當時國民體魄衰弱，精神萎靡，工作效率低落。因此南開便首先重視體育。南開學生的田徑賽、球隊等參加華北、全國、及遠東運動會，都有良好的表現，每次皆有很多選手奪得錦標。

(二)提倡科學 張校長認為我國科學不發達，所以物質文明遠不如人。因此，南開便積極提倡科學，並啓示學生，科學與國家建設關係密切；無科學即無國防，更談不到建設。早在一九〇四年張校長與嚴範孫先生等赴日本考察教育返國，即已購回許多物理化學儀器，以供學生實驗之用。民國初年，美國哈佛大學校長伊利奧博士(Dr. Eliot)參觀南開時備加讚許，認為中學有此科學設備，非常難得。畢業生後來在科學界有顯著貢獻，自與張校長熱心倡導有直接關係。

(三)團體組織 為培養羣育的好方法。張校長深知國人如一盤散沙，團結力薄弱，精神渙散，不能合作。因此重視學生課外活動。中學方面很早即有自治勵學會、敬業樂羣會和青年會等組織，學生藉此可以彼此觀摩，砥礪品學。大學方面有關學術研究組織則有東北研究會、天津研究會、科學研究會

、數學研究會、以及政治、經濟研究會等。其他如體育組織有田徑、籃球、排球、棒球、網球等由章輯五先生指導。其中籃球尤為著名。民國十七、八年間有南開五虎將特由名體育家董守義先生負責訓練，征戰全國，所向無敵。此外如演講、出版、話劇、音樂等等，都有卓越的成績。

(四)道德訓練 張校長認教育是改造個人的工具。教育範圍，絕不可限於書本；所以他注意人格教育、道德教育。每星期三，張校長都親自講解修身、處世之道，啓發學生求學不忘愛國。我還記得在學校門側一座大鏡鑄有箴箴，以爲學生警惕之用。箴詞爲：「面必淨，髮必理，衣必整，紐必結；頭容正，肩容平，背容直；氣象：勿傲、勿暴、勿怠；顏色：宜和、宜靜、宜莊。」我以爲這個箴詞，不但學生應該遵守，一般國民都可作爲借鑑。我出校門後無論服務於司法界或教育界，都以此自勵，終身受用不盡。

(五)培養救國力量 張校長從事教育的動機，是因國家受外侮之辱，激發雪恥圖強之愛國心。因此，平常訓話，都講解國際形勢與世界大事，並灌輸民族意識及增強國家觀念。

張校長之所以訂定此項教育方針，實有其「育才救國」的懷抱所致。從歷年修身班張校長的訓話中可以瞭解，他以爲中華民族之落伍，實緣於國民深中八股文之餘毒。民性保守，不求進步。教育既不普及，人民遂多愚昧無知，缺乏近代科學知識而同時充滿迷信觀念。國人都重文輕武，鄙棄勞動，並受鴉片之流毒，使人民體魄衰弱，民族志氣消沉。因科學不興，災荒迭現；生產力弱，生計艱難。復以政治腐敗，民生經濟瀕於破產。同時張校長認爲自私是中華民族的大病根，由於自私人太重、公



德心太弱，所見所謀，短小淺視，以致一般人民祇顧個人利害，不肯犧牲小我而對民族國家團結效忠。張校長針對國人這些通病，才訂出具體的教育方針，希望從南開做起啓發學生，甚至啓發全國人民。他這種憂時憂國的心情，怎不令人肅然起敬！

由於南開辦學方針的準確，深獲社會各界之信賴。張校長所聘請的教職員，均經嚴謹的選擇。每科教師都有一定的準繩，各展所長。例如大學文學院的凌冰、徐謨、蔣廷黻、李濟、蕭公權、張彭春等先生；理學院的邱宗岳、饒毓泰、姜立夫、李繼侗等先生；經濟學院的何廉、李道南、方顯廷、姚崧齡、李卓敏等先生，都是一時之選。南開中學史地科的老師多出自北京及南京高等師範的優秀畢業生。英文、數學的老師，多出自聖約翰大學、金陵大學、交通大學的優秀畢業生。政治、經濟等文科老師多出自北京大學及東南大學的優秀畢業生。同時也延攬留學外國及國內其他大學畢業的傑出人才，爲南開的老師。總之，張校長之延聘師資，首重品德，再論學有所長，做到適才適所，視南開各科之所需，設法聘請最傑出最著名的老師。畢生服務於南開的師長如喻傳鑑（教務主任）華午晴（會計主任）孟琴襄（事務主任）仇乃如（校長室秘書）等四位先生，赤膽忠心，不計報酬，不顧辛勞，愛學校勝於愛自己的家，是南開的中堅份子，尤屬難能可貴。他們都共同培育南開，愛護南開。南開之有此卓越的成就，除賴張校長苦心策劃，朝思夕慮外，在校服務的教職員，也都羣策羣力，使校務蒸蒸日上。由於南開畢業的學生，無論中學部大學部，都有所表現，其散在政府各部門及社會各界的，也都不辜負南開的期望。至於出國深造的更有許多是名聞世界的學人。因之社會各界信賴南開，都希

望自己的子女投考南開。所謂：「得入南開，便可放心。」以是每次招生，報名者動輒四、五千人，而錄取的名額有限，每有遺珠之憾。

南開師資優良，設備完善，因而凡考入南開的學生都能努力向學，而且各科亦都均衡發展。就我個人而言，南開對我的影響最大，除了勤苦求知外，我也參加各種體育及其他團體活動。記憶較深的，如民國八年參加全校運動會獲得幼年組跳高第一名，及百公尺賽跑第二名，同時團體接力賽跑亦得第二名，這使我對運動發生了很大的鼓勵，出校門後，仍能繼續不斷地作各項健身運動，縱然公務繁忙，亦不間斷。我現在體力充沛，精神健旺，自然得力於南開的培育所致。

張校長的教育，是要使學生成為國家有用的人才。除了充實學校科學儀器外，還提倡手腦並用。南開在民國八年以前，便創設木器工廠，供學生作業的場所。他認為學生不能整日在課堂裡唸死書，應該養成勞動的習慣，掃除「肩不能挑，手不能提」的文弱風氣。當我在南開讀書時，即有在木器工廠做工的機會。起初雖然稍感不大習慣，但幾次訓練後，便興趣盎然。慢慢養成勞動的習慣，對我以後出國留學及回國服務，都有極大的裨益。直到現在，我仍然興趣不減。例如有些家常小事，便可自行動手，實有助於鍛鍊身體，活動筋骨，真是益處無窮。

在進南開之前，我對演講還沒感覺興趣，但自在南開讀書後，時常聽張校長講中國必須走民主途徑，民主就需要人民能發表意見，所以他極鼓勵學生參加演講競賽等活動。我在大學肄業時徐該老師對我特別愛護，常常指導我如何演講。此外，蔣廷黻老師等不但學貫中西，並且也是傑出的演講家，

口若懸河，辯才無碍。我在那種環境薰陶下，也漸漸學到了一些演講的技巧，這對我以後服務社會或出席國際會議時，都有很大幫助。

最值得欽佩的，張校長不但有一股熱忱的愛國心，而且高瞻遠矚，對世界形勢，都能先知先覺，有過人的看法。例如民國十一年他已看出日本帝國主義覬覦東北，深爲焦慮。有一次他在修身班上叫我們學生用心研究日本歷史和政治，特別請同文書院老師來校加授日文。迨十六年，便組織東北考察團，團員有蔣廷黻、蕭叔玉、何廉、張彭春等十餘人，前往東三省考察月餘，回校後即組織東北研究會，由蕭叔玉教授主持。以後對東北人口、資源、商業、工業、農業、交通、移民等問題，都有詳盡的報告，曾在太平洋學會內發表過東北經濟資源與發展論文，不但具有學術價值，而且啓發國人重視東北問題。

又如一九三五年華北局勢惡化，張校長深爲憂慮，決定作遷校的準備，親赴各省勘查遷校地址。數度經過上海，那時我正在上海特區法院服務，至今還記得校長歷次在校友會席上的談話，大家初未料到侵略局勢已嚴重到如此地步。結果，張校長選定重慶近郊沙坪壩爲校址，派華午晴、喻傳鑑兩位先生前往購地建校。及一九三六年秋校舍落成，命名爲南渝中學，後改重慶南開中學。一九三七年七七事變發生，南開大學首遭轟炸，時張校長因公在南京，聞訊後憤慨地說：「敵人祇能摧毀我南開的物質，毀滅不了我南開的精神。」今總統蔣公得悉後，懇切地安慰他說：「南開首先爲國而犧牲，此後有中國就有南開。」張校長獲此殊榮，益加奮勉。以後南開教職員及眷屬紛遷重慶，得在南渝中學

暫住，足徵他有先見之明。而南開大學亦於一九三七年先遷長沙，後遷昆明，與北大、清華合組西南聯大。張校長與蔣夢麟、梅貽琦兩校長同任常委。三校和衷共濟，烽火弦歌，依然不輟。這都賴張校長目光遠大，精神堅定的結果。

張校長不但對教育有很大的貢獻，對於愛國運動，亦有獨特的看法。他不主張學生動輒罷課、鬧風潮。例如「五四運動」，學生參加遊行，向政府請願，反對日本「二十一條」之提出，所謂「二十一條」是民國三年歐戰發生，英、法、德、奧分爲協約同盟兩方面，日本藉口英日同盟，加入戰爭，迫德租借之膠州灣交付日本，德國不允，日遂於八月廿七日派兵奪取，並於四年一月，由駐華日使利用袁世凱帝制自爲之野心，提出所謂二十一條。繼又迎合北洋派武力政策，成立政治借款，更締結所謂「中日軍事協定」向中國領土進兵，企圖併吞中國，引起中華民國國人的怒吼。全國青年學生群起反對。當時我也是學生會的一員，隨同遊行，高喊口號，並響應抵制日貨運動，致使警察與學生發生衝突，造成數度流血事件。張校長聞悉後，內心非常難過，召集南開學生訓話。他主張學生應該愛國，但在自己尚未成年、學業猶未告一段落之前，應先充實自己學識，鍛鍊體魄，使自己成爲一個有用的國民，爲國家社會貢獻一切，不應衝動、鬧風潮、罷課而荒廢學業。說話時剴切慈祥，如父母之勸戒子弟，令人感動難忘！

至於南開學生團體活動，張校長却儘力提倡與協助。就我個人記憶所及，民國九年，我被選爲自治勵學會的會長，因領導會務略有表現，並繼續連任一次，曾蒙張校長獎勉，指示我們如會務上有何

困難，可請教務主任喻傳鑑先生指導協助。喻先生爲北京大學畢業的高材生，終身從事教育，事實上他畢生都爲南開而努力，前面已經提到過。他在校擔任經濟學課的老師，管教甚嚴，但對學生之指導或解決困難，却非常熱誠。南開學生都畏其嚴而愛其誠。

伯苓先生終身以教育事業爲職志，雖在北洋政府時代，因武人專權，內戰頻仍，南開屢遭困難與挫折，但伯苓先生仍堅苦奮鬥，從不氣餒。在民國十五六年間，政府曾迭次延請他擔任教育總長及天津市市長等要職，都不爲所動，一再婉拒，而對南開校務之發展，學生之造就，則無時不在努力之中。及民國二十七年，張校長因感於領袖蔣公對他的愛護，又逢國難當頭，乃出任第一屆國民參政會副議長，協助政府推動抗戰建國計畫，團結人心，獻替良多。及民國二十九年，中央復昇以第二屆國民參政會主席，物望益隆。至民國三十一年，又被任爲第三屆國民參政會主席團主席，掄誠爲國効力。

綜觀先生一生，生於憂患，長於憂患，死於憂患，而終身盡瘁教育，以挽救中國之危亡，提倡生活教育，訓練學生手腦並用，啓發國人救貧、救弱，團結奮鬥，革除惡習，培養學生救國救民，以「公」「能」爲依歸。使學生化私、化散爲公犧牲，去愚、去弱，團結合作，服務社會。南開學生在先生偉大感召下，都能奮發努力，不負期許。

先生平時待人接物，持躬謙抑，恂恂儒者。篤實踐履，勇於任事，不尚浮華，澹泊名利，實爲「經師」「人師」的典型。孔子以「文、行、忠、信」教導弟子，與先生之重視學生「德、智、體、群」四育並進之目標，亦相脗合。而孔子的「有教無類」與「作育英才」更是先生平日辦學的原則

。孔子平生  
曾先後赴日  
不厭，教不  
讓」的良好  
總是親自訓  
。而其身教  
學而大學，  
申感戴之忱

倍

回憶在  
國精神。我

東亞戰爭，實際上是侵略我們中華民國的戰爭。我們的校長高瞻遠矚，他早已知道，全民族必須意志集中，力量集中，所以他又常常訓示我們說：「蔣委員長是民族的救星，大家必須跟着他走！」至今校長當時訓話的神情，他所說的話，他說話的聲音，仍然刻印在我的記憶中。

民國二十六年，七七事變，於是偉大的抗日戰爭正式展開了，在這神聖的民族革命戰爭的行列中，我們南開同學有許多人投入了空軍，有許多人投入了陸軍，遵照我們校長的訓示：「聽從蔣委員長指揮，服從他的領導！」為國家盡大忠，為民族盡大孝，為抗日而効命，為母校而增光！沙場染碧血，盡放寶石光！寫下了光輝燦爛的南開校史的另一史頁。

抗戰期間，民國二十七年，是時我已畢業於陸軍官校，奉命留校擔任十五期學生第一總隊少尉區隊附職務，學校於同年秋節遷校至四川成都。

當年冬天我們張校長曾蒞臨成都，正是臘梅盛開的時候，同學們感到戰亂期間，遍地烽火，能與我們最敬愛、最崇仰的校長相聚，實在是萬分可貴，於是先期學長們發起聚餐，宴請校長，為校長洗塵，藉資聯歡並致敬意，我很幸運的也參加了。當時的先期學長們的事業都已有相當的成就，而我祇不過僅僅是一個陸軍少尉而已，在我自己看來，實在是各方面均遠不如人，然而校長竟特別的重視我，關心我，並直呼我的名字，「昌義，坐在我旁邊。」於是餐桌上第一席坐的是我們校長，想不到第二席次竟是我坐了。我面對的學長們不但毫無妬色，且因校長對我的寵愛而特別表示友善，我內心有無限的感激，真是榮耀極了！校長在宴會中訓示我們說：「蔣委員長是民族的救星，服從蔣委員長

的領導，最後勝利終必屬於我們！」宴會在高喊「發揚南開精神」的歡呼中結束。抗戰八年，校長所訓示我們的話，最後終於實現了。

在那一次宴會以後的歲月中，我時常回想到，校長學生滿天下，那樣的衆多，怎能記得我的名字呢？宴請校長的學長們，有的已留學回來參加抗日工作，有的在國內各界已頗有聲望與地位，爲什麼祇叫我坐在他的身邊呢？是不是因爲校長認爲我是實踐了他的「從軍報國」的訓示，而使他覺得我是特別應該予以嘉勉和鼓勵的學生呢？

校長啊！您是教育界舉世聞名的偉人，您是萬世師表，您也是顯顯赫赫的民族英雄！誰能說中華民族從八年的抗日聖戰中不但能夠從危亡中挽救了國家，而且使我們的祖國一躍而成爲世界上四強之一，在這個歷史的偉大勳業中因爲有您的一份力量，所以它更爲光輝而燦爛？！校長，南開的學生因爲能夠作爲您的學生而感到無上的榮耀與驕傲。我們懷念您，我們景仰您，我們要永遠的實踐您的訓示，讓一切勝利成功都歸屬於您！我們要爲我們偉大的張校長而歌頌！我們要高呼「發揚南開精神」！



## 處世圭臬

段茂瀾

張師伯苓卽屆百齡誕辰，南開校友擬出紀念刊以崇敬此一代教育宗師。瀾以受苓師培植最深、知遇最隆，在南中肄業，南大任教，前後近廿年，謹獻此文以誌孺慕之忱！

瀾以皖籍而生長濟南，髫齡喪父依寡母居魯，卽聞南開有家庭學校之稱，乃負笈去津，考入中學一年級，時南開學生祇二百數十人，苓師亦尙在卅餘歲壯年。瀾以家道寒素，寡母供給膏火維艱，幸學期考試屢列前茅，苓師特予獎勉，以瀾爲優待生，囑課餘爲校任抄寫，免繳學費，翌年膳宿等費，亦一併豁免。中學畢業後，復蒙留校任教，兼任校長室秘書。後瀾由清華資送赴美留學，飲水思源，實苓師栽培之賜也。

瀾以隨侍苓師甚久，時聆講演，而下列數語，時縈腦際，不能去懷。謹恭錄以規苓師往往於談諧語氣中，寄其爲人處世之道。苓師在南渝某日詢瀾是否善博，瀾答以實不諳此。苓師云渠少年時，頗喜賭博，且極精，其要訣爲如察知牌風不順，必須沉着鎮靜，以極少賭注，稍與周旋。切忌激動賭氣，面紅耳赤，以大宗資本作孤注一擲，則全軍覆沒，不可收拾矣。繼謂人生亦如博奕，一帆風順，左右逢源者，實非盡人皆然，如遇坎坷，一如牌風不利之時，必須穩健應付，切勿負氣，當可轉危爲安。瀾玩味此語，深信其爲至理名言，應懸爲座右銘，以爲處世圭臬也。

## 我所知的張伯苓校長

（原載「波逐六十年」）

胡光庶

宣統三年（一九一一年）三月清華學堂校舍落成，我入中等科肄業。到了六月，學堂當局又以口試選取十四名幼年生，倣照詹天佑等的前例，提前赴美留學，我是其中之一。我們到上海置理行裝時，因革命已起，學堂停閉，未能成行，只得由上海折返天津，待回到天津，華北政局大變，清華何時復課，何時才能成行，都渺不可知。爲了不使學業荒廢，我就在是年十月，和二哥仲實考入天津南開學堂讀書。

我們進入南開時，這學堂已開辦了八年（光緒三十年創立），是當時北方頗著聲譽的私立中學。原是曾任學部侍郎天津宿儒嚴修（範孫）的家塾擴大而成的。嚴先生和當時權傾一時的袁世凱，有深厚的交誼，但是他淡泊祿位，祇以興學育才爲職志，是屬於清流的人物。這學堂初名「敬業中學」，自始即由出身北洋水師學堂的張壽春（伯苓）先生主持，梅貽琦先生便是第一班的學生。

以後因爲擴充遷地，校址所在周圍都是污水窪地，當地人稱低窪地帶爲「開窪」（新開關的窪地），在天津舊城的西南城角，故叫「南開」。敬業中學後來一度改稱「第一中學」，最後又改以地名，稱「南開學堂」。在民國十年，又在八里台開辦南開大學。

張伯苓校長是一位身體魁梧的北方大漢，平易近人，訓誨學生常用深入淺出的常理，輕言細語從

容不迫，有時出語幽默，但有哲理，使人如坐春風。他經常帶着墨晶眼鏡，雖然他很少直接教課，由於他對學生的關懷親切，儼然是大家的家長。到了三四十一年後，從南開中學和大學畢業的學生遍及全國的時候，他受學生的愛戴，仍未稍衰。只要校長足跡所經的地方，便有多少校友爭相迎迓，像對家長似的陪侍左右。這種尊師重道和以校長為中心來團結同學的風氣，惟有南開是最具典型的。

在南開和我同班的同學，至今記得名字的祇有譚遜、譚真、昆仲和盧默生、傅葆琛四人。那時我們的老師來臺灣的，祇有一位時子周先生。我在南開才讀過半年多時間的書，民國元年四月，清華重行開課，我又回到清華讀書。但是我弟兄六人先後受教育於南開，除我和二哥仲實外，尚有光燾、光燕、光熙、光燾，因此我們一門弟兄和南開便結下了深厚的情誼，對張先生的景慕追隨，也與日俱深，益見頻繁。

民國廿五年，全國禁烟會議舉行於重慶，張先生應邀出席。師生重逢，我把「九一八」以來日本軍閥並不以侵略東北為已足的看法，和當時華北局勢日非來參證，並把我和二哥所以提前回川經營事業，以為日後之計的經過，報告給張先生，勸他也在川中另創南開分校，以為他日遷校準備。當時張先生開辦的南開大學已具規模，不必凡事躬親，似乎也有這項打算，便採納建議，留滬覓地建校。

張先生的川中建校意念被人知道以後，民生公司的盧作孚首向他表示，願意將自己北碚的地畝及文化事業，撥交張先生作為建校基礎。但是張先生對我說，願意自行購地，不願接受他的援助。還有

唐式遵師長（後抗共在西康殉國）也願將他在南溫泉的幾千畝林地捐充校基，張先生也婉謝了。他要我和二哥在重慶附近地方代尋建校場地，竟得到了劉湘妻弟周成虎捐出了他在市郊沙坪壩的一百三十畝土地，後又逐漸購進擴充到七百餘畝。所有建築校舍工程，均由我們協助進行，部分經費亦由我們和友人等向本地工商界人士募助。興工期間張先生時常往返城郊市內之間，此後我們道門口的華西興業公司辦事地方，便成了張先生進城時休憩的所在，使我們得親聲款款的機會更多。學校建成之後，定名為「南渝中學」。助理校務的仍是天津南開中學舊人喻傳鑑、仇乃如和孟琴襄諸君。

廿五年西安事變發生時，張先生正在重慶，爲了關懷蔣委員長的安全，焦灼之情莫可名狀，他和我們弟兄商量，決定給張學良和周恩來去電曉以大義，因爲張學良素來尊敬張先生，曾有一度要請他兼任東北大學校長，而周某原是南開的學生，於公於私都應該尊重張先生的忠告，遂囑由二哥代他起草電文代爲拍發。張先生一生盡瘁教育未離崗位，對於國事也非常熱心，抗戰期間一度出任國民參政會議長，斡旋各方，協贊中樞，極著勳勞。其主持西南聯大培植抗戰人才，厥功亦偉。至今想起我和張先生相隨情形，猶縈念師門不忘於懷。

## 我的五舅父

馬珠官

中華民國六十四年四月五日爲南開學校張校長伯苓先生百歲冥誕，南開校友會發起編印「南開學校張校長伯苓先生百年誕辰紀念冊」，特向各校友徵文。我畢業於南開女中部第五期（民國廿一年），既爲校友，又爲校長在臺唯一親屬，我雖不善寫作，但念公誼私情，似不能無一言，因爲這位偉大的校長，也就是我的五舅父。

五舅畢生致力教育，功在國家，中外皆知，無待我言。我以甥女立場祇能就親屬關係，生活瑣事，略述我的感想，以代表我兄弟姊妹們追思之忱。外祖父生二男三女，大姨母二姨母均早逝，我出生時外祖父已作古，家中只我五舅及九舅（彭春字仲述）與我母（祝春字冠時）三人，五舅長我母八歲，我母又長九舅八歲。我母幼受庭訓，略知詩書。民國紀元前十四年，嚴範孫先生倡辦新教育，在私宅設家館。以新方法教育子弟。漸及親友，人稱嚴館（卽南開學校之孕珠）。初限收男生，嗣又另設一館，專收年長女生，聘請日籍女教師教授新知識，學生中均係嚴府之女、媳及其親友，如梅貽琦夫人、卞叔成夫人等（是時天津尙無女子學校），我母亦前往就讀，不料外祖母大加反對，並謂女子無才便是德，禁其參加。幸賴五舅多方勸說，始獲許可，足見當年女子求學之不易。我母能得風氣之先，接受新教育，後且曾爲人師，實我五舅之所賜。

我父馬千里，名仁聲，南開中學第二期畢業，爲我五舅之學生，繼入天津北洋大學，畢業後回南開中學教授數學。我父有才華、肯上進，且富領導能力，深爲我五舅所欣賞，認爲不可多得之青年，特介紹胞妹與之相識，是我父母之婚姻，並非遵奉父母之命，乃由我五舅撮合而成。

我父思想維新，自清末卽與黨國元老張溥泉先生（繼）賢伉儷時相過從，友誼甚篤。民國八年五四運動發生，我父與時子周先生等，率領天津青年在市區遊行，呼口號：打倒日本帝國主義，取消不平等條約，抵制日貨等，風起雲湧。事爲北洋軍閥所忌，先後被拘禁於警廳、檢廳共八月之久。時我甫及學齡，猶憶隨我母前往探監時，見我父泰然自若。出獄後，就任天津達仁堂樂家藥舖所辦之達仁小學校長，仍秘密從事革命工作，民國十三年國民黨改組後，曾爲天津黨務負責人，並曾主編天津新民意報。彼時北洋軍閥氣焰方張，視國民黨爲亂黨，查緝甚嚴。懼聞風聲鶴唳，我家曾數度避入租界，我父仍努力工作，始終不渝。北伐成功後，就任天津第一中學校長，該校建校最久，校務亦最腐敗，我父盡力整頓，銳意革新，首先由四二制改爲三三制，繼則辭退染有鴉片烟嗜好的老教員六人，彼等竟鼓動學生罷課，驅逐校長，但不數日該校校友多人，又以盛大場面，歡迎校長回校。我父因黨務既感艱辛，又爲校務備受挫折，心力交疲，終於民國十九年三月一日突患腦溢血逝世，年僅四十六歲。遺我兄弟姊妹五人，兄秋官最大，十九歲，寶官妹最小，六歲未滿。我家遭此大故，頓失重心，幸我五舅面告衆親友，願承擔照顧孤寡之責，手足情深，愛屋及烏，爲晚輩者尤感念不已。

我兄秋官六歲時，染猩紅熱症，是時醫藥尙未發達，繼轉中耳炎，耳膜潰爛，以致兩耳失聰，幸

天資聰穎，沈默寡言，雖在課堂上祇聽二三成，回家後，靠自己探討摸索，漸皆領悟，每次考試名列前茅，我五舅對之特別喜愛。南開中學畢業後，民國十九年夏考入唐山交通大學，攻讀土木工程學系，不料二十年暑假，中耳炎復發，流血流膿，疼痛難忍。我父既已去世，乃由我母陪往北平同仁醫院就診，醫治多日，反益加劇，眼鼻口均歪向左邊，且不能進食。醫生謂係腦神經受到壓迫，必需速動手術割治，該院又無此設備，當時我母毫無主見，遂以長途電話告我五舅，請示主張。五舅乃派大表兄希陸即日赴平，陪秋官兄轉往協和醫院診治。時值週末，醫生照例不施手術，然秋官兄病正危急，不容延誤，請求醫院特別通融，五舅本為該院董事，醫師劉瑞華慨然出而主治，並謂陳年中耳炎復發，治療相當麻煩，先後開刀四次，歷時半年餘，始獲痊癒。事後回憶，若無我五舅之援手，秋官兄之病，真不堪設想。秋官兄大學畢業後，在抗戰前後供職粵漢鐵路及成渝鐵路，負責設計開鑿山洞及橋樑工程多處，為長官所賞識，未負五舅之殷望，此亦我五舅在世時所最引為欣慰之事。

抗戰前我五舅觀察華北情勢，預料中日戰爭遲早不可避免，於二十五年即在重慶覓地建校，開辦南渝中學，蘆溝橋事變發生，天津南開學校首遭轟炸，至廿七年乃改南渝中學為重慶南開中學，廣招學生。我五舅在事變之初，本已奉蔣委員長電召入京，嗣又轉漢入川，參與中樞抗戰。五舅母及表兄等相繼赴渝。二十七年秋官兄服務成渝鐵路，亦電請我母率我姊妹三人赴川團聚（桂官弟早於二十六年冬隻身赴昆明就讀西南聯合大學）。抵渝後，我服務於南開中學教導處，我家即住在津南村教職員宿舍，與我五舅前後比鄰，近在咫尺，朝夕得以聆訓。三十三年元月我與外子李青選（毓萬）在渝結

婚，五舅爲我主婚人，至今猶有依傍之感。

五舅母爲舊日中國典型婦女，長五舅三歲，處理家事，井井有條，照顧五舅，無微不至，尤其飲食方面，更是事必躬親，而不假手廚師。夫妻感情彌篤。五舅生四男，大表兄希陸，清華大學畢業後留學美國，習數學，回國後任教於南開大學及廈門大學數學系主任，大表嫂張淑貞，係張平羣校友之胞妹。二表兄錫羊，南開大學商學系畢業，曾赴哈爾濱經商，二表嫂葉琛，是旗人。三表兄錫祚，在中學讀書時，即患肺疾，抗戰時在重慶經醫割去肋骨九條，病癒後，經營小型工業，三表嫂瞿安貴，安徽省人。四表兄錫祐，身材奇高，當在南開中學讀書時，曾代表天津市參加在杭州舉行的全國運動大會，路人爭相觀看，並以「長人」呼之。高中二年時考入杭州笕橋航空學校第三期，畢業後三年，抗戰軍興，遂加入戰鬥行列，不料天氣驟變，飛機墜毀而殉國。五舅長孫元競，爲二表兄所生，二十年前聞已結婚。

九舅父清華大學畢業，十九歲即赴美深造，獲得博士學位後，曾數次擔任南開大學教授，協助五舅推展南開校務，以期達成南開「日新月異」校訓。抗戰期間歷任駐土耳其、智利、古巴等國公使，勝利後任聯合國經濟社會理事會常任代表，民國四十一年退休，四十六年病逝美國，享年六十有六。九舅母蔡秀珠女士，蘇州人，早年在美攻讀營養學，爲人坦誠熱情，視我母如親姊妹，曾任南開女中家政課程。九舅母生二男二女，向由明明大表妹陪侍，原住紐約，近遷芝加哥。二表妹新月及其夫婿鄭師拙君均爲化學博士，現住芝加哥。大表弟辰中爲數學博士，住洛杉磯。小表弟遠峯爲物理學博士



，住於紐約。新月表妹與我時有書信往還，至五舅家諸位表兄則久已不通音問矣。

世局變化，人事滄桑，寫至此，忽憶三十年前我五舅七十大慶，在渝祝壽情形，重現腦際，如在眼前，因檢篋笥，復睹當年我與外子李毓萬合獻祝壽詩底稿一紙，謹再附錄於此，永作紀念。

運籌借箸紹家風，橫海樓船命世雄，憂樂常爲天下計，襟懷期與古人同。

七年參政言無間，八表尊賢論自公，花燦山城春不老，極端照座正融融。

手創南開四十年，人倫師表著鞭先，江山麗藻昌文運，桃李穠華拱壽躔。

悟道獨超天地外，詒謀爭羨子孫賢，蒹葭倚玉吾何幸，萊綵隨班祝大年。

## 從小事看南開

張源

我於民國十五年八月考入南開中學初中一年級，廿一年七月在高中畢業，整整在南開中學讀滿六年。廿一年到廿二年又在南開大學讀了一年，以後轉讀他校。我在本文中提到的「小事」，都是在這七年當中我所經歷的。

民國十六年夏，張校長起用原在中學任教的雷法章先生爲訓練課主任。訓練課即今之訓導處，在民國十六年以前稱爲訓育課。由「育」改爲「練」，即可看出南開與雷先生的施教重點。民國十六年以前，每班選舉一名班長及兩名幹事或副班長；自十六年夏起，改採委員制，每班選出學科、訓練、體育、庶務、青年活動等委員六、七名，互推一人爲委員長，卽等於班長。我在民國十六年就作了學科委員兼委員長。

我在南開中學唸書的時候，全校約有四十班，計初一、九班，初二、七班，初三、六班，高中也有十八、九班。學校行政，學生也能參與，參與辦法是每年級的各科委員互推兩人，代表該年級參加學校有關部門之會議，如代表各年級的學科委員十二人參加學校教務會議，代表各年級的體育委員十二人參加學校體育會議等等。這樣，學校當局與學生打成一片，意見溝通，並且訓練學生事務之處理。我記得我曾任高一庶務代表，參加過學校庶務課會議，和益主任琴襄很有一段交往。各年級庶務代表不但參加學校庶務課會議，還負責檢查食堂工友清潔。我記得那年每餐吃飯，我提早到達飯廳，工友排班伸出手來一個個由我查看是否洗過，自覺很神氣。

提到食堂，南開膳食想得週到、辦得完善，我離開學校四十多年來，尚沒有看到第二所學校或機關辦得能有那麼好。食堂工友之清潔，已如上述；食堂內更做到絕無蒼蠅。窗門均加鐵紗，自然不在話下，惟恐蒼蠅隨人飛進，食堂進口特設兩道門，兩門之間掛上黏蠅紙，並由工友手持蠅拍趕打蒼蠅。縱然蒼蠅能飛進頭道門，也難經過天羅地網進入二道門。

當時男中學生有兩千多人，分別來自全國各省及海外。當然以平津兩市及河北省的爲多，東北、江浙、兩廣、豫、魯、川、陝、晉籍的也不在少數。海外華僑慕南開之名，也紛送子弟來津就讀。我在初中一年級第一組（班）就有兩位同班是華僑，一位是荷屬東印度（當時尚無印尼之名）的林如玉，另一位是馬來亞的韓秀豐。據說當時全國祇有外蒙、新疆、西藏三地區沒有學生在南開唸書，所以南開中學可以說是全國性的學校，而非限於一地區的學生。既然來自四面八方，學生的口味自然不同。於是南中設有三個食堂，分別爲本地、江浙及廣東口味，任由學生隨意選擇。

既有三個食堂，復有三種菜蔬及三種包法。三種菜分別爲甲餐、乙餐及特餐；甲餐大概是三葷一素一湯，乙餐都是素菜，特餐是民國十八、九年開辦的，在甲餐之外，另加一整貴重大菜，和教職員的膳食相同（教職員與學生同食堂同時用膳）。三種包法是全餐、兩餐、一餐。全餐是自包飯時起至當月月底止，每天兩餐（早餐不包，由學生在食堂自由購買燒餅、油條、豆漿、雞蛋）均在食堂用膳。兩餐是爲在天津住家、而在學校住宿的學生準備的，他們星期六下午回家，星期日下午返校，所以星期六的晚餐和星期日的午餐不在學校用膳。一餐是爲通學生準備的，即祇供給上課日的午餐。餐費照實際用餐次數收費，甲餐一次大概是一角二分左右。那個年頭，物價極爲穩定，我在南中六年，南大一年，包飯價錢似乎沒有調整過；縱有調整，也極爲微小。

膳食每月包一次，任何一天都可起包。上午交費，自當天晚餐開始用飯，下午交費，自次日午餐開始用飯。一桌六人，每邊兩人，另外一邊放置米飯及稀飯與饅頭。學生可以單獨一個人包，也可以

兩個、三個乃至六個人一起包。六個人包的，當然是那六個人在一桌，五個人包的，和單獨一個人包的配在一桌，依此類推，但絕不把一起包的分爲兩桌。

庶務課有一個窗口，一位戴眼鏡的職員專門辦理此事。他要計算餐費，收餐，編排桌位，通知食堂，這一切統統由他一人辦，六年中從沒聽說出過錯誤，這是何等的辦事效率！

學校爲了顧及回教徒學生，特在校內網球場邊開設一座牛肉館，非教徒也可在那裡用餐，每餐後結帳。關於牛肉館及校外餐館情形，查顯琳校友（筆名公孫嫵）在前文中已報導頗詳，茲不復贅。

南開中學的水電，是自己供應的。學校的西南角，在軍樂會址的前面，有座深井，井上是水塔，全校的食、用水全是這裡來的。緊靠後門口的一個房間是發電室，祇有一架發電機，供應全校的電力。我在中學的六年間，從沒發生過停電斷水的事。祇有一次，大概是在民國十八、九年，一天下午大風大雨，網球場中間走道的電線被吹斷，發電室的工友立即冒雨搶修，不幸觸電死亡。

南開大學則用天津電力公司的電，聽說是公司向校方爭取的。南大校址在八里臺，八里臺是個小村莊，距離天津「南門臉」八華里（八國聯軍攻天津，清軍提督聶士成即在八里臺殉難，殉難處立有石碑）。在南開大學遷建此地前，電力公司的線路並未拉到那裡，所以沒有電。南大自然消費大量電力，公司洽妥學校當局由公司供電後，方將線路拉到八里臺，城南一帶方有電力供應。

南開不但倡導智、德、體、群四育並進，還加上一個「美」字，五育並進。美就是生活美術化、藝術化，但不是浪漫派、不修邊幅。每週不定那天上午，舍監們檢查宿舍，看看哪個同學牀鋪整理得

整齊清潔，用軍事用語說就是檢查內務。南北長廊牆壁上佈告牌內有住宿學生名單，檢查結果最好的，名下就打個「美」字，最差的打什麼字，我忘記了，不好不壞名下空白。這也是鼓勵學生生活美化的方法之一。

許多學長在紀念文中提到「修身班」，那是民國初年的名稱，我在南中的時候，已經改稱「集會」，而且在星期三、四下午第二節高初中分別舉行。校長、教務及訓練課主任自然不時在「集會」上向學生訓話，但多數還是請外賓講演。記得某次集會，校方請天津有名的李大律師講演，一個鐘頭的時間，他祇講了三、五分鐘，我祇記得他說欠債可以不還錢，說完逕自下臺而去，使得主持集會的雷法章先生頗為尷尬。

那個時候，春假放七天，正是春暖花開的好天氣。學校在每個春假都組織幾組旅行團，到天津附近的名勝或工業地區參觀遊覽。有的到北平，遊覽明陵、長城等地；有的到塘沽，參觀久大、永利兩工廠及渤海（或黃海）研究所；有的到唐山參觀啓新洋灰廠、開灤煤礦和交通大學。有一年我參加去唐山的這一組，住在交通大學內，我們團員還和交大裡的南開校友比賽一場籃球。

大概是在民國二十年的暑假，校方與北洋艦隊洽妥，南開學生乘坐海圻號軍艦，自天津去青島往返，在渤海上遨遊。我性喜旅行，躍躍欲試，可惜收費太高（二十餘銀元），我無法負擔，祇好作罷。

南開是私立，學校的發展固然靠校長募捐，經常費用還是靠學生繳費，所以學費偏高，這也是不

得已的事。我唸南開時候，學費每學期大洋三十元，宿費十五元，預償費二元，還有別的費用約二元，中學、大學一樣。每學期之初註冊繳費，總得帶上五十銀元，還不算膳費。每年下來，要花費三百元左右，手面大的，甚至得四百元，這個數字不是一般家庭負擔得起的。當時鄉間的小學教員全年收入也不過二百元；民國二十六年，南京最著名的鼓樓小學資深教員每月薪水祇有四十元。所以體育主任章輯五先生早年想考南開，因為花費太大而投考他校。可是張校長也顧到附近的貧民，在南中校牆內西南角劃出幾間平房，辦理平民小學，一切免費，選由高中部年長學生充任校長。成績好的學生還可免費升入南中，我的同年級至少就有這麼一位學生。

南開辦事設想週到，有條理、有效率。以每學期之初註冊來說，其效率之高，當時並未注意，現在回想起來，實在令人欽佩。註冊是在一齋（北樓）樓下第一、二、三幾個房間辦理，沿着長廊擺有椅凳，供學生排隊時坐。繳費、領書、宿舍分配抽籤（同年級學生可以單獨或夥同二人、三人或四人同住於一房，房間號數由學生自己抽籤決定）等事，分在這幾個連接房間辦理，一個學生不要幾分鐘便可註冊完畢。小女幾年前考入臺北市某最著名女子高中，第一次註冊，我陪伴她前往。驗看錄取通知、髮長、制服在一處，繳費在另一處，領書又在一處，這一切辦畢還要回到原來第一處，各處排隊，費了幾個鐘頭才辦妥！王祖祥老校友抗戰勝利後返京，也有同樣經驗。何以這麼簡單的事情，有些學校竟不能改進，而為學生作個榜樣？

還有一件事也足可證明南開辦事效率之高。每次寒暑假放假後不出七天，我就能接到學校寄來的

成績單。我家距天津九十里，寄信則要走兩天。換言之，放假後五天內學校即寄出，在五天內，全校學生的考卷得評閱、計分、並謄寫完畢。還有每逢暑假，學校並寄來一厚冊是年教職員及同學通訊錄（限於男中部分），並不另外收費。試問現在的學校，哪一所能辦到這些事？

想考南開的，大多先讀南開暑期學校，補習英文、數學一科或兩科。每星期一至五上午上課，一科兩小時。教師多由南開大學的高年級學生擔任。是否也補國文、理化，我忘記了。我在民國十五年補習英文一科，因為南開初一英文自商務的模範讀本第二冊教起，而我以前讀的是法文，英文一竅不通，必須在暑期六個星期內讀畢全年的模範讀本第一冊。皇天不負苦心人，居然以第十八名考中，學號是五四九八號。

暑期學校每逢星期六夜晚，演一場露天電影，票價是一角錢，我還記得民國十五年第一次演的是「小場主」，由王元龍和黎明輝主演。學校開學後，每兩個星期的星期六晚在大禮堂演一次電影，票價也是一角錢。當時戲院的票價是四、五角錢，加價的電影如「璇宮艷史」(Love Parade)是一元。我初入南開，還是默片時代，演電影時，由二、三同學演奏鋼琴和提琴，至今我也不知道他們是完全服務呢，還是另有報酬。

提到「璇宮艷史」，這部由 Maurice Chevalier 和 Janet MacDonald (這兩位明星均已作古) 主演的電影，真可說是轟動一時，一元錢的票價我看了兩次。電影中的閱兵歌，南開軍樂隊為各種樂器，譜成了樂譜，在運動會運動員繞場一周時演奏。我在軍樂隊吹大號，同班同學尹保泰(廿一

年考取上海交大)吹小號，他吹這個曲子特別動聽。

由於我是軍樂隊員，我才有機會看到張校長穿西裝。民國十八年校長赴美捐款歸來，從上海坐火車返津，校長全家——師母和四位公子——以及軍樂隊都去車站歡迎。校長和我們一一握手，還拍下了難得一見的全家福照片。那是我第一次看到校長穿西裝。第二次是在南開廿五周年(民國十八年)的校慶日，那天校長不但着西裝，而且戴了圓頂高禮帽。民國廿六年七月底，張校長正在南京。我在報上看到日本鬼子轟炸南開大學後，立即前往中央飯店探望校長，另外幾位校友也在座，那天早晨校長起床不久，穿着睡衣，我看到他還帶着兜肚呢。

南開重視體育，盡人皆知，無須我費詞。最著名的是籃球五虎，他們是中鋒劉建常、右鋒唐寶堃、左鋒魏蓬雲、右衛王錫良、左衛李國琛。他們是正選，在臺海關退休的王振鵬兄是副將。校隊每星期練球兩次，每次一小時餘，屆時球場四周站滿了同學參觀。教練董守義先生騎腳踏車來校(他本職在東馬路青年會)，據說每月僅致送車馬費二十五元。

以五虎爲班底的天津代表隊，在全國運動會和江西隊比賽籃球，結果是一百五十二比四，天津隊勝。這樣的比例，祇有在當年的規則才有可能。那時的規則是投進一球後，在中圈跳球，而非由失球的一方在邊線發球，所以江西隊根本沒有摸到球的機會。

五虎於民國十九年畢業後，我也曾入選籃球校隊，那時的正選在臺灣的，祇有虹橋書店的孫國仁兄一人。南開學生打籃球的風氣極盛，普普通通的到了別的學校，就是好手。我能代表南開，更成了



中堅。不但是籃球，就是排球、足球、田徑，都代表了我以後進入的大學。

建了範孫樓後新開校門的旁邊，是消費合作社。（範孫樓是校友捐款所建，首任校友會長閻子亭先生，是建築工程師。當時在校的學生每學期也捐助三元，我四學期一共捐了十二元。該樓建築費開爲六萬六千元。）學生均爲社員。學期終了時發給紅利，是按一學期中購貨多少計算。學生購貨每滿若干（大約是一角），即在社員證上登記，紅利多寡即憑此計算。有一年在大禮堂開社員大會，由李金壽先生主持，張彭春先生也參加了，坐在極後排。討論如何分配紅利，議論紛紛，最後張先生起立發言，提出卓越而易行的意見，社員無異議一致通過。

最後必須一提的，是南開校園內的整齊清潔，給人以耳目一新之感。南開牆外環境之糟，公孫孀校友已有敘述。西邊是「臭西湖」，乃是天津下水道的總匯，南邊是牆子河，即從臭西湖流出的髒水，由西南城角到達南開的馬路，是土路還在其次，根本沒有水溝，一遇下雨，滿街泥濘，不坐「膠皮」（天津話洋車也），寸步難行。而一進了南開大門，則另有一番景象。窗子上沒有破玻璃；玻璃無不「倍兒」亮，花園裏的疏稀花木，魚缸內的點點金魚，到處整齊有序，頓使人發生一種飄然之感。這主要由於管理「堂役」（工友也）的成功。蓋每一堂役均有其特定的職責，劃分清楚，無可推諉。哪部分出了毛病，就以該管堂役是問。所以人人盡職，不敢疏忽。（南開教員的待遇雖不佳，我在南開時，爲七十元至一百廿元，惟堂役的待遇則不錯，尤其是管理宿舍的堂役。以四齋爲例，四齋是高三學生及部分高二學生的宿舍，共有四排，每排十間，每間四人，一個堂役管一排，就是四十人。每

到寒暑假，學生離校時總要「賞」堂役一、二元，一下子便可得七八十元。）如學生在操場踢球，打破玻璃，該管工友必然馬上手持賠償條跑出，找你簽名，在賠償費內扣繳，立即便有工匠裝好新玻璃，至遲不超過次日。這是何等的效率！

我奉校友會幹事會推任本紀念冊主編，每篇文章都至少仔細拜讀三遍，第一遍在發排前，二、三兩遍是校對。我發現這些「小事」，別篇文章尙未或尙少提到，爰特走筆寫出，以爲補充。

## 回 念 四 位 老 師

（原載傳記文學第二十卷第一期）

張 茲 闓

「尊師重道」是我國倫理學的重要觀念。但如祇注意「有事弟子服其勞，有酒食先生饌」，僅抱「長幼有序」的觀念，單方面的強調「師」之尊，而忽略了老師對學生所負善誘的責任，却斷不是我國倫常的道理。無疑的，好的老師，可以對學生有影響力，不止學問方面，即立身行己，也是一樣。往往是對學問德行，老師有一句話的啓迪，學生就一生受用不盡。

作者是極端平凡的一個人，自己的一生，實在是「乏善足陳」，故讀者也不必追問其身世；但也不想就本身經驗來回念有那位老師，曾得過他「一言啓迪」之益。爲了表彰老師們的幽光潛德（都已去世了），故仍逕舉其名，算起來共有四位。現依時間次序來敘說。

民國八年，作者仍在南開中學二年級（舊四年制），忽接父親來信，說看好了日子，爲我完婚，要我請假一月回去。我連未婚妻都未見過；而且學校規則，中學生在校不得結婚，原因是同學中在前一年死了兩位，都是完婚後就死了，校長一片好心，不主張早婚，而定此規則。我很苦惱，父命難違，而又犯校規，如何是好？想了幾天，只有拿信去見代理校長。校長自己出國深造去了，由其剛留學回國的弟弟代理，就是張彭春先生。

張先生看了信，問我「你還不想讀書？」我答：「當然要讀書。又問「你沒有父親的經濟支援，書仍讀得成否？」答：「書就讀不成了。」張先生就說：「你回去完婚好了。」我說：「我不應該犯校規。」張先生說：「你寫張請假單，就說請事假一月好了，不必說什麼事。」問題解決了，我要出房門，張先生叫我回來有幾句話吩咐，並說：「這不是你的錯，更不是你將來太太的錯，我也不願說是你父親的錯，祇好說社會制度仍是落後，我希望你將來從好的方面去努力。」張先生剛回國，習慣好用英文，故最後一句話是 *try to make the best out of it*。我那時候剛把英文文法搞懂，故印象最深。

現在我倆白頭到老，內人相夫教子，對我的幫助很大；但漫長的半個世紀，總免不了有時意見不

同，張先生這句話縈迴腦海，就沒事了。

到了大學，我原在理科，數學教授姜立夫先生，真是循循善誘，學生都傾心領受。到了三年級，我忽然轉系。姜先生特別叫我去，勸說了兩三天，不要轉系。最後，我不得不說實話，那時候理科畢業生最多做中學教員，我是長子，將來的負擔重，不得不對謀生的前途作打算。姜先生說，「我原諒你，但數理可單獨繼續研究的，不必與其他 Physical sciences 一同習讀，而且數理對你轉系後仍大有用處，因數理就是教你邏輯。」我對這位「恩師」，真是衷心佩服。故轉系後仍跟他學了兩門功課。一是 Projective Geometry，一是 Theory of Equations。但畢業後竟未繼續努力，而且舊習都已荒疏了。尤其後來在北平遇饒毓泰先生，他到校時我已轉系，故我認得他，他却不認識我。在通姓名後，饒先生立刻就說：「常聽立夫提到你。」我聽了真是慚愧萬分。其次，則蜚聲國際的陳省身教授，就是姜先生得意弟子。我每次晤省身，自己總覺得「有愧師門」。但我却從姜先生得了遇事鏗而不捨的習慣，朋友們都批評我，我的答覆是「得自師承」，故也不悔。姜先生身陷大陸，近年有已作古人之說。聽說他有姪兒在臺，不知確否？希望這祇是「海外東坡」之謠也。

在就業後，原在北平做事，忽然有人找我去煤礦工作，親友們都勸我勿去。有一天聽說張伯苓先生來了，我去晉謁，並將此事請教。張先生沈吟片刻，問道：「你看那件事難做？」我回答：「當然煤礦較難，自己從未學過，而且交遊也不同，在北平可說談笑有鴻儒，到了煤礦免不了要與「煤黑子」打交道。不止此也，到煤礦的待遇，只有北平三分之一。」他摸摸鬍子再問：「你今年幾歲？」答

曰：「三十一。」他笑了，說「如此年輕，大不該畏難就易；容易做的事，就算成功了，你的滿足也就小了；難做的事，做到成功，那纔能得到莫大的滿足。」給他這樣一「將軍」，我去了煤礦；而且從此就一直做難事，再沒有容易的事可做了。而且又得了一種習慣，遇事不想馬虎，愈想愈要鑽進難的重的方向去求答案，覺得捨難就易，避重就輕，就沒有趣味。

最後一位是蔣廷黻先生。在學校時他教書能引人入勝，那是不消說得。他曾到附近村莊做社會調查，看見他的調查表，安排得極有條理，資料到手的整理，都獲益很大。他寫近代外交史，處理清宮檔案的方法，我雖未參加工作，但却心焉嚮之。他在天津益世報發表對東北情勢的看法，到現在仍留有很深的印象。此後就很少見面機會。到抗戰時在重慶，見面較多。他是不大肯和光同塵的人，也遇見一兩件事，與人爭論，我也偶然爲他打圓場。勝利後在上海忽然找我去隨他工作。我告以現職無法脫身，而且也不想久居公職。他問我志趣所在；我告以願到工業去做事，但已有「既得利益者」（俗稱大亨也）例如紗廠、水泥廠、煤礦，都不想去，而想從造紙廠及新興的化學工業去發展。他說：「我看你不必去想這些事情，老老實實去做公職，因我注意你做事，總是先從有無理論基礎作爲依據來考慮，有了你纔做，沒有你就不做，這是公職人員應具的條件，還是做公職罷。」從此我不想去做工業了。

這四位老師對我發生影響是如此的。是好是壞，也可能有見仁見智之不同，但可舉例來說明老師對學生有「一言啓迪」之益罷了。

## 敢說敢做的張伯苓校長

(原載中外雜誌第十六卷第二期)

張煥龍

北平師範大學體育系畢業  
中國文化學院體育系主任

張伯苓校長了不起，由水兵出身而擔任大學校長、研究所所長，抗戰期間奉國民政府遴選為國民參政會議長。張校長的作風，是說人家不敢說的話，做人家不敢做的事。

二十三歲時在天津出任嚴範孫家教，三四個孩子的家塾先生，後成立南開中學自任校長。那時就開始注重體育，揚名第一、二屆遠東運動會之郭毓彬、劉××，一英哩、五英哩冠軍皆係南開學生。也難怪，張伯苓校長每天親至寢室喊他們起床，帶到城牆根（拆除），繞城跑一週（十英里），校長給看錶，經年不輟。南開聲譽日隆，提倡體育不無影響。每當全國運動會或華北運動會，他便是公認的大會總裁判，從此也可窺見其受各界人士之敬重。

人家不敢做的事他做——在第九屆華北運動會以前，一切由洋人包辦，籌備、裁判皆操之於洋人，好像離開洋人就不能辦運動會。連大會用的術語也是英語，我們本國人開運動會還得找翻譯，真可恥。大家都感覺不方便，但沒有一個大膽的人來改善或反對。第十屆華北運動會在天津舉行，由南開中學主辦。這次張校長拿出他的辦法來了，外國人一個不請，來參觀不反對。由籌備到開會，裁判皆由國人擔任，並不准說洋話。從這次起我國舉辦運動會再不借助外力，此為嚆矢。

人家不敢說的話他說——在青島舉行第十六屆華北運動會，開裁判會議時，由張校長（總裁判長

主持。開口說：「今天有兩件事我要說：第一件，你們裁判先生不要祇看你那個學生第一，在他前面還有別人。第二件事，記者先生，你們應當去的地方可去，不應當去的地方不要去；你們應當說的話要說，不應當說的話不要說。好了，裁判會結束。」

遷到大後方，在重慶沙坪壩另設南渝中學，學生之多永遠容納不了。地挖不及吋土即爲石層巖，在這艱難情形下，建成一個理想的四百公尺跑道，用鑿起的石條做成看臺。沒有超人的魄力是不會有此成就的。

有人開玩笑說：張校長你辦學成功的妙訣是什麼？他說沒什麼，當校長用不着博士、碩士頭銜，能找錢就行；你要找兩位內行的教務、訓育人才，那個學校那有辦不好的道理。

勝利後返回老家天津，無論匪僞如何迫誘，均動不了老校長堅決意志，周恩來曾多次遊說，他一概置之不理。

## 回憶南開新劇團

張德萊遺作

張平群先生之公子

我在南開同學中，乃是後輩，因爲我唸高中，已是在沙坪壩時代，所以這篇回憶的資料，不是第

一手，大半是聽來的。我雖未親臨其境，目覩其事，但其可靠，是不容懷疑的。

據說我們老校長就非常喜歡戲劇，尤其是平劇，乃是一位大行家。北方不叫看戲，叫做聽戲，一到戲院；有好角色，必閉目靜聽，手指按拍，板眼尖團，無不講究，錯了要喊倒好的。一般懂戲的人，都認為國劇乃融合「歌」「舞」「戲」於一爐，是好多種藝術的綜合，其內容多是教忠勸孝，表仁彰義，非常值得提倡的。老校長曾說，戲院不祇是娛樂場，更是教堂、宣講所、教室，能改革社會風氣，提高國民道德。

傳說前清西太后就喜歡聽戲，她在熱河行宮，特建了一個戲臺，兩邊有一副對聯，出自名手，寫的是：

天地棚，日月燈，風雷鼓板，宇宙間一大戲臺。

堯舜生，湯武淨，桓文丑末，古今來多少幻境。

這固然有些誇大，但是人生與戲劇確有連帶關係。老校長呼籲寓育於樂，發起組織南開戲劇團，令教員時子周、仇乃如、尹少訓、王怙辰諸先生領導鼓吹，有學生黃春谷、周匪恩來、李福景等響應，自編自導自演，前後臺都是師生合作。每逢學校校慶，必有好戲上臺。

南開劇團有一個特色，就是沒有主角制度，凡加入表演的都一樣被看重，祇有擔任角色輕重之分，出臺亮相先後之別，無所謂配角主角。僅有一句道白的，與場場出現的，是一樣待遇。一到演戲時候，師生高高興興，和和氣氣，共同合作，把戲演好，直到解了裝，齊到食堂吃宵夜，燒餅油條稀飯



，邊吃邊討論得失，真是別有一番風趣。

聽說南開的新劇，在五六十年以前初期時代，並不是先有了劇本，然後再排演。就如同在華北有名的南開新劇，「一元錢」，或是「一念差」，都不是先有劇本，再唸詞排練的。陰天下雨，師生閑來無事，手拿一杯茶，口嗑瓜子，先想出一篇故事，然後你一句我一句，像說相聲一般，就問答起來。聚會以後，個寫個的演詞，末了湊起來，就是完成的劇本。當時此中能手，要推時子周與仇乃如兩先生爲第一，造出來的戲詞兒，真是入木三分，動人心絃。隨後張彭春先生由美返國，又介紹了許多西洋戲本，類如王爾德的「少奶奶的扇子」，易卜生的「娜拉出走」及「國民公敵」，莫里哀的名著「財狂」，高魯斯佛色的「爭強」等等。這些本子，有的是英文，有的是法文，全由師生自己改譯出來，編的合乎中國社會，易於了解。大半由張彭春先生導演，任角的有萬家寶（筆名曹禺）與張平群先生，演出後都頗獲好評。還有好多獨幕劇，是從英美名著改譯而來的，在八里臺南開大學大禮堂演過多次，最值得懷念的幾個獨幕劇，包括「虛偽」、「好事多磨」、「求婚」、「最後一計」、「打是喜歡罵是愛」，都在各班的遊藝會中演出。獨幕劇的好處是輕而易舉，預備起來很簡單，角色不多，服裝道具也不難找到，演得好一樣有趣味，所以也很受歡迎。

到後來抗日時代，學校移到重慶沙坪壩，我就沒聽說有什麼新編的出演，除去有一次，大概是在民國三十二年，我親眼看了由比國名著改譯的四幕劇，名叫「月夜」，任女角的是康彰女士。再以後我就沒再看過有新戲上演。遇有大節日，如雙十或校慶，都唱平劇，我看過的有「烏盆計」、「罵殿

」。那時候正在抗戰，過的是苦日子，偶然看一次戲，大家都趕着參加，唱的好歹，在所不計了。故南渝中學有戲，總是擠得滿滿的。連重慶大學的學生也來聽。幸好那晚沒有日本飛機來炸，乘興而來，滿意而回。現在時過境遷，也不知何時能再看母校劇團演的戲了。

## 懷念南開與伯苓先生

章 輯 五

南開校長張伯苓先生名壽春，於光緒二年（一八七六年）四月五日生於天津。張先生昆仲二人，弟名彭春字仲述，早年在美留學。民國六年秋張校長第二次赴美在哥倫比亞大學研究時，由彭春代理南開校長。抗戰勝利後，彭春先生任「聯合國教科文組織」我國之代表，住在紐約。一九五七年美東南開校友在紐約聚會，當時韓五遷美不久，寄居匹茲堡，偕內子前往參加。相別十餘年，海外重逢，歡樂無似。不料是年夏彭春先生即因心臟病逝世，此次春譙竟為與彭春先生最後之一次晤面。

韓五於光緒十六年（一八九一年）生於天津，少伯苓校長十五歲，但所遭遇時間環境上之刺激，則大同小異；所發生之反應，亦大體相同，咸認中國之社會、教育、科學、文化、政治等方面，必須

更新發展，否則難在世界立足。

張伯苓先生早年就讀於天津北洋水師學堂，曾受英文、數理等西洋新式教育，身受甲午戰敗及威海衛易幟之刺激，深覺欲救中國，非改造中國人不可，於是決定獻身於教育。光緒廿四年，戊戌變法維新，天津士紳嚴修字範孫在家中成立私塾，聘伯苓先生為教師，教育其子女，其後並有王、華兩家子女加入。在伯苓先生熱心教導下，頗有進益，甚得嚴氏之賞識。

光緒廿六年（一九〇〇年）發生拳匪之亂。當時余僅十一歲，在私塾背誦四書。以後清廷廢除科舉，改設學堂，余由私塾考入鹽關廠（地名）新設立的「官立小學堂」，學習中國史地、算術；但仍繼續誦讀孝經、禮記等古書，下午則上體操。當時學界俱樂部在天津東南角設立小學教員講習會，聘請張伯苓先生教授西學如理化數學等。大家皆目伯苓先生為聖人，因當時能通西學者，寥寥無幾也。

廠館日漸擴展，學生加多，於是在天津西南角「南開窪」成立南開中學。校門對面空地設立基督教青年會運動場。該會組織中等以上學校聯合運動會，延請世界運動會百碼冠軍栢道克（Paddock）來華表演，並聘世界跳高名手華克（Walker）任天津青年會體育幹事。天津青年會首任總幹事蓋萊（Gailey）博士等向張校長傳福音，說明青年會之宗旨在教育青年德、智、體、羣四育並進。張氏嗣受洗信仰基督，在東門裏倉門口成立中華自立基督教會。旋繼王正廷博士之後為基督教青年協會主席，與該會體育幹事葛瑞（Gray）博士發起遠東運動會。隨後成立中華業餘體育協會，被選為會長，委任上海聖約翰大學體育主任沈嗣良先生（後任校長）為名譽總幹事。是年中國首次加入世界運動

會，這些都應歸功於伯苓先生的提倡。

中國抗戰時，教育部長陳立夫先生認爲孔子以禮、樂、射、御、書、數六藝教育弟子，與今日青年會倡導德、智、體、羣四育，正復相同。回憶家兄文錦幼時祇顧讀書應試而忽視體育，以致十九歲卽亡於肺癆。誠如梁任公先生在「飲冰室文集」所說，中國學生之大病是死讀書、讀死書、讀書死，可爲殷鑒。

辛亥（一九一一年）革命後，張校長聘請天津城西之時作新先生任南開中學教務長兼西洋史教員。時先生字子周，保定高等學校畢業。時先生早年參加同盟會，追隨國父奔走革命，不遺餘力。南開成立師範班及專修班，時先生贊助甚多。

余家道寒微，私立南開學校之學費太大，無力負擔。十七歲時乃考入直隸（今稱河北）總督袁世凱創立之直隸省立高等工藝學堂。該堂延聘英、美、德、日等外國教員，程度甚高；因係公立，不但不收學費，且供食宿，每月尚發零用銀二十五兩。余入機器科，同學好友仇文翰（字乃如）入化學科。宣統三年卒業，在學部覆試，余與乃如皆分別考列最優等第一名，授予舉人銜名。

張校長聘仇乃如教化學兼校長室秘書，聘余教物理兼課外運動指導。張彭春先生時在哥倫比亞大學從杜威(John Dewey)教授研究教育，獲得博士學位，回母校服務，在師範班任哲學教授。彭春先生曾介紹杜威名著 *How We Think* 及詹姆士(William James)所著 *Principle of Psychology*。二人乃當代美國提倡實用主義之著名學者，影響極大。張校長後與教育部等機構商請杜威及吉伯屈

(Kilpatrick) 博士來華講學，對於中國教育之革新及學制之改進，貢獻極多。數年之後，張校長又聘美國女博士阮芝儀 (Rankin) 來校任南開小學實驗導師。伯苓校長嗣又邀請東南大學體育系主任麥克樂 (C. H. McCloy) 博士來南開助余計劃發展體育。時余已應代校長張彭春先生之勸，放棄物理教學，專任體育課主任。麥博士要求校長給余假期一年，赴南京與彼共同研究如何普及中國之體育問題。期滿返校後又服務十年，張校長允余赴美深造。余路經歐洲，先在德、義、俄考察青年運動。次至芬蘭、瑞典、丹麥考察健身體操，後到英 Gilwell Park Training Camp for Scoutmaster 受訓。最終轉到美國考察研究。回國後仍在南開服務。

抗日軍興，余經郝更生先生之推薦，在教育部供職，輔導全國學校體育事宜，時去沙坪壩看望老友。日本投降後奉派任武昌國立體育師範專科學校校長。一九四九年共匪竊據大陸，余偕眷先到香港，一九五七年移居美國。

輯五追隨張校長伯苓二十二年，親身閱歷張校長主持南開學校之發展，頗能窺其成功秘訣。張校長眼光遠大，遇事看得清、看得明、看得透、看得遠。抱定樂觀主義，失敗永不灰心，篤信教育萬能。能知人、能用人、體貼人、寬容人。教育學生以身作則。民國初年，他不准學生吸烟，當衆將自己之長烟桿折斷；從此永不吸烟。他個人生活嚴肅，但也有時幽默，好說笑話。篤實履踐，不尚空談。總之，伯苓先生無論從那方面來看，都是強烈的愛國者和最偉大的教育家。

## 平凡的偉人

郭旭明

抗日戰爭勝利第二年，南開大學在天津復校，經過日軍蹂躪八年之久的八里台校園，顯得有些荒涼，幾處被日本飛機炸毀的建築物痕迹，依然存在。思源堂正在興工修理，一幢比較整齊的樓房叫做勝利樓，上課的教室暫時就集中在那裡。

記得開學伊始，是民國三十五年九、十月間，北方的天氣，早晨已有寒意，校長召集同學在勝利樓前的廣場上訓話，這是他復校後第一次公開和學生見面。雖然當時所有同學都不是新鮮人(Freshman)，可是大都沒有見過這位馳名遐邇的老教育家，因此集合的時候，大家都往前擠，希望靠近一點能看清楚些。正當同學們企望之際，一位身材高大的長者走來了，穿着一襲長衫，戴着一副墨鏡，面露慈祥點頭示意，他就是我們的校長張伯苓先生。一陣熱烈掌聲之後，校長開始講話了，首先從他為什麼棄海軍而辦教育的動機說起，他深信要救中國非從改革教育着手不可，言語之間流露着一種強烈的愛國意識，令人由衷敬佩。談到他創立南開大學時，在籌備階段所經過的許許多多困難與波折，臉上顯現出堅毅、勇敢的氣概。他自己解釋，他的成功在於「騙自己」，不管怎樣困難，仍然告訴自己「還有希望」。他說他幾十年來，一直是一手拿着望遠鏡，一手拿着顯微鏡，望遠鏡是向前看遠景用的，顯微鏡是就近做分析用的，以此勉勵同學永遠往前看，同時要隨時隨地仔細觀察。校長的聲音宏亮，

語氣堅強，我至今對他當時講話的情景，還留有很清晰的印象。接着他一再強調「南開一家」的主張，他說南開學校不分小學、中學、大學，是一個大家庭，南開的同學都是一家人，要培養溫情，團結一致，為發揚南開精神而努力。老校長講到這裡，似有所感，抬頭仰望天空，緩緩地說：「雖然南開大學現在是國立，希望上蒼能再假我十年，我仍然要把它改為私立，以保存創立南開的精神。」校長講完了話之後，即行離去。然後秘書長黃子堅先生又把校長剛剛提過的南開一家之溫情，特別闡釋一番。

在南開大學復校後那段期間，除非重要集會，校長很少對全體同學講話，但是他經常在學校裡到處走動，關心着他的學生、同仁與學校，所以同學們不但並不覺得和校長疏遠，反而都很敬愛他。據說，學校的各種會議，校長也很少親自主持，都是由黃子堅先生或教務長陳序經先生擔任主席。然而他出席開會，遇有問題相爭不讓時，他便起來排解，而他的意見絕對獲得尊重，化爭執為謙和，問題隨之而解。由此可知，張校長在南開等於就是一位老家長。在高等學府裡，一個人能如此獲得上下一致的敬重，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何況那段時期正是動盪不安，在共匪以卑劣手段策動之下，學潮迭起的時代。

伯苓校長不僅在他所創辦的學校裡受到敬愛，也不僅南開的校友尊重他，由於他樂觀進取勇往直前的奮鬥精神，由於他一絲不苟守正不阿的高尚人格，由於他敬業樂群服務社會的處事方針，也由於他天下興亡匹夫有責的愛國觀念，經過幾十年的努力，在教育崗位上產生了輝煌的成就，為國家培植

出無數有用之才，深獲社會各界對他的推崇與尊敬。民國三十六年五月四日，天津市各大專院校同學，以及部分高中學生代表，約有三、四千人，在中國大戲院舉行紀念大會，邀請津市各界首長致詞，我擔任主席，馬伯綱學長爲司儀，馬兄個子不高，嗓門很大，且能隨機應變，善於辭令。當每位首長蒞臨會場時，他都以適當詞句予以介紹，然後大家鼓掌表示歡迎。惟獨當他高呼「我們青年的導師張伯苓校長駕到」時，掌聲最爲雷動，而且所有貴賓紛紛趨前招呼，那一瞬間，我想在座的南開同學，都會引以爲榮的。張校長似乎不是一位演說家，在那有如演講比賽的首長致詞之中，別人都講得滔滔不絕，口若懸河，甚而有的大聲疾呼，聲嘶力竭。只有張校長最爲簡短，仍然以平實的語調，諄諄勉勵青年，可是獲得聽衆報以最熱烈最持久的掌聲。這種情形所顯示的，是他崇高的聲望，和青年人對他的景仰與愛戴。也是他奮鬥的成就，與對社會的貢獻，所換來的報償。

民國三十七年，張校長出任了行憲後第一任考試院院長，但是仍然擔任國立南開大學校長的名義，聘何廉先生爲代理校長。然而他一如往昔般的關心着學校。有一天，記得是上午第二節下課之後，鮑覺民先生找我，鮑師曾任訓導長，對我很熟悉，告訴我校長回來了，在政經學院院長辦公室，叫我去談談。我見到校長之後，他首先問我同學們的近來情況如何，一面以慈祥而帶莊嚴的眼光望着我，一面仔細聽我回答，而且一再補充詢問。雖然他並沒說明如何關懷學生，但是我體會到他那麼殷切的關懷着學生！然後他才對我講話，告訴我兩點：第一是畢業之後不要指望校長給找工作，要自己去闖，在社會上經過一段時期的磨練之後，再去找他。第二是離開學校仍然要讀書，而且他很強調這一



點，反覆說明要爲社會國家負起重要責任，非多讀書不可。當時覺得校長的這番訓示似乎很平常，但是給我的印象却是非常深刻，而且愈回味就愈感到意義深遠。以平凡的言詞，刻劃出深奧的道理，是張校長的一貫作爲，這點充分表現出偉大教育家的風範與學養。

張校長抱持着教育救國的宏願，終身本此目標努力不懈，由最初祇有五個學生的家館辦起，經過幾十年的慘淡經營，終至成爲有小學、中學、大學以及研究所，一系連貫的完整教育機構，而且都是第一流的學校，如此偉大的成就，綜觀中外，實不多見。這絕非偶然僥倖所致，而是大智、大仁、大勇的結晶，其對民族、國家、社會的貢獻，誠屬至深且鉅。可是我們所能看到的張校長，似乎並無特別之處，祇不過是一位慈祥的長者，有修養的知識份子而矣。然而他能成爲舉世聞名的教育家，能使日本軍閥畏懼（所以日軍轟炸他的學校），能受到學生的永久懷念，能獲得國人的普遍尊敬，而且能蒙最高領袖的倚重，就此情形而言，自然不同凡響。所以說張校長是一位平凡的偉人。

效值校長百年誕辰，謹記往事數則，撰爲此文，以示懷念恩師。

## 張伯苓校長的「公」「能」教育

郭榮生

### 南開學校之形成

張伯苓先生目睹中日戰爭之慘敗，清廷腐朽無能，現代知識落伍；官吏貪鄙無鑿，顛預盲幹；人民貧病愚私，一盤散沙；認爲救中國必須從教育着手，於是棄海軍而就天津耆紳嚴修（字範孫）先生家館塾師，開始了他的教育生涯。當時嚴館祇有五個子弟，張校長就從五個學生起步（最近逝世的嚴智鍾先生，就是嚴館五學生之一），並經嚴範孫先生錢財人力之協助，矢志不渝，刻苦奮鬥，經四十多年的經營，發展成設備完善、規模宏大的南開學校。南開學校包括南開小學、南開中學、南開女中、南開大學、南開大學各研究所，自己本身成爲一個系列完整的學府。

張伯苓先生一生的宏願是教育救國，南開學校的教育，就是救國教育的具體表現，張校長把救國教育的思想，用各種方法表現在南開設施上。張伯苓先生體格魁偉，外表莊嚴肅穆；但他的爲人，寬厚和諧，一點也不刻薄尖削；作事樂觀負責，知人善任，祇看人的長處，不看人的短處；他本身有一種說不出的吸力，能發生很大的影響力；他講話聲音宏亮，但並不激昂慷慨，刺耳煩人，可是說服力極強。學生有過，他並不疾言厲色的謾罵，也不講高深的道理，祇以普通事理規勸，學生敬他，愛他

又怕他。雖然怕他，但又喜歡接近他，因為他有和易近人、談吐和諧幽默的一面。他對普通事理，都有自己經驗的獨特看法，常把一件普通事，說成一句名言，使學生深受感動，印象深刻，終身奉爲圭臬。遵行不渝，幫助學生成大功立大業。我所遇見過有名望的南開學生，像時子周、梅貽琦、張道藩、田炯錦、吳國楨、吳國柄、錢思亮、曹仲周、吳大猷、吳大業、張茲闈、查良釗、查良鑑、鄭道儒、鄭通和、葉公超、寧恩承、梅貽寶、胡光庶、趙自齊、陳省身、潘仰山、英千里、段茂瀾、張平群、汪丰、劉宗翰、趙金鏞、張智康、任覺五、潘其武、于煥吉等，都能說出他感受了張校長某句話，而影響了他自己的一生。其他散在全世界的每個南開學生，無論在那界服務，也都有他感受張校長某句話影響的故事。

張校長赤手空拳，把南開辦的全球馳名，他的肅穆負責，和諧寬厚的精神，貫注到南開的每個學生、每個職教員，也可以說貫注到南開的每個角落。筆者從山西省立太原師範學校畢業，考入南開大學，從開學報到的那一天，一接觸到這個新環境，就覺得南開和以前讀過的學校氣氛大不相同，那種蓬勃朝氣，逼着你奮發前進，不敢懈怠。師生同學之間，關切互助，融洽團結，使人不知不覺，相信有一種人們常說的「南開味兒」在。人們又常說，「南開是個大家庭」，我進入這個學校之後，有一種和諧寧靜、快樂而不寂寞的感覺，所以也覺得「南開是個大家庭」這句話沒有說錯。

沙嘴弱 怨， 有惜何阻 己的 張

南開有各種設施，以培養學生具有各種能；在增進智能方面，南開對學生的功課極端重視，極端認真，功課的份量也相當重，但南開並不讓學生死讀書、讀死書、讀書死。在六七十年以前，風氣極爲蔽塞守舊的時候，南開就有敬業樂羣會、勵志社、青年會、辯論會、話劇社、京劇社、軍樂隊、音樂社、校風出版社等等不勝枚舉的社團名目，讓學生在課餘之暇，唱平劇，演話劇，開中英文辯論會，舉行中西音樂會，出版班報、壁報、校刊等使學生練習寫作表達，在大衆面前說話講演，歌唱演奏，表演各種項目。後來南開學生在各地有組織能力，能領導羣衆，敢在大衆面前講話，都是當日在校參加課外社團培養出來的。

張校長要洗刷外人稱我「東亞病夫」的惡名，對體育非常重視，南開學生在華北運動會、遠東運動會，風頭很健，南開的五虎籃球隊，遠東馳名。張校長在嚴館教書時，就讓學生練習身體，把鷄毛禱子架在椅子上，讓學生跳。南開在六七十年以前，發展的就是全民體育，學生體育不及格不能畢業，在當時聽起來，非常奇怪。體育考試分筆試與術科兩種，筆試是各種運動規則。術科及格分數是：百米最低十四秒跑完，籃球一分鐘進籃七個，此外跳高、跳遠、標槍、伏地挺身等都有一定的及格標準。學生在課餘之暇，都不得在操場跑跳一陣，練習自己缺陷所在。在南開，病夫的學生很少。

南開對學生的儀容也很注意，學生進大門的地方，掛着一面大鏡，叫做整容鏡，兩旁寫着：「面必淨，髮必理，頭容正，肩容平，」等詞句，讓學生照鏡整容。張校長不許學生蓬首垢面，邋邋污穢，精神不振。張校長說：「你要是名士，你須有名士的智慧學識，假若你沒有名士的條件，而你骯髒

惡臭硬要學名士，學校絕對不允許。」張校長常說：「人可以有霉運，不可以有霉相，越是倒霉，越要面淨髮理，衣整鞋潔，讓人一看就有清新明爽、舒適的感覺，霉運很快就可以好轉。」很多學生遵照他的話，因外表的整潔，或功成業立，或顯達榮赫。

張校長要把南開學生培養成能救國救民的現代化公民；身體強，知識富，團結為公；能為國家社會負重任，有眼光，有識見，不致誤國害民；從事工商實業，能努力生產，去貧去私，厚增國力。

### 勞者多能

張校長時常鼓勵學生幹、苦幹、優不濟濟的幹，在南開充滿了幹的精神，「幹」也成了南開語彙中最常用的字。在重慶南開中學張校長辦公桌背後牆上，就掛着一個一尺五寸見方紫底白字（紫白是南開的校色）的大「幹」字。有一次蔣委員長忽然駕臨南開中學會晤張校長，因事前未接任何通知，時張校長在津南村公館休息，得報，趕急前來，蔣委員長在等候張校長的七八分鐘裏，一直盯着那個「幹」字。那時國家正從事對日艱苦抗戰，也許他老人家對這個幹字懷有無窮的喜悅和想法。

苦幹了幾十年的張校長，覺得「能者多勞」這句話，在教育上和對中國發奮圖強上，有不利的影響，若上下掉換一下，說成「勞者多能」，就能發揮更大的功效。他認為「能者多勞」是懶人的說法，推卸責任的說法。自己說我不是能者，於是把建國、負責、改造社會的使命，都推給能者去作。現在改為「勞者多能」就不同了，讓每個勞者努力去作，不斷的去作，他就會變成能者。這樣建設國家

，改造社會的幹部就大批的訓練出來了。

在教育上，張校長以勞爲手段，達成訓練學生獲得各種的「能」，因爲知識的增進，身體的強健，語言的流利，都須由辛勞磨練而來。

張校長說了多少年的「幹」，實際上和「勞」是一件事，也和社會上常說的「勤」沒有分別，「幹」「勞」說成文言就是「爲」。晏子春秋說：「爲者常成，行者常至。」也是說要成功，就須工作。社會上常說的：「一勤天下無難事」、「勤能補拙」、「業精於勤」、「勤有功」、「成功力行爲先」、「天助自助者」、「自古成功在嘗試」、「一生之計在於勤」、「一分耕耘，一分收穫」、「祇要工夫深，鐵杵磨成針」，這些都是教人努力勞作。西洋人說：「學寓於作」(Learning by Doing)，也是教人由勞作中完成學習。證之古今中外，「勞者多能」這句話，有其顛撲不破的道理。

張校長教學生埋頭苦幹，優不濟濟的幹，又怕年青人沒有耐心，急於求成反而壞事，所以他又勸學生耐心苦幹，但問耕耘，不問收穫，時日到來自然會獲得成功的果實。他以燉肉爲譬喻說：「燉肉要慢火，長燉，不能心急，到時自然會燉的又爛又好吃；你要是心急，不能忍耐，一會兒揭開看看，一會兒揭開看看，這鍋肉不會燉好的。」

張校長又告誡學生，祇要努力苦幹，可以化無爲有，化不能爲能。他批評「巧婦難爲無米之炊」這句話說：「有米人人可作炊，何用巧婦。沒有米，能想法弄來米作成炊，纔是巧婦。」他勸學生要當能作無米之炊的巧婦，在極困難、極艱苦的情況下，想出解救之道，去爲國家社會當擔重任。

## 南開與我

彭善承

——紀念張伯苓先生百年冥誕——

我生於光緒三十一年（一九〇五），在南開讀書，是從民國十二年（一九二三）夏天，至民國十六年（一九二七）夏天，整整四年，從初中三年級起，一直到高中三年級畢業。這段時間，對我一生的影響最大——對我的作人、立志、學識基礎、科學知識、以及服務能力與身體健康，都有很大的關係。

民國十年十一年，我在成都四川高等師範附屬中學（舊制）讀了兩年，因慕省外教育進步，在十二年春天，偕同趙永餘、熊飛等幾個青年，由成都乘木舟順泯江而下，到重慶搭輪船，出夔門至南京，暑期投考東南大學附中。當時初中三年級，一百五十餘人插班，正取五名，備取二名，我為備取第一。適遇南開高中在上海招生，我們也前往應考，我考高一，後來接到通知，我被錄取初三。這兩個學校，如何選擇，曾向當時在東大附中任教之前成都附中國文老師穆濟波先生請教，穆先生指示：南開正取，不必等候，且亦為全國最好學校，可即前往就讀。於是我就北上到天津入學，一直到高中畢業。

當時的南開，大學已經搬到八里臺，女中才開辦招生，男中有二千五百餘人，盛況已頗可觀。學



校的環境、設備、管理、教學、風氣等等，都使我愉快滿意。祇是我從四川出來，英文程度太差，而南開初三的英文，有讀本、文法、課外閱讀三種，每天都要接觸，而且教讀本的老師高小姐，不會中國話，所謂「no Chinese in English class」，使我感到非常困難。就是上數學和外國地理，因為都用英文本，我也得翻字典才能應付。所以在初三高一兩年，我確是苦讀了一個時期，才幸運的升級，而沒有遭受降級的打擊。南開進去容易，但是每學期成績不好，降班的太多太多——每年級幾十甚至上百人，是司空見慣的。有的人一降再降，家長也不准轉讀他校，祇得長期留在南開。

校長張伯苓先生視學校為家，待學生如子弟，親愛慈祥，感人至深。尤其他堅苦奮鬥，不斷為學校充實擴大的努力，更令人欽敬無已。學校儘管在發展，總是有困難的，老校長從不灰一點心。我記得他老人家常常總是閉着眼睛埋着頭說：「我們要『頂』、『頂』，衝破我們的困難。」伯苓先生以一個海軍學生，矢志教育救國，終生不渝，辦好南開，給我影響最深！因之我相信，一個人立定志願，不畏艱難，努力不懈，終必有成。當年有人批評伯苓先生不是辦教育的，不能辦好教育。但是到今天，南開舉世聞名，這種成功的事實，却是無法抹煞的。

我的英文基礎，是在南開打下的，現在七十歲，能看英文雜誌報紙，出國旅行，不感到語言應付的困難，這不稀奇。我作國文能力的恢復，也是在南開培養出來的，說來很是有趣：我讀私塾很久，從六歲到十一歲，三字經、孝經、四書、詩經、書經、左傳、唐詩、一部分古文觀止、並且論語的朱註，都曾經背誦如流過。但是一直不會作文。因為十一歲那年在私塾，做對子已經從一個字對到七個

字了，當時很羨慕幾個哥哥和那些年長同學都在做文章，自己看着容易，也想試試，於是向老師要求出個題目，自己做篇文章試試。那位姓孫的老師立即答應，並出了一個「孔子誅少正卯論」的題目，叫我做做。孔子是至聖先師，每月初一十五要叩頭，我曉得。少正卯是什麼人？我不知道，孔子爲什麼殺他？我更不知道。請問老師，老師說，「少正卯是個壞人，孔子爲魯司寇殺之。」再沒有其他解說。就這兩句話的解釋，我作了篇自己覺得很得意的文章，把舊式謄文章紅格紙寫了差不多一整張。所有讀過的「之、乎、者、也、矣、焉、哉、然而、況且」等等，差不多都用上了。於是興高采烈的送到老師案上，自己心中殷切的盼望，眼睛也不轉的盯着老師，滿以爲一定給很多圈圈點點，大加贊賞。實際上當然不成什麼文章的。只見老師看了，提筆在正面劃了一個大方圈，翻過來又在反面劃了一個大方圈，一句話沒說，把我那第一篇作文丟將下來。當時有如晴天霹靂，一瓢冷水從頭貫下，不僅令我萬分掃興，而且精神上立即受了一記毀滅性的打擊。從此，不僅作文的興趣再也絲毫沒有，就連以往背誦如流的四書五經，也忘得一乾二淨，並且每晨背書的早課，認爲是一件極大的苦事！以後到小學到附中到南開，簡直不曉得作文從何下手。後來在南開學英文，先從主詞、動詞、賓詞的造句學起，學到修辭學，曉得做一篇文章，如何認題，如何構思，如何立大綱(Outline)，如何收集資料，如何作引言，如何分段，如何作結論，就這樣我是先會作英文，因之才啓發我知道國文可以用同樣的方法寫出來。那位孫老師不懂兒童心理，一瓢冷水，叫我悶了六七年才醒！假使沒有南開這段英文作文的訓練，恐怕我將終身不會提筆。這個故事，民國二十五年在南京中央飯店與伯苓先生閒談講起過

，伯苓先生當時批評說：「這個老師該打屁股！」

我到中學以後，對科學發生興趣，我的數學一直不壞。所以高中分科，我選了理科，原想畢業後，入北洋大學學採礦，因為我的家鄉在川北廣元，地下的蘊藏很豐富，很想學了採礦，將來回去開發。但是後來親身閱歷到全國軍閥的橫行，政治的腐敗，社會的紊亂，國事的危急，學了採礦，自己的理想也不容易實現。於是志向逐漸改變，要學軍事或政治，直接掌握權力，再去實現福國利民的理想。尤其在 國父北上路過天津，派載季陶先生到南開講演，並獲讀建國方略及三民主義兩書以後，我即決心放棄學礦，並於十六年二月秘密加入國民黨。畢業後，立即由海道南下，奔向北伐的革命陣營。高中理科，功課極重，由於高一化學 solution 一章，聾子郭先生（已忘其名）沒有把我教懂，後來高二、高三上楊石先先生的 College Chemistry，使我非常吃力，成績總不太好，但是無論課堂或者實驗室，我還是努力因應，毫不懈怠。記得有一次，快畢業之前，楊先生在課堂詢問每個同學的志願，同班二十餘人，不是學化學，就是學電機，或者物理，或者土木，都在理科範圍，祇有我說學政治和錢思亮同學說學經濟不同而已。（三十九年在臺灣與思亮兄相逢，他還曾向我說：「你真的改行了！」）楊先生極為詫異，下午到實驗室，又召我一人到他的房間詢問：「你既要學政治，為何不入文科，而如此困難的來學理科？」我立即回答：我在理科，祇有你這門 College Chemistry 成績差點，其他科目，我都很好。文科的西洋史、倫理學等等，現在不學，將來也看得懂；而理科的大代數、微積分、解析幾何、高等化學物理等等，此時不學，將來終身不懂，豈非憾事！我為着能够多知道

一點科學知識，所以我選讀理科。楊先生頗以爲然。殊不知我的 College Chemistry 竟因此而無條件 Pass，順利的在理科畢業。也因此近代許多科學上的新發現，與太空探測，凡有文章介紹，我都喜歡看，而且能看得懂，也是我的一點樂趣。

我的身體，幼年不算健壯，到南開功課一重，就覺得弱不能當，常常便秘，一星期十來天不大便，並且每於大便之後，站起來就暈倒，必須倚牆閉眼數分鐘，始能恢復。自己以爲大病，經校醫老校友裘大夫詳細檢查，說我毫無疾病，但以三事囑咐，叫我照做，必可恢復健康：(一)每頓飯吃八成，絕不過飽；(二)絕對不吃零食；(三)每天早晨起床後，第一件事就去廁所蹲大便，蹲到有爲止，沒有不起來，以後成了習慣，自然不再便秘。自那時起，到現在幾十年，我奉行裘大夫的指示，沒有改變，我的身體確是愈來愈健康，尤其腸胃，從來沒有受過傷，消化系統一直沒有生過毛病。我現已古稀之年，身體還是很好，這三種好的生活習慣，不能說沒有原因，所以我隨時還在感念那位老學長裘大夫。

我生性好動，所以在初三、高一用下苦功之後，功課已能跟上學校要求，比較輕鬆，於是我也就漸漸參加各種體育運動和課外活動了。球類的籃球、足球、網球、甚至棒球，我都玩玩，最喜歡的還是足球，田徑賽我也參加過短跑，划船練得不錯，可惜游泳溜水兩項，因故沒有學會，非常遺憾！當時南開體育很負盛名，籃球稱霸華北，田徑賽有幾員名將，足球棒球也不弱。我曾經擔任學校足球隊與田徑賽隊的 Manager，當時二金剛送明，與後來在美國逝世的范士奎和現在臺灣的同班同學周兆元都是隊員，相處極好，永不能忘。還有一事，值得一提。當時籃球校隊稱霸華北，校內後起之秀，

頗不乏人。有楊璉玉君，選拔高一以下青少年好手，組織成軍，稱爲 Youngmen Team，請我擔任 Manager，由我向學校交涉認可他們代表學校爲青年隊（內分青年、童子兩組），體育課更爲之製發有特別標幟之背心毛衣，且數度對外比賽，獲得勝利，頗爲生色。嗣後我在南京政校，常見報載全國馳名的籃球健將唐寶堃（他就是當時青年隊童子組技術最好、年齡最小的隊員，非常可愛。）出盡風頭，我亦爲之暢懷。至於隊長楊璉玉君，我於民國三十四年冬天，由成都赴自貢市長新任，路過內江，他事前得知，設宴歡迎，當時彼此皆已中年，老友突然重逢，備極歡快，我竟大醉。

民國十五六年，報紙上很少運動消息，更無所謂體育專欄。有一天，在大公報服務的老校友杜協民先生突然邀我去（彼此素不相識），要我把學校的體育活動情形，隨時寫點在大公報發表，給我一個特約記者的名義，並每月酬勞十二銀元。當時我即欣然接受，從此天津大公報也就開始有了體育新聞。直到我高中畢業，離開天津，特約記者名義雖未取銷，但我已不再寫新聞稿了。這是我此生第一次與新聞事業結緣。嗣後政校畢業，留在學校恢復校刊，寫稿、編排、校對、發行，一個人幹了年半。後來民國二十八九年在成都，又獨力創辦過一個「新西南」政治性旬刊，以後就再沒有幹過這類的事了。

南開與我，大概已說得差不多了。伯苓先生百年冥誕即將到來，校友會徵文紀念，張源學弟又電話催促，我不能不寫。因爲伯苓先生個人與南開都給我的影響太大，而且三十八年十一月尾離開重慶之前，我還到沙坪壩去見了老校長最後一面，十二月五日即由成都飛海南轉來臺灣。老校長慈祥而令人崇敬的容顏，時時顯現在我的腦際，我也應該寫下我和老校長與南開此生之緣，以作永久紀念。

## 一位戴墨晶眼鏡的老人

黃仰山

民國二十九年初秋的一個傍晚，我從香港取道北越海防，經昆明、貴陽，輾轉抵達重慶。

我一心一意要投考南開中學。翌日清晨，我滿懷熱望從市區內的觀音岩搭上公共汽車到郊外的小龍坎，下車後經路人指點，徒步至沙坪壩南開中學報名投考高中一年級。教務處一位職員告訴我：「秋季新生入學考試，已經在十天前舉行過了。」這一下子，我呆住了。那時我才十六歲，初中剛畢業，又是平生第一次遠離家鄉，不知如何是好，低著頭站在教務處門口發楞，心裏直難過。

「把頭抬起來。你有什麼難過的事？」這陌生的聲音平和但很有力。我本能地抬起頭來，看見一位戴墨晶眼鏡的高大老人，站在我面前。他穿着一襲夏布長衫，雪白的頭髮剪得短短的，臉色紅潤，威嚴偉岸。我告訴他就誤考期的原因，他問：「你爲什麼想來南開求學？」我答：「這是家母的意思，我不願讓她失望。」他點點頭，然後說：「你隨我來。」他帶我進入一個小型會客室，囑我稍候，便離去了。大約五分鐘後，一位個子矮小戴着深度近視眼鏡的中年人進來，首先遞給我一份報考單，要我逐項填妥，然後將三份試卷交給我。他說：「現在是九點二十五分，給你三個小時作答。」我接過試卷，心中又興奮又緊張，打開來看，第一份是國文，第二份是數學，第三份是英文。我用心作答，十時二十五分，一位年青教師將國文試卷收走，一小時後，另一位教師又將數學試卷收走，十二時二

十五分，第三位老師將英文試卷收回，並告訴我：「張校長請你去見他。」

那位教師帶我到隔壁一個房間。那位戴墨晶眼鏡的老人又出現在我的面前，原來他就是南開學校校長張伯苓先生。他含笑站起來，說：「你隨我來」，便邁步出去。我跟着他走出範孫樓，沿着一個碗狀的運動場邊緣，走向一簇排列有序的白色平房，一個白色的路牌寫着「津南村」，張校長的寓所是第四號。我隨着他進去，一位白髮蒼蒼的老太太從廚房出來。張校長對她說：「他叫黃庭柱，是剛從香港來的考生。人生地不熟，咱們留他在這兒吃頓午飯。」這位老太太就是張校長的夫人。她滿臉堆着笑容，招呼我坐下，便回到廚房燒菜去了。

張校長的客廳，佈置簡單極了，明窗淨几，潔白的牆上沒有一幅字畫。午餐是三菜一湯，一盤紅燒牛肉、一碟炒蛋、一碟大白菜、一大碗菠菜豆腐湯、一大盤饅頭。張校長食量很大，吃了四個饅頭，一碗湯。他用膳時一直沒有說話。飯後他接了一個電話，才告訴我已被錄取，但數學分數祇有六十分剛剛及格。國文分數六十五分，英文成績是八十二分。他說：「我們是中國人，一定要把自己國家的文字基礎扎實的打好，認識自己國家的傳統文化，多讀歷史和名人傳記。」他接着說：「這是科學時代，我們要以科學救國，數學是一切科學的鑰匙，必須要在數學方面下苦功。」他問我喜不喜歡運動？我告訴他喜歡打籃球和踢足球。他說：「咱們南開同學，書要讀好，身體也要鍛鍊得結結實實，將來好報效國家。」

三十五年了，每當我看書索解或提筆苦思的時候，這位戴墨晶眼鏡的高大老人，我們敬愛的張伯苓校長的音容，往往在我的腦海中出現，每次都是如此清新，如此生動，如此真實。

## 中國現代偉大的教育家張伯苓先生

(原載香港明報)

甯思承

中國一百年來，禍亂相因，始終在烏烟瘴氣之中打滾。主要原因是好人太少，人民貧、病、愚，日處災荒邊緣。國家內憂外患，永在擾攘之中。主政者雖然不貧不病，然而愚蠢荒唐的程度，遠超過一般老百姓之上。主政者多冒充偉大，滿口仁義道德，而行爲則不堪聞問，所以國計民生永遠是一團糟。中國尚在人治時代，一切以人爲主，「其人存則其政舉，其人亡則其政息」，有一個好人則一切均好，有一個壞蛋則一切全壞。可惜壞蛋太多，真正偉大人物，言行如一，精忠爲國者，爲數極少。七十年以來，中國最偉大人物，天津張伯苓先生是其一。

伯苓先生之偉大，在於表裏如一。心胸偉大，身材也偉大。他身高六尺五寸，在人羣中一見就是偉大，就是大。眞如鶴立鷄羣之中。在南開校園漫步時，仇乃如、喻傳鑑、王九齡等有時相隨。遠看去，好像一個大人先生領一羣小孩在散步。其實，喻先生、仇先生均是中等身材，並不矮小，不過在張伯苓先生影照之下就顯得渺小了。

先生聲如洪鐘，在南開中學大禮堂的修身班全校學生齊集一堂，不論坐在前排，或坐在後排，均可聽得清清楚楚。其他大人先生上臺講演，同一講臺，同一禮堂，相形之下，就差多了。在禮堂講演的名人，如王正廷、顧維鈞、梁啓超等，其音量均非張伯苓先生可比。汪精衛的演說，富煽動力，媚



娓娓聽，也曾在這禮堂講過，但其音量仍不及伯苓先生之一半。張先生身材高大，毫不費力，就可有洪大的聲音。

張伯苓先生世居天津，原名壽春，但世人很少知其壽春之名。其弟張彭春則以原名聞於世。在張家大家庭中排行，伯苓先生排第五，故在家稱五先生，張彭春爲九先生。一些南開老學生，或者常聽得校長說「五奶奶」如何如何，九先生如何如何。五奶奶即是伯苓先生之妻，九先生即是張彭春先生。

伯苓先生生於一八七六年，那正是中國衰落時期。一八六〇年，英法聯軍由天津攻破北京，火燒圓明園。一八六〇年代，國內大亂。太平天國長毛造反，占領十三省。太平天國滅亡之後，北方愈匪仍在橫行，舉國不安。先生生於變亂之秋，可謂生於憂患。

那時亦正是中興圖強，中學爲體，西學爲用的時代。有識的中國人，已知中國老大帝國這一套衣冠文物，不足以抵禦洋槍大炮。遂創新學，學洋務，下洋操，在天津設立北洋水師學堂。伯苓先生一八九四年畢業於這個北洋水師學堂。當時另一個知名之人畢業於水師學堂者是黎元洪。黎總統退職以後閒居天津，與張先生及南開同人時有往來。他的兩個女兒黎紹芬、黎紹芳，一個兒子黎紹基均在南開上學。

在海軍船上張先生作過什麼官，向來沒提過。大概是很小很小的官吧。因爲十八歲時（一八九四）就是中日戰爭（甲午戰爭）之年。十八歲小夥子剛畢業於水師，大概不會升到什麼官。

甲午之戰是中國大失敗的開始。海軍軍艦全軍盡墨，海軍提督丁汝昌仰藥自殺。由於這次大失敗的教訓，鼓勵了張校長的志氣，堅定了他一生的愛國熱忱。

水師學堂是洋務之一。水師學堂的教習，一部分是洋人。因此張先生在水師學點英文及算學。八十年前英文算學是很洋化的學問。張先生憑這兩項洋學，到了嚴館充任英文和算學教習。

嚴館是嚴範孫先生的家館。當時清末尚沒有公立的學堂。有權勢大富之家自請教師，成立家館以教育自家子弟。嚴館就是這樣的家館之一。

嚴範孫官名嚴修，清末翰林，作過學部侍郎、貴州學臺。參與戊戌（一八九八年）康有為、梁啟超的新政運動，是當時前進分子，極有眼光。他以為中國不變新法不足以圖強。所以他的家館除五經四書等經義線裝書外，加聘張伯苓先生教授算學英文。當時算是很維新了。這是張先生教育事業的起點。

當時嚴館的學生祇有童子五、六人。嚴慈約、嚴慈敏是當時的學生。據說慈敏最好，不幸短命死矣。南開中學禮堂的後廳命名「思敏室」就是紀念他的。思敏室是演新劇的化粧室，也是小型會議開會之所。周匪恩來及一班上過講臺的學生全知道思敏室的內容。

嚴館的新學英文、算術相當成功。後來王館學生聞風而來，加入嚴館，從張先生學「新學」。（王館係天津富商王奎章所立）從此嚴王兩館合請一位洋教習。可惜時勢多艱，變亂屢起。一八九八年的百日維新失敗，六君子棄市北京菜市口。接着一九〇〇年庚子拳匪之亂。天津是拳匪的大本營，焚

燒搶掠無所不爲。接着八國聯軍攻陷大沽口砲臺，攻破天津城，打進北京。西太后倉惶出走，天下大亂，天津受害最烈。張先生親見拳匪之愚蠢舉動，及洋兵之殺戮搶劫，感受極大刺激。當時張先生二十四歲，血氣方剛，深感中國人之愚蠢，人民固愚蠢，當政的西太后、剛毅、端王更愚蠢。後來張先生一生致力教育啓發民智，屢次說中國之病在於貧、病、愚三現象，概由於八國聯軍破天津、占北京一役之影響。中國之積弱無能，洋人之殘暴劫殺，促發張先生的愛國之忱。他一生訓練學生要愛國，要爲公。並以「公能」二字爲校訓，或源於甲午之戰及八國聯軍破天津占北京的教訓。

一九〇一年，西太后由西安回鑾，八國聯軍由北京撤退，局勢苟安。清廷媚外懼內，西太后雖然昏愚如故，然而受外國壓力，不得不變法圖強。於是廢科舉制度，興辦學堂。張先生以嚴館、王館的基礎，遂改嚴館、王館爲天津敬業中學堂。南開中學東樓有一個類似雲磐的校鐘，上寫「天津敬業中學堂」，恐怕是敬業中學堂唯一的歷史陳迹了。

一九〇八年移校到南開荒地，天津人稱爲開窪。天津有南開、西開、老西開等地。南開是地名，原是最荒僻堆垃圾的地方。天津的最大臭水坑就在南開學校的牆外。北方春季大風，臭氣滿樓，凡是南開老學生均飽受臭氣之熏陶，而今六十年後或尚可於想像中嗅到那大臭坑的臭味。

一九〇八年，南開第一班學生畢業。這一班學生送給南開母校一口紀念井，在南開中學入門處的右手邊。井上有一小牌坊，上列第一班全體學生的姓名。其中第一名是梅貽琦。梅先生作過清華大學校長及教育部長多年，人多知之。另一人是南開最大功臣之一的喻傳鑑先生。另一個大功臣華午晴（

率白眼）也是第一班的學生。另有銀行家大陸銀行經理韓雲裳等知名之士。

前此保定有一個什麼師範班，辦的不好，歸併於南開。其中出名人物有陶孟和（履恭）。陶先生係留英學生，主持社會調查所、中央研究院，並任北京大學教授多年，對於中國社會學術很有貢獻。

自從移校於南開以後，校譽益隆，人材輩出。南開畢業生作過部長、大使、大學校長、科學家的，車載斗量。國民政府方面，有臺灣大學校長錢思亮，大使段茂瀾、于煥吉、張平羣，部長鄭道儒、田炳錦、張道藩、張厲生、張茲闓、查良鑑、吳國楨、葉公超等等。大陸共黨方面以周恩來爲首，其下有林匪楓、劉匪瀾波、黃匪敬（俞啓威）等等指不勝數。世界出名數學家陳省身，及出名物理學者吳大猷均係南開出品。

中國唯一寫戲劇够格的萬家寶（曹禺）是南開學生。但也有許多名人不是南開學生而誤爲南開學生的，例如最出名小說家老舍（舒舍予）在南開中學作過教員，不是南開學生。中共女要人鄧匪穎超（周匪恩來之妻）不是南開學生。許多報紙圖書每以鄧匪穎超爲南開學生，似乎掠美。鄧匪穎超在天津河北女子師範作學生時，南開尚無女校。南開女中學成立於一九二三年，那時鄧匪穎超早已成年，成爲共產黨員，不是學生了。河北女師校長齊璧亭出國留美期間，張伯苓代理女師校長，所以鄧匪穎超及許多女師學生也呼張伯苓爲校長。

許多學生兄弟姊妹同在南開。例如梅貽琦、梅貽琳（醫務署署長）、梅貽寶（燕京大學校長）、梅貽齡（女）。吳大猷、吳大業、吳大利三兄弟。查良釗、查良鑑、查良鎔、查良鏞、查良鏞。張訓

堅、張訓達、張訓恭、張訓良四弟兄。黎紹基、黎紹芬、黎紹芳等等。多數南開學生承張伯苓先生的感召，每能潔身自好，對國家有所貢獻。作漢奸的人或貪污被槍斃者尙未聞及。

中學時代人格之感化有極大影響。潛移默化，每於不知不覺之中接受一項道德標準，樹立一種永久的非觀念，永生不改。例如南開不准隨地吐痰，南開學生每人均已接受這訓練，一生實行這好習慣。張校長每以「爲公愛國」訓示學生，因此南開學生多有爲公的觀念。這爲公的一點是南開與衆不同之處。

張先生眼光遠大，六十年前即提倡體育，注重科學，主張爲公愛國。這三大政策是當時極新穎、人所不知的。當時很少學校有物理試驗室、化學試驗室，唯南開有之。南開之出科學家，或與提倡科學有關。

中國人不重視體育，時至今日猶且如此。六十前提倡體育，乃先知先覺的事。因爲提倡體育，華北運動會每以張先生爲會長或總裁判。而華北運動會之跑第一者常爲南開學生。民國初年的郭錫斌、魏文翰聞名全國，均是南開學生。二十年代籃球之五虎將亦屬於南開。民國十年以後，南開體育普及，規定每一學生必須跑百碼、跳遠，方能畢業。每一學生必須抓上鐵槓，跳木馬。這均是他校所無的體育考驗。

愛國運動每發於南開，且由張校長主持。民國八年的五四運動，民國十四年五卅抗英運動，均由南開發起及領導。周匪恩來、馬駿，就是這些運動中的知名學生。一九三七年，日軍砲燬南開大學，

因南開向爲愛國抗日之發源地。

南開且有一些新課程，例如「時事」「演說」和勞作實驗。雖然未能始終維持，後繼爲艱，然對於學生的訓練不無裨益。

「時事」是提倡學生知時務，每星期有一課。由先生講時事，由學生討論時事，試辦之初很有興趣。然而先生難請，並沒有能講時事、專懂時事特有消息之人。僅能講講報載新聞。學生已看過報了，先生用同一來源來講，不能引起學生的興趣。而且中學學生知識有限，對於政治、經濟、哲學、事理，均無認識，更無深刻成熟的瞭解。對於討論時事是無法進行的。而且無法像算學、物理可以考試。沒考試分數的課，一些學生不理。試行幾年，一九二二年後，就沒有正式把時事列爲課堂的一科了。祇時時鼓勵學生自己注視時事。

「演說」是另一新的嘗試。一個人表達意見有兩種方法，一爲筆寫，一爲口講。學校教育，僅重筆寫，學生不能用口表達他的有條有理的意見，這種教育是不完備的。尤其是在民主國家，在公衆之前不能表達己見，則民主政治無法實行。公開演說能說服民衆，乃民主國家中領袖的必有訓練及能力。張校長訓練學生公開演說的意見絕對正確。然而又是同一困難，教公共演說的先生是沒有的。而每星期一次演說，學生沒材料可說，因而無話可講。試行二年，這課程也改爲課外活動了。

一九二三年，張九先生（彭春）由俄國考察歸來。把見於俄國學生從事實習、不唸死書的教育方法在南開做行，乃令學生實習工匠、鐵匠及工廠。九先生的想法，張校長原不贊成，既是新政，姑且

試試。試辦一年行不通。學生求學以唸書爲本，不要作木匠，作鐵匠，而且也沒有木匠、鐵匠可作。祇是象徵的，木工、鐵工，學生隨便玩玩，不如蘇聯學生，與政府工廠有密切聯繫。九先生的試驗不靈，然而南開日新月異，日日求改良求進步的精神不可泯滅。

南開學生的課外活動，似爲各校之冠。學校青年會是基督教學生活動之所。另有童子軍、足球隊、籃球隊、敬業樂羣會、南開週刊、話劇團、京劇社等等。學生的德、智、體、羣，均有啓發和鍛鍊之所，不僅課本上有成績而已。

### 張先生的人格

張先生最偉大之處，在於言行一致。自奉儉約，對於金錢一介不取，一絲不苟。南開雖然有董事會，有顏惠慶、吳鼎昌、陶孟和、胡適、丁文江等爲董事，這些董事是掛名的董事，既不負籌款之責，也不問校務。一切財權人均由張先生一人總攬司理。在中國一般人處在此類一人專政制度之下，多是予取予携，錢款不清。有錢下腰包，自己享受。張先生始終住在南開後邊電車廠旁邊一個臭羊皮市中。三間平房，門前滿晒着臭羊皮。但是他這三間房之內部則窗明几淨，絕對整潔。地板總是紅紅的，玻璃總是亮亮的。因爲整潔是張先生個人力行的規律之一。用以持家，用以治校，亦用以訓示學生。他不贊成名士派之蓬首垢面，亂七糟八。他說「你要成一個名士是可以的，但不必學名士派。」他對於名士的定義是「一個人說一千句糊塗話，其中有一句稍微明白一點，這個人就是名士。」

他在學校月支一百元，後來有了南開大學，他兼作了大學校長仍支一百元。三十年前一百元當然比現在的一百元價值大，但一家六口，四個兒子一位太太總要極度緊縮方可過活。所靠以維持者是天津電車公司月付三百元。天津電車公司是比利時人辦的，爲拉攏地方人士，聘張先生爲董事，月送三百元車馬費。多少年來張家就靠此過活。其餘學校學費收入，外來捐款，涓滴歸公，用爲發展學校。

赴北平時，先生永坐三等車。住在前門外施家胡同北京旅館。店賬每日一元。先生去平時，每次帶一盒臭虫藥，一包茶葉。北京旅館的臭虫很多，永久歡迎客人。臭虫藥是必需的防敵設備。另外張先生自帶一包茶葉，因爲旅館的茶葉實在太劣，太要不得，這一包茶是張先生唯一奢侈品。

雖然這樣儉省，每月的錢有時仍不够。唯一辦法，是由學校臨時掛借。華午晴先生手中有一本秘賬，詳記每次借的數目。除非絕對爲學校公事由學校出賬，由學校付旅費外，大多時候均記在他自己掛借的賬上。一九三〇年他作東北大學董事，堅決不肯接受分文金錢報酬，但每次出關去奉天時又不免是南開學校的公事，他這十幾元旅費，就算作向南開掛借。諸如此類，年積月累，多年堆積起來已借到兩千多元。

一九三四年，日軍入關進占冀東，國民政府派黃郛趕到華北，向日軍求和，簽訂塘沽協定。黃郛爲維持中國的面子，組織華北政務委員會，網羅地方人士以壯門面。張先生首當其選，自在延聘之列。但委任狀送去以後，張先生拒不肯就。黃郛知道我是張先生的學生，特煩我往說。我由北平到天津力陳華北局勢之危。先生說：「我已經和日本打過一次敗仗了，不能再打敗仗。」我說：「塘沽協



定已簽訂了。打敗仗的是黃郛，與先生無關。目前僅是春帆樓講和，得一喘息時間，以期再戰。既不作漢奸，亦不向日本人叩頭。」許久先生方說，「那麼好罷。」方俯允充數爲委員。

當時華北危急，日本人節節逼攻。黃郛的政務委員會支持沒到一年，日本特務頭子土肥原賢二勾結蕭振瀛、宋哲元，另組華北政務委員會。黃郛倉惶南返，再上莫千山休養，不久且壽終正寢了。他的華北政務委員會也風消雲散。黃郛南返之前，把各委員的車馬費分送給各委員時，張先生在天津不在北平。黃郛把張先生車馬費三千元交給我，請代轉呈，黃走以後，我去天津送呈這筆錢。張先生大不以爲然。他說「無功受祿，寢食不安，未給國家人民作任何事情，拿這三千元實不應該。」

這一下子我可爲難了。黃郛南返，隨從人員均已星散，這筆錢無從退還。我也不能從中吞沒，自己下腰包。在這不得要領之時，我去找南開的金剛華午晴先生和仇乃如先生尋求解決辦法。華先生忠厚長者，說不出什麼主意。還是仇先生是智多星，他說：「校長在學校掛借兩千多元，多少年沒法還。就拿這筆錢作爲黃委員長黃郛個人以朋友身份，捐贈南開代校長還這筆欠款如何？」得此解決辦法，我喜出望外，立時把錢交給仇先生。由仇先生出一收據，以爲將來在我和黃郛在地下相見時總算有個交代。

這三千元如何處理，仇先生足智多謀自有辦法，無關宏旨。我述這段故事的目的，在說明校長一生公私分明。外邊人連同我們這班老學生全不知校長會艱窘如此，欠款無力歸還。現代中國人中，這樣人絕無僅有，一般人多是公私不分，予取予携。公家錢就是自己的錢，自己的錢仍是屬於自己。

南開學校是校長一人唱的獨腳戲，尚有條理如此，南開學生應永以為法。

### 知人善任及四大金剛

南開的臺柱有四個人，仇乃如、華午晴、孟琴襄、喻傳鑑。這四人應稱為四柱，或四大金剛。南開一切校務行政，全托在這四根柱子上。張校長好比一個大樑，這大樑托在這四柱之上。這四根柱子，永久直立，永久不腐，永生效忠南開。南開之成功在於穩定，而穩定的根源在於這四根柱子，這四根柱子是鐵打衙門。至於教書先生乃是流水官，來來往往，進進出出，年年物換星移。而一切學校大計，行政層務，全托在這鐵打衙門的四根柱之上。這四根柱永不更換。教員先生，如舒舍予（老舍）、范文瀾、羅常培、陳小辯、王老虎等等，全是此去彼來的流水客卿。大學的教授如蔣廷黻、徐謨、李濟、何廉、方顯廷、羅隆基等，更是臨時設帳之事，三五年後就遠走高飛了。而這四棵臺柱，屹然不動，死而後已。

喻傳鑑浙江人，南開第一班學生，北京大學畢業。主持校務勤勉認真，五十年如一日。在一九二〇年代，南開祇有一千人，規模尚小。喻先生還教幾點鐘的課，例如四年班（最高班）經濟學由喻先生教。後來學校大了，教務繁重了，喻先生就不教課了。三十年代，重慶南渝中學成立，喻先生主持南渝，穩坐沙坪壩，是實際的校長，名義仍是主任。喻先生辦事認真，一絲不苟，學生成績較差，或被「擋駕」（勒令退學）而請求人情者，多數不准。這些要求不遂而含恨的學生罵他為「臭魚」。實

在喻先生既非魚，亦不臭，其人和藹可親，唯拙於辭令，說一口浙江音的天津話。每次上大禮堂代校長主持修身班，天下大亂，很少得滿意的結果。

孟琴襄是師範班學生，是南開事務主任。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參加歐戰，在法國爲華工青年會的幹事。（南開另一個華工青年會的幹事是鄭道儒。）孟先生一九二〇年戰後返國即充任南開事務主任。辦事有板有眼，能勤能儉。南開校內沒有一般學校的滿地橘子皮，滿地亂紙。校中各處整齊清潔，食堂裏沒蒼蠅，廚子茶房，每日必須剪指甲，常常剪髮等等，百種屑務多是孟先生管理。一九三〇年，我充任東北大學校長時入關借兵，商請張校長把孟先生借重一年，出關爲東北大學的事務主任。孟先生到東大以後電燈亮了，馬路平了，水溝通了，教授住宅減少了報怨（三百個教授太太，南腔北調七咀八舌，沒報怨是不可能的，減少就好了。）而且一年之中事務部節省二十萬元，這內中的巧妙，均由於孟先生的事務「天才」。而這天才之來源，是伯苓先生訓練的結果。

華午晴先生是個笨重人物。身材高大，笨是笨極了，但極重要。其重要性非一般局外人所能瞭解。他的名位官職是什麼，誰也不知道。他主持事務，管理房產，修理舊房，建造新舍，但他不是事務主任。因爲事務主任是孟琴襄先生。學校的錢款均由華先生經營，但他又不是會計主任，會計另有他人。校長每稱「華先生」，學生亦稱「華先生」。華先生拙於言詞，好像從來說不清任何一件事。但心裏有數，任何一件經手的事全清清楚楚。例如八里臺南開大學之修建，南開女中之修建，均是華先生一手經辦。南開中學的大事，南開大學的大事，均與華先生有份。南開學生不知底蘊，以爲「華白

眼」是一塊大肚皮的一塊大肉，殊爲皮相之論，不知華先生之重要性。

最大功臣當爲校長秘書仇乃如先生。在學生中最沒人緣的人，也是仇先生。學生在背後總說「小仇」如何如何，實在仇先生中等身材，並不小，惟在校長之前相形之下好像渺小。他當時年歲、身材均不小。許多學生說他氣派小，也是仁者見仁，智者見智的說法。仇先生足智多謀，好主意很多，壞主意也很多，在二十年代仇先生兼教化學。周匪恩來、吳國楨、寧恩承等全是仇先生受業弟子。他教書極有方法，極受學生歡迎。一九二二年以後校務日增，他就專主校務，兼代大學註冊部主任，不再教化學了。

註冊部是閻羅殿的判官，主管生死簿的地方，不及格的學生在生死簿上列有「死」字的，對於判官自然不感激。已死的人對於判官自然也無感情。

仇先生足智多謀，深於世故。所謂「深於世故」即是能應付許多好事或壞事，能應付好人或壞人之謂。應付好人用好法，應付壞人須用壞法，道學先生不懂世故人情，僅板着臉說仁義道德無補時艱的話，是無用之人，仇先生不屬於這類。在演新劇時周匪恩來飾女角，仇先生一向充壞小子。仇先生深深瞭解人性惡的一面，因爲懂得應付惡人和壞事。

許多南開學生不滿意仇先生，但又說不出反對的道理來。我曾問過反對仇先生的同學：「你說仇先生怎麼不好呢？」爲人謀而不忠乎？」對方却說不出證據來。

周匪恩來因爲和仇先生一起演新劇，又一度作過校長的助理秘書，因此周、仇二人極爲友善。在

共黨秘密工作時期，周匪恩來潛來天津，仇先生曾掩護過他。那時國民黨時代掩護共產黨人乃是殺頭之罪，你能說仇先生爲人謀而不忠嗎？許多人批評仇先生趨炎附勢，然而當周匪恩來避難時，並不是當今的匪偽總理。仇先生不是共產黨員，而爲朋友冒生命危險，不能不說爲朋友忠。

除了四大金剛以外，少數職員多是臨時的短期客串人物。校長自己每引以自豪的是他用過三個學徒秘書。一個是鄭道儒，一個是段茂瀾，一個是周匪恩來。這三個人後來全成了部長、大使、或匪偽總理。是否由於他三個人的「天才」，或是由於校長薰淘教育之功，則須由讀史者自己決定了。

一九四五年，校長七十大慶，當時周匪恩來在重慶，到沙坪壩來賀壽。他說他的革命成功實由於校長的一句訓示。北方冬季天氣甚冷，學生宿舍早晨不生火。許多學生貪圖暖被窩，不肯起來。校長說「你要光臀由床上跳起來。當你光着身站在床上，你急於穿衣，急於下床，就起來了。反之如躲在被窩裏，越躲越懶，就起不來了。」周匪恩來說每當革命有困難的時候，他記住張校長這「光着臀由被窩跳起來」的一句，就把困難克服了。

張校長知人善任是他最大本事之一，仇先生、華先生等四大金剛祇有在張先生手下方成爲「金剛」，如在別人手下，或者僅是「土法鍊鋼」而已。

南開待遇菲薄，不足養賢。校長謀同人的生活安定，有一種保險辦法。每個高級職員由學校代買人壽保險以求其最低生活之安全。但是連年內亂，外患頻仍，貨幣一再貶值。這些先生的保險金得有多少實際好處，就不可知了。

公開誇獎是張校長用人之術之一。上修身班時，常把華先生、喻先生在學生面前稱讚一番。有時也讚揚「五奶奶」（校長的太太）。被讚揚的人自然覺得很舒服。人之爲善，每懼他人不知，有人知其善並公開讚揚之，善莫大焉。這些人願爲校長効命。「五奶奶」六十年忠貞相夫，或者亦由於張校長這種誇讚之術使然。

### 修身班

民國初年孔孟之道仍盛，修齊治平之術仍有勢力，各級學生仍講修身之道，各校均有修身一科，以爲德育之本。然而空口說白話，瞪着眼睛講道德，說仁義，原是乾燥無味的事。加以兩千年前孔孟之言有許多已不合時宜。五經四書已經不用爲課本，修身一科雖是要緊，但這門課不好講。「修身」教科書也很少，只有蔡元培編的「修身」內列仁義勤學等篇。講起來略如鄉村牧師禮拜日之例行說教，聽來毫無趣味。張校長獨出心裁，不用修身課本，於每星期三集全校學生於一堂，在大禮堂由張校長親自講給學生求學、作人、處事之道，這叫作修身班。

這個修身班乃是南開特點。南開精神訓練，盡在於此。學生在校所學的一點方程式、化學、原子的知識，幾十年後早已忘得一乾二淨；惟獨修身班校長所說的話，許多學生尙記得一二。周匪恩來說光腎由床上跳起來，即是校長在修身班中之一句。這修身班的影響力乃是真的教育，真的精神訓練。

校長在修身班所講的話沒有課本，沒有講義，是一種漫談，上下古今的事全談。但娓娓動聽，講道德於閒談之中，潛移默化之力乃使學生成爲正人君子。每當校長不在校由別人主持這修身班時，那就糟了。全堂亂烘烘，誰也不聽誰，臺上臺下兩邊均覺得很窘，很着急。

校長每次修身班均鼓勵學生要「長」要「頂」。每每先說一段故事，或者南開學校的故事，甚至「五奶奶」的故事以爲引子，然後再說到有困難時要頂；凡作一件事業或求學均要長。每述南開歷史之增長，如數家珍，以鼓勵學生求知之志，使之日新月異。

少年時身歷甲午的大敗仗，所以張先生一生鼓吹愛國，鼓勵學生爲公，要公而忘私。他說中國之大患在於人們太自私。必須化私爲公，國家方可強盛。

校長又常引俗語格言以訓學生。最近南開一個老學生盧廣聲說香港剪髮很貴，每次要四五元。但是他仍是每半月剪一次髮。因爲張校長在修身班上說過「勤梳頭勤洗臉，就是倒霉也不顯。」他得「一句一生受用不少，或者因此一生也沒倒霉過。」

校長愛講魯哀公問政於孔子的故事。（魯哀公問孔子有沒有一句話就可以富國強兵？如果有那麼一句話，那是什麼呢？「一言可以興邦有諸？」這句話問的本來很糊塗。孔子答他說，治國之道很多，很難於用一句話概括一切。不得已用一句最簡的話說是「爲君難」。）校長每以此訓示學生。作事必須戰戰兢兢念念不忘困難，隨時隨地小心，就不致有錯了。

先生訓示學生敬業，凡事須認真作，好好作。不可馬馬虎虎，不求甚解。陶淵明的不求甚解，

不合現代科學精神。學生組織中有一敬業樂羣會。周匪恩來是這敬業樂羣會的活動分子之一。張先生以敬業樂羣爲訓示，敬業是個人工作原則，樂羣乃是公共生活的基本道德。中國人祇知個人，及他個人的家，而沒羣的道德，乃是國家大患。這個敬業樂羣會辦了許多年。還出過一個刊物叫做「敬業樂羣」。

修身班所講的基本道德，要學生爲公、爲國，也要學生有能力。沒有能力，則「天下爲公」一句話是空洞的，不能實現的。

日新月異，天天求發展，天天求進步，乃是南開基本精神之一。張先生每深入淺出以俗話「長」「頂」說出這道理。祇有對於唸過四書的老學生方引證「康誥曰作新民，苟日新，日日新」之原詞。對小學生每說「後排的小學生你們懂嗎？」小學生誰也沒勇氣自認不懂。校長每自問自答「你們不懂」。許多一二年小學生越小越自負，對於校長所說「你們不懂」一句話很不服氣。但許多小學生也都記得校長的話，永生不忘。

防微杜漸是張校長另一訓示。「君子防患於未然」，凡一件壞事須在起源時嚴防制止。如果起首之時不防，以惡小而爲之，任小惡發展，終成燎原之火，不可收拾的大惡。他說「你要不抽大烟（鴉片），先要不抽烟捲。」南開對於學生吸烟嚴厲之至，吸烟者開除，雖是罪輕罰重，蓋亦本於防微杜漸之意，南開始終嚴厲執行。

離校的南開學生多數永生不抽烟，沒有肺癌。但有些人離校後染了這小惡習，違背了張先生所說



「勿以惡小而爲之，勿以善小而不爲」的道理。但這些學生早已長成，且均已離校，不吸烟的校規鞭長莫及，無法以開除爲制裁了。有一次一個老學生於南開校友會時自宣其非。向校長說「我抽烟了。」校長說「我的規章對於已離校的學生已經放寬了。你抽捲烟是可以的，不抽大烟就行。若是你抽上了大烟，我的規章是你不抽白麵（海洛英）就行。」

有一學生開玩笑說「假如有抽上白麵的又該怎麼辦呢？」張先生說：「你指出那個人抽白麵，要他到我這兒來我告訴他。」因爲南開學生向來沒抽白麵的，所以校長的挑戰是勝利的。張先生向不爲假設的問題而煩惱。以假設的問題叨叨不休，白廢唇舌，辯得面紅耳赤，張先生從來沒有過。

三十年代華北局勢日非。南開在大後方的重慶沙坪壩設一分校名爲南渝中學，發展甚速，不久已達三千人。一九三七年後，天津爲日軍占領，日本人以南開爲抗日大本營，乃大肆虐，南開大學被日軍炸燬，南開中學亦無法開門。於是重慶的南渝中學改爲南開中學。一九四一後日本屢戰屢敗，國土重光之期不遠，人們以爲不久可以恢復天津的南開了。一九四三年重慶南開中學校務會議，不知什麼人提出南開名義問題的爭辯；天津光復以後，如果天津一個南開，重慶又一個南開，豈不相混？如果重慶南開再改回南渝，出爾反爾也似乎有困難。衆議盈庭，辯論了許久得不到一個滿意結論，沒人提出妥善辦法。張校長沉默了許久說，「只要天津收復了，日本人打敗了，這南開校名問題你們交給我辦。」與會的人均啞然失笑，不再辯論了。

張校長有急智及應變之才，每能看出一件事的輕重緩急，向不以空想假設的事情妄費唇舌。

張先生一生奮鬥，主張戰勝萬難。他說「中國人每說『沒法子』、『沒辦法』，是不通的。世上沒有沒辦法的事。任何事全有辦法。死，也是一個辦法呢。」

### 急智、應變及善言

先生一生，同其他中國人一樣，永生在憂患之中。十九歲時甲午中日戰爭中國大敗。二十四歲經拳匪之亂，八國聯軍破天津占北京。接着外國要瓜分中國，搶租界、占海口，國內鬧革命，推翻清廷。民國以來情況更糟，袁世凱的糊塗自私；督軍團之兇狠；直系、皖系、奉系、西北軍內亂頻仍。天津、北京打來打去何止七進七出。南開生於變亂之中，誠非易事。天津是河北省的首府，督軍省長所爭之地。處在這樣污泥之中，滾來滾去而能使南開日新月異，有賴於張先生的急智及應變之才。張校長不卑不亢，向來沒對這些當權派卑躬屈節。幸而盜亦有道，這些粗人混蛋對張校長均有相當尊敬，對於南開向無損傷。

一九四三年在重慶時，校長述及天津往事。校長說「我們南開沒受過這些人（曹銳、李景林之流）的損害。而且我還由他們身上弄點好處。」的確這些人對南開嘗有捐款贈地之善。離天津不遠的小站有一塊校田就是天津當權派捐給南開的。

北京政局幻變。顏惠慶組閣時曾請先生為教育總長，先生辭不就。奉系占華北時，曾請先生為天津市長，及教育總長，亦未就。蓋先生眼光遠大，知道一下海就身敗名裂。自身不保，南開學校亦隨

之瓦解。

表面上先生雖似雄獅猛虎，辦事勇往直前，但有時看情形不對，也就見風轉舵，能把大事化小，小事化了，和平解決。他說「許多事可由時間解決。」

一九二四年南開大學罷教風潮可爲一例。那次罷教風潮是史無前例的大事。南開向無罷課風潮，一切愛國運動，五四運動、五卅抗英運動，均由校長主持。由校長和學生協商共同出發遊行，不必由學生罷課。尤有不同的，是其他各校學生罷課，從無全體教授罷教的事。南開教授全體罷教，是破天荒了。

許多學潮起因都是小事，那次罷教也不例外。「南開週刊」是學生一種定期刊物，以前稱爲「校風」報，由周匪恩來主持。周匪離校以後由王捷俠（已故）接辦。這類學生刊物，本無重要，學生們寫幾篇小文，練習筆墨而已。但日子久了，稿子缺乏，連小文也作不出來，因而難以爲繼。一九二四年冬，一天王捷俠找我拉稿湊數。我在一小時內寫了一篇小文，一篇雜感，題目爲「輪迴教育」，批評一些年青教授沒有真知實學，僅把在美國大學的筆記，拿來販賣，念給學生聽，學生記下來，再轉販給別人。如此陳陳相因，把不相干過氣的筆記，轉來轉去，中國學術永無進展之可能云云。這篇文章登出以後，像其他大學學生所寫文章一樣，沒人重視的。我自己以爲交卷了也沒重視這一篇短文。過了兩個月，不知那位教授（有人說是蔣廷黻）發起，由全體教授聯名向張校長請願，指明這篇文章有譏謗性，必須把作者開除，否則罷教。這樣哀的美敦書突如其來，張校長深以爲難。既沒法得罪全

體教授，又不能無理開除學生，直是晴天霹靂，第二天四十八小時以後，全體教授真的罷教了。於是南開風潮轟動華北，也轟動全國。

「南開週刊」是學生會所有，學生會是週刊出版人。教授罷教以後，經學生會緊急會議，一致議決，學生有理。全體學生決定反抗全體教授之無理取鬧。這個風潮因此就擴大了。原來一篇不相干的文章，現經英文華北明星報（North China Star）全部譯成英文。京滬中文各報亦全部把這「輪迴教育」競相登載。而且各報一致對於這篇文章同情，認為說的有理，斥教授們無理取鬧。平地一聲雷，我忽然成了無名英雄。張校長處此進退兩難之中，一方面是全體教授，另一方面是全體學生。不能開除全體學生，更不能開除全體教授。屢經丁文江（校董）調解，梁啓超先生的打圓場，均無結果。相持一個多月，仍在罷教之中。時值嚴冬，校長不聲不響，提前放假。宣布明年二月一日開學。

到了明年二月如期開學。校長沒說任何話，教授學生誰也沒再提起風潮這件事，就不解決而解決了。有一些人誤以為因此大風潮我被開除云云，實非真相。校長應付事變，不了了之的能力，遠非一般人所能及。

許多年後張校長提及那次全體教授罷教大風潮，輕描淡寫的說「兩個孩子摔跤。摔倒了，爬起來，拍拍灰，回家吃飯。」

張校長一生的善言很多。羣弟子記善言，個人所記不同。我所能記者只限於我的求學時代，為期甚短。南開學生幾萬人，各記一兩句想是不止萬言。

關於男女箴言，我所記得一句是向南開女中畢業學生的訓話。校長說「你們將來結婚，相夫教子，要襄助丈夫爲公、爲國。不要要求丈夫陞官發財。男人升官發財以後，第一個看着不順眼的人就是你（他的原配太太）。」

張先生對於自由戀愛不甚贊成。他說「舊式婚姻一半好一半壞，新式自由結婚也是一半好一半壞。以前結婚不自由，離婚也不自由。現在自由結婚，自由打架。」他現身說法：「五奶奶（校長夫人）是舊式婚姻經父母之命媒妁之言，而終生和好。九先生（張彭春）自由結婚，自由吵嘴。」

先生力主戒多言，「多言多敗。」但是年青人有話就說，有話憋不住。校長六十歲以後攝護腺發炎，老年人小便頻繁。自嘲「年青時尿可憋得住，話憋不住。老了，話可憋得住，尿憋不住。」

推理的方法先生力主歸納法。每教學生先把事實一步一步擺出來，然後說出結論。甚至不說出結論也沒關係，對方自己會得出結論的。

不可先把結論說出來，然後再逐漸證明你的結論之正確。我在東北大學時每先說某教授「糊塗」然後證明那位先生如何如何糊塗。那位教授自然十分不服氣。張校長和我說「不可把結論放在前邊，先說人糊塗然後舉證明。要先把糊塗的事實逐漸擺出來，然後再作結論。」

### 熱誠待人

張先生不是純理智，冷若冰霜、拒人於千里之外一類人。他對人極熱誠，一向主張以德報德，以

直報怨。由下列三件事可概其餘。

張先生對於黨政及政黨向無興趣。一九三七年八一三抗戰軍興，不久南京就陷落了。先生由廬山會議下來，飛來漢口。那時吳國楨任漢口市長。我在漢口主持財政部稅政。張先生同行政院院長孔祥熙同坐一架水上飛機由九江到漢口。吳國楨先得先生來漢口的消息，約同我去到江邊去接張先生。

飛機降落長江以後孔院長匆匆去武昌。我同吳國楨送張先生到漢口三教街信義書店樓上一個住所。吳國楨不久就走了。因為那時軍事緊張，南京已被日軍占領，武漢成了實際的臨時國都。吳國楨忽然由一個普通市長變為實際上首都市長，其忙可知。吳國楨走了以後，張先生很神秘的向我說：「你猜這次我來漢口作甚麼？」我當然茫然不知所對。他接着自言自語說「蔣先生邀我入黨，你以為如何？」這是我毫無準備的「試題」。而且事關張先生「終身大事」，我似乎不便置喙。然而我的意見十分肯定，我說「我以為校長多年守身如玉，玉潔冰清，似可不必下水吧？作票友隨便唱一兩句大家全叫好。一下了海就有人喊『通』了。在國民黨內看不出有甚麼貢獻。在黨外對國家的貢獻或者更多、更大。」

張先生連說「唉，唉，」似乎贊同我的看法。第二天他去武昌見了蔣先生，如何說的，不得而知，但是沒有入黨。

一九三八年，國府遷重慶。張先生住沙坪壩南渝中學校內。一次有點小病。蔣委員長親自來沙坪壩探病。張先生甚為感動，因此報以熱情，乃加入了國民黨。以德報德之熱情這是一例。

一九三〇年春，東北大學出了問題。原任校長因爲與各院長鬧意見，做不下去。張學良董事長推我充任校長。我以爲茲事體大，恐怕作不好，屢辭不獲。拖了兩個月仍然找不着接辦東大的人選。張再三邀我去試作。不得已我說「我去天津請示請示祖師爺。看他有何高見，有甚麼人。」我遂立即登車入關。那是陰曆正月初四，北方仍是冰雪封地。到天津是早上六點，方纔放曉。我到張宅時校長方起床洗臉。校長見了我突然而來，經早求見，必有原故。我直道來意之後，校長說「大學中的困難可以想見，而且是免不了的。但是既然漢卿有求人的困難，找不着另外人選，人家有困難，咱應爲他解決這困難。至於作好作不好，那是咱的問題。不可把咱的困難來頂人家的困難……由個人方面講，人家對咱有好意，咱應以好意報之。以國士待我，我以國士報之。」張校長對人的熱情對事的見地，一言決之。兩個月的考慮，許久的進退維谷，我立下決心不再猶豫了。我因此作了東北大學校長。

周匪恩來求學時環境不好，張校長每以熱情待之。畢業後沒事可作，校長委爲秘書。所以共黨得了天下以後，張先生雖以國民黨考試院院長身份，亦未作階下囚，未送勞動改造，此固乃周匪恩來的濫情主義，而周匪所以膽敢冒共黨不韙，維護張先生，實乃由於張先生對於周匪恩來的熱情。張先生之喪，周匪親來主持，乃是張先生一生待人熱誠的結果。

### 張校長的家庭——五奶奶和四個兒子

張先生是舊式結婚，張師母王夫人是天津名門之女。她也是高大人材，且長於校長三歲。生四子

錫祿、錫羊、錫祚、錫祐。均是高頭大馬四個偉男子。錫祿精於算學，是算學教授，執教各大學。現在執教何處不可知了，大概仍在某一個大學教算學吧？錫羊自負有生意經，但一輩子也沒發財。勝利以後一九四六年作過天津市公用局局長。共產黨一九四九年占了天津，這公用局長自然拜了桿。但以周匪恩來的溫情主義，錫羊未送勞動改造，總算得庇校長之餘蔭。他目前在甚麼地方？作甚麼事？久無消息。錫祚幼年即得嚴重的肺病。許多醫生均說不可救藥。張太太愛子情深，不信這些西醫中醫的診斷，自己細心調護，錫祚居然活了五十多年，現在仍然健在天津，可謂母愛的奇跡。校長屢次稱讚「五奶奶」的偉大，憑母愛之力護理老三的肺病，延長五十年生命，可以說母愛勝過一切。四弟錫祐立志報國，十八歲投筆從戎，加入空軍爲飛將軍。不幸於一九三七年飛機失事殞星落於江西豐城。國府失一戰鬪之士，張家失了一虎，極爲可惜。錫祐暴死之次日空軍即電告校長。然而校長恐張太太失了愛子，可能傷心，所以秘而不宣，始終沒說錫祐之死。起初兩年說錫祐去了美國受訓練，後來說調往前線作戰。隱瞞託詞，拖了三四年，在張太太面前始終沒正式宣告錫祐死訊。據錫羊說直到一九五〇年他未聽到老太太說及錫祐之死，然而已是心照不宣了。這又是張校長不了了之的手法之一。

張校長的家庭和陸美滿，六十年如一日。夫婦相敬如賓，可爲任何夫婦模範。

四十年代，抗戰緊張。人們在前方吃緊，後方緊吃之時，羣居重慶無所用心。吃飽飯後，製造許多蜚語流言以爲談助。一時忽傳張校長講戀愛了，校長太太氣得出走了云云。一天，一個下江太太向我說，「南開辦得不好了，因爲張校長淨是講戀愛。」我問她和甚麼人講戀愛？女方是誰？她竟無以



爲對。

當時張校長年近七十，以生理、年齡說，講戀愛的時期似已過時。而且張校長生平不二色。戀愛云云，似乎不符實際。後經詳細從旁調查，事出有因。原來有一個通州某女校長，是個老處女，在重慶無所事事，常來請教校技。初時校長對她客氣，延見她幾次隨便談談。後以這女人囉嗦不休，校長就避而不見了。再來拜訪時，校長煩張太太出面說是「校長不在家。」此人自知沒趣，也就不來了。因此以訛傳訛，有花添葉，好事者傳爲張校長講戀愛，冤哉枉也。

### 最後的失敗

張先生第一次失敗，是中日之戰的海戰。最末一次失敗是共產黨得了天下，張先生憤懣而死。

一九四九年共軍席捲全國，由關外追逐江南，四川、雲貴均爲共軍占領。張先生困在重慶成爲遺民。重慶被占以後，先生已爲楚囚。然而周匪恩來是共產黨的二當家，有二當家的關照，張先生始免於鬭爭清算之難。不但如此，共產黨由重慶飛北平的飛機，竟把張先生和五奶奶帶到北平來。那當然是周匪恩來的關照了。那是一九五〇年春的事。

到北平以後，傅逆作義早已投降共黨。由國民黨的華北剿匪總司令，作了共產黨的水利部部長。傅逆作義請張先生住在他的西城房子，小醬房胡同十九號。傅逆作義有兩個老婆，以前一個住東城，一個住西城。投降共黨之後，自然不能再保持原有小資產階級的威風，保有兩處房子。所以樂得作個

順水人情，把小醬房胡同十九號的房子讓給張先生住。

先是抗戰期間，華北爲日軍占領，傅逆作義的家眷寄在重慶南渝中學的宿舍之中。抗戰期中幾年，傅的家眷一直承張校長照顧招待。這次張先生落難北來，傅逆作義把西城房子借給張校長暫住，以答重慶時代招待之恩。事情的因果均有來由。

一九五〇年，先生已七十五高齡。國破家亡，孑然一身，窺其意態似深有甲午海戰落水浮沉、隨波逐流之感。表面上尚維持平日的鎮靜及安詳，但精神已疲，右腿已不甚靈。坐在椅中，要立起時，須用雙手扶在椅之兩邊用力而起。不用手力，不能自己由椅中立起。

門前冷落車馬稀。國民黨時代前朝的遺老，多已星散凋零。共產黨的新貴，多是窮忙，無暇顧及此老人了。他很少出街，有時同一兩個老學生去中央公園走走。途中他拒絕坐三輪車（當然沒汽車），他定要坐北平的磨電車。共產黨的電車規矩在前頭上車，在後頭下車。張先生每次上車後須慢慢由前邊漸漸一步一步移到後邊，以準備到站下車。否則電車到站，他腿腳不靈，由前邊趕着下車就來不及了。他自豪說「我作了三十年天津電車公司董事，我懂得坐電車。」風趣依然，但是身體已非昔比。

一次他很嚴肅的向他一個學生說「我奉贈你一句最要緊的話，你可永生受用。一個人要隨遇而安。」這句司空見慣的話，是洩氣哲學。張先生身經百戰，向不言退。這次經共黨之折磨，壯志已漸消沉，老態已見。當年的「頂」和「長」與現在的「隨遇而安」大相反。「光着臀由床上跳起來」的精

神已不復見了。

一九五〇年，初由重慶到北平時，周匪恩來說天津是南開學校所在地，怕有前進的先生，或無知的學生提意見，鬭爭張校長。所以請張先生先在北平住住，避避風頭再回天津，原是一番好意。然而聞居燕市，無所事事，以張校長一生的生龍活虎精神，而今竟無用武之地，自感無聊。周匪恩來向他說，過了共產黨十月一日的國慶，局勢安定了，再送張校長返天津。

當年秋九月某日，有一老學生問及先生是否參加十月一日共產黨的國慶，張先生說「十月一日是鬼節。」說時極兇極狠，並無平日幽默風趣。由此一句話可知其對於新政權之觀感。

「鬼節」以後，果然返天津了。到天津後，「城廓如故，人面已非」，不勝今昔之感。天津的新市長黃匪敬（俞啓威）雖然也是南開學生，並承周匪恩來的意旨對校長不得不貌似恭敬，略事敷衍。然而一朝天子一朝臣，共產黨是另一套人馬。「舊時王謝堂前燕，飛入尋常百姓家。」前此一九四六年勝利以後，天津市長杜建時也是南開學生。當時張先生是考試院院長，情勢自然不同。

張校長到天津後住馬場道三益里。淡泊明志，隨遇而安。惟對於一手創造的南開學校，可望而不可及，不能進門一撫，自然十分傷心。一九五一年二月廿三日，腦溢血逝世。

## 書 後

本文所述張校長之哲言，僅是其嘉言懿行的一小段。張先生教育學生五十餘年，弟子盈萬，能記

善言者不止萬人。其他南開弟子當可記得更多的善言，以爲永世之法。本文拋磚引玉，只是本人所記的一小部分而已。

十月十七日是南開成立紀念，追想張校長的豐功偉績，特寫這篇短文以爲紀念。五年前得墓誌拓本，係南開學生吳家祿所書，茲附之於後。海外南開學生不得到墳前一哭，或可望此墓誌爲之默禱。

### 張伯苓墓誌銘

故南開大學校長張公伯苓，諱壽春，生於公元一八七六年。畢業於北洋水師學堂，曾與中日甲午之戰。慨國事之日非，痛民族之瀕危，奮志以教育救國。畢生殫精力無渝，先後五十餘年。歷考中外，不畏艱難，創立天津南開大學、中學、女中、小學，及重慶南開中學。作育人才，力崇實踐。始終以允公允能、日新月異爲校訓。自奉則繩檢澹泊；待人唯和易篤誠。卒於公元一九五一年。夫人王氏，生於一八七三年。相夫教子，勤儉持家。公生平志業，亦賴於內顧無憂也。卒於一九六一年。

## 紀念兩位我所敬愛的人物

裴溥言

說起南開，我在那兒雖然祇讀了短短的兩年，但這兩年却給我的影響多麼大，印象多麼深啊！在記憶中，那段時間雖然有許多值得我大書特書的事情，但使我印象最深刻而永遠銘記不忘的有

兩件事：

第一件是，大概在民國廿六年春，我們敬愛的校長張伯苓先生到重慶安排南渝中學的事宜歸來，在男中部的大禮堂，告訴我們全校師生，他那次去重慶的經過。他那魁梧的身材，黝黑的臉色，再加上一副淡黑色的眼鏡，站在台上，巍然獨立，真有泰山巖巖之概。講話時操着標準的天津腔，音調深沉而宏亮，他告訴我們他在南方看到我政府精良而充實的武備，足可抵抗東洋鬼子。我們聽了都非常振奮。但當時令我們小孩子們聽了最感興趣的還是校長說到他在重慶坐滑桿的事。他說：「在重慶坐滑桿就像坐轎子似的。我平生坐過兩次轎子了，第一次是當年娶媳婦的時候，第二次就是在重慶坐滑桿。」他說完，台下響起一片笑聲和掌聲。轎子我是沒坐過，後來到了重慶，坐了滑桿，也體會到校長坐轎子的味道了。而且每坐滑桿，腦海中就映出校長當時對我們講話的那一幕。

第二件是，民國廿五年初秋的一天，我們女中部的同學都到男中部大禮堂觀賞話劇，那天演的好像是「少奶奶的扇子」，演員都是本校的師長，所以大家特別感覺興趣。當我正看得入神的時候，真

孔忽然流血不止。平常就最關愛我們的保母、女中部主任黃太太（黃鈺生夫人梅美德女士，當時我們都稱她黃太太）見狀立刻走過來將我扶出大禮堂外，坐在台階上，讓我仰臥在她腿上，用她的手帕爲我揩拭鼻血。等鼻血停止了，她就爲我雇一輛洋車送我回家。回家以後，才發現我把她一條非常漂亮的手帕染滿了血跡。我內心的感受，真不是這支拙筆所能形容出來的。這件事，一直銘記在心，也使我本來對黃太太就非常敬愛的心情，更爲加深了。走筆至此，我腦際又浮現出她那令人喜愛的影像：兩隻閃着智慧光彩的大眼睛，戴着一副金絲眼鏡，矯健玲瓏的身材，面部的表情永遠是有威有愛。我們同學沒有一個不喜歡她、不敬愛她的。她是我們的嚴師，也是我們的慈母。我一直想有機會報答她對我的那份恩情，所以當我三十一年由淪陷區來到重慶後，就打聽她的下落。但當我打聽到時，她已在昆明因癌症逝世了！這使我非常傷感，想到這樣一位好人，竟然天不假年；而且再也沒有機會實現我的願望了。今天借着爲校長編印百年誕辰紀念冊之便，寫出這段往事，就算我對黃太太的感恩，也可以留一個永久的紀念。

我們的校長張伯苓先生，是我所遇到的校長中最令我敬佩的；而黃太太更是我所遇到負責訓導工作的師長中最令我敬愛的。然而這篇短短的小文，又怎能表達我對他們的敬愛之忱於萬一呢！

## 恩師張校長伯公

趙金鏞

遠在四十二年前的春天，在天津南開中學的校園裏，我初次見到了張校長伯公。他給我的第一個印象就像是一座高山或是一隻大象；這個印象直到現在仍深深嵌印在我的腦海裏。

民國廿年的「九一八」事變，日本兵占領了東北，我當時在瀋陽大南關所就讀的「東大附中」因此被迫關了門，不得已祇好跑回老家東北的鄉下閒住了幾個月。舊曆年過後，看看學校復學仍遙遙無期，正在尋思如何另找他校就讀之際，正好接到以前同學自北平來信，欣喜他們都已轉學到北平弘達書院就讀。靈機一動勾起了投奔到天津任公安局局長的表叔念頭，心想在天津有個熟人照應，也可好繼續唸書。當時的天津南開中學在國內是聞名的學校之一，如能有機會轉學該校就讀，算是遂了生平之願，也可說是不幸中之大幸。主意已定，遂化裝為商人模樣，由東北鄉下出發，先到瀋陽，然後改乘南滿線火車到大連，最後則搭一艘日本輪船直開天津。依稀記得是在一個淒清的下午，一輛人力車終於把我和我的小行李捲拖到了住在義大利租界的表叔家。由於表叔的介紹，我同我的表弟同時於廿一年三月間進入南開中學作「副生」，所謂「副生」就是學校超額所收進的一批學生，必須經過一段時期後才能補成正式生。「副生」需要加倍繳納學宿費，因為我無力繳付，經過一番周折陳情後，學校總算是免收。

我在南中先後共有三年，到廿三年（一九三四）七月間完成了高中部課程，離開了南開。當我們作學生的時候，張校長同我們雖不常直接接觸，但每天早晨在校園裏，我們常會看見他在散步。每逢學校有事，他總向我們講話，而我們這班十幾歲的年青人都願意聽他講話，因為他所講的話都是出自內心深處，他說的都是實實在在的話，我們每個人都聽得懂，每個字、每句話都打動我們的心，他像是我們的家長，我們就是他的子女。

張校長有個公兒，外號叫陸怪，個子高而瘦，比我高一班。在我入校後第二年的某一天，學校傳出了陸怪與一群同學考上杭州初成立的空軍官校作飛將軍的消息。另外還有一批同學則考進了海關外勤班。他們的優異成績表現，令我們羨慕不已。同時在學校裏也掀起了一陣騷動，因為按照南中傳統，學生畢業後不以考上清華、交大和燕京爲榮，而以上述兩處爲同學心目中嚮往的出路。不過在一九三七年七七事變發生前後，我又聽到陸怪在某次飛行中不幸爲祖國捐軀的消息！

\*

\*

\*

\*

張校長在校時的一切偉行懿德及其他事蹟，相信許多在校時間較長的學長們會有另文娓娓道出。現在我所要寫的是我畢業後求職期間和伯公校長的一段故事。我今日之所以能以特命全權大使資格，代表國家駐節友邦，身肩敦睦邦交重任，飲水思源不能不深深感謝恩師伯公給我的教誨和推介。

進南開、考政大、習外交都是我的生平宿志，如今總算都能遂心所願達到目的。雖然這些都是歷經一段漫長辛酸而曲折的路程。我就讀政大外交系的末期，正值抗戰烽火蔓延全國之時，全國上下與



日本敵人作殊死戰，此時首都南京已告淪陷，政府西遷重慶爲陪都，因戰局演變我亦於廿六年八月隨政校南北播遷，先後在湖南參加民衆訓練工作，又在漢口三民主義青年團幹訓班受訓。而且是在武漢陷敵的前一天離開武漢，在長沙大火前由長沙到貴陽，再由貴陽輾轉到重慶。身體也因在湖南民訓期間住在桂陽縣鄉下，飲食失調，瘧疾纏身，在漢口在長沙均未見好轉。直到重慶後才漸有起色，慢慢恢復起來。井師（余井塘先生）特准我住在政校南溫泉修養和研究。

走出校門踏進外交部，從事外交工作，是我生平的最後目標。但在抗戰初期，百廢待舉，此時外交部已由南京遷到重慶，並大事裁員，當時政大外交系頭二期畢業同學都無法進部，另一方面外交高等考試不知是否停考或有什麼問題，也無濟於事，可是我想進入外交部工作的心願却隨健康的恢復一天比一天強烈。最後透過政大畢業生指導部兼主任井塘先生洽請果老（教育長陳果夫先生）答應寫封介紹信給當時的外長王寵惠先生。不過事後井公和當時仲秘書曾告訴我，果老已數度寫信給王部長，介紹外交系畢業的前期同學，結果都無下文。因此在果老那封信到手高興之餘，心情不免又沈重起來。於是我又想起了一個人，他不是老幫校友的忙嗎？外交部次長徐叔謨先生不也是南開的校友嗎？我爲什麼不找張校長伯公想想辦法呢？

這是一個極爲燠熱的夏天，我坐著公共汽車到沙坪壩往見張校長，正好遇到校友會負責人嚴仁顯學士（外號叫海怪）以熱心服務同學著名，承其替我引見伯公，這是我離開南開四、五年後第一次見到他。他給人的印象仍像是一座山、一隻象。我先把來意說明，請他向徐次長介紹我進入外交部工作

，俾能學以致用。記得當時的情景仍歷歷如繪：他沈思了一下，然後帶著沈重的天津語調慢慢地說：「阿！（他總是以「阿」字開始講話，表示已聽清楚了我的話，而且也經過了一番思考）我明白了，是，我同徐次長校友很熟，我倆常見面，明後天並且還要見，你要我介紹，可是你離開南開已有四、五年之久，你從前在南開的情形——書讀得怎樣？操行如何？我也不清楚，還得去調查，去查卷。你在政大讀書的情形我也不知道，我還要問果夫先生。我不能盲然地寫信介紹人，弄得一無信用。你的事我要好好查一查再說。」

辭出後覺得碰了一鼻子灰，心中悵然不知如何是好，低著頭漲紅了臉，抬頭望見了海怪，他問「老校長怎麼講？」我祇好一五一十告訴他，最後他安慰我說：「不要洩氣，這就是他要幫你忙的意思。你耐心等待著罷，他會給你介紹的，他同徐次長最熟不過，幾乎天天見面呢！」懷著半憂半喜的心情，我期待著徐次長召見我的消息。

果然，三天後我收到了那封信，五天後我見了徐次長，半年之後進入外交部。至今我還深深地記得卅五年前的四月裏，當我帶著果老給王部長的信和伯公給徐次長的信，初訪徐次長，他躺在一張長的沙發椅上，雖然因為胃病纏身，但仍孜孜工作。他問我的一句話是：「你是不是想終身以外交作你的職業？」我毫不猶豫答復個「是」。就憑這樣的一問一答我實現了我的諾言，堅守外交崗位迄今已過了整整卅五個年頭！當時成全我進入外交部工作的果老、伯公和打開外交部大門讓我走進去的叔諫老師（他在政大講「外交文牘」一課）均已先後作古，茲值伯公百年冥辰，應校友榮生兄之請，略述

卅五年前的一段往事，聊表我對伯公感恩的微忱。願伯公在天之靈得到永久的安息，並且保佑我們早日光復大陸，重返天津南開母校。

## 對老校長的懷感

齊 崧

我從民國十三年到民國十九年，在天津南開中學整整讀了六年，總可算是一個不折不扣、地道地道的南中畢業生了。由肄業而畢業而出國而服務社會，一直到今日，張老校長的訓誨還是很自然的銘刻於心，於不知不覺中堅定了信念，克服了困難。我想這不僅是我個人所得的專利，而是對每一位南開同學，都會發生的同等效力。這也正是我們校歌裏所歌頌的一句話——「巍巍我南開精神。」以下的幾樁事，雖屬時過境遷，而我記憶猶新，所以特別在他老人家的百年誕辰，恭謹錄出以資紀念。

(一)在讀南中時，最怕上的課是紀念週。但是對於老校長主持的紀念週則特別感興趣。因為他的訓話是深入淺出，引人入勝。那時對於深入方面雖未必能完全吸收，但對於淺出的雋永則最爲欣賞。以後進入社會纔慢慢悟到深入的地方。對於「循循善誘」這四個字，伯苓先生可以說是最有研究了。

(二)民國廿九年，我第一次到重慶，住在外交賓館，第二晚就遇到轟炸。因從無此種經驗，躲在防空洞內，心驚肉跳。巨彈爆炸震動之鉅，有如地震。據傳聞是在炸沙坪壩，也就是抗戰時期南開中學的新址。所以第二天清早就趕去沙坪壩謁見老校長，同時也看看母校是否遭受損失。教室及校舍規模之宏偉，較之天津南中有過之無不及。操場上的青年學子，健壯活潑，毫無驚恐之狀。當年南中的一片景象，重現目前。見到他老人家如重逢家人。他執手寒暄，對於淪陷區情形垂詢甚詳。瀾別數載重話桑梓，其情可知。校長欲留我在家中便酌，以趕時間未能奉擾。然而他老人家說的幾句話却還記得。他說：「我覺得辦學校是我對青年的責任，也是我對貢獻國家的唯一興趣。雖然是關山阻隔，離開天津有數千里，但是在興學精神和用人行政方面，和你們當日在南開時一般無二。這是我唯一認為足以自慰的。」他以這種精神來辦教育，焉有不成功的道理。

(三)抗戰勝利，國府還都。老校長於返回故里之日，天津車站那番得未曾有的盛況，凡參加歡迎的人想都還記得。車站前車水馬龍，旌旗蔽空。月臺與天橋上人如潮湧，水洩不通。每一個人露出的歡欣鼓舞，是由衷而發的，並非恭迎如儀，奉命行事。當他老人家初現門首，隨即爆出震天的歡呼。他向同學們含笑點頭，頻頻揮手。我當時深深感到一位從事教育、百年樹人的豐功偉績，又豈是一般達官貴人所可望其項背呢！

(四)民國三十六年，同學們為老校長演戲祝壽，地點是在天津南中瑞庭禮堂。同學們拜壽之後，就進入禮堂看戲。老校長命我坐在他的身邊，台上正由嚴仁頤同學演出雙背凳。他的戲辭兒別開生面與

衆不同，表演十分突出，博得不少掌聲。壽翁看得笑逐顏開，讚不絕口。他老人家對我說：「建時係指天津市長杜建時」剛走，他還談到你。我對他說，各行各界那兒沒有我們南開同學，別的不敢，實心任事，負責到底，這是咱們南開服務精神，所以不論在那一界，任何一個崗位上，你們都會任愉快。關於這一點我是一百個放心。」言罷撫掌而笑，又在注意臺上的双背凳了。

他這一段話，雖然是順口說出，但經仔細回味分析，可以得到兩個結論。第一他對於每一位同學，祇要有機會，總是口角春風，力加培植。第二他這段話是寓教誨於稱讚之中，讓聽話的人自我檢點，是否我們在實心任事，敬業樂群，是否達到他老人家的期望。所以他的教育方法，確是高超，春化雨，已臻巔峯。使這些幼苗，由滋生而茁壯，由茁壯而枝繁葉茂，而綠葉成蔭，非但德被青年而澤及社會。今天恭逢他老人家的百年誕辰，謹抒所懷，敬申崇仰之忱，以誌不忘。

## 憶重慶的南開精神

齊 邦 媛

二十多年來在臺灣、在海外，都常遇見「老南開」。校友的身份確定後，我們之間常有這樣的

學長問：「恁（標準津腔）是在重慶唸的？啊，是南渝校友。」

我答：「不是南渝，是南開。我們從進去就是南開。」

學長半信半疑：「啊，是嗎？對啦，是後來又改回南開了。」

我們好似站在「代溝」的兩岸進行「正統」之戰。結果是「老南開」大步跨過代溝立刻被尊為老大哥，我們接受友情也毫無愧色——因為我們「那年頭」的南開是戰時首都最出色的中學。我們母校在八年艱苦抗戰時期，飽受轟炸和物資缺乏的威脅，而始終維持認真的教學，輕而易舉地保持最高的升學率。同時我們有著名的歌詠團，有全國無敵的各種球隊，有政和職業劇團唱對臺的話劇團。我們種種高水準的活動把荒涼的沙坪壩發展成大後方的文化中心之一，而將南開原在華北的聲譽擴展到全國。

如今我們紀念校長百齡冥壽時，我更深切地看清了重慶建校那八年，在悠久的南開校史上原祇是一個片段。但是那一段日子我們的生長與國家的命運息息相關，使校史更加多采多姿了。

民國二十七年春天，抗戰已進入激烈階段，我隨父母經安徽、江西、湖北、湖南、貴州到了沙坪壩，進入南開中學初中一年級下學期。那天從重慶上清寺出城沿嘉陵江到小龍坎，小龍坎地勢較高，從石子鋪的公路望下去是一大片黃土廣場，樹木很少，幾長排紅褐色的樓房孤零零地在沙土廣場上遙遙相對。下了坡由磚砌的校門進去再走了一大段路，我被送到受彤樓——女中部所在地。在這座樓裏

接受嚴格的教育，認識人生，由無知到滿心理想，直到高中畢業才離開。那時候校園裏已是綠樹叢叢了。

事隔三十年，當年一齊生長的知心朋友已不知播散何方，但是受彤樓五年半的往事記憶猶新。許多當年趣事，回憶中也是笑中有淚的。

記得那時學校規定學生一律住校。我們的宿舍每屋十八個人，整整齊齊的木板床，乾乾淨淨的白床單，實在既無美感也沒氣派。但是緊湊的作息時刻表使得我們顧不到那麼多。如果說人活着和演戲一樣，那一場戲可真熱鬧。五年半好似不換氣似地就忙過了。不知「老南開」們當年是不是也過那樣的日子？我從南開畢業至今對時間的價值很重視。也許是戰時的緣故，我們受的是軍事般的管理，「分秒必爭」對我們早就不是新鮮事了。

重慶多霧。冬天的早上起床號六點鐘穿透大霧濃霜把我們迅速拉到操場上去升旗、早操、聽訓話。那景況至今難以忘懷。而下午三點半這個時間至今仍能喚醒許多快樂的感覺。每個星期六下午三點半是准許回家的時辰，也就是我們企盼着與外面世界接觸的時間到了。上課的日子，下午三點半也是一個可愛的時辰。到時候教室關門，每人都必須到操場去，好似每人必須參加一種球隊，由老師帶着認真練習（體育另有鐘點），經常舉行各種比賽。在那個可塑的年紀，幾乎每個人都被訓練會了幾手，尤其是培養了蓬勃的朝氣——這種強迫運動的制度很少學校有，當是南開獨特的傳統。校長曾無數次在講話時鼓勵我們洗雪東亞病夫的恥辱。他老人家語重心長，但看今日臺灣幾校能够？知識體能的平

衡又有幾位教育家付諸實行？我們何幸能親受此種教育！因此能在困難之際有足夠蓬勃的生命力接受挑戰。

每逢回憶中學生活，總記起許多月夜。那些年的月夜一半是美好，一半是可懼。晴朗的日子跑警報成了家常便飯，有三年，敵機日以繼夜的圍着重慶轟炸。最初學校在四周田野挖了不少狐穴供我們疏散時藏身，後來築了堅固的防空洞。有月亮的晚上，好夢方酣，警報聲像刀劍般劃破安寧，把我們從床上趕到濕悶陰暗的防空洞裏，洞外遠處炸彈落地的震撼，近處炸彈銳聲呼嘯而下，出洞後看到的是城裏或對岸的火光濃烟。我的家也曾數度被震塌屋頂——這種親自經驗到的國仇家恨遠勝任何愛國教育。有了這樣共患難的經驗，我們的朝會和紀念週就很少有空虛的訓話。在幾次轟炸引起的大慘案之後，全校師生曾在朝會升旗之際發誓抗戰到底。在臺上的老校長聲調也失去了他沈穩的平靜。除了檢討戰局，他老人家和師長們也不斷地囑咐我們多穿衣服，提高警覺，在警報時保護自己的安全和健康……當時總奇怪他怎麼那麼婆婆媽媽的。直到自己爲人父母時才明白了他們那時心情的沈重，因爲在那種情境之下，我們已不僅是學生，而是他羽翼保護之下的兒女了。

是那些美好而又充滿懼怖的月夜，使得我在十五歲的年紀養成了深思的能力，使我能在無知的歡樂之際每聽到歌詠團練習和聲的：「月兒高掛在天上，光明照耀四方；在這個靜靜的深夜裏，想起了我的故鄉……」而愴然淚下。是一種悲壯的情操激盪着我們少年的心胸，也奠定了我學文學研究史詩的志趣。南開是我所知道的極少數開選課科目的中學，孟志孫老師給高二高三各班開的「詩詞選讀」



課絕不輸於今日大學的課程。他永遠是深入深出，不允許我們在詩詞的美中繞圈子，而盡力使我們在歷代作品中看到時代的意義，引發深遠的共鳴，絕不允許我們做逃避現實的白日夢。三十年來無音訊，孟師仍健在否？在這些劇烈變化的年月裏，他老人家仍能以至性至情授課麼？

以今日標準評判當年南開的老師，每位都有獨到的學識和風度；孟志孫先生之外尚有歷史老師吳振芝（現在是臺灣成功大學歷史系名教授）、數學老師張亞麗、總嫌我笨手笨脚的高棧老師，英文老師更是每位好，令人難忘。她們上課時都凶得很，但是下了課一舉手一投足都會令我們風靡讚佩不已。

在所有的老師中，我們最怕的是女生部主任王文田先生了（據說老師們也很怕她）。她住在二樓正中間的房間，可以俯瞰全樓和操場。她似乎無時不在，無處不在。每逢我們出了錯，她必然已經繃着脸，雙手抱胸站在「現場」，聲音平靜而冷然地問：「這是幹嘛（津腔）？」早上升旗訓話常常說我們「頭上冒烟，心裏長草。」吃飯時有的女孩聲音大了，她在巡視時會朝她看上一眼，而那一眼足令人少吃一碗飯。每晚點名熄燈後我們經常在她半高跟的履聲中入睡，因為雜念都嚇跑了。男生（無論校內校外的）更怕她，今天自己爲人父母，想想王老師的態度大抵近乎「挑女婿」的心情吧。但是我們始終不能否認她給了女生部最大的安全感，提高了辦學認真的聲譽。也許正因爲她的嚴格，淘氣的自由更顯得多采多姿而可貴了。連受彤樓門口的那座屏風在回憶中都閃着神秘的光輝，它是我們與外面世界隔離的象徵。那些年中我們在屏風後面等派信，等訪客，偷窺同學的哥哥或男友。因爲王老師

管得嚴，連樓角上鍋爐房的小窗子都曾是通往「自由」之路。民國五十六年耶誕節我路經紐約曾去看望王老師。隔了四分之一世紀的人世滄桑再看到她，我仍是心懷敬畏，而老師看到步入中年的當年淘氣包時，必也感慨良多吧。

好似沒有人怕校長。他老人家那時在我們眼中已經「很老」了。可是他走路總是挺着「腰板兒」，藍長袍黑馬褂，拿根大手杖，雍容慈祥，一直是重慶報紙上的人物。我們都引以為榮，好似我們也跟着重要了。校長常常主持紀念週，親自介紹許多響噹噹的人物演講，常常不稱我們為「同學」而說「你們（津腔）這些孩子們」。每次都講些國家大事、戰局、和國際情勢——然後勉勵我們實行校訓：「允公允能，日新月異，」拔掉東亞病夫的病根子。也許是戰爭中知性敏銳的緣故，他說的一些話至今仍清晰地記得。高二的那一年我被選參加校方男女生兩部舉辦的辯論會。題目好似是個瑣碎的生活問題。海報貼出去後，校長散步看見了說沒出息，這是什麼時候了，淨辯論這些小事，怎不教孩子們學着研究點大問題？題目連夜改成了「美國是否應該參戰？」這回題目可真大，大得動員了許多位老師和家長，找材料的，挑重點的，出招子辯倒對方的，着實教了我們不少技術。辯論的結果已記不得了，祇記得不久珍珠港事變爆發，美國終於參戰，我們好似真出了主意似的，很自感「不凡」了一陣子。由這件事我更深深領會到教育家思想境界的重要，南開校友在社會上所表現的使命感就是這樣培養起來的。但願中國多產生老校長這樣的教育家。

紀念校長百齡冥誕，我的懷念又回到沙坪壩的校園。魚池岸上是校長和喻主任的宿舍。校長門口

種了一架葡萄。有一年夏天一個初中男生去「摘」了幾顆被告到訓導處，要掛牌記過，校長攔阻說：「這淘氣包是咱們自己孩子，摘我的不要緊，告訴他以後別摘別人的。」校園裏另一景是梅林，每天早上升旗前就有同學坐在臺階上唸書，校長有時策杖散步經過，常常摸摸初中生的頭，摸摸穿的衣服够不够。那份光榮令人羨慕。校長的慈祥更留下了巨大深遠的影響，使十多歲的孩子在溫暖和煦的氣氛中開始人生，進而接受知識，培養理想。自大學畢業後我一直以教讀爲業，教學進修之際，仍受着當年良師的影響。尤其信服「日新月異」的進步思想，深信人類的心智有伸展性，願終身獻身於教育，用南開精神鼓勵入我門者。

### 「張伯苓先生的嘉言懿行」讀後感

（原載「春秋雜誌」第十三卷第三期）

劉幼峯

本日有事邊訪南開中學的一位老前輩，談完了話，他從書架上抽出一本最近出版的十三卷第二期「春秋雜誌」給我看。打開第一篇赫然是有關張伯苓校長嘉言懿行的文章（編者張源按：即寧恩承校友之大作）。文長一萬五千多字，細讀之後，不忍釋手，但覺其短。一則是文筆雋永，包羅甚豐；二



慶籌建南開分校的情形。最後他說：「蔣委員長和我說：有我蔣某人就有南開興奮，但因年紀小，還沒有感覺到局勢危急若是。現在回想起來，方知領袖對遠見。」

張校長聲若洪鐘發揮最大的效用，在於威鎮四方，而最適於控制會場。一期，學生罷課，一部分思想不穩定的學生在大禮堂召集開會，大放厥詞，儘量一般同學發生恐怖感。這時候張校長帶了一個大個子籃球選手，走上講臺。這人不及，特別是四肢奇長，手掌特大，一手可以抓起一個籃球來。張校長和他上「諸位同學，你們看到這位同學沒有？他的巴掌這麼大，誰要是故意擾亂學校把他打壞！」一下子便把全體鎮住了。但事實上張校長最愛學生，這也是嚇唬。另一次是抗戰勝利前夕，三十四年六、七月間，我在重慶到國民參政會去主席主持會議，當時的行政院長宋子文先生報告，中間宣佈中蘇條約締訂的消堂喧囂。這時，祇見張校長把手向上一伸，發出黃鐘大呂的音響，大呼兩聲：間，全場鴉雀無聲，繼續靜聽宋院長的報告。

我們當時在校的學生因為「余生也晚」，和張校長的關係已經沒有親炙之通過教務、訓育各項措施，直達到學生的靈魂深處，一生受用不盡。譬如當時（外號鄭老雞兒）和英文老師夏樂真先生（密斯夏）都曾因一二同學不用功，

下，令全班學生衷心感動，這真是教書已教到了出神入化，進入了忘我之境。我個人認爲這些位老師也是受了張校長辦學把全心全力都放了進去，最後達到渾然無我境界的影響。

再有學生每天一到南開，走進過廳，迎面一架穿衣鏡，先就鏡端正自己的衣冠。鏡子上端橫寫著實幹！苦幹！硬幹！六個大字。這幾個字每天看見觸目驚心，日久天長便潛入肺腑，在學校對功課是幹，到社會做事也是幹，從來沒有人把它當成空口號。幹到最後也是把全心全力都放了進去，進入渾然忘我的境界。這當兒不顧名，不務利，不貪財，不怕死，唯一的目的便是運用頭腦把事情做好。凡是了解南開精神的人，知道這是張校長的幹字訣的號召成功；不了解南開精神的人，可能說這些人是傻子，或說這些人是熱中。豈不知傻子正是我國之所需，因爲我國自視聰明的人太多，心眼兒和頭腦都太靈活，誰都不願負責任。我們再看看日本人、美國人、德國人，外表都比我們笨，都比我們優，但是與國復國都靠這股傻勁；至於說到熱中，則想到我們所謂的敬業樂群，社會之本。敬業不就是把一切精神和力量都放到所務的事情上，絕不許作蜻蜓點水式的表演麼？

張校長後來講究「公能」二字，公便是無私無我。能便是苦幹。所以南開學生到處都顯得特別，顯得與人不同。一個是被人說「臭」（便是旁人看起來揚揚自得，我行我素的樣子），一個是被人說「優」。實際上「臭」是因爲肯幹，有自信，可以出污泥而不染，應了一個「能」字。「優」便是「公」而忘私，有人無我。這種人不見得到處爲人所喜，但却是健全社會中少不了的份子。

談到南開的體育，在當時是人人皆知的。打籃球有南開「五虎將」。其他足、排、棒、網、樣樣

出人頭地。田徑體育更不用說。甚至開晚會說相聲當中也把運動題材列爲一格。民國二十三年校慶紀念，紀念大會中有前輩校友說了一段相聲，說到每年一次的校慶運動大會：校中一位詩人到運動場上參觀，興之所至，大作十七字詩。這位詩人先到徑賽場參觀短跑，其卽興詩曰：「百米剛上場，個個往（讀如忘）前搶，伸手一撲（讀如撲）槍，沒（讀如妹）響！」原來是裁判員發號手槍一時失靈未能發火。接着又到田賽場參觀。詩曰：「規矩滿不懂，鐵餅往後扔（上聲），侯景吃蘇花（兒），滿擲！」原來運動員鐵餅出手，遍尋無着，先是認爲投擲過遠，超出運動場範圍之外，最後發現落在運動員腳後跟附近了。

至於張校長平常對大家講的話，很多人當時並未筆記。但後來却一輩子不知不覺的奉行無誤。筆者個人冬天早晨都是先跳出熱被窩，再穿棉衣服，所謂斷其歸路，以示決心。再有每兩星期理一次髮，更是一生不易的習慣。有時候遇事不順，精神不振也是跑去理一個髮，精神乃爲之一爽。

校長和學校這樣好，於是父子兄弟叔侄舅甥同校者比比皆是，我舅父一家兄弟都是南開畢業生。我本人從廣東小學畢業後也隨着考入南開。今天恰逢先母週年忌日，回想到先母當年和舅氏商議送我入南開的這件事，不禁淚沾胸襟，不能自己。

甯恩承先生說群弟子記善言，以上可以說是甯先生文章的讀後感，也可說是又一個弟子記善言，一方面用來紀念即將到來的校慶，我南開校友散佈全球，這篇小文或可獲得各位學長的心弦共鳴；一方面也用以致祭於爲社會爲學校犧牲的張校長靈前。

## 詮釋「公能」校訓以紀念老校長百齡冥誕

潘仰山

今年四月五日，爲我南開故校長張伯苓先生百齡冥誕。緬懷老校長一生，以辦南開爲職志。樂育英才，不汲汲於名利。其人格偉大完美，世所共欽。大陸沉淪，共匪肆虐，老校長嚴拒毛匪利用，忠貞不屈，尤爲人所稱道。吾人推崇老校長人格，其由來固然是本於我國固有文化道德，但其擇善固執，勞怨不辭，鏗而不捨，以身殉道，故能蔚爲一代教育家。教化達半紀，桃李遍天下。譽爲偉人，實當之無愧。

老校長以「公能」兩字爲我校校訓，其意義至爲深遠。也可以說是言爲心聲，代表老校長一生爲人處事的準繩。吾人在校接受此一校訓的薰陶，當然是一個好學生。立身社會，不忘此一校訓，亦必能卓然不群，貢獻國家社會人群，無忝南開校譽。謹將此校訓，略加詮釋，作爲紀念老校長獻禮。深願我院校友，不忘此一寶貴校訓，互相勉勵，更發揚而光大之。

「公」就是「大公無私」，有大我而無小我。禮記禮運篇說：「大道之行也，天下爲公。」我們無論爲國家或社會服務，出發點一本公正，則無往不利。縱有失敗，也必爲歷史所稱道。所以聖經申命記第十六章第二十節也說：「你必追求至公至義，好叫你存活。」不「公」則謂「私」，私之爲害大矣。總統於民國四十三年七月十二日在革命實踐研究院演講，檢討三十年來革命教育失敗。在對哲



學問題的商榷這一節中指出：「今日通病，第一就是『私心』，也就是『自私』。『私』字的反面就是『公平』的『公』字。凡是『私心』自用的人，他祇有個人，沒有同志。祇有權利而沒有義務。甚至還如王陽明所說：『揜人之善，而襲以爲己長。評人之私，而竊以爲己直。險以相傾，而猶謂疾惡。恣情縱慾，而猶自以爲同好惡。』今日即使不如此之甚，但要其能公爾忘私，先人後己的幹部，真是鳳毛麟角。」總統這一段訓示，真是沉痛已極。老校長洞澈「私」之爲害，創校之始，即以「公」字爲校訓。卓識遠見，務求大家「去此私慾，存其天理。」如果國人都能像老校長那樣「公而忘私」、「大公無私」的品德，我想我們國事，也不致到今天這種地步。

校訓第二個字是「能」字。能者就是才能。孟子說過：「尊賢讓能。」也就是使「賢者在位，能者在職。」有能力的人才能治理衆人的事，也才能克復種種困難。國父在民權主義第五講內講得最透切，他主張權能區分，並主張「政府應使能者在其位。」與孟子所說，不謀而合。我們老校長更主張每一個人都能成爲能人，則我國家必然富強康樂。因爲有些人愚而好自用，常常把一件很好的事情，弄得一團糟。也有很多人，愚蠢得一點能力也沒有。讓人宰割，受人奴役，這是多麼可憐！老校長悲天憫人，希望教育出來的都成爲能人。來爲國家、社會、人群服務，爲人類造福，他的胸襟抱負真是太偉大了。

光有「才能」沒有「德性」，將是一個危險的人物。司馬光說過：「才勝德，謂之小人。小人智足遂其姦，勇足決其暴，是虎而翼也。」故沒有德性的人，寧可沒有才能，作惡不致於過大。否則才

足濟其惡，人民受害不淺。像歷史上所載王莽、曹操、李林甫之流。今如毛匪澤東奴役人民，任其宰割，慘絕人寰，此爲才勝德之弊。老校長特以「公」字冠其首，以揭發其大公無私，繼以才能之「能」作爲校訓，憑以作育人才，故賢能輩出，贊譽備至。我院校訓，雖然僅有兩個字，但「公能」兩字內含義精確宏遠。如肯深切體認，必然受用無窮，永遠作一位頂天立地的人。

值茲老校長百齡冥誕，老校長的完美人格，以及他作育人才的作爲，凡我校友，均已耳熟能詳，游夏不能贊一詞。謹特詮釋我院校訓，以期「溫故知新」，以紀念此一代偉人，尚祈諸校友不吝指教。

## 伯苓先生百齡冥誕

鄭通和

孔子爲我國私人興學創始者，其主旨爲有教無類，使一般人民，獲受教育機會。課程以六藝爲主。因材施教，俾各有專長，爲社會服務。平時講仁義，重身教，崇尚禮樂，尊王攘夷，門弟子三千，賢者七十有二，世稱大成至聖先師。歷代賢哲大儒，一本孔子教育思想爲施教之範疇，故我國文化道

統，能一脈相傳而無間斷。

孔子後約二千五百年，有張伯苓先生效法孔子創辦私立南開學校於天津，設中學、大學及研究所。迄今七十年，歷屆畢業人數逾二萬。南開課程與教學，因時代不同與六藝教育當有區別，但與孔子教育精神完全一致。南開校訓爲公與能。平時教育青年，以大公無私，國家至上，爲人人應具有之最基本觀念。教學非常認真，重視學識與能力之培養，俾有獨立創業精神。南開學生分布世界各國，均有創業之能力者，概由能實踐母校校訓所使然。

伯苓先生平易近人，以身作則，日常均以和顏悅色與教師學生談論，俾能相互瞭解。每星期三與全校同學講話，或分析國際問題，或講解青年做人做事道理，或報告體育衛生與健康之重要性等，言淺意賅，全校同學心悅誠服。每星期三晚與全校教師聚餐，餐後有娛樂節目，於教師每週工作最緊張之際，予以精神上之慰藉。故南開師生，無論在校或離校，對於張校長之懷念，歷久彌堅，猶如孔門弟子對孔子師恩懷念於永久。如以教育功效而論，伯苓先生實爲現代大教育家，謂爲孔子繼承人之一，亦非過譽。今年爲伯苓先生百齡冥壽，旅臺南開校友會就先生生平事跡編印成冊，藉資紀念。作者忝列門牆，偶有所感，爰綴數語，以誌不忘云爾。

## 追念張校長伯苓先生

(本文收到較晚，數未能按序排印)

田 炯 錦

張故校長伯苓先生是當代一位偉大的教育家，熱忱而堅強的愛國者。我有幸早歲就讀於南開中學張校長之門，抗戰勝利後，張校長主持考試院，蒙總統任我為考選部部長，得以常聆教益。師生與長官部屬的關係，實非比尋常。茲逢張校長百年誕辰，追念往事，謹略述片段如左，以誌衷心不忘。

記得於民國四年九月下旬，我初謁張校長於天津南開中學，他的辦公室在禮堂轉角，房間不大，但很雅潔，我因已過招生考期，請予入學機會，談次深感其對人和藹慈祥。他對我由甘肅遠來天津的情形，問得很詳細，他說碰巧在數日之內，補招缺額，可以報考。我報考結果，倖被錄取為中學一年級正式生。是年多我患寒疾很嚴重，張校長派人常加安慰，並在校特撥一間房舍供我療養。病癒後，他勸我應注意運動。有一天清早，看見我在操場上跑步，很高興的對我說：「你現在身體好多了，以後務必常運動不懈，人必須健康，乃能有所成就。」張校長並非對我一個人特別好，他對全校學生都親如子弟。當時南開同學達到一千人，張校長能叫出每一學生的姓名，每逢星期三在大禮堂集合訓話，對學生的好處和缺點，說得很清楚，且常指名叫好的學生，起來大家看看，由此可見張校長以校作家，視學生為子弟的教育家風範之一例。

張校長重視學生德智體羣四育的平衡發展，因此，當時南開除學業成績的優異外，張校長還特別

注意課外和社會的活動。指導學生組織敬業樂羣會、講演會、青年會等，並有話劇團編演改革社會風氣之話劇，每逢國家及學校紀念，經常演出，師生均參與其間。在現時看來，當屬常事，但在民初，實開風氣之先。南開的足球隊、籃球隊，尤其馳名。張校長希望參加各項運動的同學，在學業上決不可落後。民五秋，適足球隊中有某一同學，球藝精良，而又擔任守門，爲上年球賽致勝的關鍵。因其學業成績不佳，張校長堅持寧願比賽失敗，而不許其參加比賽，自此，南開的各項運動人員無不在平時注重學業。

張校長所主辦的南開中學與南開大學，全校教職員受其精神的感召，均能負責盡職，認真教學。以教育爲終身事業者爲數甚多。直至遷移重慶時，我看見許多民六及民十二時期的教職員先生，仍有不少繼續在校供職，由上述數端，可知張校長辦學的精神和作風，值得吾人的景仰和效法。

民國六年夏，我依同等學力應考之規定，考入北京大學預科，於九月返南開取行李時，張校長擬辦南開大學，赴美考察大學教育，並在哥倫比亞大學短期進修。所以當我離開南開時，致未得向張校長辭行，常引爲憾事。民十二年夏，我在北京大學畢業，在北平進修英文，準備赴美留學。此時我已考取留美，因甘省府對於學旅費尙未撥發，故難即時啓程。是年冬在南開中學任教之北京大學同學王某因要事須南下，約我接教其所授課目。所以我在民國十二年冬至十三年夏，曾在南開短期教書。我謁晤張校長，他很高興我來校教書，並說許多勉勵的話。望我未來留學美國時，把握寶貴的時光，努力追求新知識，俾能爲國家多作貢獻。

民國十八年夏張校長又赴美考察，到芝加哥時，我正在伊利諾大學讀博士。我與南開同學吳瀚濤兄由 Urbana 伊利諾大學往芝城謁晤。張校長爲美國某學人招待住密西根湖濱一大旅館，有房三間，南開留美同學由各地往謁者有三十餘人，與張校長聚談，常座爲之滿。張校長對同學們視如子弟，對國家大政，個人細事，無所不談，並對作人作事，有許多指示。所以這次在芝城南開師生的會晤，大家都感到非常的高興。

民國十九年夏我與吳瀚濤兄在伊利諾大學得博士學位後，同被東北大學聘爲法學院教授。八月中到瀋陽後，方悉距開學尚有半月多，乃同往平津遊。先到天津，往南開學校謁張校長，晤談甚歡。他高興我們都得博士學位，同在東大任教，望我們以所學對國家社會多作貢獻。因悉我尙未婚娶，勸我早日物色對象，他說：「你已上三十歲，學有所成，古人說成家立業，爲着立業，你該早日成家了。」並說南開女生不少，開學以後，如再來津，他可以介紹。由這些談話，可見張校長對學生們的親切和關心。

民國二十年一月初，我趁東大寒假，往南京參觀，因國民政府建都南京以來，我適在美上學，尙沒有到過。在南京時，偶逢友人約介，得謁見監察院長于公右任，他勸我留京，在監察院爲他幫忙。旋被任爲監察院監察委員，乃未回東北大學。三月下旬張校長因公來京，對我任職監院，甚表贊許。以爲他雖以專心辦理教育爲職志，但極望南開造就的學生能在政治方面有所貢獻。因爲政治實一切事業之重心，如果政治不優良，則一切事業均受其牽累，而難得到預期的效果和進步。談到新政府的朝

氣蓬勃，他非常高興。認爲國家強盛端賴有好的政府。他更希望南開從政的學生，要以救國救民爲職志，努力工作，擁護政府。

民國二十四年秋，張校長來京，南開同學集會歡迎，有七八十人到會。當時北方情勢危險，何梅協定簽訂，政府許多機構被迫退出，他激昂的訓勉同學們努力救國工作。會中有同學們說抗日期間，南開恐難免遭受毀壞，他激昂慷慨的回答說：「九一八以後，尤其何梅協定簽字以來，平津一帶隨時可有戰禍。同學們固應愛護母校，但尤應愛國。天津如被侵襲，早受日人嫉視的南開學校，其遭遇破壞，自屬必然。但我們不可因此對抗日有所顧慮，南開學校與整個國家比，實不算得頂重要。爲救國而抗日，當不可顧慮本校之可能遭受破壞。甚至以此使南開學校片瓦不存，亦不足惜。有中華民國則南開縱使遭敵毀壞，何患不能恢復。如沒有了國家，即使學校倖存，徒爲敵人利用，以愚弄我國民，辦南開學校，又有什麼意義。」

抗戰勝利後，政府任張校長爲考試院院長，沈鴻烈先生和我分任銓叙部部長和考選部部長，雷法章先生任考試院秘書長。這些人碰巧都和南開學校有關係，不是學生，就是職員或董事。所以張校長常說，我們應好好努力，對國家有所貢獻，才對得起國家和我們的學校。至徐州會戰情勢逆轉後，政府擬遷都廣州，繼續剿匪，各機關決定疏散一部分人員，張校長那時患病身體很衰弱。他於陽曆年前幾星期赴重慶南開中學，行前告訴我們說，他任考試院院長，蒙總統信賴，對考試院各首長，均派與南開有關的人員充任。原想大家共同努力，爲國家考銓方面有所貢獻，不幸時局逆轉，今後難免有很

長的時間，要一切爲軍事而求平亂安民。在此鬭爭期間，恐考銓工作，較不容易推展了。他因多病擬赴重慶休養，就近照顧重慶南開中學。但盼同人們務要追隨政府，共赴國難，除非政府在情勢上不需要我們，都要努力負責盡職到底。我們聽了他的指示，都決心與政府同艱苦、共患難，而期求扭轉逆勢，復興中華。

三十八年秋，考試院各單山奉命遷往重慶，我於到渝之次日，赴沙坪壩南開中學謁張校長。我至其住所時，工友即告我，校長身體不好，請我不要再談。旋張校長被人扶入客廳，步履蹣跚，略有呻吟，寒暄數語後，他詢問中樞的情形，時已遷都廣州，我告他離廣州前盛傳美國將支持我政府，將借我方五千萬美金，詢諸有關各方，亦言正在進行，如能成功，人心當可穩定。他聽後立刻精神奮發起來，大談時勢，以爲美國苟能在財政上助我，當能支持下去。共匪是靠欺騙挑撥起家的，挑撥社會各階層仇恨，而與政府爲難，這種欺騙技倆，不會長久有效，在他們的占領地帶，不久必會揭穿而顯現其殘酷的真面目。祇要我政府能存在，而繼續與之對敵，人心必會歸向我方，當不難將其消滅。談次其家人屢請其休息，他說他當日精神好得很，病都沒有了，不要顧慮。堅留我續談了約一小時，走時叫人扶起，並親送我至門口。可見張校長的病是憂心國事而致的。

可惜美國借款之事，終於沒有實現。到了十一月初，我方軍事情勢更爲逆轉，我因考選部一部分遷臺，需親往看看，行前謁張校長，見他精神衰微。囑我祇要政府許可，務須追隨奮鬥到底，勝敗就在堅持到最後五分鐘。他因身體太弱，不能工作，不久擬回天津。我說天津已被共匪盤據，回去恐有



麻煩。他說人祇要不怕死，什麼危險都不足慮。他體力已衰竭，願終老故鄉，絕不受共匪利用威脅。約在民國四十年春，我聽到張校長去世的噩耗，以後並悉在匪侵南韓時，曾強求張校長負責主持「抗美援朝」會，經他嚴辭拒絕。他說：「美國與我國自有國交以來，一直最爲友善，爲何要抗美？又爲什麼要我主持？」果如從前對我們之所言，決不受匪的威脅利用，不久即去世。

回憶張校長在學校愛護學生如子弟，我在校受學時，南開學生已逾千人，他每與學生接談，都能一一叫出姓名，記性非常好，而又關心學生。一旦有國難，他公開反日，平素對南開以校作家，但爲抗日，學校將遭破壞，毫不遲疑顧惜。他雖注力教育，一生辦學，但勉勵他造就的學生們從政報國。他衰病不堪對國家盡力時，能不畏匪迫害，回到故鄉終老。寧死不屈，匪欲利用而不可得，張故校長真可謂完人也。太史公在「孔子世家贊」中云：「詩有之，高山仰止，景行行止，雖不能至，然心嚮往之。」我願用此數言，以表示對我們的校長與我的長官的崇敬與懷念。



## 附 錄

### 一、張校長所撰「聖經全書彙編序」

大叩大鳴小叩小鳴者鐘也，今欲以書當之，豈不啞然笑者。不知芳芝圃先生所著聖經全書彙編，於新舊二約中含意各字句，條標縷註，指示綦詳，任查經者依法叩求，罔弗應之如響，與鐘無異，藉以闡播聖道，厥功至偉。凡我潛心聖道諸愛友，於所欲知之經文，必思求則得之，則置此一編，其庶幾有左右逢源之樂也夫。

中華民國十一年歲次壬戌嘉平月

張伯苓敘於南開校舍

### 二、四十年南開學校之回顧

張校長伯苓原著

緒 言

本年（民國三十三年）十月十七日，為南開學校四十週年紀念日，校友及同人僉以勝利在望

，復校有期，值此負有悠久光榮歷史之紀念日，允宜特輯專刊，一以載過去艱難締造之經過，一以示擴大慶祝之熱忱！屬荅爲文紀念，爰撰斯篇，以寄所懷。

南開學校成立於遜清光緒三十年（公元一九〇四年），迄今已四十年矣！此四十年中，苟主持校務，學劃經營，始終未懈，以故校舍日益擴展，設備日益充實，學生日益衆多，而畢業校友亦各能展其所長，爲國服務。凡我同人同學，值此校慶佳節，衷心定多快慰！而對於四十年來，爲學校服務之同人、愛護學校之校友、與夫贊助學校之政府長官及社會各方人士，尤應致其莫大之謝忱！蓋私人經營之學校，其經濟毫無來源，其事業毫無憑藉，非得教育同志之負責合作，在校或出校校友之熱烈愛護，與夫政府及社會各方之贊助與扶持，決不能奠定基礎而日漸滋長也！南開學校四十年之發展，豈偶然哉！

茲當南開四十週年校慶佳日，吾人回顧已往之奮鬪陳迹，展望未來之復校工作，既感社會之厚我，倍覺職責之重大。爰將南開創校動機、辦學目的、及工作發展經過，作一總檢討，分述於左：

### 一、創校動機

南開學校之創辦人，爲嚴範孫先生。先生名修，字範孫，爲清名翰林。爲人持己清廉，守正不阿。戊戌政變前，任貴州學政，首以奏請廢科舉，開經濟特科有聲於時。政變後，致仕家居，目擊當時國勢岌危，外侮日急，輒以爲中國欲圖自強，非變法維新不可，而變法維新，又非從創辦新教育不可。

。其憂時悲世之懷，完全出乎至誠，凡與之交者，莫不爲之感動。

光緒二十三年，英人繼德俄之後，強租我威海衛，清廷力不能拒，允之。威海衛於甲午戰時，爲日人占據，至是交還，政府派通濟輪前往接收，移交英國。其時苓適畢業於北洋水師學堂，在通濟輪上服務，親身參與其事，目睹國幟三易，（按接收時，先下日旗，後升國旗，隔一日，改懸英旗。）悲憤填胸，深受刺戟！念國家積弱至此，苟不自強，奚以圖存，而自強之道，端在教育；創辦新教育，造就新人材。苓將終身從事教育之救國志願，即肇始於此時。

翌年，苓離船，接嚴先生之聘，主持嚴氏家塾。嚴先生與苓同受國難嚴重之刺戟，共發教育救國之宏願，六年後（清光緒三十年十月），嚴氏家塾，乃擴充爲中學，此南開學校創立之緣起也。

## 二、辦學目的

南開學校係因國難而產生，故其辦學目的，旨在痛矯時弊，育才救國。竊以爲我中華民族之大病約有五端。首曰「愚」，千餘年來，國人深中八股文之餘毒，民生保守，不求進步。又教育不普及，人民多愚昧無知，缺乏科學知識，充滿迷信觀念。次曰「弱」，重文輕武，鄙棄勞動，鴉片之毒流行，早婚之害未除，因之民族體魄衰弱，民族志氣消沉。三曰「貧」，科學不興，災荒疊現，生產力弱，生計艱難。加以政治腐敗，貪污流行，民生經濟，瀕於破產。四曰「散」，兩千年來，國人蟄伏於專制淫威之下，不善組織，不能團結。因此個人主義畸形發展，團體觀念，極爲薄弱。整個中華民

族有如一盤散沙，而不悟「聚則力強，散則力弱」、「分則易折，合則難摧」之理。五曰「私」，此爲中華民族之最大病根。國人自私心太重，公德心太弱，所見所謀，短小淺近。祇顧眼前，忽視將來，知有個人，不知團體。其流弊所及，遂至民族思想缺乏，國家觀念薄弱，良可慨也。

右述五病，實爲我民族衰弱招侮之主因。芩有見及此，深感國家缺乏積極奮發，振作有爲之人才，故追隨嚴範孫先生倡導教育救國，創辦南開學校；其消極目的，在矯正上述民族五病，其積極目的，爲培育救國建國人才，以雪國恥，以圖自強。

### 三、訓練方針

南開學校爲實現教育救國之目的，對於學生訓練方針，特注重下列五點：

一曰：重視體育。強國必先強種，強種必先強身。國民體魄衰弱，精神萎靡，工作效率低落，服務年齡短促，原因固屬多端，要以國人不重體育爲其主要原因。南開學校自成立以來，即以重視體育，爲國人倡，以期個個學生有堅強之體魄，及健全之精神，故對於體育設備、運動場地，力求完善，體育組織、運動比賽，力求普遍。學生先後參加華北、全國、及遠東運動會者，均有良好之成績表現。但芩提倡體育目的，不僅在學校而在社會；不僅在少數選手，而在全體學生。學生在校，固應有良好運動習慣，學生出校，亦應能促進社會運動風氣。少數學生之運動技術，固應提高，全體學生之身體鍛鍊，尤應注意。最要者學校體育不僅在技術之專長，尤重在體德之兼進，體與育並重，庶不致發

生流弊，故體育道德，及運動精神，尤三致意焉。

二曰：提倡科學 我國科學不發達，物質文明遠不如人，故吾當辦學之初，即竭力提倡科學，其目的在開通民智，破除迷信，藉以引起國人對於科學研究之興趣，促進物質文明之發達。今者科學與國防建設發生密切之關係，無科學無國防，無國防無國家，愈見提倡科學之重要。惟是科學精神，不重玄想而重觀察，不重講解而重實驗，觀察與實驗，又需有充分之設備。南開學校在成立之初，吾即從日本購回理化儀器多種，其後歷年添置，令學生人人親手從事實驗。猶憶民國初年，美國哈佛大學校長伊利奧博士 (Dr. Elliot) 來校參觀，見中學有此設施，深為讚許，蓋以爾時中學內有實驗設備者，尚不多觀也。

三曰：團體組織 國人團結力薄弱，精神渙散，原因在不能合作，與無組織能力。因此學校對於學生課外組織、團體活動，無不協力贊助，切實倡導，使學生多有練習做事參加活動之機會，而吾所竭力提倡之各種課外活動，有下列數種：

1. 學術研究 如東北研究會、天津研究會、科學研究會、數學研究會、以及政治經濟研究會等，以大自然為教室，以全社會為教本，利用活的材料，來充實學生之智識，擴大學生之眼界。

2. 講演 演講目的，在訓練學生說話之技術，與發表思想之能力，並可進為推行民主政治之準備。其組織，或以年別，或以組分；其訓練，由學校聘請有興趣之教員，為其導師。平時充分練習，定期公開比賽，其優勝者，則由學校加以獎勵。

3. 出版 學校爲訓練學生寫作之能力，增加學生發表思想之機會，自始即鼓勵學生編輯刊物，會有會刊，校有校刊，或以周，或以季，種類甚多，於彼此觀摩之中，寓公開競賽之意。以是南開學校並未設有新聞課程，亦未添設新聞學科系，但畢業校友之服務新聞界、通訊社、以及文化團體而卓有成績者，爲數尚不少。

4. 新劇 南開提倡新劇，早在宣統元年（一九〇九年），最初目的，僅在藉演劇以練習演說，改良社會，及後方作純藝術之研究。南開話劇第一次出臺公演者，爲「用非所學」一劇，由苓主編，亦由苓導演。繼則由今中央委員時子周君，前政治部副部長周恩來君，及本校職員仇乃如君等，合力編演一元錢、新少年、一念差，及新村正等，每次出演成績至佳。其後張彭春君自美歸國，負責指導編譯名劇多種，親自精心導演。當「國民公敵」、「娜娜」及「爭強」諸劇演出之時，藝術高超，大受觀衆歡迎。當時演出者，有今名編劇家萬家寶（曹禺）君，而南開新劇團之名，已廣播於海內矣。

5. 音樂研究會 南開提倡音樂，遠在光緒卅一年（一九〇五年），當時設備不全，僅有軍樂一項，其後會員增加，設備充實，增添口琴、提琴、鋼琴、及大提琴諸組，今名音樂家金律聲先生，亦導師之一。前後舉行演奏會多次，成績甚爲美滿。

6. 體育 南開重視體育，提倡體育組織，提高普及，均所注重。除田徑外，並輔導學生組織各項球隊，如籃球、足球、棒球、排球、網球等，而尤以籃球隊爲國人所稱羨。當時曾有「南開五虎將」之稱，所向無敵，執全國籃球界之牛耳。其時負責教練者，即今名體育家董守義先生也。



7. 社團 南開學校爲訓練學生作事能力，服務精神，並培養社會領袖人才起見，鼓勵學生自動組織各種社團，通力合作，團結負責。當年最早成立之學生社團，有自治勵學會，由今中學部主任喻傳鑑君主持之，有敬業樂羣會，由周恩來君主持之，此外並有青年會，專以研究基督教義爲任務，由張信天君主持之，皆各有定期出版刊物，彼此觀摩競賽，工作成績頗足稱道。

四曰：道德訓練 教育爲改造個人之工具，但教育範圍，絕對不可限於書本教育、智識教育，而應特別注重於人格教育、道德教育。是以茗當學校之初期，每於星期三課後，召集全體訓話，名爲修身班，闡述行己處世之方，及求學愛國之道，語多警惕，學生多能服膺勿失。

茗鑒於民族精神頹廢，個人習慣不良，欲力矯此弊，乃將飲酒、賭博、冶遊、吸煙、早婚等事，懸爲厲禁，犯者退學，絕不寬假。在校門側一大鏡，鏡旁鐫有箴箴，俾學生出入，知所儆戒。箴詞爲：一面必淨，髮必理，衣必整，紐必結；頭容正，肩容平，胸容寬，背容直；氣象：勿傲，勿暴，勿怠；顏色：宜和，宜靜，宜莊。」此與現時新生活運動所倡導者，若符節。猶憶美國哈佛大學校長伊利奧博士來校參觀，見南開學生儀態與在他校所見者不同，特加詢問。茗乃引渠至鏡旁，將鏡上箴詞，詳加解釋，伊始了然。後伊歸國，告其邦人，羅氏基金團且派員來校攝影，寄回美國，刊諸報端，加以談詞。蓋以當時國人對於國民體魄，身體姿勢，甚少注意矯正之故也。

五曰：培養救國力量 南開學校係受外侮刺激而產生，故教育目的，旨在雪恥圖存，訓練方法，重在讀書救國。關於國際形勢、世界大事，及中國積弱之由，與夫所以濟救之方，時對學生剴切訓話

，藉以灌輸民族意識，及增強國家觀念。但愛國可以出于熱情，救國必須依靠力量。學生在求學時代，必須充分準備救國能力，在服務時期，必須真切實行救國志願，有愛國之心。兼有救國之力，然後始可實現救國之宏願。在平津陷落以前，華北學生之愛國運動，大半由我南開學生所領導，因此深受日人之嫉恨。此後我南開津校之慘遭炸燬，此殆其一因。

上述五項訓練，一以「公能」二字為依歸，目的在培養學生愛國愛羣之公德，與夫服務社會之能力，故本校成立之初，即揭櫫「公能」二義，作為校訓。惟「公」故能化私、化散、愛護團體、有為公犧牲之精神；惟「能」故能去愚、去弱、團結合作、有為公服務之能力。此五項基本訓練，以「公能」校訓為指導原則，而「公能」校訓，必賴此基本訓練，方得實現。分之為五項訓練，合之則「公能」二義，允公允能，足以治民族之大病，造建國之人才。四十年來，我南開學校之訓練，目標一貫，方法一致，根據教育理想，製定訓練方案，澈底實施，設真推行，深信必能實現預期之效果，收到良好之成績也。

#### 四、學校略史

南開學校成立於光緒三十年，但學校成立以前，尚有六年之胚胎時期，即嚴、王兩館是也。此六年之胚胎時期，若與南開四十年之歷史合併計算，則南開學校已有四十六年之歷史矣！此四十六年之歷史可分為四大時期：即一、胚胎時期；二、創業時期；三、發展時期；及四、繼興時期。茲分述

如次：

1. 胚胎時期（清光緒二十四年—三十年）

嚴、王二館之成立

光緒二十四年，嚴範孫先生設立家塾，聘岑主講，以英、算、理、化諸科——時號稱「西學」，教其子侄，有學生五人。其後三年，邑紳王奎章亦聘岑教其子弟，有學生六人，取名王館，蓋所以別於嚴館也。岑每日上午課嚴館，下午課王館，如是六年，迄於南開學校之成立。本期由嚴館（光緒二十四年）而中學（光緒三十年）為期較短，發展亦少，是為南開之胚胎時期。

2. 創業時期（光緒三十年—民國八年）

中學之成立及其發展

光緒三十年，岑與嚴範孫先生，東渡日本，考察教育，知彼邦富強，實由教育之振興，益信欲救中國，須從教育着手。而中學居小學與大學之間，為培育救國幹部人才之重要階段，決定先行創辦中學，徐圖擴充。歸國後，即將嚴、王兩館合併，併招收新生，正式成立中學。校舍在嚴宅偏院，教室僅小屋數椽，學生七十餘人，教員三四人，實一規模狹小，設備未完之南開雛型也。當時校名，初稱私立中學堂，後易名敬業中學堂，旋復改稱私立第一中學堂，因私人設立之中學，尚有數處也。中學成立後之四年，學生人數大增，以校舍狹仄，不能容納，得邑紳鄭菊如先生捐城西南名南開地十畝為校址，遂籌經費，起建校舍。是年秋，乃由嚴宅遷入新校舍，校名改稱南開中學，蓋以地名也。

宣統三年，天津客籍學堂與長蘆中學併入本校，學生人數增至五百人。

民國三年，直隸工業專門與法政學校兩附屬中學，亦歸併本校，於是學生益多。四年，徇中學畢業生之請求，增設英語專門科。翌年，復設專門部及高等師範各一班。卒因經費困難，人才缺乏，致先後停辦。六年，中學日形發達，學生滿千人，萃以辦理高等教育，兩次失敗，深感辦學之困難，乃於是年秋，第二次渡美，入哥倫比亞大學師範學院研究教育，並考察其國內私立大學教育之組織及其發展，為將來重辦大學之借鏡。七年冬，與嚴範孫、范靜生、孫子文諸先生偕同歸國，一方竭力充實中學，一方開始籌辦大學，南開歷史，從此乃進入於大學發展時期矣。

中學在此時期中，年年有新發展。如購置新地，建築新舍，幾無年無之。雖經費時感拮据，多承徐前大總統菊人、陳前直隸總督小石、朱前巡按使經白、與劉前民政長仲魯諸先生，或撥助長年經費，或補助建築費用，倡導教育，殊深感激！嚴範孫、王奎章二先生之捐助常年經費，鄭菊如先生之捐助南開地畝，以及袁慰亭、嚴子均二先生等之捐資起建校舍，均於南開學校基礎之奠定，有莫大之助力也。

此期自中學創始（光緒三十年）至大學成立（民國八年），共十有五年。中心工作在發展中學，籌辦大學，中間雖歷經艱難挫折，仍能日在發展長進之中，可稱為南開發軔時期，亦可稱為南開之創業時期。

### 3. 發展時期（民國八年—民國二十六年）

## 大學部之成立及其發展

### 中學部之繼續擴充

#### 重慶南渝中學之創立

民國七年冬，荅自美歸國，壹志創辦大學，得前總統徐公、黎公、及李秀山先生等之贊助，遂於八年春，建大學講室於中學之南端隙地。是年秋，校舍落成，招生百餘人，設文、理、商三科，於是大學部正式成立。九年，李秀山先生捐助遺產五十萬為大學基金。十年李組紳先生捐助礦科經費，於是大學又增設礦科。十一年，在八里臺得地七百餘畝，起建新校舍。翌年遷入。至是南開學校分為兩部——中學部、大學部。全校學生合計一千八百人。十二年秋，因天津各小學畢業生之請求，添設女中部，招收學生八十餘人，租用民房開學。於是南開學校擴充為三部——中學部、大學部、女中部，學生又多增百餘人。

十六年，荅以日寇覬覦東北甚急，特赴東北四省視察。歸校後組織東北研究會，並派員前往實地調查，搜集資料，藉資研究，於是南開學校深受日人之嫉視。

十七年增設小學部，聘請美人阮芝儀博士為實驗導師，從事設計教學法之實驗。

大學成立既數年，基礎漸固，設備亦完，為提高學術研究，並造就專門人才計，二十年，添設經濟研究所，二十一年，設立化學研究所。二者除調查研究外，並着重於專門技術之訓練。至是南開學校擴充為五部——中學部、大學部、女中部、小學部、研究所，學生總數乃達三千人矣。

二十四年多，奔走四川考察教育，深感津校事業，僅能維持現狀，而川地教育，尚可積極發展。且華北局勢，危急萬狀，一旦有變，學校必不保。為謀南開事業推廣計，並為謀教育工作不為時局變化而中斷計，決意在川設立分校，於二十五年秋，招生開學。於是南開學校在重慶復增設一部。

此期學校各部頗多進展，經費之需要甚巨，各方人士之熱烈贊助，慷慨解囊者亦至多。在大學部，有李秀山、袁述之、盧木齋、陳芝琴、李組紳、傅宜生、李典臣、吳達銓諸先生，以及美國羅氏基金團等，或慨捐基金，或資助常費；或出資建築校舍，或解囊充實圖書；尤以吳達銓先生所發起之「南大學生獎助金」運動，每生年得獎助金三百元，名額約三四十人，於清寒學生嘉惠尤多！在中學部，則有中華教育文化基金委員會之獎助經費，章瑞庭先生之獨捐巨款建築大禮堂，蔚為中學部最莊嚴最宏麗之建築；而校友總會發起募捐運動，建築科學館，及獎助學生基金，成績尤為圓滿。至捐助女中及小學建築經費者，此期有張仲平、王心容二先生，補助大學經濟研究所常年經費者，則有美國羅氏基金團。

重慶南渝中學捐助開辦費者，主席蔣公為第一人。其後有劉甫澄、吳受彤、康心如、陳芝琴與范旭東諸先生，捐助建築費及儀器圖書等。凡上所舉，皆犖犖大者，其他熱心捐助者為數尚多，不及備舉，皆於南開學校各部之發展，贊助實多。此期工作，實可謂盡力至大，收效亦至宏也。

#### 4. 維興時期（民國二十五年—三十三年）

##### 津校之毀滅

## 渝校之繼興

### 復校之準備

本期自民國二十五年以迄於今，凡八年。在此期中，津校慘遭暴日炸燬已不存在，重慶南開逐年發展，繼續南開生命。繼舊興新，此期可稱爲南開之「繼」「興」時期，亦卽南開再造之準備時期也。民國廿六年，「七七」變作，平、津淪陷，南開於七月廿九日及三十日，大部校舍慘被敵機輪番轟炸焚燬，是爲國內教育文化機關之首遭犧牲者。時苓因公在京，以數十年慘淡經營之學校，毀於一旦，聞耗大慟！時主席蔣公慰苓曰：「南開爲中國而犧牲，有中國卽有南開」，語至明斷而誠懇。蔣公對南開之愛護備至，卽此可見。苓深受感動，自當益加奮勉，爲南開前途而努力也。

當津校被燬之日，我重慶南渝中學，成立已一週年矣！民國廿四年冬，苓遊川，卽決定設一中學，乃於翌年春，派員來渝，選購校址，督造校舍，首蒙今國府主席蔣公慨捐巨款，補助開辦費用，於是第一期校舍建築，乃按預定計畫完成。是年秋，招收新生二百餘人，正式開學，命名爲南渝中學，蓋取南開在渝設校之意。二十五年秋，苓第二次入川，爲學校籌募經費，組織董事會，聘請吳達鈞、張岳軍、吳受彤、劉航琛、康心如、何北衡、胡子昂、盧作孚諸先生爲董事，又完成第二期校舍建築計畫。及後華北事變，津校被燬，而我南開學校猶能屹立西南後方，弦誦弗輟，工作未斷者，皆當年準備較早之故。社會一部人士，輒以爲重慶南開學校，係於津變後而遷川者實誤矣！惟因有南渝，津校一部員生，於平、津戰爭序幕初展時，卽相率南下，輾轉來川，得照常工作，繼續求學，而南開團

體，得以維持不散，是則可謂不幸中之大幸也。

嗣後京、滬淪陷，各校倉卒遷川，痛苦萬狀。僉以南開學校於戰前早有準備，樹立基礎，深為稱羨！一致譽芥眼光遠大，有先見之明。其實華北之岌岌可危，暴日之必然蠢動，舉國皆知。不過芥認識日本較切，而南開校址又接近日本兵營，倘有變，津校之必不能保，自在意中，故乃早事準備，及時行動耳！但蔣公在抗戰前，即認定四川為我民族復興根據地，建設四川即所以建設中國，故樂於助芥在川設立分校，其眼光為何如哉！

南開大學被燬後，教育部命與北京大學及清華大學合併遷往長沙，稱臨時大學，後復遷至昆明，改稱西南聯大，芥與蔣夢麟及梅貽琦二校長共任常委，彼此通力合作，和衷共濟，今西南聯大已成為國內最負盛譽之學府矣！

二十七年，校友總會建議南渝更名南開，以示南開學校之生命並未中斷，乃將南渝中學更名為重慶南開中學。是年因戰區學生來川者紛請入校，學生人數增至一千五百人。

二十八年，南開大學經濟研究所在重慶復課，招收研究生十人，正式開始工作。

二十九年，重慶南開臨時小學成立，學生百餘人。

自二十八年至三十年，陪都受敵機威脅，慘遭轟炸，即教育機關亦難倖免。本校三次被敵機投彈，而以三十年八月為最烈。敵機以南開為目標，投落巨彈三十餘枚，一部校舍或直接中彈，或震動被燬，損失頗巨，但事後即行修復，敵機威脅雖重，學校工作初不因之停頓。



三十三年，校友總會發起募集「伯苓四七獎助金」運動，成績美滿，募得六百餘萬元。是年特設清寒優秀學生免費學額多名，青年學子受惠實大。

現在國運好轉，勝利在望，建國治國須才孔多。將來全國復員時，苓誓爲南開復校，地點仍在天津，大學必設八里臺，科系須增加；中學仍在舊址，力求設備充實；在北平及長春兩地，併擬各設中學一所，至重慶南開，則仍繼續辦理。將來各地中學學生，經過嚴格基本訓練後，再擇優選送大學再求深造，定可爲國家培養真正有用之人才。至於復校詳細計畫，尙在縝密研討中。惟念南開得有元首之獎掖，邦人之提携，將來復校工作，前途絕對樂觀，可斷言也。

總上所述，南開學校四十年來，由私塾而中學而大學；由全盛而毀滅而繼興，中間經過多少困難，經過多少挫折，但復校之志願未償，南開之前途正遠，興念及此，不禁感慨系之！

## 五、工作檢討

南開四十年，不敢自詡成功，但徵諸各方對南開之反應，實予苓以莫大之鼓勵。茲分述之：

1. 學生成績 南開創立，歷史較久，學生亦衆，且多優秀青年，任選任拔，以教以育，此實爲我南開學校特具之優越條件，因此教學易而收效宏，費時少而成就多。出校校友，現在政府各部門、社會各階層中服務者爲數亦至衆。舉凡黨政外交、陸空部隊、交通電信、以及教育、新聞、戲劇、電影各界，無不有我校友側身其間。其服務能力，負責精神，有足多者，以故社會人士時予好評，而政府

各長官亦深加器重。以學生成績論，南開教育似已稍著成效，併已得社會之承認也。

2. 社會信仰 南開學校，歷年來深得社會之信任與重視。家長每欲送其子女來南開，謂：「得入南開，便可放心。」以是每次招考，報名者輒四五百人，而取錄有限，欲入者衆，學校每苦無以應付。學校每有所求，又深得學生家長與社會各方之贊助。在津有「三六」、「三七」兩次募款，成績均至佳。而今春校友總會發起之「伯苓四七獎助金」運動，原定目標，爲四十加七十，即一百一十萬，取慶祝南開四十週年與苓七十七生辰之意。繼增至二百八十萬元，最後結束時，總數竟超過六百萬元，此實完全出乎吾人之意料，創造了國內教育捐款之最高新記錄。此一事實，實足以驗證社會人士對南開有良好之反響，與熱烈之愛護。其所以能如此者，當由於吾人之工作，已深得社會人士之信任與重視耳！今後吾人更應如何加緊努力，加倍奮鬥，以期無負社會之厚望也。

3. 政府獎勵 南開係私立學校，各部經費，歷年受政府之獎勵，補助至多。「七七」變後，南開被燬，承政府重視，命與北大清華合併，爲西南聯大之一部。重慶南開，歷年來參加畢業會考、大學升學考試、學生作業競賽、整潔工作競賽，均以成績優美，屢受政府之優獎與嘉勉。國際友人亦有來渝參觀戰時教育者，政府當局必令南開妥爲招待，隱然認南開爲中國戰時中等教育之代表，實予學校以莫大之光榮。今年元旦國民政府以苓終身從事教育，爲國造士，特頒一等景星勳章，深覺獎逾其分！然由此亦可證明政府對我南開教育之成就，寄以莫大之激勵也。

## 六、發展原因

南開學校係私人經營之事業，經過四十年之奮鬥，得有今日之發展，推厥原因，實有多端：例如吾人救國目標之正確，公能訓練之適當，與夫學生來源之優秀，校風之純良樸實，皆為我校發展之重大因素，而尤覺重要者，約有三點：

1. 個人對教育之信心 荅於教育事業，極感興趣，深具信心，故自誓終身為教育而努力。今服務南開，忽忽已四十年矣！憶昔北洋政府時代，武人專權，內戰時起，學校遭遇之困難與挫折至多，深感政治不良，影響教育之苦。但荅堅苦奮鬥，從不氣餒。當十五六年之交，政府謬採虛聲，擬畀荅以教育總長及天津市市長等職，因志在教育不在政治，均力辭不就，仍一心辦理南開。因是個人事業賴以保全，而南開校務，亦因此而得發展。及今思之，猶有餘歡！迨後北伐告成，國內統一，全國國民在一個政府一個領袖之下，振奮團結，同心力強，實為我五千年來未有之大團結。國運丕新，氣象煥發，益信國家教育必能配合政治之進步，再以教育之力量推動政治，改進政治；更信南開事業，適應國家之要求，必能人材輩出，扶助國家，建設國家。此荅對教育之信心，亦多數同仁所同抱之觀念。是以數十年來孜孜矻矻，鏗而不舍，卒有今日之小小成就，因個人對教育之信心，遂以促進南開教育事業之發展，此其一。

2 同仁之負責合作 竊以籌辦學校，釐定計畫，其事易；至計畫之如何求其全部實現，訓練之如

何求其發生效力，其事難。要非賴全體同仁之負責合作，努力推動不爲功。我南開同人，皆工作重，職務忙，待遇低薄，生活清苦；但念青年爲民族之生命，教育爲立國之大計，率能熱心負責，通力合作。因此學校人事之更動少，計畫之推行易，青年學生日處於此安定秩序，優美環境中，自必潛心默修，敦品勵學，養成一種篤實好學的良好校風，因以增高學校教育之效果。此同仁之負責合作，實有助於南開之發展者，此其二。

3. 社會之提携與贊助 私人經營之教育事業，必得社會人士之贊助與提携，方能發育滋長，而南開學校自成立以至於今，得社會贊助之力尤獨多。回憶四十年來，我南開津滄兩校之發展，例如校地之捐助，校舍之建築，校費之補助，以及圖書儀器之擴充，獎助金之設置等，無一非社會人士之賜，社會實可謂爲南開之褓姆，而南開實乃社會之產兒。過去南開發展，全賴社會之力，今後復校工作，更非賴社會人士之熱烈贊助，加倍提携，決難望其順利進行，圓滿成功。一部南開發展史，實乃社會贊助之紀錄冊也。此社會之提携贊助，有助於南開之發展者，此其三。

### 七、結 論

南開學校四十年奮鬥之史蹟，略具於斯。當年創立，係受國難之刺戟，而辦學目的，全在育才以救國。至於訓練方針，在實施「公」「能」二義，藉以治民族大病。回憶嚴館成立之初，學生僅五人，中學成立時，亦僅七十三人。經過四十年之慘淡經營，教職員同人齊心協力，學生逐年增加，設備

逐年擴充，至抗戰前，大學、中學、女中、小學、研究所學生，超過三千人，而規模之宏大，設備之充實，在國人自辦之私立學校中，尚不多觀。至重慶南開，創始於軍興之前，成長於抗戰之中，規模設備，在後方各中學中，亦屬僅見。蓋南開過去，無時不在奮鬥中，亦無時不在發展中，日新月異，自強不息，爲我南開師生特有之精神。南開學校在過去，如可認爲對於救國事業，稍著微績；則在將來，對於建國工作，定可多有貢獻也。

苓行年七十矣，但體力尙健，精神尙佳，不敢言老！今後爲南開，爲國家，當更盡其餘年，致力於教育及建國工作。南開一日不復興，建國一日不完成，苓誓一日不退休，此可爲全體校友明白昭告者也。

茲值南開四十週年校慶之辰，回顧既往奮鬥之史蹟，展望未來復校之大業，前途遠大，光明滿目。南開之事業無止境，南開之發展無窮期，所望我同人同學，今後更當精誠團結，淬厲奮發，抱百折不回之精神，懷勇往直前之氣概，齊心協力，攜手並進，務使我南開學校能與英國之牛津、劍橋，美國之哈佛、雅禮並駕齊驅，東西稱盛。是豈我南開一校一人之榮幸，實亦我華夏國家無疆之光輝也。

復校大業，千頭萬緒，工作至繁，需款尤多，屆時苓擬另行發起募集「南開復校基金」運動，望政府長官、社會人士、以及國際友人，仍本以往愛護之熱忱，多予積極之援助，斯則苓於回顧南開四十年發展史蹟之餘，所馨香企禱，虔誠期待者也。

### 三、張校長伯苓先生遺囑

余年將八十，死復何憾？余平生深信教育爲建國之始基，故畢生心血，用於育才。孰知抗戰方告勝利，而政局遽急崩潰。新朝施政，徒仿胡俄。苛暴不仁，殘民以逞。哀我子遺，何以爲生？中夜思維，痛心何極！惟始皇陰恨，秦廷終於覆亡；巢鬪跳梁，沐猴寧能成事？朱毛劉彭之流，亦徒增生靈之塗炭而已！蔣總統革命禦敵，捍衛鄉邦，功在國家，生民所賴。我中華民族愛好真正和平與民主，故盲從史毛，效鑿虜俄之暴政，決不能久存於我神州大陸，可以斷言。

今後希望，在於蔣總統與獻身復國運動之志士，努力爲公。正義爲萬姓安危之關鍵，不可有一朝一夕之或忘。貪污必須澈底肅清，革新不可半途而廢。勿以惡小而爲之，勿以善小而而不爲。處今日競爭世界之中，必須悉力猛進，不可稍落人後。在宣傳上，必須做到有聲有色，令人敬佩；在經濟上，必須切實生產，充裕民生；在政治上，必須施行法治，保障民權；努力不怠，則國之復興，指日可期。維蔣總統及全體民主復國同志，好自爲之。

附言：明哲保身，昔賢所訓，諸兒諸孫各宜戒慎！錫羊兒等務須善事爾母，勿任過哀。遺囑本文在闔家老幼未出險境前，不必公布。待日後時局轉安時再呈蔣總統以爲諍諫，亦無不可。彭春弟未及面訣，亦一憾事。有便人時即此以囑示之，並傳語珍重。

中華民國四十年二月二十二日

張伯苓（簽字）

弟子××筆錄

#### 四、世界書局民國二十六年出版「民國名人圖鑑」 所載張校長伯苓之簡歷

張伯苓名壽春，以字行，南開大學校長。天津人，一八七五生。清季畢業於北洋水師學堂，後得聖約翰大學名譽博士學位。光緒二十年，中日開戰，張適供職於北洋水師，目睹旅大威海諸港相繼爲列強分據，深感國勢之岌危，乃決以創辦新教育救垂危之中國爲職志。二十四年，應天津嚴範孫之聘，以算術理化諸科，教其子姪。二十七年，邑紳王奎章亦聘張教其家塾，名爲王館，以別於嚴館也。張每日上下午分授兩館，館各十餘人。三十年四月，張與嚴範孫赴日考察教育，八月回國。深覺欲達教育救國之目的，必須有正式學校之組織，乃於九月創辦敬業中學，後更名私立第一中學。校舍卽借

用嚴宅之偏院。常年經費亦由嚴負擔。三十二年，天津邑紳鄭菊如以南開水閘旁隙地十餘畝，捐爲校址，改建新校舍，次年遷入，名南開學校，由張任校長。宣統元年，張赴歐美考察教育，民國六年，再赴歐美考察教育。由其弟張仲述（名彭春）暫代南開校長職務。七年，由歐美回國。八年，開辦南開大學。十七年，三次赴歐美考察教育。回國後對南開學校益加擴充。學生人數達兩千餘人。十八年，赴日本出席太平洋國交討論會。二十一年春，被聘爲國難會議會員。又曾任東北政務委員會委員、行政院駐平政務整理委員會委員、華北戰區救濟委員會常務委員兼農賑組主任。張對於體育提倡甚力。其在嚴氏私塾時，即指導諸生練習運動，用一椅架一毛帚，卽爲跳高之練習。由一人曲身，一人躍過，卽爲木馬之練習。張曾屢充遠東運動會之職員、全國代表之領隊、全國華北等運動會之總裁判、及全國華北體聯會之常務委員、全國體育協會之副主席。張信基督教，又爲天津青年會總幹事。現兼內政部華北水利委員會委員、國立北平故宮博物院理事、河北教育廳教育設計委員會高等教育委員兼體育委員會常務委員。



## 五、張伯苓先生小傳

(原載傳記文學第十二卷第四期)

張 源譯

譯者按：張伯苓先生名壽春，生於光緒二（一八七六）年，卒於民國四十（一九五二）年。爲我國著名教育家，在天津創辦南開學校，自中學而大學而小學，張氏任校長，前後達四十餘年。抗日戰爭時，任國民參政會副議長。勝利後一度出任考試院院長。本文譯自美國哥倫比亞大學一九六七年出版之「民國名人傳記辭典」第一卷，原文未註明作者姓氏。

張伯苓出生於天津書香世家，其父爲愛享受之學者，不善理財，家境逐漸中落，不得不以執教維生。鑒於自己失敗，決心管教其子，故張氏十三歲時即考入北洋水師學堂。

張氏體格壯健，加以聰敏好學，在校五年中，每試輒名列前茅。其教師中有嚴復、伍光建等飽學之士，嚴、伍二人後以介紹西方思想而蜚聲全國。張氏在北洋水師學堂最後一年適值第一次中日戰爭，中國海軍慘敗，整個北洋艦隊幾乎全被消滅，故張氏畢業後等候一年方能加入其訓練艦通濟號。一八九八年七月，中國被迫將威海衛租借與英國作爲其海軍基地，該艦奉命參加移交典禮，張氏親身經歷中國遭受之屈辱，目擊心傷，乃辭職返回天津。

張氏決定從教育着手挽救中國之危亡，最初在熱心公益的嚴修（號範孫）家館執教，除講授英文、數學、理化（附有小型試驗室）外，張氏兼教體育。張氏仿照水師學堂的體操用具繪製啞鈴及火棒

等圖樣，交當地木匠製做，並與學生一同運動，這在當時中國幾乎是前所未有的事。他重視科學與體育，並主張教員與學生自由交往，無疑使他成爲中國現代教育的創始人之一。三年後，即一九〇一年，張氏兼在王奎章家館任教，王氏乃天津有名士紳。

南開學校開始時雖然如此簡陋，以後則逐漸發展。南開之得以成立，端在嚴修與張伯苓之密切友誼。嚴氏爲一學者，喜歡讀書，極端愛國，對於西方新教育制度頗爲欣賞。他在天津以及整個華北聲望極高，資助南開不遺餘力。而張伯苓當時則年青有爲，獻身於教育。一九〇三年嚴、張二人聯袂赴日，考察彼邦教育制度。

一九〇四年，兩氏決定將嚴館擴大爲現代中學，校名「私立第一中學堂」，學生僅有七十餘人。兩年後，友人捐贈南開地方（意謂天津城南開窪）兩英畝土地，校址旋遷於該地，改名爲「南開中學」。一九〇八年，張氏赴歐美研究西方教育制度。

南開的教育目標旨在痛矯時弊，育才救國。這項目標顯示出中國的主要缺點：國弱民窮、迷信自私、人民體魄羸弱、缺乏科學知識及公德心，總括爲「愚、弱、貧、散、私」五字，張氏提議並實施五點教育改革計畫，以糾正這些民族缺點：一、養成健全體魄，增進人民健康；二、訓練青年了解現代科學方法及成就；三、組織學生發揚合作精神參加團體活動；四、給予學生德育訓練；五、導引學生允公允能爲國服務。

張氏早期事業頗受華北青年會的影響。在張氏仍在北洋水師學堂就讀之際，美國青年會幹事里昂

(D. Willard Lyon) 業於一八九五年在天津組織了第一所青年會。及張氏在嚴館執教，他已經與青年會美藉幹事多人熟識，其中兩人乃著名的運動家，當時均在華北工作，一位名叫蓋萊 (Robert Gailey)，是普林斯頓大學畢業的全美橄欖球中鋒，另一位叫羅勃生 (C. H. Robertson)，是普渡大學畢業的跳高名手。羅勃生在天津每週主持一次查經班，對於張氏皈依基督教具有直接影響力量。由於張氏和這些青年會美藉人士（還包括約翰·海賽之父拉斯可·海賽 Roscoe M. Hersey）往還，並於一九〇八年在國外實際觀察教會主持的社會活動，張氏逐漸對基督教發生興趣，而於一九〇九年受洗。張氏是當時加入基督教的極少數中國知識份子之一，因此頗引人注意。

部分由於與青年會發生關係，張氏不久即以提倡體育運動而馳名全國。一九〇九年在張氏協助之下，第一屆華北運動會在南開中學舉行。基督教全國青年會總會在張氏敦促之下，於一九一〇年十月配合全國工業展覽會，發起舉辦第一屆全國運動會。張氏以倡導運動的仁俠精神著稱，以後地區性及全國性競賽，一直均請其主持。而南開學校無論團體或個人，在非教會學校中，各種運動比賽往往獲得冠軍。

張氏老早就懷具願望，想建立一所模範私立大學，一九一七年他再去美國在哥倫比亞大學師範學院深造，爲此項工作從事準備。一九一九年張氏的願望實現，創辦了南開大學，分文理商三科。一九二〇年增設礦科。一九一九年上海聖約翰大學授予張氏名譽博士學位，以酬庸他對中國教育的貢獻。天津籍的直系重要北洋將領李純（號秀山）對張氏及南開極爲稱道，在其一九二〇年十月自殺之前，

遺囑將其巨額家產捐贈南開，大有助於南開的繼續發展。

南開學校逐步擴充，一九二三年成立女中部；一九二八年復建立實驗小學；一九三一年南開大學創立經濟研究所，翌年又成立化學研究所。南開大學創辦雖較晚，可是在張氏擘劃之下，不久即成爲一所重要的私立大學。

張氏辦教育之所以成功，部分原因應歸功其行政才能。張氏能够聘到卓越年青學者，且一經聘定即對之信賴有加。南開大學文學院有徐謨、蔣廷黻等人執教，成爲華北最好學院之一。天津乃係重要工業都市，爲了研究學術及服務社會，成立一所經濟研究中心，實屬必要。在何廉、方顯廷等經濟學家指導之下，南開設立了經濟研究所，從事編纂物價指數，研究工廠情況，並調查對外貿易統計數字。該研究所逐漸被公認爲研究中國經濟之權威機構，其出版物馳名於全球。在南開繼續發展與擴充之際，張氏不但能從中國政府及國內私人機構獲得財政支援，且從國外教育及慈善團體，諸如中華教育文化基金會、中英庚子賠款委員會、洛克菲勒基金會（當時譯作羅氏基金會）等獲得資助。一九二〇年及一九三〇年代，南開全校陸續擁有二百英畝土地，建造堂皇校舍，當時學生共計三千人左右。

全校學生每星期三集會一次，由張氏講解爲學做人之道及國內與國際問題，做爲品德訓練之一部分。許多學生張氏能直呼其名，張氏並花費許多時間爲學生個別解決問題。張氏還領導在天津建立一座不屬任何教派的獨立基督教堂，爲其他城市同樣教堂樹立楷模。他認爲基督教青年會是最適合中國國情的基督教團體，因之花費許多時間與精力推動青年會工作。他做過天津青年會的董事及會長多年。

，甚至在南開經費困窘期間，張氏依然努力不懈爲天津青年會籌募經費。

早在一八九四—一九五〇年中日戰爭張氏尚在北洋水師學堂就讀之際，他便了解日本對中國的威脅。一九二七年，張氏旅遊東北，返回天津後，南開師生合組東北研究會，研究東北問題。一九三一年九月瀋陽事變後，日本軍事力量直接影響天津。在以後雲湧的學生反對日本帝國主義運動中，南開學生扮演重要角色，深觸在華北的日本軍人之怒。南開校舍臨近日本兵營，張氏除與潛在危局爲伍外，別無他途。一九三七年七月七日，日軍對華北發動攻擊，不久後日本轟炸機於七月廿九及卅兩日低飛轟炸南開，將其校舍全部炸毀。

當時，張伯苓適在南京，在其向蔣委員長報告南開被敵人炸毀時，蔣氏以南開爲國犧牲，向張氏斷言「有中國就有南開。」張氏一向不熱中政治，在一九二八至一九三七國民黨秉政之十年間，張伯苓與蔣氏並未建立親密關係。一九三四年在杭州笕橋的中央航空學校舉行畢業典禮，蔣張二氏全都參加，蔣氏名義上兼任該校校長，張氏第四子張錫祜當時在該校畢業，張氏以家長身份參加。兩氏均在典禮上致詞。一九三七年南開校舍被毀不久，張氏又遭受另一悲劇，其子所駕之飛機在一次轟炸任務中，失事墜落，人機全毀。

一九三〇年代中葉，日本加緊侵華，於是張氏前往四川，目的在找尋適當地址建立南開分校。一九三七年中日戰爭前夕，張氏業已在重慶附近獲得一片土地，設立了南渝中學。一九三八年採納南開校友會建議，南渝中學復名重慶南開中學。在抗戰期間，該校爲華西重要學府，保持了天津南開的水

準及傳統校風。

華北捲入戰火後，南開大學不得不遷於安全區。最初與北京及清華兩大學於一九三八年在湖南長沙合組臨時大學，以後又遷到昆明改組為西南聯合大學，由三校校長張伯苓、梅貽琦、蔣夢麟組織常務委員會，督導校政。張氏因須處理國民參政會事務，大部時間均在戰時首都重慶。

張氏在任南開校長期間，政府雖多次畀予高級行政職務，惟在戰時方始應召，於一九三八年出任國民參政會副議長。該會由各黨各派代表及社會賢達所組成，為一準民主機構，目的在表達民意及公共輿論。張氏忠誠而小心的執行此項職務。張氏始終擁護蔣委員長，彼認為蔣氏乃舉國抗日之象徵。

一九四五年日本投降後，張氏準備將南開遷回天津被日人焚毀的原址。國民政府為了實現蔣委員長一九三七年所作「有中國就有南開」的諾言，下令自一九四六年起將南開大學改為國立，並任命張伯苓為校長。這次改制解除了這位老教育家為南開募款的困難。北平私立燕京大學校長司徒雷登對張氏長期獻身於教育，稱頌備至，他說美國雖慣於響應張氏的募款呼籲，可是張氏仍是中國教育的重要拓荒者，蓋教育事業在傳統上以前一直被認為是國家的事。

一九四六年，哥倫比亞大學授予張氏名譽博士學位，張氏特第三次也是最後一次去美接受這項榮譽（譯者按：張於一九二八至一九二九年尚去歐美一次未計在內）。頌詞由哥大費堪漢（Frank M. Fackenthal）宣讀，稱譽張氏為「教育家；南開大學創始人及校長；全球公認造育人類之領導人物；五十年來以無比信心及毅力獻身於教育，以使中國新生；全國自信之象徵。」

爲紀念張氏半世紀來獻身於中國現代教育，其中美友人特撰文集成一書，名爲「另一中國」(There Is Another China)，大意爲儘管中國的政治及軍事動亂不寧，可是尚有另一中國則在日益進步之中。書內有張伯苓傳記、張氏的重要成就、及中國現代史之有關方面，執筆人有胡適、司徒雷登、恒慕義(譯者按：前任美國駐華大使館副館長恒安石之父)及其他人士。

張氏一生大部分未參加任何政黨，惟在抗日戰爭發生後加入國民黨，一九四五年第六屆全國代表大會並被選爲中央監察委員。新憲法頒佈後，張氏雖年逾七十，仍同意於一九四八年出任考試院長。中共軍隊於一九四八年冬攻占天津時，張氏陷於該城(譯者按：陷於重慶，以後返回天津)。張氏於一九五一年二月廿三日中風逝世，享年七十六歲。

張氏體格高大，早年喜愛激烈運動，與學生一同運動。張氏演說生動，具有說服力，善於將感情融會於簡單的道德倫理。張氏對學校不惜花費鉅資，惟自奉極爲節儉。他極端重視基督教青年會，認爲該會係實施基督教之最佳途徑，因此他不遺餘力，提高青年會的聲望，作爲基督徒團體與非基督徒團體之間合作的橋樑，以促進中國社會健全的倫理道德。張氏了解原封輸入基督教各種宗派的危險，鼓勵反映中國人思想及習俗的基督教組織。

張氏遺有數名子嗣，其長子張錫祿曾在芝加哥大學研讀數學，後在中國任教。其弟彭春(號仲述)在美國哥倫比亞大學研究文學及戲劇，學成後返回天津，協助張氏主持校務並指導南開話劇團。彼對戲劇藝術饒有興趣，南開每年公演世界名劇，遠近爲之轟動。彼對中國之傳統戲劇興趣亦高，梅蘭

芳於一九三〇年赴美公演，張彭春自動出任梅劇團總管及發言人，向完全不懂中國戲劇傳統及技巧之美國觀眾解釋梅劇之意義。張彭春後進入外交界，出任中國駐智利及古巴公使，退休後住在美國紐澤西州拿特萊城 (Nutley)。一九五七年七月十九日以心臟病逝世，享年六十五歲。

## 六、張伯苓彭春兄倡弟隨

(原載「民國百人傳」第一冊，傳記文學叢刊之十八)

吳相湘

張伯苓先生，天津水師學堂畢業，身受國恥刺激，矢志興學育才以救國。一九〇四年與嚴修創立學校於天津，由中學、大學、研究所逐步發展。慘淡經營，四十餘年如一日，南開大學終成國內學術重鎮。注意東北問題及社會經濟之研究，尤其特色。抗戰期間，張擔任國民參政會副議長，主持議壇，語重心長。其胞弟彭春，與胡適、趙元任同為第二屆庚款留美學生，於戲劇文學特具興趣。梅蘭芳在美演出，彭春協助甚力。抗戰發生，在美國致力國民外交，貢獻甚大。

張壽春，字伯苓，以字行。西曆一八七六年四月五日（清光緒二年三月十一日）在天津出生。民



國四十年（一九五二）二月二十三日在天津逝世。

張彭春，字仲述。西曆一八九二年四月二十二日（清光緒十八年三月二十六日）生於天津。民國四十六年（一九五七）七月十九日在美國新澤西州拿特萊城（Nutley）逝世。

張氏兄弟出生於一富裕家庭。其祖先原居山東，自清初即在運河以航運油糧雜貨爲業，爲經營便利，乃舉家移居天津河東。並設立一「協興號」，專養楠木船，航運油糧雜貨，往來南北各地。數代的經營，業務發達，家道日漸富庶與興盛。祖父虔（1804—1842），爲國學生，因屢試不中，致瘋狂病逝。父雲藻（1831—1909），爲獨生子，且兼繼承五門，家財豐裕，乃不以科舉功名爲重，專酷愛音樂，不惜金錢，訪求名師，一切樂器彈拉吹打，無一不精，尤擅長琵琶。天津人恒稱之爲「琵琶張」。原配早逝，繼娶楊氏。一八七六年，卽雲藻四十三歲時壽春出生。

張父偏嗜音樂，不事生產，鉅萬財富均已蕩盡，以致家道中落，生計日益艱苦，乃在家授徒教習各種樂器，母楊氏亦幫人做縫紉女紅。兩人微薄收入，亦難以維持生活。乃發憤培植兒女，使能自立。張壽春於七歲，入私塾，讀經書。一八九一年，十六歲，考入嚴復主持之天津水師學堂駕駛班第五期——按「北洋海軍章程」規定：「駕駛學生在堂習業四年畢業，派上練船學習船藝一年，送回學堂再習三月，然後撥入槍炮練船，再學三月。考校如式，派歸兵船差遣補用。」一八九四年（光緒二十年甲午），張與同學薛貽芳等十八人完成堂課時，北洋海軍已在黃海海戰中被日本擊潰，無法上練船實習。不得已回家聽候差遣。

## 威海衛國旗升降

當張壽春入天津水師學堂之翌年，其弟彭春出生。

一八九六年，張壽春奉派上通濟練船。一八九八年五月，通濟練船奉派至威海衛，自日軍手接收，因已租讓予英國，旋即移交英人（註）。如張自述：「英人繼德俄之後，強租我威海衛，清廷力不能拒，允之。威海衛於甲午戰時，爲日人占據，至是交還，政府派通濟輪前往接收，移交英國。其時不適畢業於北洋水師學堂，在通濟輪上服務，親身參與其事，目睹國幟三易，（按接收時，先下日旗，後升國旗，隔一日，改懸英旗。）悲憤填胸，深受刺激！念國家積弱至此，苟不自強，奚以圖存。而自強之道，端在教育；創辦新教育，造就新人材。終身從事教育之救國志願，即肇始於此時。」

其時，張壽春在練船實習期將屆滿，旋離船。時值天津名紳嚴修（1860—1929）倡辦新教育。延聘張主持嚴氏家塾，教英文、算學、理化之餘，且引導學生作跳繩等運動以鍛鍊身體。一改舊式家塾祇誦古書之傳統，極引人注意。兩年後，天津邑紳王錫瑛亦延請張在其家設塾，教其子弟。張每日上午下午分在嚴、王兩塾館授課。

嚴、王均天津巨紳，列名「十大家」之內，同受國恥之刺激，共發教育救國之宏願。爲求認識日本新教育實施情況，一九〇四年二月，嚴修、張伯苓與張建塘三人同往日本考察。八月，返天津，並携回若干教育資料及各種儀器標本。此行心得：要使教育完善，必須有一正式學校的組織。於是創設

「敬業中學」（後改名私立第一中學堂），擇定嚴宅偏院爲校址，每月經費紋銀二百兩，由嚴、王二人分擔。將嚴、王兩館塾已有學生合併，又招考新生，分爲高級師範班、中學班，共計學生七十三人。是年（一九〇四年）陽曆十月十七日開學，爲其後著名南開中學之前奏。（十月十七日爲南開校慶卽淵源於此。）高級師範班教員有張本人與吳芷洲、胡玉蓀三人，並有美國、日本籍教員。一九〇六年，高級師範班學生十人畢業，其中如陶履恭（孟和）、時作新（子周）等後均有甚大成就。

一九〇六年秋，師範班停止招生。張與嚴集中力量辦理中學。張彭春、梅貽琦均在此中學第一班肄業。一九〇八年夏，張彭春、梅貽琦等三十三人畢業。

#### 南開校訓：「公」「能」

張、嚴決定全力辦理中學時，聲譽日隆，學生增加，原址已難容納。邑紳鄭菊如特以天津西南城角一空地約十畝捐作新校址，嚴又籌募得建築費，卽開始興建。一九〇八年秋，新校舍落成。以地名南開窪，卽以之作校名，著名之天津南開中學從此成立。張伯苓擔任校長，其後正式揭示「公能」二義作爲校訓。

南開學校係因國恥而產生，故其辦學目的，旨在痛矯時弊，育才救國。張認爲我中華民族之大病，約有五端。首曰「愚」：千餘年來，國人深中八股文之餘毒，民性保守，不求進步。又教育不普及，人民多愚昧無知，缺乏科學知識，充滿迷信觀念。次曰「弱」：重文輕武，鄙棄勞動，鴉片之毒流

行，早婚之害未除，因之民族體魄衰弱，民族志氣消沉。三曰「貧」：科學不興，災荒疊現，生產力弱，生計艱難。加以政治腐敗，貪污流行，民生經濟，瀕於破產。四曰「散」：兩千年來，國人墊伏於專制淫威之下，不善組織，不能團結。因此個人主義畸形發展，團體觀念，極爲薄弱。整個中華民族有如一整散沙，而不悟「聚則力強，散則力弱」，「分則易折，合則難摧」之理。五曰「私」：此爲中華民族之最大病根。國人自私心太重，公德心太弱，所見所謀，短小淺見。祇顧眼前，忽視將來，知有個人，不知團體。其流弊所及，遂至民族思想缺乏，國家觀念薄弱。

張爲實現教育救國之目的，故對於南開中學學生訓練方針，特注重五點：(一)重視體育，(二)提倡科學，(三)團體組織，(四)道德訓練，(五)培養救國力量——此五項基本訓練一以「公能」二字爲依歸，目的在培養學生愛國愛群之公德，與夫服務社會之能力，故南開成立之初，即揭櫫「公能」二義，作爲校訓。惟「公」故能化私、化散、愛護團體，有爲公犧牲之精神；惟「能」故能去愚、去弱、團結合作，有爲公服務之能力。

張鑒於民族精神頹廢，個人習慣不良，欲力矯此弊，乃將飲酒、賭博、冶遊、吸煙、早婚等事，懸爲厲禁，犯者退學，絕不寬假。特在校門側置一大鏡，鏡旁鐫有鏡箴，俾學生出入，知所警戒。箴詞爲：「面必淨，髮必理，衣必整，紐必結。頭容正，肩容平，胸容寬，背容直。氣象：勿傲，勿暴，勿怠。顏色：宜和，宜靜，宜莊。」

一九〇八年，張伯苓赴美國研究教育。翌年，張受洗爲基督教徒。

先是：當張在天津水師學堂就讀之際，美國青年會幹事里昂 (D. Willard Lyon) 業於一八九五年在天津組織第一所青年會，當張在殿館執教，已經與青年會美籍幹事多人熟識；其中兩人乃著名的運動家，當時均在華北工作：一名蓋萊 (Robert Galley)，是普林斯頓大學畢業的全美橄欖球中鋒，另一羅勃生 (C. H. Robertson) 是普渡大學畢業的跳高名手。羅勃生在天津每週主持一次查經班，對於張伯苓皈依基督教具有直接影響力量。由於張與這些青年會美籍人士 (包括約翰·海賽之父拉斯可·海賽 Roscoe M. Hersey) 往還，並於一九〇八年在國外實際觀察教會主持的社會活動，張逐漸對基督教發生興趣，而於一九〇九年受洗。張是當時加入基督教的極少數中國知識份子之一，因此頗引人注意。

部分由於與青年會發生關係，張不久即以提倡體育運動而馳名全國。一九〇九年，在張協助之下，第一屆華北運動會在南開中會舉行。基督教全國青年會總會在張氏敦促之下，於一九一〇年十月配合全國工業展覽會，發起舉辦第一屆全國運動會。

第一屆全國運動會舉行時，張彭春與胡適等正以第二屆庚款留學生到達美國。彭春入克拉克大學 (Clark University)。時年十八。

一九一一年，天津客籍學堂與長蘆中學併入南開中學，學生增至五百人。

中華民國二年 (一九一三)，張伯苓兼任清華學校教務長。從此清華南開兩校關係密切。時張彭春與哈琦、胡適等均在美參加各大學之世界大同會 (Cosmopolitan Club)。民國元年十二月二十

七日，代表其肄業學校之大同會出席時在費城 (Philadelphia) 舉行之世界大同總會之年會。民國三年九月三日，張彭春與胡適、宋子文等又聚集波士頓出席留美學生年會。趙元任等且表演「掛號信」諧劇。

### 戲劇文學 一頁九鼎

民國三年（一九一四）十月十七日，南開十周年校慶紀念。直隸工業專門學校及北洋法政學校兩附屬中學，亦併入南開，學生人數益衆。時張彭春已轉學入紐約市哥倫比亞大學。秉承乃父遺傳，喜劇曲文學。民國四年二月十四日，胡適往訪時，見張彭春已編著短劇數篇。新完成一劇名曰「外侮」(The Intruder) 爲影射時事之作（當時日本向袁世凱提出二十一條要求）。胡適讀後深感其「結構甚精，而用心亦可取，不可謂非佳作。吾讀劇甚多，而未嘗敢操觚自爲之。」民國五年七月五日，胡適與張彭春、陶文瀾（行知）同遊綺色佳鎮 (Ithaca, N. Y.)，張、陶合攝一影。胡特留存紀念。並於日記中特加讚揚「兩君皆今日留學界不可多得之人才也。」張彭春旋在哥倫比亞大學完成博士學位回國。

其時，南京私立金陵大學校董會有意專辦文科，取消僅有兩年歷史之農林科。張伯苓爲金陵大學校董之一，因事不能南下，囑由彭春代表出席。彭春聞知此議，即於會議席上極表反對。力言中國以農立國，農林科最爲中國需要，應予繼續，且宜設法擴充之。遂決議繼續辦農林科，任芮思婁 (J.

H. Reischer) 爲科長。從此逐漸發展，終成爲中國現代農學一重鎮。如沈宗瀚所指述：「這段歷史是芮氏於民國四十三年聖誕節訪問臺灣與我話舊時談及的。彭春先生的爭議，關係中國農業重大，誠所謂『一言九鼎』矣。」

民國六年，南開學生滿一千人，曾舉行千人紀念。張伯苓以彭春回國，乃以校務交其代理，是秋前往美國，入哥倫比亞大學師範學院研究，並考察美國私立大學之組織及發展途徑，以爲興辦高等教育之借鏡。民國七年冬，張伯苓與嚴修、范源濂（1875—1927）同行返國，竭力充實中學，並開始籌備大學。民國八年春，興建大學講堂於中學南端隙地。秋季落成，設文、理、商三科，招生百餘人，大學開學，上距張嚴初發育才救國宏願已十五年。

早在一九〇九年，南開中學即提倡新話劇，最初目的，僅在藉演劇以練習演說，改良社會。其後方作純藝術之研究。南開話劇第一次出臺公演，爲「用非所學」一劇，由張伯苓主編並導演。並現身表演，擔任劇中主角。引起社會驚訝，認爲有失體統。但張繼續倡導，不爲世俗所動搖。其後逐年發展。民國五年（一九一六）張彭春歸國，兄倡弟隨，倡導尤不遺餘力。先後演出「一元錢」「一念差」「新村正」三劇，周恩來飾劇中女主角。民國十六年起公演歐洲名劇（譯成中文）：易卜生（Henrik Ibsen）的「傀儡家庭」（Doll's House）與「人民公敵」（Enemy of the People）及高斯華綏（John Galsworthy）的「爭強」（Strife）等劇，均由南開大學商學院院長張平羣與南開中學同學萬家寶（筆名曹禺）所主演，張彭春導演，成績斐然。後來續有莫利愛（Moliere）的「財狂

「(L'avare) 與王爾德 (Oscar Wilde) 的「少奶奶的扇子」(Lady Windmere's Fan) 上演。南開新劇團聲譽播傳全國。同時，「南開五虎將」所向無敵，執全國籃球界之牛耳。爲張提倡體育之一表現。

#### 東北研究會 經濟研究所

民國十一年，南開大學於天津南郊「八里臺」興建新校舍，翌年秋完成，卽於新校舍上課。各方先後捐款協助發展，蔣廷黻、李濟、徐謨、何廉、蕭公權、湯用彤、姜立夫、竺可楨、李卓敏、方顯廷、林同濟等亦應聘前來執教。人才薈集，號稱盛時。北京政府曾邀請張出任教育總長或天津市長。張因志在教育不在政治，均力辭不就，仍一心辦南開。且於民國十五年創辦社會視察，由陸善忱主持。張認爲課室裏的書本教育不够，應將所學能應用在日常生活上去，才是真正的學問，亦是教育的目的。於是發動大中學生去社會各階層團體、機關，如工廠、銀行、政府行政機構、市場組織、勞工組織等，參觀視察；對於實際情形，如發生懷疑，或有不解之處，可向各該負責人提出詢問，記錄簿冊，回校後師生將各問題提出，共同分析、研究、討論，然後再編成報告，以資參考。翌年，設立社會經濟研究會。

民國十六年，張伯苓以日本覬覦東北，日益迫切，深爲焦慮，乃携同傅恩齡去東北實地觀察。回校後組織東北考察團，內有蔣廷黻、蕭叔玉、李繼侗、何廉、張彭春等十餘人，前往東北三省考察一月。



餘，歸後組織東北研究會，由蕭叔玉主持。旋得太平洋學會研究組主任John B. Condit捐助兩千美元購書。關於東北人口、資源、商業、工業、農業、交通、移民等問題，均有詳盡的報告。並曾在太平洋學會內發表「東北經濟資源與發展」等論文。張又常與東北籍學生聚斂，鼓勵畢業後回鄉工作。

民國十七年多，張伯苓又赴歐洲及美國考察教育與募款。翌年九月回國，對於學校設備益加擴充，將大學部文理商三科改爲文理商三學院，各學系課程亦加充實。

當張伯苓赴美時，其弟彭春擔任南開中學部主任。民國十八年，伯苓回國後不久，彭春又啓程西行，擔任梅蘭芳劇團在美演出之總管並主持公共關係事務——當梅到達華盛頓，在中國大使館舉行一次表演後，梅即被勸告接受美國職業導演卡柏克(F. C. Karpkas)之指導。經一個月的嚴格預演及舞臺熟練後，民國十九年(一九三〇)二月十六日，梅在紐約第四十九街戲院演出。張於事先爲梅準備英文節目單，又訓練一用英語講解的中國人，向美國觀衆詳加說明。結果非常成功，戲劇評論家均一致讚揚。梅在紐約演出五週。最後兩週移於帝國戲院。旋轉至芝加哥上演兩週。再往舊金山。並在洛杉磯演出十二日。南加州大學及勃摩拉學院(Panoma College)均以榮譽學位贈予梅蘭芳。在東歸途中，又在夏威夷上演十二日。是年九月回國。

自民國十六年，南開大學即於天津大公報主辦「統計周刊」。民國十八年改名「經濟研究周刊」，頗引起中外學人之注意。是年多，英國著名經濟學家唐納教授(Richard Henry Tawney)由太平洋學會派送東來考察南開大學社會經濟研究、金陵大學農村調查、定縣平民教育。在南開居留三月

餘，參加草擬經濟學院與經濟研究所第一次計畫書之討論，並親筆修正。民國二十年，張將商學院與文學院之經濟學系及社會經濟研究委員會三機構合併改組為經濟學院。美國羅氏基金會又資助增設經濟研究所。是年九月三十日，唐納教授參與國際聯盟教育考察團再度東來（其餘團員為法國物理學家郎之萬〔P. Langevin〕、德國教育家貝克〔Carl H. Becker〕、波蘭教育部初等教育司長法爾斯基〔M. Falski〕）又多予協助。

經濟研究所成立後又出版「經濟統計季刊」——民國二十三年改名「政治經濟研究季刊」。其不  
定期刊行之中文叢書有「中國棉紡織工業」（方顯廷）、「中國手工業」（吳知）、「中國經濟研究」  
（方顯廷）。並有英文叢刊多種，為研究中國現代經濟之重要資料。

#### 有中國卽有南開

南開大學、中學日有進展。不幸，華北局勢日益惡化。日本兵營鄰近南開，張更有切身憂慮，深知如有變亂，校舍必難保全，乃決定早事準備、及時而動。旋親赴各省勘察適宜地點，以為遷移上課之計。遍遊四川成都重慶各地，以重慶近郊沙坪壩頗適宜。張回天津商議後再派人前往購地興工建築。民國二十五年，校舍落成，命名「南渝中學」，是秋開始招生上課。

民國二十六年七月，蘆溝橋事變發生。日軍旋大舉侵犯。七月二十九、三十日，日軍飛機低飛投下燒夷彈狂炸天津市郊。南開大學圖書館、教室、辦公樓全部被炸毀。學生宿舍與教職員住宅亦損失

慘重。時張伯苓參加廬山談話會後在南京。七月三十一日，蔣委員長特邀張與胡適、梅貽琦、陶希聖等談話，宣佈對日抗戰決心。張痛心三十餘年心血被日軍燬於一旦，更義憤填膺。即席表示：「南開是被日軍燒掉了。我幾十年的努力都完了。但是只要國家有辦法，能打下去，我頭一個舉手贊成。只要國家有辦法，南開算什麼？打完了仗，再辦一個南開！」蔣委員長更以明斷而誠懇語句安慰張：「南開爲中國而犧牲，有中國卽有南開！」

當南開被燬之日，重慶南渝中學成立已一周年。津校師生相率南下，輾轉入川。得照常工作。且改名南開中學，以示精神一貫，其後上海南京先後不守，各大中學倉促西遷，痛苦萬狀。僉以張於戰前早有準備樹立基礎，深爲稱羨。

#### 國民參政會副議長

民國二十七年七月六日，國民參政會第一屆第一次大會在漢口舉行。張伯苓擔任副議長（汪兆銘爲議長）。張彭春爲參政員。開幕之日，張伯苓致詞極見誠懇樸實。有云：「當本人在渝見報載政府發表參政員名單，其中包涵各黨各派以及各界知名之士，亦有過去與政府政策及意見不無異同之點以致發生誤會者。深恐各方意見仍多，未必悉能融洽。及到漢以後，見諸先生集中意志，精誠團結，共同致力於抗戰建國，誠如蔣委員長所云：『要全國一致積極的從事抗戰建國，以爭取最後勝利。』證諸諸先生態度之誠摯、精神之熱烈，深信本會前途，必能達到光明與圓滿之目的，此則伯苓所引爲忻

慰者也。此次參政會之召集，足以表現我國歷史上空前之統一。諸先生來自各地，希望代表民衆公意，儘量向政府貢獻意見，爲今後樹立民主政治之開端。」

七月十五日，國民參政會第一次大會休會。張致詞更表示教育家之風度。有云：「我總覺得中國地大人衆，而到現在所以柔弱的原故，由於各個人的私心太重，人雖多，不能團結一致，就無法抵禦外侮。這次會議所表現的精神，把我從前悲觀的觀念，完全打破。這次會議場上，曾發生了一些小小糾紛，各人對自己意見稍有爭辯，這也是中國人小氣的地方，往往個人的言論，不喜歡人家批評，同時自己一開口就容易得罪別人。中國人做事自己不認錯的毛病，是最不好的，希望參政會同人以後加以注意。今天大會宣言付表決時候，全體一致起立通過，這種精神，不是中國人以前所有的，而是一種新的精神，我真想不到中國人會有這樣長足的進步。休會以後，我們要把這種新精神擴展到全國國民。」

民國二十七年十月二十八日，國民參政會第一屆第二次大會在重慶舉行。張伯苓致詞時強調「和衷共濟」：「現在武漢我們自動放棄，廣州已陷，中外觀感不免動搖，但是我們政府固定的國策，是絕不動搖。我們第一次大會已經有了一個宣言，我們仍舊要照著這個宣言，鼓勵全國全民族一致奮發，向一定的方向走，在最近的將來，要把我們最要而最緊的事情做到。前天議長說：『這次大會，大家儘量放言，儘量討論』。我聽了很高興，不過我們要注意，不要因此就把要而緊和要而不緊的一樣的儘量討論，我們還是把要而緊的儘先討論才是。上次的會議討論時，大家因爲是初次會談，說話不

免很留神，這次可以儘量發言辯論。但是我們一定以國家民族爲前提，不固執個人的成見，致引起感情的誤會。因爲這時候，不是大家開意見的時候，還是要和上次會議一樣，和衷共濟。」

### 張彭春對美國民外交

其時，我對海外交通已被切斷，企望國際援助日益迫切。張彭春奉命赴美國致力國民外交工作。民國二十八年（一九三九）一月十九日，張彭春發動組織之「不參加日本侵略委員會」（American Committee For Nonparticipation In Japanese Aggression）正式宣布：聘請美國前任國務卿史汀生（Henry L. Stimson，僞滿成立後，宣佈「不承認主義」，民國二十九年六月出任美陸軍部長）爲名譽會長，更擴大工作。與胡適大使相互呼應。

當美國國會討論中立法案時，民國二十八年四月十一日，張彭春在華府與「不參加日本侵略委員會」幹事畢範宇（Harry Price，三民主義英譯本即出其手筆）往訪參院外交委員會主席畢特門（Pittman），遞陳「不參加日本侵略委員會」所擬有關中立法之草案。此爲張與畢範宇邀請若干專家如 James Shotwell、Quincy Wright 等起草。畢特門接閱後即允與羅斯福商談，再約期與畢範宇討論細目。同時，美國四十餘和平團體中約有三十，均與張、畢常有往返。此等團體所造成之空氣，有利中國，影響於中立法案之討論——是年四月十八日，張彭春致重慶外交部電有云：「Cally Jewi 昨日晤畢（特門）氏。據稱：美政府有關機關對於草案（即張所遞陳者）正在研究。畢氏對該案頗表

同情，並根據彼觀察：上院外交委員會約有過半數贊同，但進行程序須先對廣義提案、畢（特門）案、湯（姆斯）案等討論，然後再提及對日新案。畢氏態度似甚誠懇，Cally 現因時間急迫，力向各方活動，以期新案早日提出。」

同年六月九日，張又致電外交部有云：「關於修改中立法案，兩星期來因美外長表示及下議院代理外交委員長提議，空氣略為轉佳。修正通過可能性以下議院較上議院為多，但閉會期迫可否通過不無疑問。至於有關中日特殊立法，現以 Schwe-Henbach 上議院議員六月一日提案最堪注意。該提案經 Price（畢範宇）暗中活動襄助頗多，全文日昨飛郵寄出。內容要點為國家如違反與美簽訂之條約而侵略第三國之獨立及領土行政完整，美國除農產品外，自動限制本國任何出產物供給該違約國，此提案經上議院數議員贊助，有與畢德門特殊提案水乳合併趨勢。畢氏示意與 Price：此兩星期內應致全力於特殊爭端之輿論活動。彭本日飛往芝加哥、坡特崙、金山、羅安琪，在商會等重要機關講演及與該處史汀生委員會工作人員密洽，六月廿日返紐約。」

張彭春完成在美中西部各大城市演講、宣傳中國對日抗戰意義後，仍回紐約市，更積極推動「不參加日本侵略委員會」。此在當時美國民意輿論情勢中至關重要。畢範宇活動尤努力。是年七月七日，張致外交部電報有云：頃 Price（畢範宇）面稱：今午謁史汀生，擬促其赴華府婉勸當局，推進經濟制裁日本法案。據史氏稱：政府當局因中立法修正案未經下議院照原案通過，有礙已定暗助英法方案。昨日外交部長（即國務卿）郝爾（Hull）由電話徵詢史氏意見。史氏答復大致謂：在此中立法

修正案進行不利之時，政府當局應在遠東問題中尋一出路，如對日採取經濟制裁步驟，即可使俄、英、法在歐多得行動自由，影響德之強硬態度，或可減少歐戰之可能。且下議院外交委員會中共和黨員之少數會員報告，曾斥民主黨會員不顧現有已侵害美國利益之遠東戰爭，而專眷尙未實現歐洲戰爭，甚屬非策。此時遠東問題如有相當辦法，對於其他國際問題之解決，相助甚多等語。查共和黨會員既有是項表示，如政府當局能得民主黨國會議員諒解，制裁日本方案所遇阻礙必較少於修正現時中立法。總統既關心歐洲時局，頗願暗助和平陣線國家，對德表示威脅。通過中立法修正案，又已感困難，何以不乘此良機走遠東路程。以上史氏所談，再三囑 Price 嚴守秘密，請勿宣布。按史氏與郝爾交誼頗篤，傳聞史氏對郝爾商戰政案，郝氏對史氏不承認主義互助甚多，此次談話似有相當價值。又按今日上議院外交委員會決定展期討論中立法修正案，該案前途似不甚光明。在此情形之下，某種對日經濟制裁方案在最近將來或有提出可能。『不參加日本侵略委員會』現正積極工作，促其實現。」

#### 不參加日本侵略委員會

日本軍人，瘋狂侵略的行動，使張彭春等在美種種宣傳「事實勝於雄辯」，美國朝野認識遠東局勢真相，終有廢止美日商約之舉措。是年（民國二十八年）七月二十八日，張電報外交部有云：「（一）美政府取消美日商約消息發表後，『不參加侵略委員會』立即聯絡各和平組織電請各地有關團體及人士致電總統及國務卿，賀其採取之步驟，並促其繼續主持正義。（二）、現正與 Price Leaf 舉辦下六

個月各方活動大綱及步驟，彭返美後，關於此項工作由梭吉兄秘密與彼等接洽電部。(三)、美國現既有動作，英國能否採取同樣步驟或他種積極表示，似係目前極應注意問題。彭定七月三十日早飛英，三十一日下午抵倫敦參加活動，勉盡棉薄，是則可於英國國會閉會前四日趕到，進行接洽。」

張彭春奔走於大西洋兩岸，辛勞可知，而其成效却已顯現。是年八月一日，我駐紐約總領事館上外交部電報，特別讚揚張之貢獻：「此次美政府驟然取消美日商約，國際情勢及內部黨派原因雖多，而輿論方面督促政府採取積極步驟之力實大。抗戰以來在美各方宣傳救濟工作，實促成輿論要素，不參加侵略委員會及張彭春博士奔走甚力，張昨晨飛英取道回國。查國會明天將討論停止軍用品赴日案，此數月內在美工作極為重要，如能促彼等早日回紐約，共同努力，收效必大。」

張彭春之轉往英國，實由於其所發動之「不參加日本侵略委員會」不僅已具基礎，且多有實效。畢範宇 (Price) 博士之努力，尤為可紀。民國二十九年一月十三日，于梭吉上外交部電報有云：「不參加日本侵略委員會」秘書 Price，頃由華盛頓歸。據稱：先後與外交部東方司長及顧問、上議院議員畢得門及施瓦倫勃詳談。分列如下：(一)、美外交部主張避免過激舉動，對日政策逐漸加強，道義禁運及經濟制裁有實施可能，現在決不續約交換條件訂定臨時辦法。畢氏、施氏仍主張用立法方式實施禁運，外傳畢氏態度稍變，不確。(二)、史汀生發表長函主張禁運後，美國輿論尤表同情，史氏已允將該函印送上下議院議員。「不參加會」副名譽會長 *Lourence Lowell* 及報界名人 *William White* 亦允廣播鼓吹禁運。(三)、美國朝野對華同情及制裁步驟，與堅強抗敵決心為正比例。」



當張彭春在美英致力國民外交，張伯苓仍在重慶主持國民參政會。並將南開大學經濟研究所在重慶恢復上課。至大學部則與北大清華合併爲國立西南聯合大學，張爲三常務委員之一，委派文學院院長黃子堅在昆明負責代理。

民國二十八年九月九日，國民參政會第一屆第四次大會於重慶舉行。張致詞中更殷殷以大局嚴重，必須堅定信心爲言：

「綜觀三次來的大會，同仁提案雖多，而精神表示完全一致，即對堅持抗戰的決心，與夫抗戰必勝的信念，毫不动摇，雖然有前議長（汪兆銘）的棄職潛逃，但於全會並無影響。現在參政會第四次又開會了，同仁踴躍赴會精神，與前幾次大會一樣。而本次開會，時局形勢，覺得更爲複雜，更爲嚴重：以內部言，有汪逆之叛黨叛國；以國際言，歐戰爆發，國際動盪不可捉摸。我們在這時開會，覺得我們的責任亦更加重大。第一、敵人因軍事上進展不易，改用經濟政治的手段來進攻，我們要研究用什麼方法來粉碎敵人的陰謀。第二、近來國際形勢突變，外交應付急需熟籌，同人中對外交問題有研究者頗多，應多多研討，把所得結果，貢獻於政府，用作政府決定對外方針之助。第三、在抗戰建國同時進行中，後方建設非常重要，尤以川康建設關係最大，根據第三次大會決議，第三次休會期間，組成川康視察團，分組視察，藉以明瞭後方實際情況，現考察已畢，各組報告甚爲詳盡，中有許多相同之點，正是後方普遍存在的事實，與必須解決的問題。現在這種報告，業經付印，經川康建設期成會根據報告，作成議案，希望在大會中詳細研究，得到一些結果，供獻政府，作爲實施川康建設的

根據。上列三項，是我們在這次會議中，必須注意的幾點。此外我以為我們應該根據歷次大會的宣言，針對目前敵人的陰謀，作一種嚴正表示，給國民一種正確的啓示，使全國信任政府，信賴領袖，必能獲得最後勝利，求得國家之自由與獨立。苟全國人均能認定這一點，抱堅定不移的信心，努力於抗戰建國國策的推行，則敵人一切政治經濟的陰謀，皆無法得售，任何難關皆可渡過。」

### 實施憲政的大原則

民國二十九年四月一日，國民參政會第一屆第五次大會舉行。十日，舉行休會式。張伯苓副議長致詞，對於實施憲政與平抑物價兩大要項獲致結論，頗表愉快。有云：「此次大會除了通過討論汪通電以外，重要的提案有二項：第一、關於憲政問題，議長已經說過，雖然我們對於憲政的意見，尚有若干沒有完全相同的地方，但是有一點是完全相同的，就是大家認定中華民國是三民主義共和國，中華民國的憲政，是五權憲法，因爲在大原則上沒有問題，那些小的不同，無關重要。中國能够在抗戰的環境中，有這樣一個大原則的確定，在歷史上是前所未有的，當然使我們對於中華民國的前途很抱樂觀。第二、同人對於經濟問題，非常關心，本會此次所通過的，關於平定物價各項辦法，大家希望政府趕快實行。剛才又聽到議長說這些辦法，只要儘量做去，都可以辦得到，他並以行政院長的資格要各部會迅即實施，由此看來我們今後對於物價問題不必過於擔心。以後的困難，固然不能說沒有，而一般衣食住行，大概不致成爲嚴重問題，抗戰將近三年，我們的困難，並不如何嚴重，這也是很可樂

觀的一件事。」

是年五月四日，國民政府任命張彭春爲駐土耳其國公使。十月七日，張彭春到任所，努力促進中土邦交。民國三十一年五月三十日，調任駐智利公使。七月二十八日，張到達南美任所，至民國三十三年十月二十日離職。

民國三十年三月一日，國民參政會第二屆第一次大會於重慶舉行。參政員人數增加、正副議長制取消，改爲主席團。張被選爲主席之一，並擔任第一次會議臨時主席。張致詞中指出種種改變之意義。有云：「最近政府因爲國民代表大會籌備尙須時日，又召集了第二屆國民參政會，第二屆的參政員和第一屆的參政員比較，產生的方法有些改變，這次的參政員，除了須由政府指定外，十七省一市的代表，都是由臨時參議會推選出來的，而且按照新的會章，取消了議長的制度，採用主席團制，由全體參政員推舉主席團的人選。由以上兩點看來，要比上屆會議更富於民治的色彩。參政會本身是中國推行民主政治的奠基，而參政會裡採取更民治的方法，這確是值得重視的一點，也是可喜的一點。關於這一次會議中所討論的問題，當然是要包括抗戰建國各方面有關的大計。不過我個人的希望，凡所建議都要從積極方面著想，幫助政府，不可斤斤於消極方面的問題。伯苓常說：看事要用望遠鏡，向遠看，向大看，不要用顯微鏡看，去尋找那些微小的東西。抗戰以來，從遠大處看中國，一切確是在進步，值得我們樂觀。雖然有其欠缺的地方，也有法可以改善。所以希望我們的建議，多作積極的推動，而少作消極的批評。提案不求其多，而必須集中精神，詳密討論，期於必可實施。」

國民參政員依法有一定任期，其後政府召集第三、第四屆國民參政會，張伯苓以德高望重，均連任主席團主席。民國三十四年七月七日，第四屆第一次大會於重慶舉行。張致開會詞有云：「綜觀參政會自第一屆大會，至此次第四屆大會，七年當中，國內和國際局勢變化至多，展望世界大勢，實令人興奮，反觀我國前途，更光明無量。但吾人現時急應努力者，尙有二事：（一）加強和平團結。歐戰勝利，得助於盟國團結，世界和平，更有賴盟國合作。此次舊金山會議，出席者有五十國家之多，彼此語言宗教生活習慣完全不同，但以各國對於團結合作，維持永久和平具有共同信心及共同決心，遂能製訂聯合國大憲章，造成了輝煌的功業。以世界環境複雜如斯，尙能和平團結，而我國家至今日，尙有內部和平團結問題，實屬令人痛心。但只要人人有信心、有決心，抱定國家民族至上之目標，則團結禦侮，和平建國之目的，也不難達到。此爲吾人今後應行努力之第一點。（二）實行民主政治。政府已公布本年十一月十二日召集國民大會，結束訓政，開始憲政，此後中國政治將步入民主正途，於國家未來之命運，關係至爲重大。惟是國民大會之職權，代表之資格，憲法草案以及其他一切有關憲政實施事宜，均有待我同人審慎檢討，周密規劃。此爲吾人今後應行努力之第二點。」

張伯苓所謂「加強和平團結」即指國共問題而言。語重心長，足值警惕。而早在半年餘前，桂黔戰役，遏阻敵鋒，各報競載捷訊，獨共黨之新華日報漠然置之。張伯苓特詢周恩來：「新華報，俄國報紙乎？何漠視勝利新聞若是耶！」周語塞。從此沙坪壩津南村張寓，周足跡日疏遠。

民國二十七年，張病泌尿，以國事校務繁重，不遑治療。民國三十四年九月，張年屆古稀，欣見

勝利，嘗以再服務教育十五年自期，故特往美國治療。

### 無比信心及毅力

民國三十五年六月四日，美國哥倫比亞大學特授張名譽博士學位。費堪藻教授 (Frank M. Fackenthal) 宣讀頌詞。稱譽張爲「教育家；南開大學創始人及校長；全球公認造育人類之領導人物；五十年來以無比信心及毅力獻身於教育，以使中國新生；全國自信之象徵。」其中美友人爲紀念張半世紀來獻身於中國現代教育，特撰刊一論文集名曰「另一中國」(There Is Another China)。主題在說明：儘管中國的政治及軍事動亂不寧，但尚有另一中國則在日益進步之中。論文集中有張傳記及中國現代史有關問題。執筆人有胡適、司徒雷登、恒慕義 (Arthur W. Hummel)。是年秋，南開大學、中學、小學均在天津上課，並改爲國立。張自美療養歸來，更雄心萬丈。嘗對南開教職員及校友會說：「回顧南開以往的戰鬪史，展望未來復校的艱巨事功，我見前途充滿光明的希望。南開的工作無止境，南開的發展無窮盡，願以同樣勇氣，同樣堅韌，共同前進，俾使南開在復興國家的時期占一更重要的地位。」

民國三十七年六月二十四日，張伯苓經蔣總統提名、監察院同意，出任憲法實行後首任考試院長。張彭春亦擔任聯合國社會經濟理事會中國常任代表。

大陸局勢逆轉；張伯苓會至重慶，後仍被迫去天津。終以刺激深痛，民國四十年二月，以腦溢血

病逝。民國四十一年，張彭春亦辭卸公職，在美治心臟病。於民國四十六年辭世。

[註] The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of The Chinese Empire Vol. II P. 117載：中國對日賠款最後部分於一八九八年五月九日付清，日本軍隊自威海衛撤去。五月二十四日，英國國旗在威海衛升起。是其間相距約半月。胡適撰「教育家張伯苓」(傳記文學社刊)：「張伯苓與南開」第四十七頁)、王文田撰「張伯苓先生與南開」(同上書第六、七頁)均強調「兩日之內，該港換了三次國旗。」惟張伯苓撰「四十年南開學校之回顧」只言「目睹國幟三易」(同上書第八二頁)而無「兩日之間」說。胡、王兩文似不免渲染。又胡文中謂張「入海軍實習艦通濟號內見習軍官三年」，亦不符。趙光宸編「張伯苓先生年譜」謂：光緒二十年，張參加中日戰爭，在通濟輪服務云云(同上書第六九頁)，尤錯誤。

## 七、張伯苓先生考入與畢業於北洋水師學堂年月考

郭榮生

關於張伯苓先生考入與畢業於北洋水師學堂年月，各處記載不一，茲分述於左：

一、按「張伯苓與南開」(傳記文學叢書之二十六)一書第五頁稱：先生「十四歲(一八八九年

）考入天津北洋水師學堂，入駕駛班……一八九四年以該班第一名畢業，時年十九歲。」依十四歲考入、十九歲畢業計算，天津北洋水師學堂之修業年限爲五年。

二、按趙光宸先生編「張伯苓先生年譜」記載：「十六歲——前清光緒十七年，辛卯，西元一八九一年，考入北洋水師學堂。十九歲——前清光緒二十年，甲午，西元一八九四年，北洋水師學堂畢業，參加中日戰爭，在通濟輪服務……」依年譜十六歲考入、十九歲畢業計算，北洋水師學堂之修業年限爲三年。一八九四年，甲午，中日戰爭發生，張先生適在畢業之年，並未參加中日戰爭，在家休息一年後，始派在通濟輪實習。

三、據吳相湘著「民國百人傳第一冊」內「張伯苓彭春兄弟隨」一文記載（見該書第三〇〇頁）：「張壽春（榮生按：壽春係伯苓先生原名）於七歲入私塾，讀經書。一八九一年，十六歲，考入嚴復主持之天津水師學堂駕駛班第五期——按『北洋海軍章程』規定：『駕駛學生在堂習業四年畢業，派上練船學習船藝一年，送回學堂再習三月，然後撥入槍炮練船，再學三月。考校如式，派歸兵船差遣補用。』一八九四年（光緒二十年甲午），張與同學薛貽芳等十八人完成堂課時，北洋海軍已在黃海海戰中被日本擊潰，無法上練船實習。不得已回家聽候差遣。」依吳氏自己所寫資料，駕駛學生在堂習業四年畢業，張伯苓先生十六歲一八九一年考入天津水師學堂，一八九四年（光緒二十年甲午）完成堂課，修業年限，亦僅三年，而非四年。

四、按「海軍各學校歷屆畢業生名錄第一集」（中華民國海軍總司令部編印，五十五年三月出版

），刊有張壽春係光緒二十一年（一八九五）九月北洋水師學堂航海科第五屆畢業。航海科第五屆畢業生共十八名，依姓氏筆劃排列，是否如「張伯苓與南開」一書所稱，以該班第一名畢業，則不得而知（榮生按：駕駛班現稱輪機班，海軍官方出版物謂先生係航海班畢業，非駕駛班畢業）。

按照「北洋海軍章程」規定，「駕駛學生在堂習業四年畢業。」且「海軍各學校歷屆畢業生姓名錄第一集」，係官方出版物，其可靠性，應較私人著述準確，明白刊出張壽春係光緒廿一年（一八九五）九月北洋水師學堂航海科第五屆畢業。依上述兩項資料，證明「張伯苓與南開」一書所稱張伯苓先生十四歲（一八八九年）考入北洋水師，十九歲（一八九四年）畢業，二者都不正確。趙光宸與吳相湘所稱先生十六歲（一八九一，辛卯）考入北洋水師學堂是對的，但二氏所稱十九歲（一八九四年甲午）畢業，就都錯了，應係二十歲畢業。依照「北洋海軍章程」及「海軍各學校歷屆畢業生姓名錄第一集」兩項官方資料，則趙光宸所編張伯苓先生年譜，應改訂為：

十六歲——前清光緒十七年，辛卯，西元一八九一年，考入北洋水師學堂。

二十歲——前清光緒二十一年，乙未，西元一八九五年，北洋水師學堂畢業。



## 八、南開四十年大事記

### 一、中 學 部

前清光緒二十四年

津紳嚴範孫先生設立嚴氏私塾，延聘張伯苓先生以英、算諸科教其子姪及戚友子弟。

光緒二十七年

津紳王奎章先生，亦設一私塾，聘請張先生教其子姪及戚友子弟，命名爲王館，所以別於嚴館也。張先生每日上下午分授兩館，館各十餘人。

光緒三十年

四月，張先生偕嚴範孫先生往遊東瀛，考查學務。八月歸國，決設中學一處。九月初八日，中學成立，名曰私立中學堂。校舍借用嚴先生住宅之偏院，校具及改建費，由嚴先生捐助，理化儀器及書桌書櫥等由王奎章先生之哲嗣益孫先生捐助。嚴、王兩先生並各擔任常年經費，每月銀百兩。第一次招考，取錄學生七十三名，分爲三班，並附設師範一班。年終，改稱私立敬業中學堂。

光緒三十一年

因經費不足，嚴、王兩先生每月各增助銀百兩。本校復更名爲私立第一中學堂。

光緒三十二年

邑紳鄭菊如先生，以南開水閘旁隙地十餘畝，捐助本校。六月，師範班學生畢業，由本校資送日本留學者四人，餘四人留充本校教員。七月，本校在南開起建新校舍，建築費由王益孫、嚴範孫、徐菊人、盧木齋、及嚴子均諸先生捐助，共計銀二萬六千兩。

光緒三十三年

新校舍第一座樓房，卽東樓，告成。正月初一日，遷入新址，學校遂更名南開學校。四月，得袁慰亭先生之捐助，修建禮堂一座。

光緒三十四年

本校經費，除嚴、王兩先生月捐二百兩外，自本年一起，徐菊人先生每月亦捐二百兩。三月，起建宿舍一所。七月，張先生奉派赴歐、美調查漁業，監督一席，由嚴約冲先生擔任。

宣統元年

正月，張先生歸國，仍充本校監督。

宣統二年

正月，提學使盧木齋先生，由公款撥助本校經費每月銀百兩。嚴季冲先生爲本校捐資，購地五十畝於河東復興莊。

宣統三年

嚴範孫先生捐款停止。二月，提學使溥沅叔先生飭將天津客籍學堂、長蘆中學歸併本校，該二校經費，每年銀八千兩，撥歸本校支用。

本校改稱公立南開中學堂。五月，徐菊人先生捐款停止。購校旁華興公司隙地三十畝，以備擴充之用。建大飯廳盥漱室及沐浴室等。九月，武昌起義，風鶴頻驚，學生紛紛請假，因宣布暫行停課。十月，王益孫先生捐款停止。本校捐款既停，而應領公款又因國事不能照領，乃停發教職員薪俸，留會計人員二人支給半薪，及夫役數人照給工食。此項用款，亦暫由嚴範孫先生處挪借。十一月，國事稍定，學生百餘人來校自習，乃歸併班次，約教員數人接續講授，學生學費減半，所收之費，截至年終，除開銷雜項外，餘則分送教職員暫作車費。

民國元年

正月十三日遵照新曆改爲三月一日。三月二日，天津兵變，本校推緩至四月始行開學。本校改名爲南開學校，監督改稱校長。

民國二年

本校經費，由學務公所補助，每月折合一千六十餘元。建築宿舍、廚房、及調養室等。本校成立之日，在陽曆爲十月十七日，由本年起，即以是日爲週年紀念日。

民國三年

直隸工業專門學校，與北洋法政學校附設之中學班，俱併入本校，經費稍有增加。添建宿舍、盥洗室、沐浴室及校役室等處。教員嚴約敏先生病故，其戚友捐資築思敏室於禮堂之側，以資紀念。

民國四年

增設英語專門科一班。

民國五年

增設專門部及高等師範部各一班，旋停辦。購置毗連本校西南界之隙地六十畝。

民國六年

一月，本校學生滿千人，攝影紀盛。八月，張校長赴美國研究教育，校長一席，由專門部主任張仲述先生代理。九月，南運河決口，廿三日晚，水至南開，一日夜間，校內外水深五尺餘，校務不能照常進行；旋經青年會、勸學所、學界俱樂部，及邑紳卞宅等處，允本校借用房舍，停學三日，即行復學。十月，承河北法政學校假以多數講室及寢室，於廿五日全校移入。十一月築堰抽水，保護南開校舍。

民國七年

二月，因法政學校內借用之校舍，不敷分配，遂將補習班移歸南開本校授課。水災後，修理校舍，建築普通講室、特殊教室及寢室等。七月，全校由法政學校遷回南開。十二月，張校長借嚴範孫、范靜生、及孫子文諸先生由美歸國，擬就本校增設大學部。

民國八年

二月，開樂賢會，及歡迎校董會，同時展覽學生成績，並報告本校大學部籌備經過。五四學潮起，本校不能照常授課。八月，暑假期滿，始行開學。起建講室樓房一座，名爲中樓。十一月，舉行第十五週年紀念會，同時舉行南開大學成立大會。

民國九年

一月，學潮又起，延至三月開學。六月，直、皖戰事發生，人民流離失所，本校在校師生加入婦孺救濟會，分隊出發戰地，賑卹災民。八月，改建圖書館。十二月，災民麇集，時疫流行，乃提前散放年假。

民國十年

一月，師生二十人，假京西香山慈幼院，開會討論全校興革事項，名曰「香山會議」。三月，災民遷盡，七日開學。夏，修築新運動場，並起建宿舍兩所。

民國十一年

五月，奉、直戰起，停課兩星期。秋季始業起，施行「三三」新學制，取消補習班。學生增至一千六百人。七月，第一次暑期學校開學，學生三百餘人。

民國十二年

五月，建築教職員宿舍樓房一座，名曰西樓。八月，大學部遷移至八里臺新校，原有校舍，即南

樓，改爲初級中學講室。九月，女子中學部成立，暫租用六德里民房爲校舍，招收學生一百餘人，正式開學。

民國十三年

六月，高級中學第一次畢業。十月，舉行第二十週年紀念大會。

民國十四年

六月，全校師生組織五卅後援會，募款救濟上海罷工工人。十月，女中部於操場南隙地，起建新校舍，十一月，國奉戰事緊急，津地秩序紊亂，本校師生組織臨時婦孺救濟所，收容左近居民，並組織戰地視察團，募款賑濟災民。

民國十五年

二月，中華教育文化基金委員會，以本校成績優美，給予補助一萬五千元。三月，直、魯聯軍及東路奉軍，反攻天津甚急。廿二日，軍警均退離本埠，地面恐慌，但校務仍照常進行。師生合組女中募款委員會，共募得二萬數千元，起建女中部樓房一座。九月，新樓落成，遷入新校舍。十月，第二十二週年紀念日，同時舉行女中新校舍及大學科學館落成禮。

民國十六年

四月，革命軍北進甚速，津埠無形戒嚴，本校受地方當局嚴重監視，頗形恐慌。校長以國人對於東北問題急應注意，特親赴東北各省視察。歸校後，組織東北研究會，併編輯東北地理爲中學教材。

民國十七年

一月，聘請張仲述先生爲中學主任。二月，全校募款委員會正式成立。六月，奉、直、魯軍退出天津，地方秩序紊亂。時正值學期之末，學年考試仍照常舉行。男女中呈請教育廳立案，照准。八月，小學部成立，暫租六德里舊女中講室爲校舍。十一月，購地十畝，爲建築小學校舍預備。十二月，校長啓程遊歷歐、美。

民國十八年

二月成立軍事訓練教導班。三月十五日本校創辦人嚴範孫先生逝世，全校師生深致哀悼！學生籃球隊，赴京、滬、青島各地比賽，獲全勝，時菲律賓大學球隊亦在滬，戰勝之，因有「南開五虎」之稱。四月，出校及在校校友多人合組募捐隊，擬乘本年學校廿五週年，延範孫樓一座，分作科學館及校友會之用，並爲嚴先生紀念，以垂永久！九月，校長由歐、美歸國，各部開會熱烈歡迎！十月十七日，中學第廿五週年紀念，舉行盛大慶祝會，表演新劇，並成績展覽。

民國十九年

八月，喻君傳鑑赴美研究教育，其教務主任一職，由訓練課主任雷君法章暫爲兼代。南開小學部在女生部對面購地建築新校舍。全部校舍建築用費，由各部學生認捐，計共二萬數千元。遠東運動會，本年在日本舉行，校長被選爲中國總領隊，率領中國運動健將東渡參加。校友總會正式成立。

民國二十年

三月，範孫樓落成，除一部爲南開校友總會辦事處外，其餘作爲科學教室。九月十八日，日本武力侵占中國遼寧省瀋陽之北大營，全國震驚，平、津學生紛紛發起愛國運動。十一月，日本利用便衣隊，煽動天津事變，南開一帶尤爲便衣隊隱匿活動之淵藪。本校爲避免危險計，乃將全體學生送往安全地帶，學校並暫移法租界廣東中學辦公。未經旬，即遷回南開，照常上課。十二月中旬，學生激於愛國熱誠，發動救國工作，一度停課。

民國二十一年

一月，訓練課主任雷君法章，榮任青島市教育局長，辭職。二月，張君彭春自美返國，仍繼任中學部主任職務，並改組訓練課，分設輔導辦公室，及團體組織辦公室，負責管訓事宜。五月，喻君傳鑑自美研究教育返國，仍繼續擔任教務主任原職。九月，自高中一年級起，設實驗班兩班，半工作，半讀書，俾實現「心力同勞」、「手腦並用」之教育理想。十二月，日本侵占山海關，何柱國將軍率部抗戰，本校特組織慰勞隊，攜帶慰勞品多件，赴前線慰勞抗戰將士。

民國二十二年

張君彭春專任南開大學教授，中學部主任職務轉請喻君傳鑑擔任。取消團體組織辦公室，所有團體組織工作，劃歸輔導辦公室辦理。十一月，喜峯口中日戰事方酣，本校大中兩部學生，推舉代表，組織聯合慰勞隊，攜帶慰勞品多件，赴前線慰勞。八月，高中實驗班取消，所有該班學生，均分別編入普通班肄業。



民國二十三年

瑞庭禮堂，由章瑞庭先生捐資建築，本年落成，可容學生二千人。

民國二十四年

五月，平津學生，發起愛國運動，本校正常工作，一度停頓。七月，高中部學生參加韓柳墅集中軍事訓練。南開校友爲慶祝校長六十誕辰，及紀念南開學校卅週年，特發起籌募「三六獎學金」。三月一日舉行環球聚餐，開始募集，結果實得六萬數千餘元。十一月，校長偕丁君輔仁遊川，併出席蔣院長召集之全國禁煙委員會，後會未開，乃得遍遊渝蓉兩地。校長因鑒於四川爲我西北文化中心，又爲中華民族復興之根據地，前途發展，未可限量，遂擬在四川重慶設一分校。十二月中旬，平津各校學生紛請政府抗日，本校一部學生，亦自天津楊柳青車站登車南下，至京請願。

民國二十五年

三月，校長派喻君傳鑑偕嚴伯符、宋學民二君入川，在重慶計劃設校事宜。四月底，購妥重慶郊外沙坪壩爲校址。五月，喻君自重慶返津，嚴宋二君留渝，即鳩工庀材，開始建築校舍，經三個月之緊張工作，於八月終，第一期工程，即大致告竣。七月中旬，高中一年級學生，赴保定參加學生集中軍事訓練，以時局多故，至八月初旬即忽忽結束。十二月，日本鼓惑蒙奸發動綏遠戰事，本校丁輔仁先生率領學生四人，並在張家口購得大批皮手套、皮襪子携往前方慰勞將士。嚴範孫先生銅像於本年三十二週年紀念日，舉行揭幕典禮。

民國二十六年

三月校友會發動「三七」募款，擬集款二萬一千元，在首都購地建校友會一所，藉作全國校友聯絡之中心。教育部指定全國九個學校，施行五年制實驗教育，本校亦為指定學校之一。七月初，高一、二年級學生，在天津河北法商學院，舉行集中學生軍事訓練，以時局緊張，至七月廿六日，即提前出隊。七月二十八日，天津事變發生，廿九及卅兩日各部校舍首遭敵機轟炸焚燬。喻君傳鑑率職員十餘人，及留校學生卅餘人，暫避往電車公司，幸免於難。八月三日，以南開一帶人心惶惶，謠言紛起，電車公司勢難再留，乃令學生化裝分批送往英法租界安全地帶。八月中旬，中日正式宣戰，天津無法居留，本校少數職員及部分學生乃輾轉來重慶南渝中學。

## 二、大學部

民國八年

二月，大學部開始籌備。五月，於中學部南空地，起建樓房一所。閏三月，工竣。九月廿五日開課，學生九十六人，分入文理科三科肄業。十月十七日舉行大學部成立典禮。

民國九年

三月，成立董事會，延嚴慈約、范靜生、孫子文、李琴湘、蔣夢麟、王濬明、陶夢和、劉芸生、卞叔成諸先生為董事。九月，李組紳先生允自民國十年起，每年捐助三萬元，供開辦礦科之用。十月

，李秀山故督遺囑以家產四分之一（酌合五十萬元），捐助本校爲永久基金。

民國十年

三月，董事會公推李秀山先生爲大學創辦人，李桂山先生爲基金管理員。因校舍不敷應用，置城南八里臺村公地二段，計四百餘畝，爲本校校址。五月，興築講室樓一座，題名秀山堂，堂前立秀山銅像。又建男生宿舍二所，教員住宅九所，九月增設礦科一班。

民國十二年

三月，美國羅氏基金團捐助科學館建築費十萬元，又袁述之先生捐助七萬元，羅氏並助館中設備費二萬五千元。文學院學生組織之政治學會，着手研究天津租界。六月，舉行第一屆畢業典禮，畢業學生二十餘人。九月，遷入八里臺新校舍，於是大學規模初具，師生人數亦增多。

民國十三年

十月十七日，南開學校成立屆滿二十載，又值大學新舍大部落成，開會慶祝，同時舉行秀山銅像揭幕典禮。

民國十四年

八月十日，本校大學部經教育部認可立案。十月，科學館工竣，顏曰「思源堂」，於本校週年紀念日，舉行落成典禮。

民國十五年

三月，中華教育文化基金董事會議決，於三年內補助本校十萬五千元，專為擴充理科之用。六月，本校礦科，因戰事影響，入款支絀，經礦科董事會議決，暫行停辦。七月，羅氏基金團允助理科兩萬元，分五年撥付。教職員住宅百樹村落成。

民國十六年

二月，盧木齋先生捐款十萬元為圖書館建築費。五月起開始建築。七月，本校成立社會經濟研究委員會，由中華教育文化基金董事會補助四千元為開辦費。九月，校長赴東北視察。歸後，有東北研究會之組織，專事調查及研究東北各種資料及問題。

民國十七年

七月，太平洋國際學會，捐助本校美金四千元，專供研究東北問題之用。十月圖書館落成，命名為木齋圖書館。十七日為本校廿四週年紀念日，同時舉行圖書館落成典禮。李典臣先生捐贈舊藏中文典籍七萬冊，盧木齋先生捐贈二萬冊。十二月，校長出國，赴歐美遊歷。

民國十八年

夏，遵照國民政府教育部公布之大學組織法及大學規程，由董事會呈請北平大學區，轉呈教育部請求立案。旋奉北平大學區教育行政院令知：奉教育部令，准予立案，並遵照教育部頒佈之大學法及大學規程，改科為院，停招預科學生，董事會改稱校董會。秋，校長自美歸國。中華教育文化基金董事會自本年超，繼續補助學院六萬元，以三年為期。社會經濟研究委員會，得美國太平洋國際學會

，以美國社會科學研究評議會之補助，進行中國工業化及東北移民兩問題之調查。組織東北視察團，派教授六人赴東北考查。

民國十九年

秋，天津警備司令部，准將小站營田約千頃，撥歸本校經租，租金所入作為本校經費。夏，於百樹村南北增築教職員住宅四所。

民國二十年

夏，理學院增設電機工程學系，並在本校東南隅建築試驗工場兩所。職員舊有住所不敷分配，遂將百樹村之女生宿舍，撥歸教職員居住，更於秀山堂後建築女生宿舍一所，由陳芝琴先生捐助建築費，故名為芝琴樓。

秋，原有社會經濟研究委員會與文學院經濟系合併，成立經濟學院。旋承羅氏基金團分期補助美金七萬五千元，每年計一萬五千元。本校為獎勵清寒優良學生起見，承吳達銓先生協助，自本年夏起，每年設立特種獎學金額學生二十名，每名每年獎助三百五十元。日人主使便衣隊擾亂天津，本校一度停課。

民國二十一年

秋，理學院增設化工系，並成立應用化學研究所。

民國二十二年

女生宿舍芝琴樓落成。

民國二十三年

三月，教育部爲整頓高等教育起見，派專員來校視察。六月，管理中英庚款董事會議決，自本年  
起每年補助理學院算學系設備費二萬元，以三年爲限。七月，教育部令知視察結果，指示經濟學院名  
稱，不見於大學組織法中，令行改組。十月，教育部補助本校二十三年度補助費四萬元。改辦經濟研  
究所，並裁併經濟學院與商學院各學系呈部備案。十二月，按照大學研究院暫行組織規程，組織經濟  
研究所，定名爲商科研究所經濟部。

民國二十四年

六月，校友會「三六」募款成功，以全數三分之一之息金，在本校設立「三六獎學金」額八名，  
每年二名，每年年獎三百元。七月，商科研究所經濟部招考研究生。七月教育部補助本校廿四年度補  
助費三萬五千二百五十四元。十二月，學生以日人在華北策動漢奸分裂運動，激於愛國熱情，全體赴  
京請願，至滄縣被阻，旋以蔣院長電令勸慰返校。

民國二十五年

夏，教職員宿舍樓房，及教職員住宅區，即百樹東村，落成。

民國二十六年

六月，第十五班學生畢業，計文理商三院畢業學生共六十餘人。時大學部學生有四百一十人，研

究部學生十九人。同月，商科研究所第一班研究生畢業，由教育部授與碩士學位。七月二十八日，日軍占領天津，廿九日晨，用飛機、大砲轟炸校舍，繼以焚燒，大部房屋悉成灰燼。九月，奉政府令與北京大學清華大學，在長沙合組臨時大學。十月一日開學。十二月，長沙臨時大學又奉令遷昆明。

民國二十七年

四月，臨時大學南開學生三百人，步行抵昆明。長沙臨時大學改稱西南聯合大學，三校校長改稱常委，共同負責聯大行政。本大學在昆明設辦事處。商科研究所在昆明、貴陽分設辦事處，繼續研究工作。

民國二十八年

商科研究所移渝工作，續招第三班研究生七名。

民國二十九年

四月，規餘之圖書儀器一部，自安南運抵昆明，經整理後，存置西山華亭寺，供衆參閱。

民國三十年

九月，理科研究所開始招生。

民國三十一年

四月，設聘任委員會，爲戰後復校準備。七月成立邊疆人文研究室。

民國三十二年

春，在昆明同人應校長召赴渝，商復校計畫。

民國三十三年

夏，同人復應召赴渝商復校事。

### 三、重慶南開中學

民國二十五年

二月，校長派喻傳鑑、嚴伯符、宋摯民三君來渝，選購校址，籌辦新校，校名南渝中學，取南開在渝設校之意。承蔣院長捐助南渝開辦費五萬元。三月，購妥沙坪壩校地四百餘畝。五月，開始建築，越三月完成講室大樓、臨時禮堂、宿舍、食堂、教職員住宅等第一期工作，共費建築費十五萬元。七月，校長派喻傳鑑兼南渝中學主任，韓叔信爲副主任，計劃新校一切設施。八月，韓君率領教職員十四人抵渝，籌備開學及招考新生。投考學生達千人，取錄二百數十人。九月，喻君由津抵渝，主持開學事宜。十月，行開學式，二十七日舉行新校舍落成典禮。喻君留月餘，返津。十二月，校長到渝，全校師生熱烈歡迎！校長見南渝校址廣袤，風景優美，全校師生均富有朝氣，精神異常興奮。校董會正式成立，聘請吳達銓、吳受彤、張岳軍、盧作孚、何北衡、康心如、劉航琛、胡子昂、胡仲實諸先生爲董事，以吳達銓先生爲董事長，吳受彤先生爲副董事長，計劃南渝籌款及擴充事宜。教育部補助常費二萬元。



民國二十六年

四月，校長及喻君復來渝，商定南渝第二期工程，及第二學年擴充計畫。五月，第二期工程建築開始。所建校舍，有科學館，即芝琴樓，由天津陳芝琴先生捐建；圖書館，即忠恕圖書館，由康心之、康心如二先生捐建；女生樓，即受彤樓，由吳受彤先生捐建；教職員住宅及學生宿舍等，本期所耗建築費約二十餘萬元。添設女生部。秋季開學，招收學生高一兩班，初一一班，計一百四十餘人。八月天津南開各部，為敵人炸燬，中學部師生輾轉來渝者，百數十人。十月，戰事擴大，戰區學生來渝者，多紛請入學，為增添班次，藉資收容，學生乃驟增至九百餘人。十月，華午晴先生病逝於重慶惠民醫院。十月十七日，南開中學三十三週年，南開大學十八週年，南開女中十四週年，均在南渝中學沉痛中舉行。校長發表告全體校友書，謂「敵人所能毀者南開之物質，敵人所不能毀者南開之精神。津校恢復，必能於短期內實現」云。自本年度起承省教育廳年補助一萬二千元。

民國二十七年

戰時工作委員會成立，內分募勞、救護、軍事、話劇、演講、壁報、漫畫、歌詠等八組，進行各種救國工作。二月十八日，敵機首次空襲重慶。本校開始建築防空壕數百處，為師生疎散躲避之用，並舉行防空演習，組織防護團。本年男女學生投考幾三千人，取三百餘人，男女新舊生合計乃增至一千五百餘人。學生增多，校舍不敷，於是復籌募經費，添購校地，開始第三期工程，計有學生宿舍、食堂、特殊教室、教職員住宅、大運動場，及自來水裝置等，外加添置各種設備，共費二十餘萬元；

至是學校規模粗具，設備亦漸完善。副董事長吳受彤先生逝世，張岳軍先生當選爲副董事長。五月舉行募集救護抗敵負傷將士捐款，全校師生共集款三千二百七十餘元。舉行第一次畢業式，畢業生男女共五十人，內多津校舊生。十月南開校友會請改南渝爲南開，使南開精神得有寄托，南開生命得以繼續，校董會議決通過。十二月，奉教部令，准將私立南渝中學，更名爲私立南開中學，私立南渝中學校董會，更名爲私立南開中學校董會。自流井蜀光中學請校長爲董事長，喻傳鑑爲校長，負責籌劃改組擴充及校舍建築事宜。教育部補助常費改爲年五萬元。省府補助費年一萬二千元，以省款支絀，自本年底起停發。

民國二十八年

一月，教部批認本校爲天津南開中學之繼續，准免重行立案。三月，舉行節約獻金大會，全校共捐獻國幣一萬八千零七十五元。六月，南渝學生第一次畢業，男女共一百三十四人。八月二十八日夜，本校第一次被炸，女生部新宿舍、教職員住宅，及小學附近等處，落彈十餘枚。校舍未中彈，但玻璃窗被震毀者頗多。築大防空洞四處，可容師生二千餘人。七月，前女生部主任黃梅美德女士，病歿於昆明醫院。十一月，本校響應徵募寒衣運動，獻寒衣萬件。同月奉省政府訓令，自二十九年度起，本校劃歸重慶市社會局管轄。

民國二十九年

一月，本校響應書寫慰勞前方將士書信運動，全校共寫慰勞信七萬八千餘封。教育部以本校畢業

學生，參加二十七年二十八年度各院校升學考試，成績優良，特頒「啓迪有方」橫批一幅，以昭激勵。六月，校友會爲抗戰殉國校友建立紀念碑，又本校爲紀念嚴範孫及華午晴二先生，將辦公樓命名爲範孫樓，禮堂爲午晴堂。今夏渝市屢遭敵機轟炸，損失嚴重，本校於五月廿九日及七月四日兩次被炸，共落彈三四十枚，均未命中，僅柏樹新村內未建成之房屋一座，中彈一枚，損失甚輕微；又女中洞及初中洞旁，各落小彈三枚，洞身亦無損毀。本市因空襲頻繁，奉教部令於六月十七日提前放假。暑假後亦因空襲關係，延至十月一日開學，本校自本年夏季起，奉教部及軍訓部指定爲實驗軍訓學校，由部派教官十人，按照新方案，高中全體男生實施軍事管理。教育部補助費，自八月份起，改爲年七萬元。

民國三十年

四月五日舉行競購戰時公債大會，共集款四萬餘元。自入夏後，本市空襲幾無日無之，敵人號爲疲勞轟炸。本校上課時間上午改在五時半至十時，下午三時半至五時半，學生學業，尙無耽誤。八月廿二日，敵機數十架，以南開爲目標，投落巨彈數十枚，一部校舍或直接中彈，或震動被毀，損失頗巨。次日，敵機復再飛到我校上空投彈，幸均落隙地內，房屋無損傷。轟炸後所毀房屋，即行修復。因空襲關係，暑假後開學延期半月，至九月十五日始正式上課。奉社會局令：本年秋季始業起，添設「六年一貫制」實驗班兩組。

民國三十一年

五月，全校學生集款四萬五千元，捐獻滑翔機南開號三架。十二月，舉行成績展覽會，學生深得觀摩之益。嗣後每學期之末，必舉行展覽會，視為定例。重慶市政府舉辦重慶中等學校行政工作競賽及學生學業競賽，本校選送學生平日成績數百件，及行政表冊若干種，參加競賽。評定結果學生成績名列第一，學校行政競賽，本校亦列優等。社會局補助本校經常費年一萬五千元。

民國三十二年

一月，在本校大運動場舉行節約儲蓄券競購大會，全校師生工警踴躍競購，結果共購儲蓄券二十六萬二千餘元。豫災捐款，師生共捐平價米基金價款五萬四千餘元。蜀光中學五年期滿，喻君辭職，由韓叔信主任繼任校長。本年續辦暑期學校，不三日報名者達一千四百餘人。本校舉行慰勞湘、鄂抗戰將士捐款，共募得國幣六萬元，作為慰勞及鞋襪勞軍捐款。改校醫院為衛生室，與中央衛生實驗院合作，特別注意學生健康及營養等問題。本年暑中招考，報考學生超過四千人，人數之衆，為歷年所未有。雙十節本校參加重慶市第二屆運動會，榮獲冠軍。十月十七日，三十九週年紀念，校友發動「伯苓四七獎助金」運動，目標為二八〇萬，半以謀服務同人之福利，半以作清寒學生之獎金。幼稚園成立。八月，教導處改組為教務及訓導二處，以張貫一先生為教務主任，丁輔仁先生為訓導主任。美國羅斯福總統私人代表威爾基，及英國議會訪華團代表，均先後來本校參觀，見中國戰時後方能有如此規模宏大之中學，深加讚美。教部派員視察各中等學校，以本校「辦理成績甚佳」，特傳令嘉獎。

民國三十三年

國民政府一月一日令：張伯苓給予一等景星勳章。四月五日，爲校長七十大慶，校友會及全校師生舉行盛大慶祝！承蔣主席親書「南極輝光」四字，以示優渥。政府首長各方友好及出校校友，或贈送詩詞、紀念品，或親身蒞校致賀，熱鬧異常。「四七」獎助金運動結束，共募得六百萬元。所得子金充作學生獎金及教師補助之用。五月童子軍三十週年紀念，盛大舉行慶祝及紀念典禮。本校學生參加會考，成績優良，市教育局特傳令嘉獎。七月七日，本市舉行「七七獻金」，全校師生共捐獻國幣五十萬元。本年報考學生達四千七百餘人，復超過上年紀錄，教室宿舍，均感不敷。